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一〇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一〇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七〇七八

魏了翁 二六

程氏東坡詩譜序 ····· 一

小學之書後序 ····· 三

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 ····· 五

呂氏讀詩記後序 ····· 六

三洪制藁序 ····· 八

黃侍郎定勝堂文集序 ····· 一〇

臨川詩註序 ····· 一二

全宋文卷七〇七九

魏了翁 二七

邵氏擊壤集序 ····· 一四

橫渠禮記說序 ····· 一五

達賢錄序 ····· 一七

費元甫註陶靖節詩序	一九
古邨徐君詩史字韻序	二〇
虞忠肅公奏議序	二一
史少弼雲莊集序	二三
孫氏拙齋論孟序	二六
彭山李肩吾從周字通序	二七
朱文公語類序	二八
周元公程純公正公謚告序	三〇
勾易之書記之父如埏文集序	三一
黃太史文集序	三二
朱氏語孟集注序	三三
李伯勇明復春秋集議序	三四
全宋文卷七〇八〇	

魏了翁 二八

四明胡謙易說序	三六
楊濟道鈍齋集序	三七

潘舍人昌年集篆韻序	三八
范正獻公文集序	三九
鄒淮百中經序	四一
閱靜老人文集序	四二
毛義甫居正六經正誤序	四三
衛正叔禮記集說序	四四
李大卿繫罷羅錄序	四五
陳正獻公詩集序	四六
張魏公紫巖論語說序	四七
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	四八
楊恭惠公輔奏議序	四九
彭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五〇
朱文公年譜序	五一
全宋文卷七〇八一	
魏了翁 二九	
廣平李氏觀畫所見序	五四

邵萬州孝弟蒙求序	五五
王侍郎秬復齋詩集序	五六
錢氏詩集傳序	五七
羅文恭公奏議序	五八
游誠之默齋集序	五九
番易王養正雙巖集序	六〇
陳少陽文集序	六〇
趙鑰夫宗藩文類序	六一
古今考序	六三
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	六四
論語通釋序	六五
伊洛淵源錄序	六五
裴及卿史漢四紀序	六六
裴及卿漢註拾遺序	六七
計子真訓蒙正謬序	六八
楊少逸不欺集序	六八

全宋文卷七〇八二

魏了翁 三〇

侯氏少陵詩注序 七〇

朱文公五書問答序 七一

止堂訓蒙序 七一

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 七二

楊伯昌浩齋集序 七四

注黃詩外集序 七四

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七五

吳彩鸞唐韻後序 七六

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七七

通鑑綱目發明序 七九

游忠公仲鴻鑑虛集序 八〇

寶刻叢編序 八一

全宋文卷七〇八三

魏了翁 三一

跋李德文勿齋四箴	八二
跋六安縣尉顧士龍詩卷	八二
跋向侍郎子諲拘張邦昌家屬檄藁	八三
跋二蘇送宋彭州迎視二親詩	八四
跋黃尚書由與任千載逢書後	八四
跋房氏清白堂記	八六
跋丹稜彭君墓誌銘	八六
跋南軒與坐忘居士房公帖	八七
跋宋常承德之送行詩後序	八七
跋思濠史氏遺安堂記	八八
跋眉人王慶長辯蜀都賦	八九
跋虞丞相帖	九〇
跋明道先生和康節打乖吟真蹟	九一
跋文忠烈公真蹟	九二
跋祖擇之龍學帖	九二
跋蔣希魯密學帖	九三

跋鮮于子駿帖	九四
跋河東轉運王愬陷虜後家書	九四
跋武連湯尉檄	九五
跋張于湖念奴嬌詞真蹟	九六
跋唐恭愍公遺墨	九六
跋黃侍郎疇若送虞永康剛簡赴召詩	九七
跋金堂謝氏所藏伊川程氏真蹟	九八
跋閬中蒲氏所藏石范文三家墨蹟	九八
跋蘇文忠墨蹟	九九

全宋文卷七〇八四

魏了翁 三三一

跋樂子仁新爲洪雅王甲作壽樂堂記	一〇〇
跋蘇氏帖	一〇〇
跋任諫議伯雨帖	一〇一
跋陳思王帖	一〇二
跋傅諫議帖	一〇二

跋虞雍公允文折虜使奏劄	一〇三
跋陸日新盡忠辯誣錄	一〇五
跋晏元獻公帖	一〇五
跋崔吉甫三邊表裏圖	一〇六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文真蹟	一〇七
跋東坡書張志和漁父詞大字	一〇七
跋山谷與楊君全詩帖真蹟	一〇七
跋東坡次韻王晉卿乞花詩真蹟	一〇八
跋丹淵墨竹詩帖	一〇八
跋東坡辭免中書舍人藁真蹟	一〇九
題趙侍郎公碩帖後	一一〇
跋南軒所與李季允稟帖	一一〇
跋高宗付吳玠凡事密奏宸翰	一一一
跋遂寧傅氏所藏濂溪伊川真蹟	一一一
題劉左史光祖所書潼川陳荷之母任氏墓銘	一一二
跋胡文靖公晉臣橄欖詩真蹟	一一二

全宋文卷七〇八五

魏了翁 三三三

跋孟蜀斷憑	·····	一一四
跋山谷所書香山七德舞	·····	一一四
跋胡知院與季溥往來書帖	·····	一一五
跋楊參議興家書後	·····	一一五
跋楊司理德輔之父紀問辯曆	·····	一一六
題普慈馮惟一率錢建貢院疏後	·····	一一七
跋邵康節逢春詩	·····	一一七
跋呂正獻公繳進興龍節虜使例外送土物奏藁	·····	一一八
跋韓持國帖	·····	一一八
跋何丞相桌家所藏欽宗御書	一	一一九
跋何丞相桌家所藏欽宗御書	二	一二〇
跋鄭忠穆公家問遺事	·····	一二〇
跋高宗賜吳玠招納關陝流亡御札	·····	一二二
題山谷安樂山留題後	·····	一二二

題米南宮帖	一二三
跋張存之行狀	一二三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柎等十事	一二四
跋司馬文正帖	一二五
跋宋龍學帖	一二五
跋劉御史述帖	一二六
跋黃太史帖	一二六
跋馬御史涓帖	一二七
跋諸賢帖	一二七
跋趙忠定公與游忠公仲鴻帖	一二八
跋朱呂學規	一二八
跋陳了齋責沈	一二九
跋王君詔詩	一三〇
跋程正伯家所藏山谷書杜少陵詩帖	一三〇
跋崔次和勉齋銘	一三〇
跋南軒帖	一三一

跋張魏公帖	一三一
跋史峴之母家氏墓誌	一三二

全宋文卷七〇八六

魏了翁 三四

跋虞秦公祺所撰杜府君與權墓銘	一三三
跋楊少卿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閣詩	一三三
跋張魏公帖	一三四
跋江宗博致仕帖	一三五
跋廣漢趙燮論語說	一三五
跋杜忠可孝嚴曾祖節範處士告	一三六
書潼川柳彥養墓碑陰	一三六
跋游景仁似所藏裴紹業告	一三七
跋康節先生答富韓公柬	一三八
跋賜潞京恤刑詔書	一三八
跋康節與韓康公唱和詩	一三九
跋秦伯鎮兵部問易康節書	一三九

跋康節詩	一四〇
跋呂文靖公試卷真蹟	一四〇
跋青神杜才叔和歸去來詞	一四一
跋端明程公振謚剛愍議	一四一
跋張忠獻公所與張忠簡闡三帖	一四二
跋三傳祠記行狀	一四二
跋吳正憲公充帖	一四三
跋吳正肅公育帖 一	一四三
跋吳正肅帖 二	一四四
跋盧氏正歲會拜錄	一四四
跋鄭資政剛中遺事	一四五
跋李清臣奏疏	一四五
跋沈國祿煥淳熙八年太學私試策問	一四六
跋晏元獻公帖	一四七
跋朱文公所與輔漢卿帖	一四七
跋李肩吾從周所書損益二卦	一四八

跋顏魯公爭坐帖	一四八
跋胡復半堊詩藁	一四九
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樞密柬	一四九
跋陳了齋辯王荊公日錄	一五〇
跋趙清敏公墨蹟	一五〇

全宋文卷七〇八七

魏了翁 三五

跋蘇文定公帖	一五一
跋米友仁帖	一五一
跋斜川帖	一五二
跋蘇養直後湖二詩	一五二
題林叔清古易	一五二
跋陳尚書宗召均瞻宗族真蹟	一五三
跋環溪吳先生沆夢記	一五三
跋范太史記司馬公布衾銘	一五四
跋聶侍郎子述所藏徐明叔篆赤壁賦	一五四

跋陳中舍貴誼所藏杜正獻草書	一五五
跋陳正獻公所藏孝廟御書用人論	一五六
跋陳忠肅公岳山壽寧觀留題	一五六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一五七
跋楊文公真蹟	一五七
跋方宣諭宗卿庭實奏議	一五八
題復州鴻軒	一五九
跋張魏公帖	一六〇
跋陳忠肅公帖	一六〇
跋北山鰲議	一六一
跋司馬子已先後天諸圖	一六一
跋彭忠肅公真蹟後	一六三
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	一六四
題李肩吾爲許成大書鄉黨內則	一六五
題李肩吾所書鄉黨	一六五
跋鄧氏四世死事	一六六

跋處士蔣南式家傳……………一六六

全宋文卷七〇八八

魏了翁 三六

跋顧夫人墓誌後……………一六七

跋家季文守富順日拒吳曦僞檄事……………一六七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一六八

跋樓參政紹熙五年內禪詔草……………一六八

跋毛氏增韻……………一六九

跋番陽董氏所藏東坡墨蹟……………一六九

跋黃太史帖……………一七〇

跋張忠獻呂忠穆與李忠肅書……………一七〇

跋趙昌父送劉清之子澄事後……………一七一

跋類省試策卷後……………一七一

跋羅文恭公點諫稿……………一七二

跋羅文恭公薦士稿……………一七二

跋羅文恭公後省繳駁稿……………一七三

跋公安張氏所藏東坡帖	一七三
永嘉薛榮祖臨予觀亭記本而書袁和叔之語曰觀外不如觀內觀民不如自觀以求予一言	一七四
跋鄧某宣和使虜賜私覲茶幣	一七四
跋蘇文忠屬黃州教授作賀鄧樞密啓	一七五
題李肩吾爲尹商卿書鄉黨	一七五
跋辛簡穆公與秦檜爭和議奏稿	一七六
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一七六
跋牟少真發蒙中庸大學俗解	一七七
跋牛寶章大年記楊少卿事	一七八
題蘇叔明公誠陶然堂賦後	一七八
跋東坡趙德麟字說真蹟	一七九
題孟莘事狀	一七九
跋張宣公帖 一	一八〇
跋張宣公帖 二	一八〇
跋朱文公帖	一八一
題蘄州儀曹范塤元帥府牒後	一八一

全宋文卷七〇八九

魏了翁 三七

書瀘士周挺讀歷代書……………一八三

題朱文公帖……………一八三

題孫教授誌銘……………一八四

跋陳猷春龍出穴圖……………一八四

跋王荆公真翰……………一八五

跋克齋游吏部所書孟子一章……………一八五

跋趙安慶所藏東坡帖……………一八六

跋趙安慶先世詩……………一八六

書魏少申謨仲碑陰……………一八七

通典跋……………一八七

跋丹稜劉氏黨籍……………一八八

題史繩祖孝經……………一八八

題彭山宋彥祥詩卷……………一八九

題吳武安所得高孝兩朝宸翰……………一八九

題周子靖理齋銘後……………一九〇

跋修全趙公所作蒙箴……………一九〇

題馮仰之因重論後……………一九一

跋師厚卿遇致仕十詩……………一九一

跋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一九二

跋御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一九三

題楊慈湖所書韓貫道墓後……………一九四

跋先表叔留題鍾山西湖二詩後……………一九四

跋陳君舉東宮進故事……………一九五

跋四十年前補試卷……………一九六

題陳思書苑菁華……………一九六

題呂城李氏世藏名帖……………一九七

題茅山道士所藏朱晦菴以佛語調楊誠齋周益公帖……………一九七

題深衣畫像……………一九七

題盧祖岳復別祖墓……………一九八

書劉仲坎習之孝義傳後……………一九八

全宋文卷七〇九〇

魏了翁 三八

答館職策一道 一九九

御策一道 二〇六

全宋文卷七〇九一

魏了翁 三九

問漢唐宦官外戚藩鎮夷狄 二一五

問六經疑 二一七

問兵民財吏之弊今日何以爲革之之方 二一八

問進讀三朝寶訓講明内外治 二二一

問正朔 二二三

武學兵機策一道 二二五

策問一道 二二六

類省別試所策問第一道 二二七

全宋文卷七〇九二

魏了翁 四〇

類省別試所策問又一道……………一二二九

家塾試策問一道……………一二三一

家塾再試策問一道……………一二三二

家塾策問一道……………一二三三

宗子取應策問一道……………一二三四

韓愈不及孟子論……………一二三六

唐文爲一王法論……………一二三七

高不器字說……………一二三九

高不妄字說……………一二四〇

虞退夫字說……………一二四二

全宋文卷七〇九三

魏了翁 四一

李季相字說……………一二四四

楊志南字說……………一二四五

史之椅之樟字說……………一二四六

戴立本字仁夫說……………一二四七

進故事論儲蓄人才	二四八
進故事論夷狄叛服無常力圖自治之實	二四九
進故事論感民莫先詔令當如唐德宗痛自咎責	二五二
進故事論襄黃二帥	二五四
進故事論乞詔諸帥任責處降附安反側	二五六
進故事論黃陂叛卒	二五七

全宋文卷七〇九四

魏了翁 四二

成都府府學三先生祠堂記	二五九
永康軍評事橋免夫役記	二六二
永康軍花洲記	二六五
紫雲山崇仙觀記	二六六
成都府靈應觀賜額記	二六八
資州新創貢院記	二六九

全宋文卷七〇九五

魏了翁 四三

中江縣靈感廟神墓記 二七三

邛州新創南樓記 二七五

瀘州顯惠廟記 二七七

茂州軍營記 二七八

石泉軍軍學記 二七九

漢州開元觀記 二八一

雅州振文堂記 二八三

綿州通判廳二賢祠堂記 二八四

彭節齋記 二八六

全宋文卷七〇九六

魏了翁 四四

眉州新開環湖記 二八八

眉州江鄉館壁記 二九〇

眉州新修墓頤堰記 二九〇

大邑縣學振文堂記 二九三

長寧軍貢院記 二九五

富順監創南樓記	二九六
廣安軍和溪縣安少保丙生祠記	二九七

全宋文卷七〇九七

魏了翁 四五

眉州威顯廟記	三〇一
眉州載英堂記	三〇二
漢州房公樓記	三〇四
書鶴山書院始末	三〇六
潼川簽判廳綠筠堂記	三〇八
玉臺極堂柱識	三〇九
參議胡君祠堂記	三一〇
石源計義甫川上樓說	三一一
眉山孫氏書樓記	三一三

全宋文卷七〇九八

魏了翁 四六

成都府朝真觀記	三一六

史守文孟博篤齋說 三二八

江原縣天慶觀雲層臺記 三二九

簡州見思堂記 三三一

簡州四先生祠堂記 三二三

叙州蠲役記 三二五

綿州新城記 三二八

安少保丙果州生祠記 三三〇

全宋文卷七〇九九

魏了翁 四七

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三三二

興元府新作張魏公虞雍公祠堂記 三三三

天台張氏端甫雙壁樓記 三三六

潭州惠民倉記 三三七

道州寧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記 三三九

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三四一

潼川轉運司重建東衙記 三四四

全宋文卷七一〇〇

魏了翁 四八

叙州諸葛武侯忠靈廟碑 ····· 三四七

元符忠諫堂記 ····· 三五一

資州省元樓記 ····· 三五三

綿竹縣湖橋記 ····· 三五五

普州貢院記 ····· 三五六

楊文安公祠堂記 ····· 三五九

毛氏慈惠莊記 ····· 三六二

全宋文卷七一〇一

魏了翁 四九

夔州卧龍山記 ····· 三六四

重建四川總領所記 ····· 三六七

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記 ····· 三六九

眉州江鄉館記 ····· 三七一

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贈太師劉清惠公祠堂記 ····· 三七二

壁津樓記	三七五

全宋文卷七一〇二

魏了翁 五〇

瀘州重修學記	三七八
瀘州社倉養濟院義塚記	三八一
成都府錄事廳題名壁記	三八四
大宗正司記	三八五
華亭縣重修學記	三八八
常熟縣重修學記	三九〇
程純公楊忠襄公祠堂記	三九二

全宋文卷七一〇三

魏了翁 五一

靖州鶴山書院記	三九五
强齋記	三九七
夔州重建州學記	三九八
拙齋記	四〇一

仰高堂記 四〇二

積善堂記 四〇四

黔陽縣學記 四〇六

君子堂記 四〇七

資州中和宣布之樓記 四〇八

道州建濂谿書院記 四一〇

全宋文卷七一〇四

魏了翁 五一

長沙縣四先生祠堂記 四一三

全州清湘書院率性堂記 四一五

潭州外十縣惠民倉記 四一七

徂徠石先生祠堂記 四一八

涪州社稷壇記 四一九

涪州太守題名石記 四二〇

常德府東湖記 四二一

瀘州贍軍田記 四二二

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 四二四

眉州創貢院記 四二六

全宋文卷七一〇五

魏了翁 五三

北園記 四二九

邛州先茶記 四三一

潭州州學重建稽古閣明倫堂記 四三三

簡州三賢閣記 四三五

洪氏天目山房記 四三六

湘鄉縣褚公洗筆池記 四三八

浦城夢筆山房記 四三九

寶慶府躍龍橋記 四四一

全宋文卷七一〇六

魏了翁 五四

靖州教授廳題名壁記 四四三

寶慶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記 四四四

殷少師祠堂記	·····	四四五
均州尹公亭記	·····	四四七
心遠堂記	·····	四四八
耻齋記	·····	四五〇
敬安堂記	·····	四五一
通泉縣重修學記	·····	四五三
靖州興賢莊記	·····	四五五

全宋文卷七〇七八

魏了翁 二六

程氏東坡詩譜序

譜三百五篇《詩》自鄭氏，不盡用鄭譜而又別爲譜自國朝歐陽氏。考世次以定先後，審正變以觀治忽，譜之作不但爲《詩》而已，抑亦當代之編年也。自文章之盛，而百家之傳，有總集，有別集，大抵有後先之序^{〔一〕}。杜少陵所爲號詩史者^{〔二〕}，以其不特模寫物象，凡一代興替之變寓焉。前之爲譜者有呂氏，後之爲譜者有蔡氏，所以忠於少陵者多矣。然自除官至劍南後事尚多疏漏^{〔三〕}。其卒也，或謂在耒陽，或謂在岳陽，或謂當永泰之二年，或謂在大曆之五年。自新、舊史列傳以逮二家之編年，俱不能定于一，則其轉徙之靡常，本末之無序，當有未易考者。詩譜之作殆非易事也。文忠蘇公之詩，其世雖近而易考，其詩則博而難究。公之里人程子益以謙既爲之譜，又舉其一時之唱和與公之追和前人、後人之追和於公者，皆參列而互陳之。譜之作不知眎二家爲何如，然以數百年之酬唱會粹

成編，亦譜少陵者所未及也。或曰：「唱酬之用韻，當少陵時未知其有亡也，烏得而譜？」余曰不然。賡歌答賦，其源尚矣。下逮顏、謝，各有和章見于集。雖聲韻不必皆同，然更唱迭和，具有次第。逮唐人始工於用韻，韓退之和皇甫持正《陸渾山火》，張籍和劉長卿《餘干旅舍》，劉、白和元微之《春深》題二十篇，蓋同出一韻。少陵之有無此例誠不得而知，然其集中有酬李都督、寇侍御、韋韶州等篇，既謂之酬，豈得無唱〔四〕？集所不錄姑置勿論，如高常侍、岑補闕乃少陵之所納交者，嚴鄭公又少陵所依者，而補闕寄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一，常侍、鄭公所與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三，何其微也？呂、蔡固不以唱酬具載爲例，設因事而併識之，如賈舍人《早朝》詩與和者三人皆在，豈不益詳且盡哉！矧惟文忠公之詩益不徒作，莫非感於興衰治亂之變，非若唐人家花車斜之詩，競爲瘦辭險韻以相勝爲工也〔五〕。永歌嘆美之詞，閎挺而不浮，隱諷譎諫之詞，肫實而不懟，而又所與交者皆一代之聞人，千載而不誦其詩者，不必身履熙、豐、祐、聖之變而識世道之升降，不待周旋於熙、豐、祐、聖諸公而得人品之邪正，茲又有出於譜之外者。余固因子益之譜而重有感也。子益之祖嘗爲柱下史，勸講金華，益又公之外家，其學遠有端緒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

〔一〕抵：原作「皆」，據四庫本改。

〔二〕陵：原作「號」，據右引改。

〔三〕劍：原作「險」，據右引改。

〔四〕得無：原倒，據右引乙。

〔五〕庾：原作「庾」，據右引改。

小學之書後序

天命流行而人得之，以爲健順五常之性，堯舜至塗之人一也。至於氣質之昏明強弱，則不能皆齊。苟知所以學問思辨而力加澄治之功，則雖柔必強，引而至於堯舜可也。人惟不然，於是始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耳目口鼻四支之性乃有梏於物欲而爲天理之害者矣。聖人有憂之，既爲之設司徒典樂之官，而王宮國都、家塾術序莫不有學，則周爲詳。自八歲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逮十有五而入大學〔一〕，則進乎明德新民以至於至善，本乎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蓋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二〕、卿大夫、士之適子，以至國之俊選皆與。今見之《禮經》者即其書，而吾夫子之所謂志〔三〕，志此者也。《大學》之書獨存〔四〕，而小學顧不見於世。晦菴朱先生憫其闕遺〔五〕，取其法之於今可行者補之。始乎立教，次明倫，次敬身，次稽古，而又取昔之嘉言以廣之〔六〕，善行以實之，其義密矣。東南多善本，蜀惟夔、利有之。余嘗病寒鄉晚學或不能盡見，思於鋟板以廣其傳，會憂患不果。潼川于君巽仲由臨邛郡幕攝蒲江令，一日過余，從容語及學，乃請刻此書而屬余識其末〔七〕。或以聞於余曰：「何哉，所謂小學者！今方以大學之不明爲憂，而子奚是之問？」曰：學無大小，爲道則一〔八〕。今之士志於此者鮮矣〔九〕。蓋有之矣，而輕俊自喜者無篤志近

思之實，雜施不孫者有凌節躐等之病。此無他，不由乎小學，故無涵養本源而爲致知力行之地〔二〇〕，匪矜小慧以揣摩影響，則虛無淫遁而泛然無所存主〔二一〕，其弊皆將俛俛如旅之無歸。然則是不幾於愛桐梓而不思拱把之養、惡牛山之濯濯而不護萌孽之生！雖有存焉者，寡矣。由小以至大，是乃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而子惑之，且子過矣。遂併識篇末以自警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

〔二〕逮：原作「建」，據四庫本改。

〔三〕「公」下原衍一「公」字，據右引刪。

〔四〕謂：原作「至」，據右引改。

〔五〕存：原作「倚」，據右引改。

〔六〕菴：原作「安」，據右引改。

〔七〕言：原缺，據右引補。

〔八〕刻此：原倒，據右引乙。

〔九〕一：原作「以」，據右引改。

〔十〕士志：原倒，據右引乙。

〔十一〕而爲：原倒，據右引乙。

〔十二〕淫遁：右引作「逍遙」。

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

古之學者自孝第謹信，泛愛親仁，先立乎其本，迨其有餘力也，從事於學文。文云者，亦非若後世譁然從衆取寵之文也〔一〕，遊於藝以博其趣〔二〕，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三〕，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故言根於有德而辭所以立誠。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蓋非有意於爲文也。後之人稍涉文藝則沾沾自喜，玩心於華藻，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於是，而本之則無，終於小技而已矣。然則雖充厨盈几，君子奚貴焉？坐忘居士房君，蜀之儒先生也。讀孔、孟書，超然有見，謂窮性之道不外乎一心，於是澄思靜慮，而求其自得者。嘗遊膠庠，友當世英俊冀以廣其見聞〔四〕。晚得一官，簿書會計未足以究其蘊也，亦未嘗有嘆老嗟卑之意。余雖生晚，不及聞其詳矣，而少竊有慕於葵軒張氏之學，嘗論其書。其間有與君往來書尺，深有取於君之篤學質行。至謂其求之遺經，拔乎流俗；謂其剥去華飾，將食其實；謂其白首守道，凜然如霜松雪竹，至死無倦。以葵軒之所予者若是，嗚呼，君之學其亦異乎世俗之學者矣！最後余守廣漢，君之孫興卿來爲征官，一日盡出公所爲文，曰：「昌元守晁公將以餒諸梓，子盍爲我冠其篇首！」余再拜受之〔五〕，始得以孰復展玩。其爲詩婉而不媚，達而不肆，心氣和平而無寒苦淺澀之態，其爲他文率典實據正。嗚呼，是所謂有本者如是〔六〕，而豈後世末學小技譁衆取寵者之云乎！檢編太息，因附其說，冀以自儆焉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

〔一〕從：原作「後」，據四庫本改。

〔二〕「以」下原有「趣」字，據右引刪。

〔三〕德：原作「得」，據右引改。

〔四〕冀：原作「異」，據右引改。

〔五〕之：原作「興」，據右引改。

〔六〕「者」下原有「儒」字，據右引改。

呂氏讀詩記後序

余昔東遊，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未嘗有厲聲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於憂思怨哀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情性。參總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

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墜」。《終風》之子，「謔浪笑傲」，而母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柏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言思之」〔二〕，不能奮飛」。《何人斯》之友「其心孔艱」〔三〕，而遭讒者則曰「及爾如貫」〔三〕，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怨而不怒也，其待人輕約〔四〕、責己重周、仁而不伎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棄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矣。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忿伎鄙悒發於詞色，去之惟恐不亟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而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究圖，所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諸己，如荀卿氏所謂「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群怨之旨，而歆動鼓舞有不能自己者矣〔五〕。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刊此書以廣其傳，而屬余叙之，姑以所聞見識諸末〔六〕。自今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又見《經義考》卷一〇七。

〔二〕「靜」下原有「之」字，據四庫本刪。

〔三〕艱：原作「難」，據右引改。

〔三〕讒：原作「說」，據右引改。

〔四〕待：原作「時」，據右引改。

〔五〕自：原作「已」，據右引改。

〔六〕諸：原作「謂」，據右引改。

三洪制藁序

北門掌書內命，最號清切，自入國朝，選授尤靳。有父子爲之，如饒陽之李、項城之梁、溫陵之蘇、成都之范者矣；亦有兄弟爲之，如燕山之竇、肥鄉之李、閬中之陳、雍丘之米、建安之吳、真定之韓、眉山之蘇、南豐之曾、莆田之蔡、成都之宇文者矣；亦有父子兄弟並爲之，如吳越之錢者矣，而俱未有一翁三季如番陽洪氏之盛者也。中興以來，學士之再入者十有六人，而洪氏之兄弟與焉。自紹聖立宏博科，汔于淳熙之季，所得不下七十人，而至宰執、至翰苑者僅三十人，洪氏之兄弟又與焉。嗚呼，何其盛與！故人之稱洪氏者，不以詞章則以記覽，不以名位則以科目，孰知其一心之傳上通於天，固有以敷遺子孫者與！方文惠、文安聯登殊科〔一〕，時忠宣公尚留朔方，高皇帝顧謂宰臣曰：「父在遠，子能自力，忠義報也。」他日宰輔以慈寧將有來期入賀，又曰：「洪某二子并中詞科〔二〕，亦其忠孝之報。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三〕，天必祐之。」又他日文惠拜僉書樞密，高皇帝復謂：「卿父精忠，古今所無。今卿兄弟相繼入輔，此天報也。」大哉王言，其諸異乎人之所以稱洪氏者與！忠宣公半世異域，卧興節旄，濱于九死，僅得生還，乃又爲人主極陳時事，連拄權相。最後言及山陽諭降之檄，而竄移厲土，固兆於此。嵐瘴之與居凡九年，以汔權相之卒，則公固不及見矣。德

隆位細，人爲公弗嫌也，而不知公所以遺後則固在此而不在彼。是心也，惟人主知之，惟后帝顧享之。《詩》不云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人心幾微之頃，睹聞之所弗旣，天寔臨之。又不云乎：「其嗣維何，天被爾祿。」嗣之賢不肖，祿之有久近，皆天地也，夫豈人力所能致者？而人之以詞章、記覽〔四〕、名位、科目爲洪氏之盛者，是知其小而遺其大，見以人而不見以天也。洪氏之孫偲將以其三祖制藁刻諸犍爲郡齋，而屬了翁爲之序。竊惟三先生之言行，有銘、有誄、有誌〔五〕、有卹章、有奉常之謚、有史氏之策，藐然陋儒敢贅有稱述，用對敷高皇之不顯休命，以推本其忠孝之傳，爲萬世訓。文惠公內外制凡十四卷，文安公二十卷，文敏公二十八卷。《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

〔一〕文安：原作「支安」，據四庫本改。

〔二〕「二」下原有「字」字，據右引刪。

〔三〕夫：原作「失」，據右引改。

〔四〕「記」下原有「賢」字，據右引刪。

〔五〕誌：原作「家」，據右引改。

黃侍郎定勝堂文集序

竊惟孝皇帝神睿英武，獨宰萬機，一時在服之士不由左右之助，率以崇論宏議自結主知。佔畢陋生，拘攣固滯，既不足以佐下風，而其間怵迫之徒迎合詆謾者，亦往往乘間竊入，徒足以墮功敗事。於是廣漢黃公召對〔一〕，極言天下事〔二〕，疏暢磊落，動悟上心，遂留學省，浸階顯序，封章奏對，剴切時病。方在館學，論士大夫媮惰苟且，論百官有司不肯任其責，上皆爲之斂容。迨居外省，則擊姦沮邪，靡有嫌畏，而論吳挺母封僭濫，論曾覲使名超躐，尤爲偉特。且又嫻於詞令，其爲文體制雅健，皆足以動盪一世。蓋守經據正而無拘攣固滯，識時知變而無迎合詆謾者也。噫，是亦庶幾其無憾者矣！又嘗聞前輩道公遺事曰，自公爲布衣，每慮吳璘握兵蜀口，必貽後患。會同郡張真父位于朝，以蜀事訪公，公曰：「璘襲兄之業，執權專，處心忌，先登者死於前，願戰者抑於後，此不足與共功〔三〕。」他日張對便殿，具如公言，且曰：「此聞諸臣友黃某。」孝皇首肯再三。其後公因輪對論及時事，孝皇尚能識前語，曰：「卿向來論吳璘專忌二字甚佳。」嗚呼，孰有能燭微慮遠如公者乎〔四〕！方璘之在蜀也，人主倚爲長城，莫有挾而議之者，公獨白發其心術之秘。自當時觀之，必將有「嘻其甚矣」之歎。然孰知數十年之後，其一念之積乃至覆宗滅祀〔五〕，使生靈皆受其禍，而公始以知言名于時，亦無及矣。自餘詩文雜著率尚體要，不爲浮夸，雖世之矜奇衒博者反若有所弗逮。其片言寸牘

得諸脫口肆筆之餘〔六〕，亦皆根于理義，不徒以漁獵掇拾爲工。公之孫某嘗緝其文，將以鋟諸梓，而屬余序其首〔七〕。某覽未終帙而憮然嘆曰：自義理不競，士學外馳，居則曰不吾知也，而夷考其事則喪志於記誦，滅質於文采，務以譁衆取寵，而本之則無，觸事墻面，甚至枉道以求合，尚有能擊姦沮邪如公之所以論曾覲者乎？燭微慮遠如公之所以察吳璘者乎？雖然，亦有之矣，而未易見也。唐之文人韓、柳齊名而所操異心，元、白方駕而所制殊行。文乎文乎，記誦文采之云乎！讀是編者，其內反諸心以驗諸行事之實，當有以自得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

〔一〕是：原作「事」，據四庫本改。

〔二〕下事：原倒，據右引乙。

〔三〕功：原與下句「他」字互倒，據右引乙。

〔四〕有：原作「自」，據右引改。

〔五〕祀：原與下句「使」字互倒，據右引乙。

〔六〕寸：原無，據右引補。

〔七〕屬：原作「蜀」，據右引改。

臨川詩註序

國朝列局修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爲詳備，而其書則經史圖、樂書、禮制、科條、詔令、記注、故實、道史、內經，臣下之文鮮得列焉。時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薛肇明諸人寔董其事。雖曰出於一時之好尚，然其鍛鍊精粹，誠文人之巨擘。以元祐諸賢與公異論者，至其爲文則未嘗不許之。然肇明諸人所編，卒以靖康多難，散落不存。今世俗傳抄已非當時善本，故其後先舛差，簡帙間脫，亦有他人之文淆亂其間。雖然，未足多辨者。而公博極羣書，蓋自經子百史以及於《凡將》《急就》之文，旁行敷落之教，稗官虞初之說，莫不牢籠搜攬，消釋貫融。故其爲文，使人習其讀而不知其所由來，殆詩家所謂秘密藏者。今石林李公曩居臨川，省公之詩，息遊之餘，遇與意會，往往隨筆疏於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輯，固已粲然盈編。會某來守眉山，得與寓目，見其闕奇摘異，抉隱發藏，蓋不可以一二數，則爲之喟然嘆曰：「是豈世所謂訓故者乎！訓故之病，黨枯護朽〔二〕，守闕保殘，有不非鄭、服之陋，無是正左、班之忠。今石林之於公則有不然，其豐容有餘之詞，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義發明，若博見強志、庾詞險韻，則又爲之證辨鉤析，俾覽者皆得以開卷瞭然。然公之學亦時有專己之癖焉，石林於此蓋未始隨聲是非也。《明妃曲》之二章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詩，其亂曰「爲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

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理以返諸正。自餘類此者尚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則《詩注》之作雖出於肆筆脫口、若不經意之餘，而發揮義理之正，將以迪民彝、厚世教，夫豈訓故云乎哉！石林嘗參預大政〔三〕，今以洞霄之祿里居，其門人李西極醇儒，必欲以是書板行，而屬某叙所以作，乃書以授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九〇七。

〔二〕喟：原作「舍」，據四庫本改。

〔三〕護朽：原倒，據右引乙。

〔三〕嘗：原作「常」，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七〇七九

魏了翁 二七

邵氏擊壤集序

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立乎皇王帝霸之興替〔一〕，春夏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暄，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原，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乎，真所爲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平心量直〔二〕，與天地萬物上不同流〔三〕，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使猶得從游舞雩之下，浴沂詠歸，

毋寧使曾皙獨見與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

〔一〕「乎」下原有「吾萬」二字，據四庫本刪。

〔二〕平：「原作「不」，據右引改。「心」字疑當在「人」字下。

〔三〕萬物：原倒，據右引乙。

橫渠禮記說序

橫渠張先生之書行於世者，惟《正蒙》爲全書，其次則《經學理窟》及《信聞錄》，已不見於呂與叔所狀先生之言行。至於《詩》《書》《禮》《樂》《春秋》之書，則方且條舉大例，與學者緒正其說，而未及就。其在朝廷講行冠、昏、喪祭、郊廟之禮，乃以孤立寡與，議卒不用。既移疾西歸，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亦未及爲而卒於臨潼。今《禮記說》一編，雖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略固具，且又以《儀禮》之說附焉。然則是編也，果安所從得與！嘗反覆尋繹，則其說多出於《正蒙》、《理窟》、《信聞》諸書，或者先生雖未及定著爲書，而門人會粹遺言以成是編與？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蓋先生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豈先生常常諷道之語，而門人併記之與？先生強學質行，於喪祭之禮尤謹且嚴。其教人必以禮爲先，使人有所據守。若有問焉〔一〕，則告之以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於

家也，童子必使之執幼儀，親灑掃，女子則觀祭祀，納酒漿，凡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不疑笑；久而後信其說之不我欺也，翕然丕變，惟先生之從〔二〕。嗚呼，是惡可彊而致然與！豈人心之所無而可以襲而取之與〔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仁義禮知之性具乎其心，故仁其體也，義其用也，知以知之，禮則所以節文仁義者也。且自父坐而子立，君坐而臣立推之，凡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文，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典，夫孰非因性情所有、天理之自然，而爲之品節者如此〔四〕，所謂天叙天秩，此其是也。然出天理則入人欲，故品節云者，又將以爲人情或縱之防限也〔五〕。孔、孟教人要必以是爲先，今所謂《禮記》、《儀禮》諸書，雖曰去籍於周衰，煨燼於秦虐，淆亂於漢儒，然所謂經禮、曲禮者錯然於篇帙之中，其要言精義則有可得而推尋者。使後生小子自其幼學因而從事乎此，不幸時過而後知學者，亦有以倍致其力焉，則將變化氣質，有以復其性情之正，雖柔可彊，雖顏子四勿之功可體而自致，而世所謂忠信之薄、人情之僞者亦將曉然知其爲異端之說矣。此先生有功於禮學之大意也，敢識篇末，以告同志，又以自儆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又見《經義考》卷一四一。

〔一〕問：原作「聞」，據四庫本改。

〔二〕惟：原作「以」，據右引改。

〔三〕與：原作「左」，據右引改。

〔四〕如：原作「始」，據右引改。

〔五〕以爲：原倒，據右引乙。

達賢錄序

天統元氣而始萬物，地統元形而生萬物〔一〕，人則稟氣受形而爲萬物之靈〔二〕，所以爲天地立心也。然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君牧之，師教之，而賢者又爲之更相汲引，布列天位，以司禮典命討之柄。堯之未得舜，舜之未得禹，聖人有憂之〔三〕。憂之如何？凡欲爲天下得人焉耳。顓、嚳之子，天下之民謂之元、凱也，舜舉之；四族之子，天下之民謂之四凶也，舜去之。是天下之民舉之去之，民心之所同則天理也，舜無所私於此也。九官之命，彼皆何等材分〔四〕？而敷教者不以播穀，典樂者不以制禮〔五〕，分職而理，僅廼有濟。而後之受任者往往兼總衆職，自謂人莫己若，豈其才果足以加諸稷、契、夷、夔諸人也！堯舜之治天下，能使治化休明，美祥臻集，微之山川遂、草木茂，大之三光全、寒暑平，蓋非一人爲之也。而後世獨不能庶幾乎此，非風氣澆漓、天之降才爾殊也。人以一心成位乎兩間，明通而公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是不惟聖賢有是心也，自有生民，降于叔世，莫不皆然。而自謂人莫己若者，非不哆然大也，廼至吝驕以自封，媚疾以成性，祇以自薄其身、自絕于天云耳。甚則倚勢作威，脅權相，滅真賢碩能〔六〕，於是蓋有自好獨善，不見知不悔者矣，又孰忍以其身輕輒自獻？天下而皆自好獨善之人也，脫有緩急，則罔所依〔七〕，臨事廼求，亦鮮克濟。夫如是，豈

惟不足以庶幾乎治古也，雖天地失位、陰陽乖刺、民物胥劉，亦其致耳。曾不思中天地而立，定海宇之民，皆吾職分之所當爲，胡自待之涼一至此極也！國朝之盛與治同道，其間非無媚疾之臣，而推士報國者項背相望〔八〕，至爲簡編以記其所知。有若文穆呂公之夾袋小冊、忠獻韓公之甲乙丙丁集、正獻呂公之《長掌記》、宣靖曾公之《雌黃公議》、文正司馬公之《薦士編》、密學陳公之《章藁》、太史范公之《手記》，蓋文武兼收，罔有細大。其或偶坐挂累，亦力見稱引。前輩盛心，雖其天資絕人，亦由其講學之素。以吾所以爲天地之心本若是其休休，未立未達則欲立欲達者之推也，未覺未知則先覺先知者之責也。殆將使天下人材無所佚遺，皆得自靖。不惟集思廣益，共濟時須，而近足以擬一旦之用，遠足以詒數世之託，其明效大驗蓋若此，此惡可以無述？其次如李邦直《舉官手記》，亦多一時之選。於是鋟是數書，名《達賢錄》，用廣其傳。惟文穆公及韓、曾所記訪尋未獲，其後乾道丞相雍國虞公亦有《翹材館錄》，視昔云備。將繼訪南渡以來諸賢有薦引私記者〔九〕，始以併附于後。士大夫有志天下者，必將慨然有發於斯。《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

〔一〕萬：原作「乃」，據四庫本改。

〔二〕萬物：原倒，據右引乙。

〔三〕聖人有：原作「咎繇也」，據右引改。

〔四〕皆：原作「官」，據右引改。

〔五〕不：原作「范」，據右引改。

〔六〕真：原作「貢」，據右引改。

〔七〕依：原作「弟」，據右引改。

〔八〕「項」下原有「等」字，據右引刪。

〔九〕來：原無，據右引補。

費元甫註陶靖節詩序〔二〕

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三〕，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情性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三〕，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跡，此豈小小進退所能闕其際邪！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同郡費君元甫嗜公之詩，爲之訓故，微詞奧義，毫分縷析。余昔過郡，未嘗不得見焉。今成書而屬余冠篇，乃以所聞于師友者復之〔四〕。費君出入是詩久矣，其亦以余言爲然乎〔五〕？《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又見《南宋文範》卷五〇。

〔一〕註：原缺，據四庫本補。

〔二〕後：原作「得」，據右引改。

〔三〕樂：原無，據右引補。

〔四〕友：原作「支」，據右引改。

〔五〕以：原缺，據右引補。

古鄆徐君詩史字韻序

詩以吟詠情性爲主，不以聲韻爲工。以聲韻爲工，此晉、宋以來之陋也。迨其後復有次韻，有用韻，有賦韻，有探韻，則又以遲速較工拙〔一〕，以險易定能否，以挾摛前志爲該洽，以破碎大體爲新奇，轉失詩人之旨。重以纂類之書充厨牕几，而爲士者乏體習持養之功，滋欲速好徑之病，流風靡靡，未之能改也。今古鄆徐君乃取杜少陵詩史，分韻摘句，爲《學韻》四十卷，其於唱酬似不爲無助矣。然余猶願徐君之玩心於六經如其所以篤意於詩史，則沈潛乎義理，奮發乎文章，蓋不但如目今所見而已也〔二〕。君介余同官王季安請叙所以作，敢以是復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

〔一〕拙：原作「掘」，據四庫本改。

〔二〕目：原作「日」，據右引改。

虞忠肅公奏議序

古之人決大疑，定大事，惟義之比焉，他無所問也，其次則比利害得喪而言之，其次則取必於知謀之末以求成于功利之下者耳。咸無焉，而惟身是謀，此鄙夫壬人，又所弗論也。齊壬不君，陳氏篡執，沐浴而請討，此義之正也；傳以魯衆齊半之說，則以衆寡言矣。滕地褊小，楚、齊馮陵，效死而弗去，此義之正也；貿於事齊事楚之決，則以彊弱言矣。衆寡彊弱，何可不計，然本諸義理之是非，則事功之利害從之。本諸事功而不必皆義理之正者有矣，是故仁不以勇，誼不以力，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自秦、漢以來，惟兩董公能識此意，後此則如諸葛孔明者，蓋亦無幾耳。自吾有狄難，其是非利害果孰在邪？讎恥所當雪，分義所當明，此萬世之正理，以是非斷也。持此說者固不爲無人，惟宗忠簡、李文定^(一)、張忠獻、胡忠簡，實首立正論之幟而能始終不渝者也^(二)。謂宴安可翫，謂屈辱無傷，謂畫江可以自全，謂得地不足以守，此一時之私意，以利害言者也。群而和之者固不爲無人，惟耿南仲、秦檜、湯思退、史浩實倡爲邪說之祖而劫以必行者也。然而百年之間，正論數詘，邪說常勝。蓋所謂邪說者，不惟奪於一時之利害，又有患失之私焉。虞忠肅公奮乎諸老垂盡之餘，獨能奮不顧身，以壽正論之脉。始謂虜必渝成^(三)，又策其道所從出，建益兵備。明年則虜果以重兵壓淮西，我師既衄，虜乘勝薄牛渚而陣。金煬侯刑馬誓師，金鎧朱旄以麾，此何等氣勢！而大將劉錡、王

權既罷，李顯忠遠在池陽，成閔亦未至，我師無所附麗，各鳥獸散。於斯時也，顧欲收合餘燼，以決一戰。如以利害言，則衆寡彊弱不敵，非素拊循，士大夫與越國遠鬪者亦不侔。如自爲謀，則公不過受督府記犒師，且趣大將建旗鼓耳，戰守何與己事？公非是之問也，公知有義焉耳。破虜之明日，諸校效首虜，休而顯忠至，公若可以自脫矣，乃又以所不足慮者付顯忠^四，而身先將士，馳至京口，則虜騎果已薄瓜洲，知我有備，勢不得入，卒走死^五。向使公外顧利害^六，內怵得喪，則虜之濟江久矣。由是受任，遂欲長驅，以信大義，出蔡以睨陳，出襄、郟以襲許，出汝以逼洛，出嵩、虢以震河東，出商於以圖陝西，規摹分畫，具有顛末，聲氣所撼，關河響應。不幸而棄地事讎之論自大官唱聲，和者莫敢不一。然公與張忠獻公不謀同心，猶以區區筆舌力嬰群議而奪之氣。唐、鄧、海、泗與陝西新復諸郡，在廷公卿皆曰可棄，公曰必不可棄；忠義歸正之人、俘虜流亡之人，在廷公卿皆曰可遣，公曰必不可遣。凡事體所關，苟不吾以，則連章累牘，多者不下十有八九，少者亦六七疏，不得其言不已也。公非以必勝爲諒也，大義之不可泯，雖小小利害得喪之私，舉不足以易之也。抑又有甚難者，使公當軸處中，而孤立寡與，猶懼弗濟；今所謂棄地、遣俘等事，不過以孤子之蹤，邈在外服，乃肯與在廷公卿得君行政、合黨締交者爭辯弗置，蓋朝諝而夕替，所不皇恤。吁，其果難能矣哉！天未悔禍，封寇崇姦，正論覆違，大幾屢失。公亦自知時不我與，而其精忠篤諒，惟知有天下之正理而不恤乎他，則所以維持綱常，開警頑懦，庶幾爲將來之補者，蓋與張忠獻公後先一揆^七，爲功未可以淺近計也。某生也不早，不獲趣拜下風，而嘗竊從薦紳大夫習聞公之言德，且與公之孫剛簡

辱在親友，既不度其不佞，爲公輒作家傳，剛簡適刊公奏篇，自叙梗概，以屬起居劉公冠其篇首，又俾某申述其義。竊以自幸，廼不果辭。嗚乎，宇宙大物也，豈計功求獲於知謀之末者所能用之！是書若行，將有發於其言而見諸行事者，公未爲不盡用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又見《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二三，乾隆《蒲江縣志》卷三，同治《仁壽縣志》卷一一，光緒《資州志》卷二四。

〔一〕文：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論：原作「倫」，據右引改。

〔三〕渝：原作「諭」，據右引改。

〔四〕慮：原作「虜」，據右引改。

〔五〕卒走死：原作「返而尸其」，據《補續全蜀藝文志》改。

〔六〕向：原無，據右引補。

〔七〕與：原作「古」，據右引改。

史少弼雲莊集序

嘉定四年，眉山史少弼公亮舉進士第，調成都府司戶參軍，遂介其族兄天應表乞致所居官〔一〕，貤恩于二親，於是年五十有八。上嘉其志節〔二〕，詔特晉從事郎致仕〔三〕，乃得封贈父母。一時名公

鉅卿爲文以紀其事，如昔人所以稱二疏、二李之歸者〔四〕。後二年，某被命守眉，凡以崇化善俗者弗敢後也。念郡人如少弼何可無所旌異，乃以節表其其間。而客有以誚余者曰：「節有二，有節義之節，有節約之節。今辭官而謂之節，於義也何居？」某應之曰：「何哉！爾所謂二者，吾見其爲一也。凡大小輕重無過不及、得中而適宜者，皆節也。《節》之爲卦，三陰三陽，剛柔分而剛得中。其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澤上之水過則溢，不及則竭，數度、德行過則苦，不及則嗟。是故陰陽適等、剛柔得中而後謂之節。譬諸財用，過則濫，不及則隘；譬諸飲食，過則餒，不及則餒。蓋節義與節約一也〔五〕。不寧惟是，雖時節、符節、樂節、竹節，大抵皆無過不及而得中適宜之謂〔六〕，是安有二義邪？客又曰：「然則是或以潔身遯世，或以視死如歸，皆得謂之節者非耶〔七〕？」曰：「奚直然也。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八〕，可以死，可以無死，素其位、慊於中而行之，莫非節也。斯皆士之常分，吾所謂得中而適宜者也。過乎矯亢則不可謂之節矣，行險徼幸則不節若矣。如少弼者，圖所以報其親而貶恩以歸榮，思有以行己善俗也。而隱居以求其志，進退去就之分亦既得中而適宜矣，不謂之節乎？不高於人一等乎？客曰：「是吾所未聞也。」會少弼以《辭榮館詩集》見寄，余將發明是義〔九〕，爲之冠篇，而余仕于役〔一〇〕，未及屬藁，少弼已下世矣。其弟今叙州史君公度、其孤大坊集少弼遺文凡得若干卷，又屬余曰：「掛劍之義，子終能愬然乎！」余瞿然謝，乃爲具書所以表宅之因，以識其出處之略。因念少弼有人所不及盡知者〔一一〕。少弼自少篤學好古，以義理爲宗〔一二〕，不泥章句。每誦黃太史稱濂谿周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之語，於

所居爲堂，榜曰「尚友」，又得太史《尚友齋銘》遺藁，終身實用之。後又考十室于城南，榜曰「雲莊書院」，因自號雲莊叟。其致爲臣而歸也，其志已決於開禧紀元之歲所與後谿劉公酬倡之日〔二三〕。既先事七年矣，非隨聲雷同以爲學、齒暮祿盈而後倦於事也。凡皆可書，遂併識之，爲《雲莊集序》。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

〔二〕介：原作「在」，據四庫本改。

〔三〕上：原作「公」，據右引改。

〔三〕晉：原缺，據右引補。

〔四〕稱：原作「移」，據右引改。

〔五〕與：原作「在」，據右引改。

〔六〕大：原作「人」，據右引改。

〔七〕耶：原作「在」，據右引改。

〔八〕速：原作「達」，據右引改。

〔九〕是義：原倒，據右引乙。

〔一〇〕余仕于役：原作「于役任于」，據右引改。

〔一一〕念：原作「余」，據右引改。

〔一二〕義：原作「善」，據右引改。

〔二三〕志：原作「蓋矣」，據右引改。

孫氏拙齋論孟序

《論》《孟》之書，自秦、漢以來，何翅千有餘家，或蒐輯文義，或考質訓故，或稽合同異，或參訂舛訛。至於孟子之書，則又有刺之、刪之、疑之、辨之、常語以闢之者。是否淺深所未論，大要各隨其仁知之見以自靖自獻，庶幾萬一補之焉耳。至於二程先生者出，始發明本學於道喪千載之餘，而同時又有張、范、呂、謝、游、楊、侯、尹諸君子相與左右助益之。極乎近世，胡、張、朱、呂氏繼之，而聖賢之心昭然揭日月於天下〔二〕，蓋庶乎無復餘憾者矣。今眉山孫繪子華乃始粹集衆善，貫融異端，而傳之以見〔三〕，將以效其自獻之區區。嗚呼，斯不亦可尚矣乎！道之無窮而善之難擇也，風氣之澆漓而習俗之卑下也〔三〕，人物之零替而學術之晦昧也，有能從事於聖賢之書，則無問其精粗得失，皆足以扶世教而益吾道也。況其用力勤勩，亦既有所發明矣乎！子華卒，其子蒙仲乞余言以冠篇。嗚呼！命之不融而子華止此也，又不幸而余不得識其人，與之上下其議，以求爲真是之歸也，悲夫！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又見《經義考》卷二一九。

〔二〕「昭」下原有「之」字，據四庫本刪。

〔二〕以見：似當作「己見」。

〔三〕卑：原作「俾」，據四庫本改。

彭山李肩吾從周字通序

書有六體，或指其事，或象其形，或諧諸聲，或會以意，或轉注相受也，或假借相成也，凡以極天地萬物之變而與八卦、九章並行於兩間者也。古之爲教必由小學者，將以參稽象類，涵養本初，爲格物致知、求仁入德之本〔一〕。此如兵法，遠交近攻，具有次第，其在學者孰非所當知〔二〕？而後世師友道闕，高者驚於上達〔三〕，卑者安於小成，於是禮樂射御書數咸失其傳焉。乃有以書學名家者，則往往僅出於一伎一能之士，而他亡所進也。余每病此，思欲發明文字之本始〔四〕，聊以集思醜類〔五〕，爲用力之端本，而未能有述焉。一日彭山李肩吾從周以一編書示余，大較取俗之所易論而不察焉者，以點畫偏旁粹類爲目，而質以古文，名曰《字通》。凡余所病于俗者，皆以開卷瞭然。留與語旬有七日，則肩吾蓋嘗博觀千載，歷覽八紘，而能返諸義理之歸者也。嗚呼，斯其爲學豈以一伎一能而可名者比乎！肩吾行，屬余叙所以爲書，將與學者共之。余又謂之曰：「子之爲是也，傷小學之湮微而古文之不復見也。雖然，子亦知其然乎？自秦斯、高以來，是學也，往往滯於偏旁訓故而不知進於明德止善之歸，故非徇末以流於藝，則必曲學以誤其身。」且曰：「近世博通古文、刊別聲韻宜

莫如夏文莊也，逮其所行，曾不得一字之力。以會意一體貫通六書。王文公亦自謂有得於今文矣，而施諸有政，則反不若未嘗知書者，遂使世謂書學爲不足多問。非書學果亡益於人也〔六〕，范忠文、司馬文正《類篇》之作，比音擇字，其明於宮羽之輕重，篆籀之後先，視夏若王殆有過之，而學術行誼爲世標表。蓋二老者，由下學小成而充之者也；夏若王則滯佔畢而不知充之以是也，終其身焉者也。肩吾其必有擇於斯矣乎？」肩吾曰：「善！非子不足以發，子其遂以此併識于篇端也。」於是乎書。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又見《字通》卷首，《小學考》卷二〇。

〔一〕致知：原作「知數」，據四庫本改。

〔二〕在學：原倒，據右引乙。

〔三〕達：原作「達」，據右引改。

〔四〕思：原作「惡」，據右引改。

〔五〕集：原作「亂」，據右引改。

〔六〕人：原作「入」，據右引改。

朱文公語類序

開禧中，余始識輔漢卿于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語言文字。每過余，相與孰復誦

味，輒移晷弗去。余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嘉定元年，余屆成都，度周卿請刻本以幸後學。余曰：「余非敢靳也，所爲弗敢傳者，恐以誤後學耳。」周卿艷然曰：「奚至是？」余曰：「子知今之學者之病乎？凡千數百年不得其傳者，今諸儒先之講析既精，後學之粹類亦廣，而閩浙庸蜀之鋟刻者已徧于天下。若稍損貲用，則立可以充厨牕几。苟有小慧纖能，涉其大指，則亦能以綴說緝文。或以語諸人，則亦若稍嘗從事焉者。奚必誦先聖書而後爲學乎，亦取諸此而足矣。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而文公猶恐其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脫是書之行，其無乃非公所云云者乎！吾甚懼焉。」周卿由是姑徐之，後數年，竟從余乞本刊諸青衣〔二〕。彼不過余所藏十之二三耳，然余且謂周卿曰：「子其以此意著于篇端〔三〕，俾學者毋襲是弊也。」其後李貫之刊于江東，則已十之六七；今史廉叔所得黃子洪類本，則公之說至是幾無復遺餘矣。廉叔將板行，以余有志於斯也，屬叙所以作。余爲言嘗所以告周卿者，廉叔曰：「然則已諸？」曰：「已之無傷。雖然，安於小成、甘於自棄者，氣質之偏而無以矯之也〔三〕，而秉彝好德之心誰獨無之？余前所憂，蓋爲世之專事乎耳目口筆，苟以譁衆取寵而無志乎遠且大者也。儻不忍自薄其身，則無寧身深體孰玩，以爲求端用力之標準者乎！今未可槩以是爲疑而闕其傳，盍遂以此冠篇而併刻之，將聽學者之自擇焉。子洪名士毅〔四〕，姑蘇人，嘗類文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又類注《儀禮》，未成書云〔五〕。《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又見《朱子語類》卷首。

〔一〕青衣：原作「肯衣」，據《朱子語類》卷首載《眉州刊朱子語類序》改。按：青衣即青衣江，所流經地域包括宋代眉州、嘉定府。此以江名代州府。

〔二〕著：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三〕偏：原作「篇」，據右引改。

〔四〕穀：原作「穀」，據右引改。

〔五〕《朱子語類》所載序文于此下有：「嘉定十三年九月丁亥朔，臨邛魏了翁序。」

周元公程純公正公謚告序

臣自嘉定八年司臬劍東，兼攝漕事。厥明年春，上疏請下禮官，爲周敦頤及程顥、程頤議所以易其名者。璽封下都省，省下春官，時少常伯亦上疏請謚二程，遂併以下奉常。博士曰事關名教，議不可輕，宜下都省集議，由是議久不決。厥十年，臣自漕臣再申述前奏，併以橫渠張載爲請。久之，禮官議以周敦頤謚元，程顥謚純，程頤謚正，上悉賜可。厥十有三年六月，乃以命書與其貳付元奏請官，臣遂得受而藏之。臣謂是舉也，百年間鴻儒碩士偶未及言〔一〕，今乃白發於一介外小臣，而聖斷沈雄，不以人廢，亶謂盛典。然而郡國邸吏不得而傳也，臣慮四方學者未能徧睹〔二〕，則無以仰稱聖上崇儒重道之指，乃摹勒樂石，龕置潼川校官，復鋟板以廣其傳，俾凡承學之士有觀焉。若夫張載易名之

請，諸儒從祀之議，則嗣此以聞，期於獲命乃已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

〔一〕士：原作「生」，據四庫本改。

〔二〕徧：原作「偏」，據右引改。

勾易之書記之父如埏文集序

故廣都簿正勾君如埏曩嘗次其先人《達齋集》〔一〕，劉起居爲識其首。廣都没，其子易之又哀其遺文二十卷，而屬序於余。嗚呼，廣都端人也，文詞小技惡足以盡其蘊？而孝子之事親，苟可以致其憂與慤焉者，則不敢不盡也。思其居處笑語，庶其見之。矧發於心聲、著在手澤，茲其爲見不已多乎？雖然，是豈惟易之可以自致其愛且慤也，夫孰非人子之心〔二〕？其必有發於是編者矣，故喜爲之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

〔一〕曩嘗：原倒，據四庫本乙。

〔二〕心：原無，據右引補。

黃太史文集序

山谷黃公之文，先正鉅公稱許者衆矣，江浙閩蜀間亦多善本。今古戎黃侯又欲刻諸郡之墨妙亭，以致懷賢尚德之意，而屬了翁識之。顧淺陋何敢措詞？昔者幸嘗有攷于先民之言行，切嘆夫世之以詩知公者末也。公年三十有四，上蘇長公詩，其志已犖犖不凡^(一)，然猶是少作也。迨元祐初與衆賢彙進，博文蓄德，大非前比。元祐中末涉歷憂患，極於紹聖、元符以後，流落黔、戎，浮湛于荆鄂、永、宜之間，則閱理益多，落華就實，直造簡遠，前輩所謂黔州以後句法尤高。雖然，是猶其形見於詞章者然也。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迨章、蔡用事，摘所書王介甫事，將以瑕衆正而殄焉，公於是有黔戎之役。黜狄之所嗶，木石之與居，間關百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慮澹氣夷，無一毫憔悴隕穫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人躍躍興起也。至其聞龔、鄒冠豸，張、董上坡，則喜溢詞端；《荊江亭》以後諸詩，又何其恢廣而平實，樂不至淫^(二)，怨不及懟也。然而猶爲小人承望時好，攬摭《承天院記》語，竄之宜陽。雖洊離險艱^(三)，而行安節和，純終不疵^(四)。嗚呼，以其所養若是，設見用於建中靖國之初，將不弭蔡、鄧之萌而銷崇、觀之紛紛乎！是惡可以詞人目之也？國朝以記覽詞章譁衆取寵，非無丁、夏、王、呂之儔^(五)，而施諸用則悖。二蘇公以詞章擅天下，其時如黃、陳、晁、張諸賢亦皆有聞于時，人孰不曰此詞人之傑也。是惡知蘇

氏以正學直道周旋於熙、豐、祐、聖間，雖見愠於小人，而亦不苟同於君子，蓋視世之富貴利達曾不足以及易其守者，其爲可傳，將不在茲乎！諸賢亦以是行諸世，皆坐廢棄，無所悔恨。其間如後山不予王氏，不見章惇，於邢、趙嫵姪也，亦未嘗假以詞色，褚無副衣，匪煥匪安，寧死無辱，則山谷一等人也。張文潛之詩曰：「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是其爲可傳真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懼世之以詩知山谷也，故以余所自得于山谷者復于黃侯。侯其謂然，則刻諸篇端，以補先儒之偶未及者焉。侯名申，余同郡人。《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南宋文範》卷五〇，《黃文節公年譜》。

〔一〕其：原作「甚」，據四庫本改。

〔二〕「樂」原作「藥」，據右引改。

〔三〕險：原作「陰」，據右引改。

〔四〕疵：原作「庇」，據右引改。

〔五〕「夏」原作「憂」，「呂」原作「召」，據右引改。

朱氏語孟集注序

王師北伐之歲，余請郡以歸，輔漢卿廣以《語孟集註》爲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余拜

而受之〔二〕，較以閩浙間書肆所刊，則十已易其二三，趙忠定公帥蜀日成都所刊，則十易六七矣。前輩講學功夫，皆於躬行日用間真實體驗，以自明厥德，非以資口筆也。故歷年久，閱天下之義理多，則知行互發，日造平實，語若近而指益遠。余讀之累歲，每讀輒異他日，故不敢秘其本，以均俶同志之士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又見《經義考》卷二一七。

〔二〕余：原作「今」，據四庫本改。

李伯勇明復春秋集議序

天地之運，盪摩屈信爲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爲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體膚，告曉於人者，真不啻口訓而面命矣，人蓋有由之而弗察者。夫子之政布《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爲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尚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爲是通經已耳。於己之所存反而思之，以求其合〔二〕，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己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祿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減於亂賊矣，而莫之知懼焉。余爲之懼，又以自懼。自諸儒之傳至本朝先

正〔二〕，始謂此爲經世之大法，爲傳心之要典，又曰非理明義精殆末可學。然則是使人切己近思，以求爲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例、訂事實爲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裒粹以附于經，將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者。尚慮觀書未廣，擇理不精，又慮開卷瞭然，祇以資口耳之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爲是書，且諗余爲序。嗚呼！余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者耳。以授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又見《春秋集議》卷首，《經義考》卷一九〇，《宋元學案補遺》卷八〇，《皕宋樓藏書續志》卷二。

〔二〕合：原作「舍」，據四庫本改。

〔三〕自：原作「嘗」，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〇八〇

魏了翁 二八

四明胡謙易說序

《易》之書，自秦、漢以來何翅數千家？四明胡牧之又爲之科別圖指，參稽文義，粹說成編。尚慮所見未廣，則羸糧千里，介余友袁廣微，將就正於余。甚矣，牧之之嗜學也，而余非其人也。牧之謂文王重卦，雖不爲無據，而余以爲是自伏羲。以卦變皆自《乾》《坤》，雖本諸先儒，余謂其於六畫卦之義有所未盡。牧之於先天之《易》咸無取焉，而余謂《繫辭》之說爲先天而發者非〔一〕。牧之於中爻互體、象數占筮說或未有取，余謂此惡可盡廢。不然，則《易》中如觀山、困紱、壯羊、屯馬，此類甚廣，皆無所取象。此其不同之大略若此。至於要言精義未能盡合者〔二〕，則又未能以殫舉。方將與之切問而精講焉，牧之倦于役，願得一言以歸。余謂古之學道者，雖分古今、越宇宙，而義理之會若合符節。今牧之於余乃有未可彊同者，固亦足以交警互發，抑必有一是非於此者矣。聖人之道如

實尊衢中，取之不禁，隨其淺深高下，皆足以有得，寧可限以一律？然而盈宇宙間莫非太極流行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則《易》固我之所自出，無須臾可離者也。學《易》者要在內反諸心，精體實踐，近之則遷善遠罪之歸，充之而至於位天地，立生民，命萬物，皆分之所得爲者，蓋不敢惟文字故訓之泥，以自絕于道，自薄其身，況皆資之以羔雉乎！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于心也。」每味其言，先儒之所謂學者蓋如此。故更願牧之歸而求之，而余亦以是自警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又見《經義考》卷三四。

〔一〕繫：原作「繁」，據四庫本改。

〔二〕盡：原作「蓋」，據右引改。

楊濟道鈍齋集序

江出徼外，至泯山，其氣清淑以舒。士生其間，矜行義，多才觀，文人秀士背項相望〔一〕。鈍齋楊侯最後出，才思華贍，頡頏前修。公卿侯牧，屬治牋記，名章麗藻，泉激電發。余雖生晚，猶及與之接，且知其得又不專在語言文字間也。方小人託僞學之名排擯異己，侯較藝南宮，胡紘爲知舉，怙長茂惡，莫之敢撓，侯據正無所撓。余時入承大問，聞其事而偉之。未幾，權臣使人怵君，將寘諸言

路。君謝不可，至爲歌詩以見志。蓋自是不得久居中矣。士生斯世，將以宅天衷而莫人極，非以記覽詞章、矜多鬪靡爲悅者也。本之則無纖能，小惠蔓詞以相挺，此如蠹菌之感人耳目，倏然而腐草朽壤矣。侯之子鉉、銓將以侯平生所爲文鋟諸木，而屬書其篇首，乃不果辭。侯名某，字濟道，嘗長著庭，兼吏部郎，歷漢東太守〔二〕，終潼川路轉運判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又見光緒《灌縣志》卷一三。

〔二〕背：原作「輩」，據文意改。四庫本作「肩」。

〔三〕漢東：原倒，據四庫本乙。

潘舍人昌年集篆韻序

求字之法〔一〕，必本於形聲。未有韻書之前，《訓纂》、《字林》等書則以形相沿者也。韻書既作，學者趨便就簡，不復知有造書之意，則不過比聲以求之〔二〕。或形存而聲亡，則茫無所考，而韻書窮矣。徐鼎臣兄弟著書以行于世，可謂許氏忠臣，乃亦分類韻譜以從世好，豈勢之所趨不得不然邪？潘侯之書集韻也，依楚金部叙而加詳焉。既具形體，又推其聲之所從，或同音而異形，或同形而異聲〔三〕，或變古而從今，或非今而是古，皆兼舉而備錄之。嗚呼！聖門之學，志道據德依仁固也，而

必藝之游，蓋物雖有本末，學雖有大小，而交養互發，則固未嘗相離也。《記》曰「息焉游焉」，鄭氏曰「閒暇無事謂之游」〔四〕，此最爲善發聖門之旨。而去聖既遠，禮樂失傳，射御與數亦罕有知者。惟六書之學猶見於篆籀僅存之餘，而舉世忽之，寧十字九舛，安於晉魏以後之俗書而恬不爲怪也。偉哉，潘侯乃獨用力于此！以余之幸嘗有聞也，益知侯用心之獨苦也。今學者縱未能力探本始，而因聲求形，因形得意，循是以知類焉，其於求仁入德庶幾亦有發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又見《小學考》卷二〇。

〔一〕字：原作「子」，據四庫本改。

〔二〕比：原作「此」，據右引改。

〔三〕形：原作「異意」，據右引刪改。

〔四〕謂：原作「於」，據右引改。

范正獻公文集序

國朝自祖宗以來，嵩高、豐水之積暨于數世，風氣開達，人物鍾萃。至昭陵之盛，希聖紹道之學、濟時經國之才，皆爲時用，其砥柱熙豐、羽儀元祐者，亦基於斯時。于時成都三范氏出焉。蜀公、榮公植立光顯，既各以別集垂世，太史正獻公後出，而生長聞見〔一〕，氣質夙成。婿于呂正獻公，

客于司馬文正公。且當熙、豐之際，洛中諸賢大抵家食，而公以書局留洛凡十有五年，觀摩麗習，所資以成德者非一。矧如富文忠、程正公親炙之〔三〕，呂原明、劉道原諸公則共學焉。今之人以科舉之文譁世希寵，幸而有獲，則計日月以爲功。十五年間，欲爲何等官職！而公也，惟大本先立，淹漱所不暇計，茲其志爲何如〔三〕！令龍水，見諸詠歌固已芳潤簡策，洛師以後，短篇大句益就醇深。逮泰陵踐阼，崇慶垂簾，公始見用。於時首以《唐鑑》上之兩宮，隨事正救，又二百四十餘疏。大要務學以保王躬，格心以植治本，遴賢以永天命，正始以絕亂萌。其氣明理夷，日星垂而江漢流也；語切情真，疾痛號而家人謀也。然而獻替太數，邪正太辨，而公之禍始矣。夫開之以宇宙清明之氣，培之以父祖詩書之澤，淪之以師友道義之淵，其成材之難若此，而僅僅自見於九年之間。就九年而言，則四年以後皆禍幾之伏也。後世自黨論之興，君子小人番休迭上，故常以其半用天下。然而君子難進而鮮能久，小人易入而不可搖。君子守道，必得時而後動；小人放利，寧斃國而不戚。故君子制治之時少，而小人養亂之時多。君子夙講豫慮而不得大行〔四〕，小人僥倖嘗試而必如欲。公之文集，玉山汪公應辰既嘗板行于某所矣，今公之諸孫子長守潼川，又以刻諸郡齋，而屬叙所以識諸篇端，儻庶幾世道之補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

〔二〕見：原作「是」，據四庫本改。

〔三〕忠：原作「思」，據右引改。

〔三〕如：原作「始」，據右引改。

〔四〕大：原作「人」，據右引改。

鄒淮百中經序

《百中經》者，所以紀七政、四暗曜之躔次也。七政之說既見於上古之書，暗曜者何？人之生也，歲月日時各有所直之休咎，而以是推測焉耳。或曰古所謂「六物吉凶，我辰安在」者，疑即此類，然恐不若是之拘拘也。越人鄒淮長於星曆，以其能食太史氏之祿有年矣。其續此書自紹興十四年甲子始，每歲加以太陰入宿入宮度分，視舊行《百中經》精密有加焉〔一〕。雖然，古人之爲是星曆也，亦曰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不爲之品節財正焉，則混沌茫昧，靡所端倪。於是仰以觀於日星寒暑之度，俯以察諸草木鳥獸之變，以氣命律，以律起曆，以曆正時，以時授事，凡以建兩儀而命萬物，盡吾之職分焉耳。堯、舜相授，禹、箕子相傳，夫孰非是道？而中世以降，乃有假之以爲推驗人生通塞之術者。人與天地一本而生是身也，爲陰陽之會，爲五行之端，則吉凶之幾驗諸稊稾，關諸風氣，見乎蓍龜，亦理之所當有。然星曆之初，意爲不止是也。程正公嘗言：「三命是律，五星是曆。」前輩大儒似亦不廢其說。然亦即其末流以遡其源，非謂律曆之果見乎此也。今使是書斷自紹興甲子以下存之，以其他別爲一書，而聽用者之所擇，則是書之行尚庶幾不混於末流之說，而余亦有辭於學者焉。故更

願與鄒君商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

〔二〕視：原作「親」，據文意改。

閱靜老人文集序

余年二十餘舉進士，參知政事張公時在言路，一見器重，惠之文曰：「江漢世載其英，獨主斯文之統。」余謝不敢當。後數年入直館學〔二〕，公在政府，又忝不凡之遇。厥二十年再來爲史官，則公之墓草凡十易矣。公之子似、侃哀公之遺文，俾序其篇端，因得盡閱公之出處。蓋自早歲於趙忠定公、朱文公咸知師慕，其策進士也，孜孜於《中庸》之書，其贈陳膚仲，亦卷卷於伊洛之學，始自植立蓋若此，而卒不能盡如其志也。《詩》曰「善人載尸」，又曰「靡哲不愚」，善人而尸，哲人而愚，然則人才之成壞固不關諸世好乎！撫時感事，因以自儆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

〔二〕直：原作「舒」，據四庫本改。

毛義甫居正六經正誤序

自秦政滅學，經籍道熄；迨隸書之作，又舉先王文字而併棄之，承訛襲舛，愈傳愈失。蔡伯喈書石經，有意正救之，旋亦焚蕩。張序所見石經，又不知果爲蔡本否，其所引石經文多失字體。魏晉以來，則又厭朴拙，耆姿媚，隨意遷改，義訓混淆，漫不可考。重以避就名諱，如「操」之爲「摻」，「昭」之爲「召」，此類不可勝舉。況唐人統承西魏，尤爲謬亂。陸德明、孔穎達同與登瀛之選，而《釋文》與《正義》自多背馳。至開元新書五經，則又以俗字易舊文，如以「頗」爲「陂」，以「平」爲「便」之類，又不可勝舉，而古書益邈。五季而後，鏤版繙印，經籍之傳雖廣，而點畫義訓謬誤自若。本朝胄監經史多仍周舊，今故家往往有之，而與俗本無大相遠。南渡草創，則僅取版籍於江南諸州，與京師承平監本大有徑庭，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爲異同，而監本之誤爲甚。柯山毛居正義甫以其先人嘗增註《禮部韻》，奏御於阜陵，遂又校讎增益，以申明於寧考更化之日，其於經傳亦既博覽精擇。嘉定十六年春，會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義甫，馳書幣致之，盡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儒官稱嘆，莫有異辭。旬歲間刊修者凡四經，乃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司，而版之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也。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義甫以病目移告，其事中輟。或者謂縱令盡正其誤，而諸本不同，何所取

證？豈若錄其正誤之籍而刊傳之，俾後學得以參考。余觀其書，念今之有功于經者，豈無《經典釋文》、《六經文字》、《九經字樣》之等？然此書後出，殆將過之，無不及者，其於後生晚學祛蔽寤疑爲益不淺，因縱臾其成而序識之。《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學者其毋忽於斯。《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又見《六經正誤》卷首，《經義考》卷二四四，《鄭堂讀書記》卷二。

〔一〕稱：原作「彌」，據四庫本改。

〔二〕秋：原無，據右引補。

〔三〕若陟：原倒，據右引乙。

衛正叔禮記集說序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存乎其心。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聖人稟諸天地，所以合外內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自周衰，諸侯去籍，雖以二代之後而不足證，猶賴夫子之雅言，群弟子之所記錄，故尚有存者。迨自秦，挾書之令作而《禮》再厄〔一〕，又得河間獻王、二戴、馬、鄭相與保殘補壞，以開晉、宋、隋、唐諸儒，迭爲發揮，三《禮》得不盡亡。自《正義》既出，先儒全書泯不復見；自列於科目，博士諸生亦不過習其讀以爲利祿計；至金陵王氏，又罷《儀禮》取士，而僅存《周官》《戴記》之科，而士之習於《禮》者滋鮮。就《戴記》而言，如《檀弓》《喪禮》諸篇，既指爲凶事，罕所記

省，則其所習僅一二十篇耳。苟不得其義，則又諉曰漢儒之說也，棄不復講。所謂解說之詳，僅有方、馬、陳、陸諸家，然而述王氏之說者也。惟關洛諸大儒上承洙泗之傳，乃僅與門人弟子難疑答問，而未及著爲全書。嗚呼，學殘文缺，無所因襲，驅一世而冥行焉，豈不重可嘆與！平江衛氏世善爲《禮》，正叔又自鄭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之所嘗講者，會粹成書，凡一百六十卷，如范寧、何晏例，各記其姓名，以聽覽者之自擇。此非特以備禮書之闕也，灑掃應對，進退恭敬，辭遜搏節，非由外心以生也，非忠信之薄也，非人情之僞也，凡皆人性之固有、天秩之自然，而非有一毫勉強增益也。學者誠能即是僅存而推尋之，內反諸心，隨事省察，充而至於動容周旋之會、揖遜征伐之時，則是禮也，將以宅天衰而奠民極，豈形器云乎哉！正叔名湜，自號櫟齋，今爲武進令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又見《禮記集說》卷首，《經義考》卷一四二，同治《永州府志》卷九。

〔二〕自秦：原作「是古」，據四庫本改。

李大卿繫罷糴錄序

故外府卿李公建罷九州和糴，有淳熙詔書錄其庸，有黃公歌行、劉公序篇識其事，而公之子璟、瑀若孫寬民皆余所善也，瑀屬余申其義。竊考公之督餉昉于淳熙三年之秋，未發漢中而條上糴事，固

云「願假臣三數月，永除蜀人五十年之害」，其見善明、信己篤已若此。迨五年三月，僅僅一年有半，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往返七，璽封下尚書可其奏八，訖如始議，克底成績。余執書而嘆曰：雖昔人戊申奏聞，甲寅報可，殆不是過也，而公以表臣自奮，則非有營平得君之素也。以其時考之，自淳熙三年之九月至五年之三月，又皆久虛相位、獨運萬幾，非有丙、魏乎人主之側也。而往反問對，慮終稽敝，蓋面命口陳之不翅「一」。嗚呼，亦誠而已矣！《書》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人至於疾痛之切於身，赤子之未能言，所謂心誠求之，惟此時爲然。爲民上而憂民之誠其常懇懇若是也，則幽枉畢獻，痒癢悉陳，其尚有不棄咎而從康者乎？三復淳熙之盛，庶幾見之，附姓名于黃、劉之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又見民國《崇慶縣志》文徵。

「一」面：原作「而」，據四庫本改。

陳正獻公詩集序

其惟阜陵之盛，中外休晏，公卿將相言論風指尚接承平之餘。余嘗獲闕正獻陳公論諫百數十，何其明白正大，惓惓而無華，蔚乎慶曆、元祐之風則也！蓋不問而可知其人，可觀其世。今又於公之子宓、宿盡見公所爲詩，寬裕而理，造次仁義，無一毫纂組雕琢之習。嗚呼，是豈一朝一夕之致哉！祖宗

涵濡之澤，山川清明之稟，師友漸益之功，其根既厚，其葉滋沃。詩乎詩乎，可以觀德，可以論世，而無本者能之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

張魏公紫巖論語說序

魏國忠獻張公之卒，距今六十有三年，精忠篤諒，凜凜猶有生意。某少嘗譜其年行，哀其論奏，今又得《論語解》於公之從曾孫希亮，此天厚吾嗜者也。希亮將鋟梓以傳，而使某識其篇端。粵惟《論語》一書，此孔門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旋之頃，身體而心會，氣感而機應，故其所書親切有味。凡一時師傳友授，閱萬世如見。然自七十子終然後大義乖，訖孟子死盡失其傳。然而生乎千載之後，亦聖人所與共學之人也，豈終於乖失而不可復傳與？本朝全盛時，河洛之間諸儒輩出，掃除末師之陋，隨事體習，切己研求，以上尋千載之緒。然後人知聖人之所以言與羣弟子之所以書，皆日用飲食間事，在立則見，無行不與，而非託諸空言也。至近世張氏、朱氏父子傳家，原流湜湜，益大以肆。忠獻公資稟醇實，既從北方學者講誦遺言，又與南渡諸賢更歷事變，自事親而事君，治己而治人，反覆參驗，無一不合。故其爲是書也，非苟知之，凡皆精察力踐之餘，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也。學者誠能推尋究玩而知前輩讀書異乎今之讀者，即是以約諸經，即經以驗諸己，不亦求端用力之要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又見《經義考》卷二一五，道光《永州府志》卷九，道光

《綿竹縣志》卷四一。

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

歐陽文忠公之詩文，今所謂《居士集》者六百七十餘篇，公之子叔弼以授蘇文忠公。公書其篇首曰：「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其亂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自是集之行也，家藏而人誦之，有譜其年行，有類其制誥表章雜著而別爲之集者，蓋片辭尺牘無復棄遺矣。臨川裴及卿夢得嘗從故工部尚書何叔異遊，何耆公之詩，命及卿爲之箋釋，久而成編。余亦雅好歐公詩簡易明暢，若出諸肆筆脫口者，今披味裴釋，益知公貫融古今，所以蓄德者甚弘，而非及卿博見彊志、精思而篤踐焉，亦不足以發之也。書成，介其諸舅李公父劉以屬叙于余。余瞿然曰：歐公之文而蘇公叙之矣，余何所容其喙？余唯竊嘆，古之士者惟曰德行道藝，固不以文詞爲學也。今見之歌謠風雅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閭閨閫，往往後世經生文士專門名世者所不逮。蓋禮義之浸漬已久，其發諸威儀，文詞皆其既溢之餘，是惟無言，言則本乎情性，關乎世道。後之人自始童習即以屬詞繪句爲事，然曠日踰年，卒未有以稍出古人之區域。迨乎去本益遠，則辨篇章之耦奇，較聲韻之中否，商駢儷之工拙，審體製之乖合，自謂窮探力索，然有之固無所益，無之亦無所闕，況於爲己之事了無相關。極於晚唐、閏周以暨我國初，西崑

之習滋熾，人亦稍稍厭苦之，而未有能易之者。於是不以功利爲用世之要學，則託諸佛老爲窮理之極功。微歐公倡明古學，裁以經術，而元氣之會，真儒實才後先迭出，相與盡掃而空之，則俛俛乎未知攸届也。公詩十有四卷，凡五百二十一首。《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

楊恭惠公輔奏議序

恭惠楊公奏疏，其孫令圭哀粹成編，屬楊卿伯昌書其篇首，又俾余申其義。讀之舍然以喜曰：古之仕者雖事有小大而其心一，爲委吏而會計當，爲乘田而牛羊茁，夫亦事其所當事而不敢越耳。使爲公卿大夫則有公卿大夫之事，爲侯伯子男則又各有其事。雖官有尊卑，祿有貧富，而是心之體無大小，無遠近。在《易》曰位、曰所，在《書》在《大學》曰止，隨其所遇而無不當盡焉。楊公出入中外餘三十年，令圭譜其年爵以識其所論奏，蓋居一官則盡心於一官，任一道則盡心於一道，即年比事而心之精神炯炯方策。嗚呼，斯不謂之思其位、止其所者乎！後公之卒二十年，臨邛魏某以言事謫靖，書于官舍。《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

彭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某聞之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又曰：「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竊嘗以是讀聖賢之書，如《易》《書》《詩》《春秋》，篇具一體，不相襲沿。至於曾子、子思、孟子，亦皆孔氏不言之意，非爲是以求聞于世也，不則無以宅天衷、奠民極、障人欲、祛世迷，凡不得已而有言也。自靈均而後，始有文辭之士，或競相摹擬，或刊落陳言。千七百年，何啻數千百家，然而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闕者，自漢毛、董而後至近世諸儒宗，蓋可屈指，而所謂有之無補、無之無闕者，則不知其幾千百家矣。某自少已知有清江彭公，論諫炳炳，心鄉往之。其後得公《內治聖監》之書，自正始于家，刑善于國，鑿鑿乎疏而理也。又得《止堂訓蒙》之書，自一本二氣、五常五典，娓娓乎密而辯也。又於公之子欽見公手澤與樓、劉諸老爲公銘竊，則益瞿然自失，曰是學之正傳而吾不得親炙之也。廬陵李公鼎受知于公有年矣，今將漕湖南，而公之子鉉來爲屬，乃以公平生所爲文刻諸湘西精舍，移書某命識篇首。於是盡得公言行本末，披誦彙日。嗚呼，所謂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者，非此其是與！公始讀程子《易傳》，知爲學之要，又從朱、張子問辯講切而學益成。繇是尊聞行知，造次理道。居而訓子孫，淑朋類，必孝弟謹信，志道依仁也，必窮理格物，謹獨守約也；出而告君父，數世子。必正心修身，事親

刑家，畏天愛民也，必尊儒務學，簡修勸忠，別慝癉惡也。蓋言未有不根諸理，而理未有不求諸近，非若異端之誣民、文士之譁世也。紹熙定省之議，伏墀扣額，懇懇然有號泣隨親，起敬起孝之意。至如陳源依馮城社、間諜兩宮，韓侂胄出入宮闈、與聞大政，脫少嬰忤，流竄隨之，公盡力排抵，無少回撓。劉文節公以論吳端出臺，公以博士爭之。公非有當言之責也，油然發衷，不能自己。嗚呼，是言也，使見用於紹熙，則二聖重權，必有以感移人心、迓續天命，而內禪之事毋遽也；見思於慶元，則政歸中書，必有以登籲衆正、紹開丕平，而學禁邊議之紛紛不作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曰「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古人處君臣之變，一言一動爲萬世喜，爲萬世憂。然則公於此而無言也，不亦闕之甚與！文集凡四十有七卷，《訓蒙》《聖監》與《別集》不與。紹定三年秋九月己丑朔，臨邛魏某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

朱文公年譜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大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

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睹。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弗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痾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強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豪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緼、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眎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巋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

與！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年行，令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鋟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予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予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陋辭。《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又見《考亭誌》卷三，《朱子年譜》卷首。

全宋文卷七〇八一

魏了翁 二九

廣平李氏觀畫所見序

故吏部侍郎廣平李公嘗大書六十四卦之象于屋壁，玩之三月而有得焉，於是爲書，題曰《觀畫所見》。既自叙所以作，厥七十年，其孫大謙守邵，則公觀畫之地也。是書久失而俄得，故不無爛脫，大謙又叙所以然而屬予申其義。嗚呼，得於畫而不滯於辭，亦可謂善觀《易》矣。《易》言六畫、六爻、六位、六虛，是四者相近而不同。蓋爻者，動也，專指九六則父母之策也；畫者，卦也，兼七八九六則包男女之策也。總而言之，畫即爲爻；析而言之，爻與畫異。畫之見者又爲位，爻之變者又爲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爲虛也；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爲位也。然其實皆自奇偶之畫始，奇偶則太極之分者也。今季公之於《易》，不觀諸辭而觀諸畫，不惑乎諸儒之異傳而求諸心目之良能。雖兼收衆善，而片詞折衷，皆純體獨得之妙；雖不離乎互變伏反之等，而因體明

用，無牽合傳會之煩。至於發二五柔剛之義，斥異端邪遁之說，則進而告君，退而省己，造次必是。秦、漢以來，爲《易》者多矣，顧拳拳乎諸葛氏之出處，則又舉一隅以明《易》道之用有非佔畢陋儒所能盡識。嗚呼，斯亦異乎世之所謂讀《易》者矣。公名椿，字壽翁，師友淵源所自，則文定胡公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又見《經義考》卷二六。

邵萬州孝弟蒙求序

蒙求之書，便於記誦，自遷、固書以訖于本朝史，先儒爲之者凡數家矣。金華邵伯方笥又用李氏《蒙求》韻錄古今孝弟事，嘗以示予，予作而嘆曰：是不惟纂言用韻之工，蓋見諸行事之實者也。夫學莫大於求仁，仁則五性之本；求仁必自孝弟始，則孝弟又所以爲仁之本也。古之教者，居于家則事父兄，坐於塾則親師友，會于序則讀教法，飲于鄉則序齒位，朝益莫習，日誘月化，無適而非事親敬長之節，凡以申其義而降之德焉耳。曰申曰降，又皆因其固有振而新之，非如後之教者，利祿之誘，詞華之競，而本焉之不務也。是書於始學尤爲有益，非徒記誦之云。伯方請遂識之，予不敢辭。紹定元年二月初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

王侍郎_秬復齋詩集序

國朝自全盛時，「豐芑」「菁莪」之澤浹於人也深，雖中更挫捩，而封培之久，根苗未慙。過江以來，如張忠獻、趙忠簡諸老又相與扶持之，生意昭蘇，足以濟登興運。雖再阬嫚秦，而紹興之季，隆、乾之間，人物復振，故相之僅存惟張忠獻，而聲求氣應則有如正獻陳公、忠肅虞公、劉公、忠簡張公、胡公、玉山汪公、梅溪王公、于湖張公、縉雲馮公、無隱張公，以至杜公莘老、查公元章、馮公圖仲、李公德遠，殆不可勝數。後來繼踵，學問如朱、張二子，詞章如周、洪諸賢，并生錯出，亦非一人。蓋祖宗德澤之感，山川風氣之會，適鍾是時。復齋王公以中山故家李文肅之高第，受知於忠獻而周旋乎正獻、忠肅諸賢之間。目之所接，南渡諸賢也；耳之所逮聞，北方餘論也。觀摩麗習，畜厚而資深，故其發爲論諫，忠忱惻怛。如首言虜必敗盟，張忠獻必可用，俘虜必不可遣，張說必不可本兵，皆言人所難。而施之餘事，則大篇短章，精深麗則。人第見其風格氣韻迫迫陶、謝，不知懷賢憂世，藹然有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嗚呼，是豈一朝夕之功襲而致之哉！自周之東，懷舊者必稱西方之人；孟子論人，亦歸重於北方之學。西方乃宗周文獻之餘，而北方則帝王風聲之舊，吾故於王公之文而重有感焉。公之孫潭昔宰寧川，嘗以公奏疏刻諸縣齋，今通守邵陵，又哀公平生詩爲二集，分十有五卷，刻諸治寺。前後工梓之費，則皆以俸之用例而不欲受者爲之，屬予叙所以作。予於前言往行

槩乎有聞，不敢以罪戾辭。《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

錢氏詩集傳序

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爲《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什六七，而貫融精粗，耦事合變，不翅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沒，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歷漢、魏、晉、隋，久而無所統壹。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尚書》存孔，三《禮》守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寧倍往聖不刊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尚，遂定爲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況言《詩》乎！《詩》之專於毛、鄭，其來已久，舍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闇拘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而下，皆歷世講師因文起義、傳會穿鑿之說，乃敢與經文錯行，而人不以爲疑。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於序文無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已且不能自信也，而流及後世，則皆推之爲不可遷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昉以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辯

序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闢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呂成公集衆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羣怨」之旨可以吟咏體習，庶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公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唯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爲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矜己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奉使成都，嘗出以示予〔二〕，至是門人丁文伯黼起家守廬陵，將爲板行而屬予題辭。嗚呼！聖人之經猶王室也，二牧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僇力，黜其不衷，疆以周索，雖《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价藩，實翰王略，予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蚤以明經厲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人士宗仰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

〔二〕示：原作「視」，據四庫本改。

羅文恭公奏議序

文恭公奏疏，吾友劉平國既叙所以作，公之子愚又屬余申其義。余嘗攷公歲閱，繇館學至樞府財十餘年耳，而論奏百數十，大義炳炳，甚至引裾排闥，號泣而隨。嗚呼，是卷卷者誰實使之！心者人之神明，其於是非邪正之辨較若白黑，不容以自欺。古之君子上不敢欺其君，而知無不言；下不忍欺

其民，而知無不爲。此豈有爲而然哉，凡以事其心焉耳矣，事其心則事天也。三復，淳熙育才之盛庶幾見之，庶幾見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

游誠之默齋集序

始勉之哀其伯氏默齋文稿，屬後谿劉公爲之序，未暇銓次也。厥二年，類卷板行，俾某申序焉。熟復累日，嘆其爲詩清而則，論事辯而正，記述、贈送之文貫融精粗，造次理道，大抵內盡己志，外期有益於人，非若世之矜奇衒巧、務以譁衆取妍者。爲之舍然嘆曰：文乎文乎，其根諸氣、命於志、成於學乎！性寓於氣，爲柔爲剛，此陰陽之大分也。而柔剛之中有正有偏，威儀文詞之分常必由之。昔人所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其根若是，其發也必不可揜。然而氣命於志，志不立則氣隨之；志成於學，學不講則志亦安能以立？是故威儀文詞，古人所以立誠定命，莫要焉。默齋氣稟沈實而蚤有立志，則知所以自厚其躬矣。矧得一世大儒執經而受學焉，是惟無言，言則貫融精粗，造次理道。使假之年，且見於用，其所成益不止此。集凡若干卷，今重刻于其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又

見民國《簡陽縣志》卷八。

番禺王養正雙巖集序

余於李微之、貫之、成之兄弟聞番禺有隱君子曰雙巖先生王公，以馴行孝謹著于州閭，博見而彊志，精察而篤踐，余甚慕之，而生也後，不及與之接。公沒之三十年，余待罪太史氏，公之子與權來爲秘書郎，然後獲觀公所爲文，其剗然如雄鉞利斧之行乎窾郤也，粹然如玉拱璧之發乎孚尹也。平生所歷，落落寡遂，雖再舉禮部，曾不得尺寸之位以行其學，而義理之養，華皓不渝。時以其餘發諸文藝，往往一事物之微，一蟲魚之細，推而根極理亂之變，斂而消息進修之候，有昔人所未發者。嗚呼，世之以才觀口筆競相夸詡者未嘗乏人，年盛氣彊，位亨志得，則挾其天資之美以自見於文墨議論間。其於是理縱未有得，而能以小慧襲取，時一遇焉。年運而往，時不我與，則憔悴殞穫，寢就枯槁，前所謂時一遇焉者亦將莫知焉往矣。然則窮益堅、老益壯如雙巖者，非有本能如是乎！雙巖諱蒙，字養正。二子曰與權、遇，皆以儒學發身，善人之報庶其在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

陳少陽文集序

余嘗與李忠定之孫大有爲友，得其家所刊陳公《少陽文集》，粹類既詳，今又得三山孫君遇正鳳

所輯，又加詳焉。嗚呼，自吾有狄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元任諸賢，皆死節之著者；其次則如蔣興祖、張確、朱昭、郭許、朱友恭之等，義不苟生；又其次則有忍死于虜而卒能自明。三者雖不同，歸於全其身爾矣。至於平居不與榮祿，緩急不當事任，而數陳大計，連挫巨姦，之死弗移如陳、歐二賢，則又人所難能者焉。《大過》之辭曰「一」：「過涉滅頂凶，无咎。」蓋於事爲凶而於義爲无咎。然則寧爲陳、歐而不幸，與其爲童、蔡、汪、黃而幸也。君遇夙號多聞，加以游淮楚，客京口，嘗訪陳公家里，得其言行甚悉。既爲之譜系，併以思陵前後詔旨、臣寮奏陳、前輩題識與范傳、李記列諸篇帙，非惟著國家育材之功，抑以章祖宗悔過之美意。集凡若干卷。《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又見《陳修撰文集》卷首。

〔二〕辭：原作「遇」，據四庫本改。

趙鑰夫宗藩文類序

古之待同姓，爲之宗法以統之。宗其繼太祖者爲大宗，宗其繼高祖爲小宗。大宗一，小宗四。而於其間有爲適子而祇事宗子，有適子而不得爲適孫，有公子公孫而不得祖禰其先君，有非同宗別子而不可以爲後，有正體而不傳重，有傳重而非正體，其統有如此者，又爲廟室以序之。太祖之廟與三昭

三穆，而七廟之子姓亦以爲序。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旅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其祭於餘廟則內賓宗婦亦各以倫。脫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其序有如此者，又爲氏族以別之。蓋自太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則分之以氏，合之以族。或王父字爲氏，或公子公孫爲氏，或父之母弟列伯仲叔季爲氏；其族也，或以先謚，或以世功，或以君賜。其別有如此者，又爲之國邑以處之。由王子母弟以下，親疏降殺，甸稍縣畺之采皆有公邑，若有功德，則寰外之地分茅胙土，列於五侯，或又自侯伯入爲卿士，其處之又如此。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則是數者未知其何如也。數誦弦於瞽宗，詔論說於東序，觀道德於成均，攷中失於王闈，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於澤，助祭于廟，燕毛於寢，友之以俊士造士，行之於公族公路，無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法則分有制，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系之以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國邑而才有試，此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觀，動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不爲十六才子，周、召、毛、原有不可得矣。夏、殷自禹、契以及杞、宋之末，周自后稷以迄春秋之終，凡皆有國二千餘年，其本大，其末茂，雖有辟王，猶賴藩屏，以永厥世，敬宗收族之法，匪其明效歟！自周之季，惡嫌畏偏，自翦其類，本根無芘，以取孤危者，無世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創魏，唐初鑑隋，若知所以亢其宗矣。然而僅以利害言，非有誠慤之心、深長之慮。故封疆過制，教養無法，不驕佚以喪己則僭踰以覆國，乃使生乎帝王之胄者反以歛名遠勢、韜光晦明爲保身之良圖。世所稱賢，不過儲思經術，寄情詞翰，若同姓之卿與國共休戚者，反若非己所知。嗚呼，相承至此，亦不思甚矣！國朝厚倫之意，已

非前代所及。至裕陵以後，又增爲教育選舉之法，文武之彥彬彬輩出。其冠進士、擢詞學、舉童子者，是猶以詞藝稱；三百年間，族姓之盛至二萬數千，內而宰輔侍從，外而監牧守宰，功施社稷、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嗚呼？「菁莪」「豐芑」之積、「裳華」「棣鄂」之感乃至此，而況有衍未艾者乎！諸王孫鑰夫謂不可無傳，乃取累朝所以敬親重本、士大夫所以鋪休揚美者，粹成鉅編，名以《宗藩文類》，而屬某叙所以作。雖編次容有闕遺，而其大者已具於此，用不敢辭。《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又見《古文淵鑑》卷六四，《南宋文範》卷五〇。

古今考序

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制度爲據，其所臆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爲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考。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弊弊於訓故佔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與！《解》之繇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敝，大難既解，是無所往也，而昧於來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爲秦漢以後規摹。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者，蓋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爲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寢

遠寢疏。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益不可考矣。姑即漢紀隨文辯證，作《古今考》。《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又見《古今考》卷首，《南宋文範》卷五〇，《甬宋樓藏書志》卷五六。

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

予昔觀書，太史氏有《裕陵實錄》，始成書于元祐，紹聖中命曾布諸人重修。厥後進書，舊本以墨，增入以朱，刪去以黃。所書曲水令宇文某上書不報，與致其事而歸，且記司馬公之言曰：「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某見之。」凡二千二百餘言，悉覆以黃，無復有存。曾布諸人亦謂是書必不復傳，斯人亦遂泯泯矣，而宣和間前史復出，中興以後正論益著。蓋世之爲欺者，不畏天命，不恤人言，獨於簡策猶知憚之，然而終有不可得而掩者。予嘗讀《春秋傳》載周定王事，爲之喟然。且王私賄鞏伯而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蓋自知其非而不欲登之載籍，宜天下後世不及知之矣，而傳記所書至于今未泯，且併與王之私語皆識之。夫諸侯之事，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況王室乎？人心之動，隱微潛伏未有不形，況史冊乎？中允之位不過百里，中允之年不逮六十，其居則遠於中州也，其仕則鄰於羌夷也，而慨然以斯世爲己任，言一不齟，以強仕易嘉遯，歸而父師閭里十有五年，名震京師，事光史策，鉅人元夫莫不嘉稱而樂道之。然則彼紹聖史官亦起穢以自臭，於中允無毫髮加損也。中允之五世孫夬午嘗編輯遺文，屬予叙所以作，既隊言而卒。後二十年，夬午之從

弟公諧又增益之，凡得詩八百二十餘首，合雜著簡啓凡爲二十有二卷，以申前請。嗚呼，程大夫父子、范忠文、司馬文正、楊宣獻、張宣公既言之矣，予敢復措詞？姑以得諸舊聞授公諧，是亦遏人欲、扶天理之一助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六。

論語通釋序

勉齋黃直卿合朱文公三書爲《論語通釋》，吾友復齋陳師宓叙所以作，張敏則刻之潭之湘鄉之漣谿。予首從蕭定夫得善本以歸，里人趙心傳請刻諸梓以幸惠學士，而屬予申其義。嗚呼，是書之有傳，士得之以增益知慮而益邵所學，士之幸也；論說之益廣，士竊之以給取利祿而罔聞于行，予之憂也。嗚呼，學者其亦知所擇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又見《經義考》卷二一七。

伊洛淵源錄序

里人張寅臣既刊《伊洛淵源錄》，求予一言，予方自靖還邛，未皇也。會邵陽守李侯大謙以予昔歲爲周程諸儒請易謚及前後祠堂記粹爲一編，刻成見寄，予舉而付之曰：「予所欲言者盡於是矣。」寅臣請其說，予慨然曰：難言也。士患書之不廣也，祠之不多也，不知書益廣而廢學者深湛之思，祠

益繁而非古人萃渙之義，然則是錄也，無乃非學士之幸與！《易》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者誠能玩「天在山中」之象，而知多識言行者，將以反觀內省，蘊實含美，爲輝光日新之本，非以資四寸之口耳也，則是錄之行，庶幾其有益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

裴及卿史漢四紀序

予昔放靖，臨川裴及卿寓武岡，以所注歐陽子詩屬予序篇。既及卿溯江入蜀，予亦會恩還里。一日過予，示《史漢四紀》，進楚隱，尊義帝，去逆呂，紀二少帝，而列孺子嬰於孝平、光武之間。予語之曰：「夫紀所以目一年之事，猶十二次之有歲、二十八辰之有斗牛也。秦未訖祚，天下猶爲趙氏，楚隱安得爲紀？漢高帝親受軹道之降，其年項籍改宰侯王，諸侯皆以是年紀元，則漢王元年之稱不得而易矣。若待義帝之終而後爲漢，則漢不得以正其始。」及卿曰：「子之言善矣。雖然，秦之亡也，陳涉倡之，魯仲連不肯帝秦，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況涉乎？高帝用董公一言，項籍弑君之罪始暴白於天下，此漢得天下之張本也。進楚尊義，不亦可乎？乃若紀少帝、孺子，亦使後世知母后、權臣之顓制不可以劫天命之正，雖以文帝之賢而寡恩於少帝，君子不與也。是書之作，其不庶幾於扶天理、正人心乎？」予以其言之有益於世也，識一時問答爲《四紀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

裴及卿漢註拾遺序

隋、唐學士爲班氏史者不一人，今其可見惟顏注所集三十五家，如姚察、沈遵、李善、顏游諸書，皆泯滅無傳，世儒未嘗不是之恨。臨川裴及卿作《漢注拾遺》，凡史官紀載先後之失次，字義衍闕之異文，大而母后立紀、外戚封王，必明辨詳說，以正人心。至於《人物表》九等之叙有不當，《律曆志》黍鈞之數有不協，靡不搜索，以歸于是。邕、虔、康、瓚諸人與先儒宋、劉所註，既爲之繩愆糾失，下至一物之微，如蛭蟻、蜩蟬、蛇龜之辨，弗敢忽也。及卿之於班氏可謂有勞矣。及卿博覽強識，善著書，嘗爲歐陽子詩、補《史漢四紀》，皆屬予叙其端，今又以見屬。嗚呼！嬴政率意變古，而漢興，昧於「有攸往夙吉」之訓，凡三代文獻無所證於後世。予嘗讀其書而憤嘆，乃考之六經，訂之王法，以識古今之變爲一書，使後人溯流尋原，尚有以見古人大經大法之所自。然規摹博大，非歲月所能辦，於及卿之註也重有感焉，既書其篇首，併識此以自儆厲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

計子真訓蒙正謬序

自師友道缺，士伏於卑陋，勦先民之遺言，襲近世之俚說〔二〕，苟以綴緝詞章，譁世攫榮，則曰學如是可矣。同郡計子真應孫乃能勤學好問，隨事訂正，不肯浮沈俗者。歲久纂輯，命其書曰《訓蒙正謬》，將以傳之子孫。厥子衮臣衣言惟恪，暇日常以示予，且屬叙所以作。嗚呼！書始亡於秦季，不遽復於漢初，而又汨於中世以降，師異指殊，存者僅十四五。魏晉以後，俗流士散，極於五胡之亂，禮樂衣冠盡非先王之舊，書之存者十而二三矣。然則讀書於後世，其亦難乎爲讀哉！使子真取友四方，又以其所得與鉅人元夫反覆商較，其所正之謬當不止此。拊卷太息，爲識其首。《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

〔二〕近：原作「進」，據四庫本改。

楊少逸不欺集序

人之言曰尚辭章者乏風骨，尚氣節者窘辭令，某謂不然。辭雖末伎，然根於性，命於氣，發於

情，止於道，非無本者能之。且孔明之忠忱，元亮之靜退，不以文辭自命也，若表若辭，肆筆脫口，無復雕績之工，人謂可配《訓》《誥》《雅》《頌》，此可強而能哉！唐之辭章稱韓、柳、元、白，而柳不如韓，元不如白，則皆於大節焉觀之。蘇文忠論近世辭章之浮靡無如楊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則以其忠清鯁亮，大節可考，不以末伎爲文也。眉山自長蘇公以辭章自成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變文體，後來作者相望，人知蘇氏爲辭章之宗也，孰知其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蘇氏之所以爲文也。老圃楊公自盛年射策甲科，直聲勁氣響撼當世，有文忠之遺風。迨其觀風作牧，風裁清峻，屢詔不入，老不待年，相羊泉石幾二十載，蜀人高其風。某之生也後，猶及拜公，又辱與公之子大理少卿叔正爲友。叔正甚似其先人，諤諤朝端，言人所不敢。叔正既卒，公之諸孫衰老圃遺文若干卷，鋟諸梓，謂予序所以作。嗚呼，世衰俗隘，矜利眩才，言語以爲華，富貴以爲事，求其脫然聲利之表如公者既不可得，今觀公退休以後之文，尤多雍容自得之趣。蓋辭心聲也，《易》曰「脩辭立其誠」，辭非易能，所以立誠也。公所居官以不欺名堂，自號不欺子，則其爲辭之本既在此，是宜發越著見，非浮夸纖麗者可同年語也。後之覽者當於是攷德焉。公名虞仲，字少逸，眉青神人，晚號老圃，出處顛末見諸《不欺子自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

全宋文卷七〇八二

魏了翁 三〇

侯氏少陵詩注序

黃公魯直嘗謂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之意。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予每謂知子美詩莫如魯直，蓋子美負抱瑰特而生不逢世，僅以詩文陶寫情性，非若詞人才士媲青配白以爲工者，往往辨方域、書土實而居者有不盡知；譏時政、品人物而主人習其讀不能察。蓋魯直所謂闖乎《騷》《雅》者爲得之，而詩史不足以言之也。眉山侯伯修，予嘗與之爲寮，聞其雅善子美詩，爲之箋釋，而未之見，其子伯升始求予叙所以作。閱其書，蓋出乎諸家箋釋之後，而兼善并能，蔽以己見，子美至是若庶幾無遺憾矣。雖然，讀是詩者滯於箋釋而不知所以自求之、自得之，則魯直恥之，予亦恥之。侯名仲震，紹熙元年進士，仕至綿州太守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

朱文公五書問答序

某之生也後，不及從遊於朱文公先生之門，而獲交其高弟，盡得其書，以貽同志，凡今蜀本所傳是也。丹稜史孟博守文比歲東遊，識趙季仁師恕于夔，館之累月，得未見之書。乃《易本義》與《論》《孟》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之外，又哀當時答問之語爲一編，孟博將刻諸梓，乞言以識篇首。予爲先生序書多矣，而大抵不以喜而以憂。予非固異於人也，嘗觀蘇文忠記李氏山房，謂秦漢以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云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夫非書之罪也，書日多而說日明，僞慧者勦說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體篤踐也；多貲者廣采兼畜，可以緝文，不必窮搜博考也。今先生之書滿天下，而其道無傳焉，吾之憂詎不信夫！雖然，未可以槩斯世也，請書諸卷首，與同志者交儆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

止堂訓蒙序

天所以命於人，人所以受於天，帝王所以立極，聖賢所以相傳，畫於《易》，書於《書》，詠於三百篇，筆削於《春秋》，節文於三《禮》，難疑答問於孔、孟之遺編，如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精義至教

無隱乎人。而秦、漢以來，世數民散，指失言湮。至我國朝，鉅人元夫迭相後先，究極仁義之奧，發揮陰陽之蹟，而日用飲食之近，宮庭屋漏之實，反觀約取，則不出乎家人父子之近、日用飲食之質。若遠而至近，若殊而實一，非若異端小道空言而無實也。朱、張氏作，師傅友習，講貫加密，然而散在方冊，浩乎溟瀆。至彭公爲《訓蒙》之書，諏經考傳，韻聯辭屬，以便於學士之習讀。予始得於公之子欽，蓋六學之會，百行之畜。其季鉉也，以校本來，耆之益篤，玩之益孰。起家守瀘，念扶世而善俗，取諸此書殆不翅足，廼刻梓于州府，以俟世之知言知德者焉。嗚呼，是乃作聖之功，毋徒以訓蒙目之也！龍集執徐之歲，辰會大火之宿，臨邛魏某書于州庠之塾。《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

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

長沙吳德夫間爲予言，胡明仲氏學業行誼爲世楷則（一），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其爲我廣諸蜀。」予識之弗忘。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或疑其議服一事，久未能決。厥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遷，起家渡瀘，叙州守馮侯邦佐已栞之州府，求一言冠篇。予又取而孰復之，蓋公自游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諸儒之學。舉宣和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與忠獻張公同被薦召，入校中書。靖康改元，金狄入寇，與張公爲當路策守禦甚悉。京師圍解，始得省親荆潭。建炎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陳半年三詔之不同，次論七事六條之利害，娓娓數萬言。如必罷和議，必用君子，必

退小人，必明賞罰，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擇守令，必討盜賊，大抵監耿、李、汪、黃誤國之不可再。引誼廟上，往往有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者。高皇帝雖聽奉祠，而簡注不忘。既狩錢唐，申命記注，首論四維不張，惟利是從，利在粘罕則欲釋怨以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敷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遏堅懇，至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爲夷虜之陪臣，蓋視胡公邦衡後日之疏有過之。貳春鄉，兼掌書命，如追廢王安石配食孔廟，追謫章、蔡誣謗宣仁后及褒表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公發之。暨趙、張去而檜再相，則公遠徙炎荒，幾陷五十三家羅織之獄，至檜死後得復官還里。迹其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爲之父，仁仲爲之弟，講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辨》以闢異端，纂《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說》以明孔門傳授之心粹，《讀史管見》以挾《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褒貶之實，最後傳諸葛武侯以寓其討賊興漢之初心。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始終一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於斯世矣乎！因公輔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于篇。《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又見《斐然集》卷首，《南宋文錄錄》卷一六。

〔二〕明仲：原作「仲明」，據《宋史·胡寅傳》乙。

楊伯昌浩齋集序

主上初政，詔近臣舉賢能才識之士。予時待罪柱下史，答敷明命，凡得五人焉，曰楊伯昌子謨、陳師伏宓、徐崇甫僑、李敬子燾、劉平國宰，皆經德守道、行爲世師、權臣擯而不得伸者。尋皆召用，五人堅卧不起，然而人謂是舉也，極一時之選。於是楊公隱居幾十年矣，講學黨庠，刑善表俗。予繼以言事遷靖，尚冀高廟神靈相予西還，儻得從公遊也。其孤仁舉不遠數千里，忽以竊銘爲請，予驚悼累日。後數年，起家守瀘，仁舉又哀公論著，請言以叙篇端。予嘗觀衡山胡子所以告張宣公者，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也，非格物者不能，知之未嘗復行，至勇也，非居仁者不能。張子得之，服行以終身。今楊公雖不及登張子之門，而師友淵源實自之，故知行互發之論常常諷道，出處進退，卓然不移，視世之富貴利達一無足以動其心者。嗚呼公乎，其庶幾明且勇乎！學者稱之曰浩齋先生而不名，今其文集曰《浩齋退藁》，凡四十卷。《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

注黃詩外集序

鄧公立注釋黃公詩，前劉後李既爲識所以作，厥子震龍又求予申其義，予無所措辭矣。予嘗讀三

《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乃知詩之爲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非有一豪造作之工也。而後世顧以纂言比事爲能，每字必謹所出，此詩注之所以不可已。姑識其說，以明世道之升降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

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古者即辭以知心，故即其或慙或枝、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其誣善與失守也；即其或詖或淫、或邪或遁而知其蔽陷，知其離且窮也。蓋辭根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氣之薄厚、志之小大、學之粹駁，則辭之險易正邪從之。如聲音之通政，如蓍蔡之受命，積中而形外，斷斷乎不可揜也。四明樓宣獻公蚤以名進士發身，三朝大典多出公手，天下之稱記覽詞章者未之或先，孰知公之所以反觀內省者，匪辭之尚，惟媿之攻？其詩曰：「參乎病知免，遂使啓足手。寧知起易簣，乃在此段後。」人至於內自攻治，知義理之無窮而毫髮之不可媿，則浩乎兩間，不憂不懼，而辭之本立矣。某之生也後，雖不克執書冊以從公游，泰、禧間有位于朝，是時孽韓猶竊政枋，浸悔前誤，凡慶元所黜之士收羅殆盡。如宣獻之高風，尤所欲即者，至追憶舊題蘇帖之詩，常常諷道，以致懷賢之意。而公也十有三年之間，卒無一語入都，以訖于韓氏之敗。公之攻媿非苟言之，實心體而身踐焉。昔人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以公之所養若是，則其肆筆脫口之餘，公平坦易，明暢淵

永，亦理然也。公之子漳嘗與予爲同舍郎，端靖而敏於學。少侍公左右，習知言行，嘗哀粹遺文，得百有二十卷而卒。其季治屬予識篇首。會予得罪徙靖。厥十有二年，漳之子杓守南康，而予適至廬阜，杓乃言曰「二」：「昔歲季父之請，則我先人之志也，不可復請乎？」予惟公之平生有袁正獻狀其行，劉文節銘其窆，而奚以予言爲？念不可終辭也，則爲叙其修辭之本以復于孝子慈孫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六。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六。

「二」杓：原作「拘」，據四庫本改。

吳彩鸞唐韻後序

《韻略》之得名，蓋謂音韻各有畛略也。韻字從音從員，略字從田從各，皆一形一聲，茲其大端矣。是書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叙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則其聲音之道，區分之分，隱然見於述作之表也。今之爲韻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聲輒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此書別出移鸞二字爲一部「二」，注云：「陸與齊同，今別。」然則今韻從陸本，

疑此本爲是。今韻降覃談於侵後，升蒸登於青後，以古語三字叶今，男字叶音，徵字叶楨，人字叶兵，疑今書爲是。今書又升藥鐸於麥陌昔之前，置職德於錫緝之間，古語白爲薄，宅爲度，烏焉鵠，石爲勺，錫緝與職德聲爲最近。蓋創始者多闕疏而因仍者易精密，此皆爲學者之所當知，而舉世不之問也。余得此本於巴州使君王清父，相傳以爲吳彩鸞所書，雖無明據，然結字茂美，編裱用葉子樣，此爲唐人所書無疑。其音韻雖與《易》《書》《詩》《左氏傳》及二漢以前不盡合，然世俗承用既久，姑就其間而詳其是否焉。若夫孫愐叔文較之今本，亦有增加書字處，要皆以此本爲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六。又見《小學考》卷二九。

〔二〕移鸞二字：四庫本作「齋字」。

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古者王朝五史，凡典法策書之事掌焉。若諸侯之有史，僅見於封康叔、封伯禽，而他國無所改。自晉有乘、秦有記、魯有史，皆私史也，或者其周之東乎？史之綱要以編年爲本，而汾王以上諸侯有世而無年。至於共和，則國各紀元。逮其甚也，不稟正朔，而年曆益紊。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繩以五始之文，不得已也。粵戰國而後，則侯國之史藏在周室者又蕩於秦火。司馬子長網羅放失，創

爲紀、傳、世家，自成一家之言。念無所總壹，以寓其經世之意也，則年表作焉。劉昫識之，謂得法於周譜。崔鴻後亦倣其義例，著爲《十六國春秋》。乃自東漢魏晉七代以來，史之表俄闕，惟我聖朝歐陽公脩爲唐、五代立表。司馬公光復取宋興以來百官公卿爲之表，斷自建隆，訖于治平。近世李公燾因文正公之舊而增修之，訖于靖康。二書亦云備矣，而永嘉蔡公又自治平以訖紹熙，不相襲沿，自爲一表，不惟近接文正公之編，亦以遠述太史公之意。其子範出是書，屬叙所以作。予嘗妄謂子長之表厥義弘遠而世鮮知之，以劉知幾之博通，猶曰表以譜列年爵，則餘人可知。近世惟呂成公獨識此意，其說蓋曰：《三代世表》以祖宗爲經，子孫爲緯，以見五帝三代皆出於黃帝也；《十二諸侯表》以下詳列諸侯，以世爲經，以國爲緯，以見親疏之相輔也；至於《高祖功臣侯表》以下，以國爲經，以年爲緯，則即異姓同姓始封之多寡、後嗣之興絕，而勳戚之薄厚又可槩見。姑以惠、景間侯者言之，大小凡九十餘，距建元、太初而後，曾幾何時，而始封之裔率已國除。而以宰相封者一，以邊功封者七十，則勳舊至是寧復有存，而窮兵黷武之事著，分封子弟之議起矣。《百官公卿表》取古策書遺法，大事主於上，而公卿百官之進退附焉，一時君臣之職分，不加一辭而得失自見。嗚呼，如成公所言，則子長之表也，豈徒以記譜牒、書官名而已哉！身幽道否，有鬱弗祛，託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以明理亂得失之實，此子長忠愛之心而人不及知也。班孟堅亦子長之亞也，其分同異姓二表，已不識漢初並用親賢與子長陰寓美刺之意。《同姓侯王》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以下廢國經年緯之制，徒識譜繫，無關世變。《百官表》則僅以識沿革拜罷，而大事咸無所攷。惟《外戚恩澤侯表》稍

有微意，至《古今人表》則又多舛繆。甚矣，載筆之難也！今蔡公首摘大事以附年曆，即熙、豐、祐、聖、崇、觀、政、宣之事以爲經，而上意之好惡、人才之消長，皆可坐見，與僅書拜罷而不著理亂者蓋有不侔。此非深得古策書之意，疇能及此！惜其中興以後大事未及記也。昔人謂作史者必有才學識三長，才學固不易，而有識爲尤難，用敢以舊聞於先儒者識諸篇首。公名幼學，字行之，以明經爲南省進士第一，官終于禮部尚書，謚文懿。《表》凡二十卷，《質疑》十卷。《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六。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六，民國《瑞安縣志》卷八。

通鑑綱目發明序

嘗聞先儒謂《通鑑》之書雖非一歲之積、一人之力，乃繇數論新法，小人思以中傷，遂謂書局之人利尚方好賜者，於是速於成書。嗚呼，君子之不容於世也如此！以司馬公之篤學實踐與劉、范諸賢之清介，無毫髮可指，尚文致其事。既乃知實未嘗有所受，然因是畏讒遠謗，自唐至五代，期會迫蹙，不暇詳校矣。朱文公爲之綱目，以集其成，書法精嚴，彪舉臚列，亦幾無餘憾，而尹君起莘又爲之發明。或疑其贅，而予謂不然。文公雖以文正、文定四書櫟括成書，而實本諸《春秋》之法，著國統之離合，謹義例之正變，貫事辭之始終。此猶坦白易見，至有直書詳述，而一字一言之間，如稱國、稱名、書卒、書殺之等，不加褒貶而美惡自見者，則《發明》之書於是爲不可已。予以疾憊，讀

尹君之書不能竟帙，而嘗涉獵焉。三晉之事，直據《史記》爲自相推立，實未嘗請命；曹操篡於漢末，實未嘗畏名義而不敢廢漢；至書漢、魏、晉、唐以來亂臣賊子、孽后妖嬪，推明文公秉法之意，尤懍懍可畏。是書若行，《綱目》之忠臣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六。

游忠公仲鴻鑑虛集序

嘉泰三年秋，予召入學省，道漢嘉，始識游忠公。居旬浹，歷歷爲予道紹熙末年事，未嘗不歔歔感慨也。厥十年，予持節公所居之部，會公下世，爲詩弔之。既又以公有功宗祏，言于先帝。暨守潼川，獲交公之子似，除館舍之，益習公之言行。又十餘年，與似同朝，間以公遺文一編諗予曰：「我忠公與聞大計之請久鬱不伸，公白發于先朝；宗相忠定公侑食清廟之典久抑不行，公力贊于當日。今宗相之遺忠既白，則我忠公亦將牽聯有傳，我公而有知也，其不悼其不伸矣。今以平生論著粹類成編，願叙所以作。」予惟忠公之大節，天子有詔，禮官有議，劉文節公父子述之，吾友李微之傳之，垂日星而睹河漢，尚奚以予言爲也！雖然，其不遇，姑略施行者也。嗚呼，使君而射策不批鱗，歷仕又睢盱阿附，則身都美位矣。然淹淹九泉下，後世聞其名，猶將唾棄，矧其文乎！其不以彼而易此，所以有傳而不與死俱泯者，氣使然也。君壯時猶及見蘇黃門，黃門謂君「使得見先兄，當不在六君子下」。一時所交如唐子西、張芸叟，皆敬稱之。其文之有傳，雖不遇猶遇，雖死猶不死也。了翁與君

居異州，生不竝世，嘗聞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其從孫運達從余遊既久，一日持君文一編求余，余再鋟木以廣之。余謂公之文自足以不朽，焉用叙？運達請不已，余感君之氣節烈烈，不究其用，而託其傳於言，又喜運達之強於學而肆於文，其必能昌其傳也，於是乎書。嘉定壬午夏五，臨邛白鶴山人魏了翁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六。

寶刻叢編序〔二〕

余無他嗜，惟書癖殆不可醫。臨安鬻書人陳思多爲余收攬散逸，扣其書顛末，輒對如響。一日以其所粹《寶刻叢錄》見寄，且求一言，蓋屢却而請不已。發而眎之，地世行年，炯然在目。嗚呼，賈人闕書於肆，而善其事若此，可以爲士而不如乎！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紹定二元，鶴山翁。《寶刻叢編》卷首，十萬卷樓叢書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二，《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四，《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五八，《兩宋樓藏書志》卷三七。

〔二〕四庫全書本《兩宋名賢小集》前載有所謂魏了翁序，除書名外，其餘文字與本篇多同，《四庫全書總目》已辨其不然，故不取。

全宋文卷七〇八三

魏了翁 三一

跋李德文勿齋四箴

四先生之微言垂諸世者多矣〔一〕，成都李德文甫獨摘是四條爲《勿齋箴》，既以自警，且將勒石以廣其傳。學者誠能以其言之不同而識其指之未盡，當反覆究玩，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引而至於聖賢無難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二〕四庫本無「四」字。

跋六安縣尉顧士龍詩卷

開禧初正，余以職事課諸生射於右庠。或挽石五弓，神色閑雅，若無意於射中，而未嘗有虛鏃

者；或挽不及石而汗顏掉腕，其發不能以三十步者；或既取其大，引不能滿，而易其次者，又易其下者。齊量之淺深，氣格之高下，毫末不能以強。余方舍然有感於爲文之法，顧爲同僚語，會顧六安以一編詩求跋，因爲書目前所見以贈。顧君今能挽強矣，其必如無意於射者而後止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跋向侍郎

子諲

拘張邦昌家屬檄藁

靖康末，吳玠、莫儔、王時雍、徐秉哲挾僞楚以叛〔一〕，圍城中士大夫負國賣降者行若狗彘，固不足深數，而其論奏之詳、死節之著，凡有功於反正者，班班史冊。及今觀《檄藁》〔二〕，諸賢叙述爲詳，不用贅贊。老檜陳議甚偉，亦顯然在人耳目，或又謂出於馬時中、吳亨仁之手，則人未可以此盡沒其是也。惟是此外如時中於檜陷虜後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逸事狀不書排日。徐師川挂冠以去，至以昌奴其婢，虹縣尉徐端益不拜僞赦，堂吏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議，皆能以一節自著者，則往往史所未載，人不能盡詳。因以附《檄藁》之末，以見自昔雖極敝大壞，所謂天彝人紀則未嘗一日間斷也。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一〕挾僞楚以叛：原作「以僞楚叛」，據四庫本改。

〔二〕觀：原缺，據右引補。

跋二蘇送宋彭州迎視二親詩

開禧二年秋，余以侍養不便，由館職丐漢嘉以歸。明年春，僅至蜀口，聞逆曦之變，倉卒議還荊州，盡違始願。會新安慶守趙景魯亦歸自西和，即約與俱。見其二子焉，其一巖叟也，自蜀中得二蘇公送宋彭州詩真蹟及諸賢題識，袖以相示。方塵沙眯目，岷峨悽愴，而余留滯南服，白雲眇邈，何當負弩前驅、平反加餐，如彭州之樂也！覽詩慨然。《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跋黃尚書與任千載書後

今嘉定通守任君當孽韓用事時，由西充丞考瀘川貢士，發策援漢王鳳事，頗切時政。任君疏遠小吏，何預朝廷末議，亦非有賣直要譽，特發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鷹犬於韓者遂欲摘此以爲奇貨，幾爲所抨擊。黃公子由時作秩宗，亟爲救解得免。又有以風方伯者，藐然孤蹤，豈禁此摧折？雖卒無他，而臺府觀望，莫敢寄名雷霆以相汲引者，由此仕落落不耦。其詳在黃公書尺及諸賢序引題識之文，余不復贅云，而獨於此蓋有感於天理之不可已者。蓋氣數屈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天下治忽之機，常必由之，此猶陰陽晝夜，一長則一消，不能獨無者。雖然，其所以主張是者，則未嘗一日無

也。《節》之詩，尹氏以太師秉國鈞，方茂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誦言之，而其亂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巷伯》之詩，彼譖人者方幡幡其詞，好好其容，寺人既深詆之，而其亂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詩》中譏刺之詩，率多微婉詞義，隱匿姓名，至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此類絕少。以其時考之，此何時也，而是理卒不可泯。漢、唐以來，殺戮竄流之禍至施諸士大夫，而以言罪者相望。國朝以仁厚遇士，士生其間，遇所當言，不間疏賤親故也〔二〕。而新法之議、紹述之議、和戎之議，皆柄臣以威力劫而行之，屏逐異己，攬撫史事，羅織口語〔二〕，箋注詩文，告訐書牘，考諸道策題，撫舉人文字，搜遠方亭館，亦云極矣。而禁防愈密，公於觸犯者愈衆。人之惡不善如惡惡臭，凡皆實理之不能自欺者。況祖宗德澤涵濡非一朝之積，及其隱於心而不自知其不可而言之也，雖刀鋸鼎鑊在前，亦奚暇恤哉！任君同時被指摘者，一在閩，一在廣，地之相去也各數千里，而不謀同心，此何可以人力殄滅者！余嘗熟復究玩，蓋以是自信，任君幸毋以自足，得位得時，事有大於此者，任君其勉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二〕親：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語：原作「詩」，據右引改。

跋房氏清白堂記

吾友張季可袖《房氏清白堂記》過余於里舍，曰房君納粟得官，辭而後受，諸賢嘗爲題識矣，更欲得余一言。余罔然不知所對，則謂曰：輸財辭爵，卜式嘗爲之矣，而論者謂非人情；輸財受爵，崔烈嘗爲之矣，而論者反嫌銅臭。是非混然，則將何以處此？季可其爲我以此復于清白堂主人，而復以語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跋丹稜彭君墓誌銘

丹稜彭百川始欲以紹熙之元葬其親于墓之左，其宗人洋川通守亘嘗爲之銘。尋牽於陰陽拘畏之說，乃改卜。逮嘉定之二年十二月壬午蔡始食，月日既與銘牾，則俾予識其末。嗚呼！自義理不競，封竊大事乃盡操之巫史，鴻生學士豈無尚論古制、習聞儒先者？而人所共疑，稍獨異則紛然以爲是闊於人情，往往以緩者爲審，速者爲間。彭君之葬自庚戌迄今，一爲所怵，動至二十年，亦以不敢獨異耳。彭君飭身嗜學，卒老布韋，百川之通贍，當有以卒其志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跋南軒與坐忘居士房公帖

自義理不競，士不知有爲己之學，喪志於記誦，滅質於文采，乃且沾沾自喜，以爲是射名干利之具。流風益遠，頽俗莫返，而坐忘居士房君生長西南，獨能不狃於俗，旁搜博取，以求其會。心有未釋，亦不敢有愛于言，將以究詰其疑，圖爲真是之歸。今南軒遺墨，謂其技于流俗，謂其剥去華飾，謂其白首守道，凜然如霜松雪竹者，嗚呼，其賢矣乎！因歸其所與南軒往來書尺于其孫興卿，而嘆美之不置也，附姓名其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跋宋常丞德之送行詩後序

嘉泰末，余入爲學官，時柄臣擅朝將十年，士氣日削，陰伺風指者已密陳開邊之議。一日赤旨爲沴，太陰犯權，未旬日北內門鴟尾及省部、相第災，宰相襍被奔都亭驛。翌日，上避殿徹膳，詔百官上封事。余時與李仲衍、范少才、趙全道先生同在學省，李、范及余大槩謂今爵及輿隸，權移主上，趙所言數事亦切時病，余忘之矣。而宋君時編摩宥府，謂《離》爲火，爲甲兵，《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濫炎起，則憂在甲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權，則憂在隱

伏之盜。識者韙之。是歲沿邊帥守始盡易武臣。吳曦既久在西垂，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悉總兵民之任，識者憂之而未有陳說者，宋君又索言之。次謂乞置四川類補試，使蜀士得補入太學；次謂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杜漸。宋君既對，余適以職事見宰相，謂余曰：「宋編修既言蜀帥權重，而又欲蜀學得擬賢關。」余覘其詞色方愾不平，退即爲宋君言之。宋矚知廟論不合，力請去，執政有留之者，俾丞奉常。涉春再請，乃得去。方是時，朝廷論議，和者如出一口，而乃有不苟於同以取宰相厭棄者，可不謂賢乎！宋、李、范、趙與余既相繼去國，時事大變，宋所言甲兵武帥等事至是皆驗，可不謂識慮過人矣乎！「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天下未有有陰無陽、有小人無君子之時，故又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譬之泉也，苟疏而通之，雖有淤腐，可賴以免；徒知壅閼蔽塞，無所分別，則淤日以甚，清者亦與俱敗耳。慶元、嘉泰、開禧之間而稍知此理也，賢者尚可以少安於位，以相與扶世建俗，大綱雖失，亦須能救其半，竟蹈淪胥之戒，使生靈受其禍而賢者徒以知言名於時，可勝嘆夫！後二年，朝廷改元更化，余被命將造朝，宋君以諸公乙丑送行詩墨本見寄，因以所見題其後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跋思濛史氏遺安堂記

萬物之生，洪纖鉅細各得其分，人惟率吾性，素其位，慊於中心（一），則無入而不自得，否則蹴

焉不能以自安。冕服，春秋諸侯之所易也，而不出於天子之命則不安；稻錦，民生日用之常也，而衣食於三年之喪則不安。晉武公必請諸天子之使，宰我必問諸夫子，使意所欲爲，居之而安，奚以請問爲也！人之情至於繚繞覆護，皆非天理之正，然驗天理之正則莫切於此。儻於是而有得焉，則浩然天地之間，死生利害之變舉不足以易吾守，況其餘乎？史君以《遺安堂記》相示，用述安之爲義，識其後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四二，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二〕心：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跋眉人王慶長辯蜀都賦

後唐張不立嘗爲詩，曰「朝廷不用憂巴俗，稱霸何曾是蜀人」，人以爲名言。至本朝張次公序《蜀檣机》、天覺送凌戡歸蜀，大抵亦皆爲蜀人辯數者也。忠義固臣子之常分，知不知庸何恤？而蜀人之大節表表在人，亦豈狂圖者之所能溷？三子者之撰亦不洪矣，故不若東溪《辯蜀都賦》，蓋不專爲蜀辯，將以發左思抑蜀黜吳、借魏諛晉之罪，真有功於名教也。士之生蜀者，其自今宜知所愛重，毋使後人辯今猶今辯昔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跋虞丞相帖

右，雍忠肅公所與彭山楊公民極來往帖也。首帖所謂「已抵大安，候公案到，結局便行。王總卿除宣諭」。蓋公紹興三十二年由西掖、夏官宣諭川陝，秋九月辛亥乃以外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代之。次帖所謂「當塗分携後，不旬日赴闕下，又不旬日走萬里，九月抵漢下」。蓋隆興元年春，公與時宰迂，以敷學知當塗。六月由當塗召還，甲申歲復除夏官，宣諭京湖也。所謂「虜帥以書約和，朝廷以洪同知書報之」。蓋是歲七月乙未，金人統軍紇石烈志寧致書于三省、密院，謂舊歲貢如約則止。九月己丑朔，上命同知密院洪遵答書，言海、泗、唐、鄧等州事在正隆渝盟之後，我未遣使之前。至於歲幣，則兩淮彫殘之餘，未能充數。今遣密院計議官盧仲賢等至軍前詳議。書末所謂「大而有理」者，即此書也。公與王瞻叔爲代，雖知時論弗合，而於瞻叔蓋未始隙也，公又嘗薦之於上前。未幾，乃與葉審言共擠公。及公召還，王又疑公必相仇報，凡所以毀公者日至於朝，後又與王珣以公差皇甫倬知信陽軍中公，後又力主棄地奉讎之說，合黨以軋公及張忠獻公。至是所謂「大而有理」之約，亦不復然矣。某嘗閱公奏疏，有「之望怨臣不已，不知臣實未嘗於陛下之前、朝廷之上、百僚之間出一言一字以短之望」者。今觀此帖，乃與其交友私書，亦謂「王總卿爲宣諭，川秦之福」，公之所以稱瞻叔蓋若此。「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嘗三復蘇、暴之事，爲之嘆息。《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跋明道先生和康節打乖吟真蹟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野老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邵氏子嘗以康節先生墓石屬筆于明道先生，久而未得其說，步于庭中，忽躍然曰：「吾得之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乃書之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及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而最後遂以「安且成」三字終一篇之大指。嗚呼！論康節者多矣，而未有親切的確如斯言者也。學者之觀是詩，誠能以是參焉，而知以打乖自謂非一於遜，以經綸答賦非一於通，然後二先生之心可識，而學者亦有所據依也。同時倡酬者如富文忠、王懿恪、文忠烈、司馬文正及洛中時賢皆有詩，明道獨賦二詩，今所得真蹟惟後一首，而前詩俄空焉。究玩聲畫於百數十年之後，猶足以興起頑懦，況於親炙之者乎！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跋文忠烈公真蹟

右，潞忠烈公三帖，皆元祐初公以師垣便章軍國時也。帖所謂「腹疾」，則元年九月也，公以是久在告，不克陪宗祀。時年八十一，得疾稍間，而筆力遒勁若此。且其詞氣謙厚，惟恐失一士之心。衛武之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眎其隅而有諸中者可知矣。後一帖雖史牘，而緘封乃公花書。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故號花書，如韋陟五雲體是也。國朝大老亦多以名爲押而圈其下，今其可考者如趙清獻、王文公皆然，而熙寧間至有「花書盡作捲」之語，益可推見。今併存此幅，以識前輩典刑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又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六。

跋祖擇之龍學帖

右，祖擇之所與李才元帖也。才元之入乃裕陵柬記，至數其去喪之日而虛記注以待，而擇之之出則以王介甫誣治其移金借酒事，至責散官以去，皆熙寧初也。故今第一第二帖，才元方赴闕供職而擇之已榜舟出門，擇之雖出，尚幸才元之入也。居無何，才元以草介甫制多訓敕語忤介甫，力請去，裕陵固留之。三年，又以論青苗法、繳李定詞連拄介甫，明年竟出知汝州。人主急於求賢，而大臣果於

嫉善若此，嗚呼！吾乃今知大臣喜怒之過於人主也。中帖所謂「才元府推」，未知才元爲京屬在何時也，當考〔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二〕考：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跋蔣希魯密學帖

右，樞密直學士蔣堂希魯二詩，前詩遂翁者〔一〕，迺公自號也。元厚之賦淮漕司庭檜詩，有「孤根元是遂翁移」之語，即指公也。少愚則白雲張氏字也。公再守杭，白雲自蜀遊杭，道舊賦詩，情思藹然，而筆畫勁直有法，尤爲可寶。傳謂公脩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尤耆作詩，而伊川程子記蜀守，亦稱公損邀樂、毀淫祠、修府舍三事，觀此蓋可想見其爲人矣。或曰之二詩蓋裝背失次，後詩當在前，乃白雲留杭日面致〔二〕，故書名；前詩當在後，乃白雲去杭後寄往，故稱私號。亦未知然否。《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一〕詩：原作「時」，據四庫本改。

〔二〕致：原無，據右引補。

跋鮮于子駿帖

公字子駿，閬中人，終於集賢修撰知陳州。裕陵稱其文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文忠公稱其詞章，泰山孫先生稱其經術，公之爲人大略可睹矣。今觀此帖，雖遊戲翰墨，而大要使人內觀返照以求其在己者，學者循是而有得焉，則知此詩不但爲紀老設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又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七。

跋河東轉運王忠陷虜後家書

有謁于余者，曰寓雅之百丈戚里王萬榮，余進而揖之，曰：「雅人安有戚里者邪？」曰：「我駙車晉卿之後，以靖康避地至此。我從祖忠爲河東漕，既摯于虜，數寓家訊，今真蹟尚存。」且屬余書其後。嗚呼！靖康之禍烈矣。欽廟爲第九世，即位之年當本朝一百六十六年，抑所謂陽九百六者乎？太原之歸職方最後而最先失，帥臣張孝純及轉運公盡力守城，凡九閱月，卒與城俱陷。其時張克戩晉死于汾，霍安國死于懷，之二人尚得獨生。或曰：「陵乎，漢烏取諸！」曰：不然。天盡道窮，俛首于虜，謂陵可也；不忘君父，志在復還，陵烏乎然？虜既款我，盟載久愆，有志莫遂，自肖厥象遺其

子孫，以示必死，此其心皦如白日，陵烏乎然？余嘗反覆公之心畫，雖惜其不死，而重矜其區區之心，故書之以慰其子孫之思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九。

跋武連湯尉檄

嘉定六年夏五月甲子，余過劍門，有得武連尉湯君丁卯檄藁以相示者，陳義開偉，讀之慨然。因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蓋氣數屈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所不能免也。而使斯人猶有所馮依以自立者，則以天彝人紀未嘗一日間斷耳。晉侯不安於自製之服冕，更始愧汗於盛陳之郎衛，劉仁恭慙於自有之旌節，彼盜賊小人懷姦怙亂，蓋陷溺之深者，其心術猶能時時發見。本朝數巨寇，其馮阻作昏如益、如貝、如邕、如睦，其挾虜以叛如昌、如豫、如曦，莫不有死難反正之臣。雖然，是受任典職者耳，而奮自布衣，無尺寸之柄，獨以區區之筆舌扶植人心如湯君者，豈不益可尚哉！爲我寄聲謝之，毋矜焉而畫也，毋撓焉而折也，毋不見知焉而措也。士所當爲蓋不止此，湯君自重勉之。《鶴山先生大

全文集》卷六〇。又見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跋張于湖念奴嬌詞真蹟

張于湖有英姿奇氣，著名湖湘間〔一〕，未爲不遇，洞庭所賦在集中最爲傑特，方其吸江酌斗、牢籠萬象時〔二〕，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哉！余客唐安湖上，計孟甫袖以見訪。是日八月既望，後此者蓋四十有七年矣，撫卷太息，書而歸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又見《歷陽典錄》卷二八，《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八，民國《崇慶縣志》卷一二。

〔一〕著名：原作「着之」，據四庫本改。

〔二〕牢籠：原作「賓客」，據右引改。

跋唐恭愍公遺墨 十一月五日

自吾有狄難而從容就義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及今唐恭愍公，爲死節之著者。其次則蔣興祖死于陽武，張確死于隆德，朱昭死于震威，郭滸、朱友恭死于涇原。其次則有忍死于虜而卒能自明者，蓋又不可勝數。民雖靡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自昔雖大壞孔亂，此理蓋不可

與之俱殄也。或曰：「如恭愍及傅公晦親在，可以死乎？」曰：「事君不忠，泣官不敬，戰陳無勇，虧體辱身，以羞其親，而猥曰吾將爲親屈也，是擇義不精，跋前疐後，鮮有不失其正者也，烏足與論二公之心！」《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跋黃侍郎疇若送虞永康剛簡赴召詩

嘉定二年，豫章黃公被命帥成都，詔四蜀軍民利病、吏治臧否咸得驛聞。明年，公至蜀，即以三士聞于朝，知黎州何侯惠彥、知永康虞侯剛簡、潼川通守楊侯洪也。而公於三人則未嘗有一日之雅、左右之容也。人謂是舉，寔光前聞。先是，制置使到官有所謂歲薦者，必攷詔旨，而安撫司則未有前比也。至是虞、何皆召，楊得陞等郡旨揮。虞侯以私計不便，嘗欲控辭，而親友咸謂於義無當，乃謀以單車就道。未行之數日，黃公自爲詩以逆之。未及就藁，屬部使者有言，詔予祿祠。暇日，公之僚屬得公所爲詩藁以示虞侯，侯請勒諸樂石以毋忘知己，而未有識其顛末者。會某亦罷廣漢，道成都，乃以屬筆。某因惟公之詩所謂「才高真俊快，世隘多疑忌」等語，方其屬思時，蓋未知有此也，而所言已若此，公之識高慮遠，且藹然有贈言愛德之義，真不可企及哉！《詩》云「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請以是復于侯而識諸篇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又見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跋金堂謝氏所藏伊川程氏真蹟

先生移書謝公，令看王輔嗣、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易》，人謂先生惟是之從，無所偏倚故也。然嘗觀楊遵道所錄先生語，則蓋亦有說焉。且其所錄亦曰：「如素未讀《易》，不曉文義，且須看王、胡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誦，然後却有用心處。」審此，乃是要從三家尋繹文義，文義既熟，然後能優柔厭飫，以至於泮然怡然，冰釋理解，本非謂《易》至三家而備，又非以尋繹文義爲是也。不寧惟是，先生平生功夫惟在《易傳》，異時門人求之弗得，極於寢疾乃始以授尹彥明、張思叔，而曰「只說得七分，且更自體究」。嗚呼，由三家之文義以觀，先生之書亦幾無餘蘊者矣，而深藏固却，不得已而後出，且猶以七分言之，其所以望於學者之真知實得者爲何如！讀此帖者，誠能以是致思焉，而後知先生所以勉謝公之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跋閬中蒲氏所藏石范文三家墨蹟

石才翁才氣豪贍，范德孺資稟端重，文與可操韻清逸，世之品藻人物者固有是論矣。今觀其心畫各如其爲人，昔人所謂心正則筆正，渠不信矣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跋蘇文忠墨蹟

歐陽公之司貢也，疑蘇公爲曾南豐，寘之第二。然南豐時在得中，公初不知也。及蘇公司貢，則不惟遺其門人，雖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遺。觀其與李方叔詩及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將愧之者。然終不以一時之愧易萬世之所甚愧，此先正行己之大方也。使士大夫常懷歐公之疑而負蘇公之愧，古道其庶幾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全宋文卷七〇八四

魏了翁 三二

跋樂子仁新爲洪雅王甲作壽樂堂記

君子三樂之目：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人所共欲也；而有命焉；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則又未可以彊致也。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則在人者皆可得而自勉。今王氏四世一家，以壽樂名其堂，吾友樂子仁嘗爲記之，而屬予書其榜。夫所謂有命者既得而有之矣，所可自勉者，王君其亦懋敬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跋蘇氏帖

蘇氏翰墨其散落人間者何可勝計，而楊氏與三先生爲比鄰，所蓄尤夥，且可信不誣。今觀少公帖

所謂「與家兄同住京」，則熙寧二年所遣也。時長公判官告院，少公爲條例司檢詳。帖又謂少公已改差陳州教授，則三年所遣也。其字體與中年以後極不相類，乃知前輩於小學猶進進不已，況其大者乎！聞楊氏所儲尚多，其晚年既貴，尤篤於故舊之義，此尤當令後生輩見之也。新陽安別駕宋希古以是軸轉似，敬題其後而歸諸楊氏，其謹護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跋任諫議伯雨帖

忠敏公以元符三年冬十月爲左正言，未及半載，論事凡百有八疏。明年建中靖國之春三月，以忤曾布罷言職，爲度支郎，又兩日出知虢州。五月至虢以後，猶言事不置，乃詔送吏部。明年改崇寧，十月除名勒停，編置通州。又明年正月，與陳瑩中、龔彥和、鄒志完、馬子才、張才叔、陳純益、江民表諸公凡十有三人同時得罪，公獨遠徙昌化，又逮捕其子下吏。三年入黨籍，四年以星赦內徙道州。大觀之明年，又以赦自便，乃歸通州。今帖中所謂戊子即自便之年，而寄食海埂即指通州也。其《跋康公諫草》所謂「前年過長沙」，即內徙之年，希古則常御史安民也。共惟徽考始初清明，登籲衆正，布叙在服，凡一時元凶鉅慝如章、蔡諸人悉從竄徙，天下以爲小仁宗。此徽考初志也。曾布與韓師朴並相，布挾私患失，一爲趙挺之所誤，稍與韓異。而鄧洵武《愛莫助之圖》進，孽京由是復用，布將援京以助己排韓，不知京進而布亦斥去矣。以徽考之初志合衆君子以扶持之，且不能以成建中靖

國期年之化，一小人乘間抵巇，引用非人，遂能轉移人主，爲崇、觀、政、宣，以貽後日無窮之禍。所謂一言喪邦，一人僨國，吁，其可畏矣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又見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跋陳思王帖

按隋秘府所藏有魏《黃初篇》，其書至唐初已亡，莫知爲何等書也。以類推之，如子建之遺文在當時固多有存亡者，奚獨《鷗爵》等賦云乎？唐太宗出御府金幣致天下古本，命魏元成及虞、褚定其真僞，篇各有印，印以貞觀爲文。今《鷗爵賦》及《贈王仲宣》詩皆有此印，疑爲唐秘府所藏矣。亡何，遽爲武氏子脂澤所得，良爲可惜。最後有在建業文房而後歸之浮休張氏，蓋幾於屢厄而僅脫者，一縑素之傳固亦有幸不幸哉！今自隋煬帝至浮休居士所題，其爲帖凡五，雖乏精神，頗多態度。或疑贋僞，或謂臨模，固亦在疑信間，然跡其所由來，則源流固自可考。今藏于新普安史君任公之家。嘉定八年春王正月，臨邛魏某得與寓目，輒題其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又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〇。

跋傅諫議帖

胡明府所藏傅公詩帖，今十有四年矣。公爲人剛方有守，嘗爲諫官，以直道不容。今觀其賢勞於

使事，至其辭有蹈危舍佚、念念不忘君之意^{〔一〕}，公之盛心於此略可見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一〕辭：原作「亂」，據四庫本改。

跋虞雍公允文折虜使奏劄

開禧元年，虜遣使趙之傑賀來年正旦，以十二月二十有七日見于紫宸殿，容止倨慢，持國書逡巡立，若將要上爲起者。閣門覺其意，奪書以進，之傑益怫不平，贊拜復端立不動，公卿以下倉皇未知所出。先是了翁仕成都日，於忠肅公之孫某獲闕公乾道折虜使奏劄，竊所嘆異，每以墨本自隨。至是以館職班裏見，退至殿廡，偶聞慢使頗類前事，廼以誦言于朝，而在列之士亦冀速達，轉相口語。少選則聞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忽遂前奏，請駕還內，殆如乾道故事。繼有旨更以正旦朝見。故事，越二日使介三節人俱遊天竺寺，謂之出山，尋命寢罷。鄧友龍時以夕郎館客，尚慮之傑反覆，牒議正旦朝見儀。凡一再往，僅報云來日權行折身，又所賜薺茶不受。某聞其詞意尚涉驕蹇，遂以公奏劄墨本達諸春官侍郎李公壁，將轉致于宰輔，由是諸公始曉然知其事。然聞侂胄猶謂此謝開之之爲，不知開之秉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越翼日，某因從三館取《會要》《實錄》《國史》《聖政》《日曆》諸書，徧加披閱，於忠肅公折天錫事或無所載，或略及之，率與趙文定公所書抵牾。而《實錄》則又削去問起居

事，仍書垂拱殿賜茶酒，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閣門事王抃上言云云，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以專美於抃，而抃詞止議受書之儀，復與此不合。於是不覺慨然嘆曰：夷夏之分，此非小故也，而史之闕顧若此。況自吾有狄難，爲所憑陵，厥非一日。東都之儀，北使進書跪於殿下，內侍啓書，宰執受讀，而後使人升殿長跪，傳道虜酋之語，問主人起居，事體蓋若此。迨紹興速於和戎，乃始過自貶損，至廷論固爭，僅使秦檜攝冢宰受書，雖謂善於權宜，而慢書悖使，名稱不正，屈辱已甚，今不堪復言矣。至采石之役，虜氣甚索，首遣信使于我，昉用鈞敵之禮，然後威令復振，朝廷以尊。公所遣王抃諭使人之詞，謂「問起居事行之又將十年」，正指采石以後也，然則采石之功於國家所補豈淺淺者！在廷之臣，和戰異議，既未能乘機以復境土，而所幸通使自彼，則操縱抑揚惟我實制，由是將盡還東都之舊亦無難者。而高忠建之來責臣禮，請土疆，迺使之論乃謂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二三時賢爭之不勝，故其所裁損僅十有四事耳。視南渡之初固已差強人意，較東都之舊則尚多餘憾。且忠建之登進國書也，猶不肯用新儀，陳文恭公康伯雖能折之以誼，然猶是館伴掣其書乃得進呈，誠未有若乾道七年之最爲得體者也。太史氏所當大書以詔來世，而於此俄空焉。況自乾道辛卯距開禧乙丑不過三十有五年，使某所得公之墨本偶不在篋笥間，則諸公但謂前有陳長卿而後有謝開之，曾不知虜用敵禮于我昉于采石折北之餘，此繫誰之功？而因變制宜，使虜氣撓折、國威用信，如趙文定公前後所云，其事亦未有以加於公之右者，徒以文獻不足，無所考證，其有能言之者，或僅出於區區蟣虱之小臣，可嘆也。王抃嘗爲公傳諭虜使，然則抃蓋周旋其間而身復目擊者也。淳熙八年去此未爲遠

也，而北使魏正吉、蕭梅來賀正旦，要人主起受書如舊儀，人主難之，方改日引見。抃於前事豈遽忘之邪，乃徑許使人明日以舊儀見，此獨何哉！雖然，彼武夫小人，自有肺腸，不足道也，而當時惟趙忠定公以從臣爭，宰輔之臣、授館之使，此何等職分，獨未聞一言及之，而委之於一閤門。雖卒於出抃以救其失，而損威辱國固已無及，此又何也！攷其當時所謂宰輔者，則謝開之乃執政之一也，不知韓侂胄何所據而尚云爾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敢附益其說於奏札之末，以備太史之闕文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二一。

跋陸日新盡忠辯誣錄

開禧三年有大誅賞者二：襄陽被兵幾百日而解圍，孽曦作亂凡數旬而反正。此關係蓋不小矣，卒之私意貿亂，是非倒植，汔于今而未明，可爲太息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跋晏元獻公帖

元獻公三帖，其論西邊攻守，當是康定元年冬所作；論富公充使，當是慶曆二年春；而所與評事帖，則公爲相而富公未第時也。雖以婦翁子婿，至論國事不嫌於矛盾，而使虜之役難非富公所樂，公

在樞府亦未嘗以奪公也。至康定攻守之策，則韓宗獻主攻，范文正主守，而公與龐莊敏、田宣簡諸人亦每以未可輕動爲言，卒之涇原之師暴骸滿野，則公所不主攻策之爲得也。先朝一政一令必集思廣益，孰復而後行之，其審重蓋若此，然且不免於敗，然則開禧用兵、嘉定和戎，不必皆出於人之所同，是其得失又當何如也！公之孫曰子中嘗昌言於嘉定，抑所謂維有是似者與！

開禧三年冬，聞權臣就殛，余表兄高東叔爲詩志喜，余兄弟相率偕賦，大抵雖以去凶爲快，尚以函首請和爲國體慮也。嘗以寄虞侯仲易之詩曰：「自是去凶明國是，毋輕函首啓戎姦。」而其兄伯易亦曰：「函顛謹勿爲終策，天下英雄暗破顏。」或者尚謂過慮也，明年其事果出於此。有傳賢關士人書者，乃子中也，英詞勁氣，疏暢磊落，識者傳誦，信知義理之在人心，蓋有不期而同者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跋崔吉甫三邊表裏圖

寢薪於未火，昔人以爲閭於治體；火而既然矣，寢者奚自若也！吉甫方持徙薪之說以行于天下，所見公卿貴人爲不少矣，亦有發於斯言矣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文真蹟

前乎此王韶用師熙河，後乎此韶之子厚用師湟鄯，雖僅得空虛無用之地，而阡土之精、殫民之力，所喪已不貲。然則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黠酋即擒、餘寇踵附，盡境而止，叛服而舍，君子與小人之異蓋若此。崇寧以後，尚謂垂簾之政違背先志，何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跋東坡書張志和漁父詞大字

文忠公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雖亦有之，然其英姿傑氣有非筆墨所能管攝者，則無問大小一也。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跋山谷與楊君全詩帖真蹟

右二詩一帖，筆意清贍，與世所藏者絕異，蓋元符三年所作，公晚年書也，後此者五年而公下世。公嘗自謂年衰病侵，百事不進，惟覺書倍增勝。前輩進學之功，雖於書翰餘事猶然。今藏於楊氏

之孫齊巽，余同年友也。嘉定九年春二月，携以過余於梓州，因書其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又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七。

跋東坡次韻王晉卿乞花詩真蹟

東坡元豐詩獄，鞠其所以往來者凡二十有四人，而首及王駙車，蓋取其一時語言煅煉文致，幾以抵于大僇。他日元祐召還而見，又與駙車往來，視昔忘替。此雖小事，亦足以見公素守，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心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跋丹淵墨竹詩帖

右墨竹二幅，行草三幅，皆迫近文湖州，乃李致堯筆也。雙魚印爲「時雍」二字，圓印文爲「致堯」，而方印則云「李大醉墨」。致堯，隲之長子，故自謂「李大」。致堯早以書畫名於時，元符初黃魯直在戎州，致堯嘗從乞書，黃甚予之，距元祐四年蓋十年耳。其後爲尚書即馮澥書奏疏，由是被遇，爲書學博士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又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七。

跋東坡辭免中書舍人藁真蹟

元祐垂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罷之，惟恐諸公但知目前，事勢不得不爾。然議之則曰「是以子改父也」，從而闢之則又曰「以母變子」，此皆非真識事體者，惟坡公訓詞，獨能推本於神考欲爲而未能之意。文寬夫、范堯夫、韓子華、孫和甫、安厚卿之去，公所草詔皆以「先朝付託」爲詞；而用楊元素、陳彥叔、李邦直、呂穆仲、唐義問之詞，亦卷卷於先帝之約束；溫文正公以議新法不合去，終元豐不起，而臨奠之文曰「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呂惠卿被遇神考，致位宰席，其南遷之詞亦曰「此先皇帝之意」；至於熙寧宰相之卒，不過曰「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亦未嘗深詆之也。今觀公辭官之奏，始歸美於神考，其詞氣和平而不懟也，其識慮深長而有託也。使時賢而皆知此意也，豈不足以章先志而弭後憂！矧神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憤惋於安上門之圖，慟哭於永樂城之敗，凡即於元祐諸賢者又未嘗不知之，特當時未有將順而正救之者耳。其曰受先朝之知，雖宣仁亦嘗言之，公非姑爲是詞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題趙侍郎公碩帖後

米南宮心畫高妙，不肯爲他人下筆，獨爲劉巨濟書此詩。浚儀趙公才思詞華〔二〕，雖見之餘事者類絕人遠甚，亦爲米公臨此帖。前輩高懷曠度，雖一技一能樂取諸人，不必皆自己出也。米帖今刻諸括蒼□宅，趙帖今藏諸成都貢士郭之章家，郭之先君子嘗事趙公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二〕詞：原作「詳」，據四庫本改。

跋南軒所與李季允_臺帖

南軒先生受學于五峰胡子，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也。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予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若此。故得其說者啓發於憤悱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篤行，卒能以學問名世，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帖所謂「無急於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又見嘉慶《邛州志》卷四六，光緒《丹稜縣志》卷八。

跋高宗付吳玠凡事密奏宸翰

淮西之變乃紹興七年秋八月戊戌，此九月壬申以後詔書也。涪王始爲涇原都監，張忠獻公處置川陝，寔拔爲統制官，明年擢永興軍帥，由是受任，數有克捷。上既因魏公以知涪王，魏公俄以罪去，嘗爲所薦引者皆不獲自安。上謂宰臣趙鼎曰：「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矧如涪王，固魏公之所拔，邈在遠外，上慮其不獲安也，迺詔使得專達。君臣之情亡所壅底若此，用能崎嶇戎馬間，蒙犯巖嶮，卒以弘濟大難，紹開中興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遂寧傅氏所藏濂溪伊川真蹟

蜀雖僻左，而先正大儒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皆嘗不鄙而幸臨之。今其遺墨多在蜀，而了翁偶獲闕見者如濂溪先生帖、伊川先生手刺，則遂寧傅氏各藏其一，而濮陽度周卿所藏程刺亦得之傅氏也。伊川先生帖則金堂謝氏有之，明道先生帖則余得其一焉，乃和邵子《打乖吟》後一章也。三先生始在蜀時，所聞未彰，而蜀人從之者已衆矣。誦其詩，讀其書，且猶以未足也，得其隻辭斷冊猶寶

之不置，至貽之子孫，弗敢失墜。今三先生之書滿天下，而學士大夫不知好之，有好之矣，審思而篤行之者蓋鮮，而抗之於高遠、姍之爲艱澀，或託之以爲銜鬻之媒者，往往而是。吁，可嘆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又見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題劉左史

光祖

所書潼川陳荷之母任氏墓銘

潼川陳荷初以其母任氏之墓屬銘于起居劉公〔二〕，公前後四仕于潼，習其族世土風，故紀載乎實，可傳世示後。昔人之葬，求之天下名能文辭者，必曰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況公端人也，其言滋可信，荷也持是有以葬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又見民國《簡陽縣志》卷八。

〔二〕初：原作「袖」，據四庫本改。

跋胡文靖公

晉臣

橄欖詩真蹟

無味之味，至味也，乃五行之太極也。鹹苦酸辛甘，則五行之所作也，皆五味之一也。然其間所謂甘者，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色爲黃，在音爲宮，則甘於四者猶得爲味之中也。故茶不如薺也，

堇不如飴也，毒藥不如嘉穀也，苦節不如甘節也，龍逢、比干不如咎、夔、稷、契也。然則橄欖之以苦見取，何也？謂其變之正者也。「崔嵬諫臣心，憂主無一僞」，世固有持是而不見錄者多矣，三復是詩而有感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又見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全宋文卷七〇八五

魏了翁 三三

跋孟蜀斷憑

凡前代之遺編斷簡，苟嗜古者皆知好之，亦有事雖么瑣而以久見貴者。且王、孟之在蜀也，何翅井蛙甕蟻，昶於建之墳墓獨能爲之厲禁〔二〕，其厚於前人之意猶可槩見。於此以知秉彝之不可殄滅，雖紀綱大壞之時而猶然也。伯起藏書至此，亦可謂好古博雅也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二〕墳：原作「世」，據四庫本改。

跋山谷所書香山七德舞

黃太史得書之變者，今此帖又因觀《海怪圖》以發其趣，故視他書尤更沈着痛快。然不出其氏名

稱號，豈猶有所靳於戴純師邪？此詩舊本「子夜」作「夫子」，「今來」作「爾來」，「治定」作「理定」。以「子夜」對「辰日」，則今本爲是，惟廿有九、廿有五，以字書及秦漢銘文證之，只當作一字讀，今乃併二字爲一，成六言，其偶然邪？今藏於資中李氏，誠爲可寶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又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七。

跋胡知院與季溥往來書帖

首帖以貧賤憂虞爲砭劑，以撫事不及古人自嘆，此前輩進學功夫也。餘帖亦皆平實有味。因知世道汙薄，雖竿牘之間率爲諛說不情之言，是特數十年間事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又見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跋楊參議興家書後

資中楊侯東叔自涪陵罷歸，携其先君子參議公手澤以示余，爲之憮然曰：臺諫許風聞言事，此本先朝良法美意也，然既務博采，故亦時有譖人之詞得以乘間竊售者。且歐陽公一世大儒也，而一再以閨門事得奇謗，故最後公自列之疏，謂「臣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神

考亦曰「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聞爲託」，卒正其事。嗚呼，楊侯東叔其亦處於大惡至冤之未明者乎！茹而不言，則所加之詞乃蓋載不容之惡也；抑窮辨而力白之，則風聞之地無可辨之理。然則將何以自明也？昔者唐人柳珪遷右拾遺，而蕭倣諸人謂其不能事父，封還詔書。其父仲郢訴之曰：「謂珪冒處諫職則可，謂不孝則誣。」夫人謂珪爲不孝而父謂人言爲誣，使仲郢而偶不逮見也，珪將得爲全人乎？今楊氏之謗不若仲郢，不幸而偶不逮見矣，故未有以明也。然亦幸而手澤歷歷若存也，玩其詞蓋兼之以教愛，純惻而詳盡，極天下之真情者也。楊侯持是以立於世也，其亦無覿矣乎！雖然，已事無可復言，所謂勇於從而順令者，今固無及矣，若體受而歸全，則侯尚勉之，以復于親，以信于人。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楊司理德輔之父紀問辯曆

《易》言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大要惟一「問」字最是喫緊。蓋好學之人既有以備事物之理，括古今之宜，苟不得所疑而問之，則將紛紜膠固，無以發其思而進於真知實見之地，雖欲行之，惡得而行諸？吾鄉楊君爲《問辯曆》以質諸師，此最得爲學之要。後生初學，哆然自是恥於扣問者，視此亦可以少警矣。里人魏某書而歸諸其子德輔，嗚呼，其永用享勿替！《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又見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題普慈馮惟一率錢建貢院疏後

普於東蜀爲士大夫郡，而未有貢士之宮，誠爲闕典。然普之公私財力則反出諸郡下，故繕營之費亡所從出。只如劉光遠冠類試，前所未有，職風化者表而出之，是以建一門閭，遂致斂民而給用，幾以啓訟。然則工役之不可輕議蓋若此。馮生盍爲我持是以白郡侯，物土賦文，慮材計庸，屬役於某人，取財於某所，俟成規略定，乃以控于諸臺，是時提學司當首議給助爲諸臺倡。時不可失，生其念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又見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跋邵康節逢春詩

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理之會，雖形諸餘事，無間精粗，莫非實理。秦、漢以來，諸儒鮮能及之，此所謂豪傑之士也。陵陽牟君鉉得其所書《逢春》詩，嘗以遺臨邛魏某，辭不敢有，仍書而歸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呂正獻公繳進興龍節虜使例外送土物奏藁

元祐初政，以文忠烈平章軍國重事，司馬文正、呂正獻爲左右揆，范忠宣、呂正愍、劉忠肅、韓門下、王右丞諸賢爲執政。文正既卒，正獻獨爲右揆者幾一年。有大遼使耶律拱辰、韓寧之來〔二〕，則正獻爲右揆時也。羽儀百辟、參錯顯序者，皆若人也。虜人聞之，不謂中國有人乎？方物之獻，度軼常比〔三〕，亦足以見尊賢尚德之風行乎蠻貊。於斯時也，遼、夏納貢，鬼章即擒，交趾效順，不以有人矣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嗚呼盛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二〕寧：原缺，據四庫本補。

〔三〕比：原作「此」，據右引改。

跋韓持國帖

韓持國以元祐元年五月爲門下侍郎，明年七月壬戌，以與范榮公爭論刑名事，口陳其過而不具文字，由是罷政，分司南京。是時潞忠烈公平章軍國，而申正獻公獨相，今帖中所謂「僕射相公」者，

蓋指正獻也。御劄至謂「奏劾臣寮，既無明文，何異姦讒」，正獻遂累章力爭。中批之詞猶厲，則復引近比進擬。越三日甲子，乃有大資政鄧州之命，然猶用前責詞。暨正獻再請，及於便殿反覆敷陳，越八月辛未，然後命詞臣蘇文定以均逸爲詞。前輩之於氣類愛護保全，不得請不已，非所以合黨締交也，非所以揚己取名也，爲事體惜也，爲人主心術慮也，爲國家留賢也。其言曰：「皇帝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訓以仁義之道，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正獻誠心，於此可見，而宣仁亦委折從之，不以爲忤，不如是不足以爲元祐，猗其休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何丞相桌家所藏欽宗御書 一

嗚呼！靖康之狄難，始於熙、豐，成於紹聖，極於宣和，迨欽廟倉黃即祚，則事已不可爲矣。明年改元，猶欲勉自支持，內則募兵以爲禦，外則奉幣以求成，皆不可得，則土疆帝號至是亦無所吝矣。事勢若此，乃始罷唐恪而相何桌，此正如晉侯之疾，宴安佚樂以成之，蓋非一日。迨二豎子者已據守其膏肓，攻之不可，達之不及，且召醫緩而視之，雖百緩何爲，徒承二子之一笑耳，而況未必緩者乎！所幸康王霸府之議首發於何公，宋之中興繫一語是賴。他日虜營易代之議，公亦持不可，卒以不食而死之。二者不猶愈終無可以自贖者乎？蔡京操持天下五十年，及禍亂之成，乃得保首領以沒。欽廟即祚十有四日而虜薄城下，尋以北遷，何公爲相數月而逢辰百懼，殞命朔漠，天之夢夢殆不可

曉。蟣虱臣了翁後此九十年，伏讀宸翰，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繼以賁涕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何丞相_桌家所藏欽宗御書 二

《抑》之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古所謂詰爾戎兵者，不過如此。今國家閒暇，及是時不此之圖，而護疾忌醫，一旦潰裂四出，乃始坏城郭、驅市人、繕戎器以爲守禦之計，割土地、輸金帛、質子女以幸和好之成，內憂于中國，覃及鬼方，猶謂國家有人乎〔二〕？自中興以汙于今，又四爲和議所誤，而用事者每恃此以爲固。三復獻陵宸翰，爲之流涕太息，恭書其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二〕謂：原作「爲」，據四庫本改。

跋鄭忠穆公家問遺事

叙南守鄭君繼道以其大父忠穆公手澤及《遺事》一編《建炎復辟記》屬了翁識其末。了翁於先正

行義年蓋嘗譜而爲書矣，故於其所歷亦竊幸有聞焉。方二凶諭其黨建請臺諫章疏露名付外，蓋以是恐喝言者，公獨於此時連斥其罪〔二〕，又請于太母，乞降付三省，以示二凶，如「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家父作誦，以究王誼」，皆著其姓字于詩之亂，無所顧忌，此人所難能也。東朝辛卯詔書，以睿聖爲皇太弟、明受爲皇太姪，公復留百官班爭之。既不果，則請朝獨對，退又與王庭秀上疏力爭，又與宰執同對簾前，又乞召庭秀，雖以太母欲改令睿聖總領兵馬，公猶不謂然。太母又令至都堂，則朱藏一、顏夷仲、路公弼、張逢明諸公皆在。藏一於青囊出羣臣所上書示公，公與庭秀力陳昨日詔書不可宣於外，此猶曰：「若以五日時事，豈爭此名位邪？」必欲行出，公卒爭之。故乙巳制書亟止前詔。公之所陳雖未盡行，然正論不泯，亦足以興起人心，此又人所難能也。今諸書所載乃尚有疏略，如前一事蓋公抗凶焰於方張不制之衝，諸書乃不書賊黨首乞臺章露名事，故無以見公犯難不顧之意；後一事蓋公起人心於繚繞回玄之際，諸書乃不書一日而再三對，又至都堂與宰執爭辯事，雖《實錄》中書亦不詳，故無以見此段實爲復辟之張本。二者最是人所難能及事之要切者，姑記所聞以備放失。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二〕斥：原作「柱」，據四庫本改。

跋高宗賜吳玠招納關陝流亡御札

喜定十一年春王正月，虜出我不意，分道入寇，沿邊降附之民嘗爲疆吏所遏，至是致忿于我，反爲虜資，據險因糧，王師數戰不利。伏讀思陵宸翰，有以仰窺深識遠馭之萬分，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爲萬世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題山谷安樂山留題後

徽祖始初清明，登籲衆正，收用廢棄之人，於黃太史有復朝奉知舒州之命。元符三年冬十二月發戎州，明年建中之春正月過安樂山，留題。蓋自熙豐以後，僅有元祐數年之治，調亭、紹述之說起矣。紹聖以後，僅有元符之末、建中之初，未及期歲，而《愛莫助之之圖》進，孽京用矣。治之日少而亂之日多乃若此也。安樂山之游，雲霧晦冥，將出山而晚霽，豈天地之間一氣之運亦多慘少舒，而人之所歷亦多違寡偶，每每若此邪！《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題米南宮帖

本朝以書名家者至黃太史、米儀曹各得書法之變，自成一家，未易優劣。景獻兼二者而有之，可謂奇遇，但今米帖間有弱筆，乃不逮黃，何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張存之行狀

余友張孝謙將葬其先府君，持事狀來銘。余幼侍諸父即習聞壽安二張氏之賢，蓋府君與其季巴西明府也。今願有述焉，以光昭府君之令德，而儼在憂服，其請也不敢曰可。徒嘆夫世以升沉窮達論士，如府君者，即其狀所云，則自夫誠身悅親以至信乎朋友，蓋人之大端君也固已純體而篤踐焉，又能推其所得筆而爲書，以淑其子孫。然則雖挾是以窮，不一施而死，詎知其中固有不與窮俱阨、不與死俱賁者乎！孝謙持是，有以葬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昞等十事

李文簡公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然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事在柄臣則未有不憚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率閱歲歷時而後其事浸明，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爲群小所泯汨，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間詆姍謾譌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而實昉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修泰陵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疏略，小人終日爲不善，皇恤乎人言，惟於傳世詒後之書則必求以遏絕而竄移之，此其良心之不可蝕者。不知聞見於時人而筆削於家乘、野錄者，父兄子弟、姻戚友朋間轉相傳習，便如申、伏之口，制、竇之心，蓋有不與秦火俱燼者也。公平生記聞當不止是，若更加搜攬而哀粹焉，豈特有補於史氏之缺，亦足以爲後來茂惡怨正者之儆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八四，嘉慶《邛州志》卷四六，《南宋文錄錄》卷三，光緒《丹稜縣志》卷八。

跋司馬文正帖

申正獻長於溫文正公一歲，此帖往來時申年六十有七，此溫所以兄之也。嗚呼！人才以黨論故迭爲僨興，古人選于衆，聽于國人，旁蒐而渴用焉，猶慮弗給。後世俗薄世壞，人才鮮少，尚乃番休代進。一則常以一半置在閒散，故才不周於用；次則久閒者多君子，而小人固不久於閒也；三則棄之於聰明未衰之日，而用之於老疾交至之時；四則小人敗壞國家，浸不可支，然後以君子揀之，小人常居其逸而幸免，君子常處其難而受責；五則迭爲消長進退，如人數更疾病，元氣不無耗傷。拊二老之事，而嘆千載間君臣相尋於一轍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宋龍學帖

呂正獻公居家簡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又得焦伯強之剛方以訓諸子，而戚姻間則宋次道、范純甫諸公，其雅所尊禮則二程兄弟與孫、石諸儒先也。觀善之功若此，宜有三希克大其家，又以遺其諸孫，至今不墜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劉御史述帖

劉公爲雜端，論張文定不當參政事，王懿恪不當使宣徽。滕章敏爲中司，無所建明，及王文公專令中司舉薦，公又以爲非是，且其語併侵宣靖。同列如劉公玉、錢安道既謫監當，公爲之倡，得禍宜不輕，微馬、范二老力救之，則奚止九江之行？嗚呼！許以風聞而無官長，此先朝任臺諫舊制，今劉公不肯承望宰執，雖於臺長不惟無所關白也，又從而併擊之，真可畏而仰哉！介甫既開其端，後來之柄國者又爲介甫所不敢者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二一。

跋黃太史帖

前輩謫居類爲州縣長吏所不禮，甚者恫疑虛喝，或又從而加害焉。太史居黔中，守貳曹伯達、張茂宗既善遇之，雖一掾曹亦致蔬笋之饋，風味良不淺矣。承望要人者，觀此寧不知作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馬御史涓帖

元符諫官多賢者，亦多所奏論，而臺中則惟陳當時一人獨多。馬公在臺八閱月，亦不爲不久，而所論止二事，至其得罪，乃亦與元祐、元符之正人等，大抵無所附麗，即爲檢壬所憚，初不在於言之多寡也。所謂君錫提刑，則宣和元年二月以後宣和元年三月以前，蒲公卞詳刑梓州時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四七。

跋諸賢帖

王拱辰 楊安國 錢明逸 錢象先 刁約 李清臣 林希

呂氏父子醇疵固不同，而七人賢否亦異，所不待論也。諸賢所題惟以刁氏事不大顯，故特致詳焉。然既爲先正諸老所予，其人要自可見。陳履常《談叢》所載刁夜半得見奏邸之累，茲事則斷不信。蓋《談叢》之外誤非一，而所載奏邸祠神事尤謬戾。記刁獨免，而刁謫官去也。謂杜正獻與丁文簡同在政府，奏邸祠神事作，正獻避嫌不與而文簡論以深文，然正獻以慶曆五年正月罷相，而文簡始以四月自翰長爲樞副，正獻之罷猶是文簡當制，則二公元未嘗同在政府也，則夜半之語奚足多據云？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趙忠定公與游忠公仲鴻帖

某久荷游公之知，固知公言行甚悉。迨奉使東川而公已下世，乃言於上曰：「游某曾發宗社至計於簾闥猶豫未決之初，時宰燕居深念之日，幸而成事，不惟不見知於時，乃遭誣罔以陷於譴。其肯絕勿敢言，賁恨以沒。乞下本路監司取索當年事蹟及所上章疏與劉某所作銘誌，宣付史館，仍下有司別議褒錄。」今歷年而未報。天既厄於平生，尚終厄於死乎？《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景仁姑俟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朱呂學規

右朱文公、呂成公所著《學規》，縣令長眉山家子鑑屬某書之，以勒諸鄉校，且曰「併爲我識其末」。白鹿之規五，溫溫乎先民之徽言也；麗澤之規三，廩廩乎後學之大戒也。至矣備矣，無以了翁之言爲也。學者誠能惟是之依，五者以事其心，三者以範其體，則猶稻粱之養正，藥石之伐邪，凡皆足以康濟吾身，不容一闕者。夫二規亦異訓而同指，異調而同功矣。不然，規矩誠陳而不能以約諸躬也，不能以攝諸友也，聲利相先也，詞華相詡也，躁相競也，慢相狃也，本學既措，末習滋放，則二

先生異時所以風厲與縣令長今日所以發揮者，亦徒爲挂壁之空言耳，可不甚懼矣夫！可不甚懼矣夫！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陳了齋責沈

蒲江令眉山家子鑑俾邑民魏了翁書周子《太極說》、張子《西銘》、朱文公呂成公《學規》，勒石于鄉校，又從了翁得陳忠肅公《責沈文》與楊文靖公、劉忠肅公、張宣公三跋，凡皆真蹟也，遂以併勒焉。某伏讀是數者，絕然嘆曰：富哉言乎！《太極圖》自一理本然之妙以推明二氣五行之幾，《西銘》發事親事天之義以極言一統萬殊之實，二規則又以理之最切近者開警後學，學者而果能事此，則内外交養，精粗相發，求端用力之要亦取諸此而足矣。况又以《責沈》之文示之以前賢徙義好學之事，其爲寒鄉晚出、安陋懷己者之警，不既多矣乎！《詩》云：「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夫人心本虛，有我則盈，陳公惟其不自盈也，故一有異聞遂慨然有感於思誠務學之不可已，以開其變化氣質成就德業之基。然則學者之於是書也，亦庸可闕諸？了翁少也慕藺，今又以邑令之屬，俾叙所以勒石之意，輒書其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王君詔詩

王君詔不識一字，而爲詩皆根諸孝友。其言兄弟之乖爭未有不因諸婦言者，此尤切近人情，有合於《易·家人》、《詩·常棣》之旨，雖世之名能文詞者往往有弗過。然則理義之同，豈自外至哉？讀者當有發於斯。《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又見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跋程正伯家所藏山谷書杜少陵詩帖

前輩評昌黎示符、樊川示宜詩，謂不當以利祿施於始教者，今杜詩、黃字皆同此意。古今人已之學之異自孔子時而既然矣，此四君子者，抑未免稍徇流俗以爲循誘之術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崔次和勉齋銘

安子文銘曰：千里之行，始終企步。九仞之危，成於積土。日積不足，月計有餘。勉與不

勉，賢否異間。

自士習日浮，大抵務記覽、爲詞章以譁衆取寵焉爾，否則以小慧纖能掠儒先之言，駕傳注之說，乘有司之闇而攫取之爾。自孝弟謹信仁愛之餘乃及學文，自離經辨志而推以至強立不反，此古人銖積寸累功夫，今則曰是不難知也，或曰是不必學也。皐山閱士多矣，爲是企步、積土之說，其亦審於爲後學慮者乎！次和勉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南軒帖

厥考以宗社生靈爲己任，厥子以聖門事業爲己任，然則士之以記覽詞章哆然自足者，其待己亦太涼矣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張魏公帖

上帖所謂「留意聖賢之學，愛養精神，使清明在身，自然讀書有見處，以之正身、正家而事業從此興矣」。此數語蓋公推所以淑其身者而淑諸人也。有能服行無斁，雖等而至於爲聖爲賢，豈外是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

跋史峴之母家氏墓誌

峴既爲其母乞銘于舅氏彭州君，彭州端人也，其言發於悃悞，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峴持此有以葬矣，尚欲余語識諸碑陰。余謂愛之斯錄，銘之稱美，此固孝子著存之不能已者，然多求諸文人才士之稱述，此漢魏之末造也，而所謂孝者，曾是之云乎！不虧其體，不辱其身，是則顯親之大者，然不必曰踰禮佚義而後爲虧且辱也，甘於中畫，安於小成，志於爲人，凡皆自薄其身以忝所受者也。峴好修而敏於文，則必知所以待己之厚矣。儻由是充之，以庶幾所謂體受敬身者焉，則其爲銘誌不已多乎！峴將之陽安，謁後溪劉公、滄江虞侯，其試以是言之，亦將以爲然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五〇，嘉慶《邛州志》卷四六，民國《簡陽縣志》卷八。

全宋文卷七〇八六

魏了翁 三四

跋虞秦公祺所撰杜府君與權墓銘

府君余之妻之高伯祖也，雅善虞秦公。其葬也，秦公爲銘其墓，且親爲書，府君爲人不問可知。後六十有六年，余守潼川，府君之曾孫仲□携以相示，因嘆前輩講學於利善之分、文行之序，率委曲致意，凡以淑州里而攝友朋，務在可傳，不爲苟作。今公之聞孫剛簡率用是說，蓋遠有端緒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楊少卿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閣詩

謂贏金不若一經，此鄒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遠也，其詞氣已全不類鄒魯間語。雖當時

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授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利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況於俚諺，自無足責。至於他邦以及後世〔二〕，又從可知，而經生學士往往摘此語以訓子孫。惟今棘卿楊侯獨推明六經妙用以約之於身，而後方信羸金非所樂〔三〕，此大與魯諺本指不同，必嘗從事於斯者，而後知是是理之亶然。《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二〕至：原作「況」，據四庫本改。

〔三〕後：原作「曰」，據右引改。

跋張魏公帖

公自紹興十六年因天申節繳進《無逸篇》，遂有連山之役，至二十年移永，二十五年秦檜卒，而後公有出殿豫章之命，則太夫人尋亦不待養矣。此數帖正在連山時，崎嶇險側，有人所不堪，而即其自處則從容自得，藹然有孝敬忠信之意，蓋《白駒》、《考槃》人也。嗚呼，所謂讀《易》者，誦說訓故云乎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江宗博致仕帖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者，乃約而言之耳，然而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妄，慊於中而無餒，則時也。江君蓋審於是矣，願與同志者共講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廣漢趙燮論語說

自秦漢以後，爲《語》、《孟》者何翅千有餘家，稽合同異，參訂舛訛，亦云粗備。極於二程先生以後，聖賢之心蓋已暴白，庶幾無復餘憾矣。廣漢趙君燮一日以《語說》一篇示余，爲之喟然嘆曰：聖人之道，如彼衢尊之不禁，有味之而知其旨、樂焉而不厭者矣，又有得其涓滴而知好之者，有不知而唾棄弗顧者。今趙君爲之躊躇四顧，蓋亦知其可好者，充之而至於樂焉，則更以勉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又見《經義考》卷二一九，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四四、一八三，嘉慶《漢州志》卷二五。

跋杜忠可_{孝嚴}曾祖節範處士告

封贈非古也，而可以植世教，厚民德，慰孝子慈孫之心，則雖先王未之有也，而固可義起。然而自一世至三世猶可以例取，無賢不肖一也，乃若追錫號榮如冲靖史氏者，義起之中又有義焉。使非其祖孫之賢，則下不敢以請，上不輕以予。今寶田公以縣佐而賜號至處士，少常公以庶僚而追崇及曾祖，則又加於史氏一等，非其祖孫皆有以自致而能然乎？猗其盛哉！雖然，禮所謂「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夫其敬身而不敢易也，則所以報其先者又將出於號榮之外，少常其知此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書潼川柳彥養墓碑陰

先天之學，秦漢而後惟魏伯陽闢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發其秘。一再傳而爲邵子，建圖著書以示人。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皆生于心。嗚呼！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邵子以《易》觀心而得乎心。滯於《易》則象數文字然耳，得乎心則天地萬物與我一本也。邵氏死而失其傳，迨漢上朱氏及朱文公、蔡元定始申其說。吾鄉觀物張公行成亦嘗推本邵氏說，爲

《通變》《經世》諸書，故今鄉父兄往往有能道之者。余雖生晚，亦幸得與聞乎此，然師友之功未能浹洽，蓄疑蘊惑，罕所質問。來守潼川，乃得郡人柳振坤其父申錫《先天太極》諸書以示余，自一歲一月一日一身皆有圖說，至於九疇會極，中央立極，中星合極，復分畫而附益之。又作《三易圖說》十卷以探義、文、孔氏之秘，而上下經六十四卦，卦爲二圖以釋其義。嗚呼，是區區者奚所爲而然哉！身既隱矣，明既喪矣，非以釣名干澤也，自陰陽、五行、星曆、氣候反覆參驗以求之心，凡以自明耳矣。余既不及與柳君接，其說有余所弗及、余所偶同，又有余所欲言於君者，皆不得而相與可否焉。既以恨恨，又嘆夫世之有志於學而不見知於人，槁項黃馘以死者多矣，然其書固不與俱亡也。葬有日，吾友度周卿爲銘其墓，振坤更欲求余語以識諸碑陰，振坤之所以稱美、愛錄者，亦既無所不盡矣。雖然，洞洞乎，屬屬乎，如執玉，如奉盈，如將失之，振坤苟於是焉求之，以不墜考志焉，茲其爲稱美、愛錄也，不既多乎？尚懋敬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又見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跋游景仁似所藏裴紹業告

自周之季，封爵文書皆以印璽，舍是則亡以爲信，而此告所用印乃以「東都尚書兵部之印」爲文，「特進尚書右僕射」下有「在京」二字，當是在東都所給告耳（一）。然印文自「尚」「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東」不從木而平其上下，「都」不從邑而巴上爲口，「書」不從日而其下爲日（二），如

「兵部印」三字則乃若傳摹失真者，更無一筆可取。唐士大夫於書法極工而此獨不合，當闕之以俟知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一〕耳：原作「且」，據四庫本改。

〔二〕曰：原作「者」，據右引改。

跋康節先生答富韓公柬

溫公《歷年圖》起共和之庚申，汭顯德己未，上下凡千有八百年，以治平元年書成上送，則邵子年五十有四、富公年六十有一矣。帖謂「公亦以謂失之鄙」，夫「亦以謂失之」是富公先有所可否，而康節答之也。前輩講學不倦，聞善相告、聞過相規若此，用能進則有以尊主芘民，退有以扶世立教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賜潞京恤刑詔書

猗其盛哉！此天地生物之仁而堯舜三王之所以治天下國家，我祖宗所以祈天永命之張本也。熙寧

始更舊制，紹聖又以元祐所常行而改之，小人挾其私意，壞法亂紀，而併與此廢之。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之知治體者，寧無告于吾君而復行之者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康節與韓康公唱和詩

惟古於文必已出，而先生此詩全用韓文公《送李愿序》意，豈人心之所同固不嫌於相襲邪！先生雖不爲公卿得時行道，而發明先後天之奧，約之於事，必踐於形〔二〕，所以淑時賢而啓來哲，爲斯世治理之助，其爲公卿不既多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九〇七。

〔二〕必：原作「心」，據四庫本改。

跋秦伯鎮兵部問易康節書

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先生以《易》觀心而得乎心。其《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消息陰陽之幾，貫融內外之分，蓋洙泗而後絕學也。其見於《擊壤》諸詩，造次顛沛無非此理之發焉者，是何嘗有隱於人，特秦伯鎮、鄭揚庭、章子厚諸公不足以知之耳。先生嘗語鄭曰：「山川風

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焉。」秦曰：「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鍵耶？」先生字字言言莫非推赤心以置人腹中，亦幸夫人之得其傳，彼沈存中謂「竟不知何術」，既不足以語此，邵子文亢其父於太高而待人太薄，亦知汙者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〇六四八。

跋康節詩

理明義精，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順，不煩繩削而合。彼月鍛季煉於詞章而不知進焉者，特秋蟲之吟、朝菌之媚爾。《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九〇七。

跋呂文靖公試卷真蹟

文靖公三相仁宗，以才識稱。其卓卓可記者如納天書於方中與夫止玉清營繕、正章懿喪禮、却契丹借兵、罷官寺監軍、杜母后專政之漸、謹人主御樓之拜、發郡國建學宗正陸親之議，此非無素者所能辦。雖與范、歐異論，晚年乃能同心勳力以扶王室，是宜子孫之傳。自惠穆、正獻而後，滎陽、右丞、中書、駕部，代有顯人，至成公而以學問名世，與宋靡已。猗其盛哉！此我太祖、太宗之德也，科舉特爲之梯航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青神杜才叔和歸去來詞

三馬食曹，叔夜有宜去之書；一龍禪宋，淵明興歸來之嘆。然而淵明雖勇退而能離容不迫，若將微罪行者，視叔夜之婞直而輕愠殆有間矣。史載淵明之去在義熙三年，以其時考之，蓋宋高祖殺劉仲文之歲，昭明所謂恥復屈身異代者，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哉，而古今罕有能發之者。杜君此文作於蜀盜未平之日，其尚淵明之心乎！某昔守君之鄉，顧不及識君，嘉定十五年九月解后其子安石於臨安，始見是作，因推本昔人所未發者識諸篇末，而歸其書杜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又見《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三七。

跋端明程公振謚剛愍議

自吾有狄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聖任及梅、陳、程、安四從臣，皆死節之著者，其次蔣興祖死于陽武，張子固死于隆德，朱彥明數人死于震威，郭澍、朱友恭死于涇原，又其次則忍死于虜而卒能自明者，不可勝數。嗚呼！王、呂始禍，章、蔡諸人成之，皆以七秩八秩之年生都將相，沒保首領，若死者則不必皆所用者也。《詩》曰「如彼泉流，淪胥以敗」，亦足以發

千古之一嘆。《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張忠獻公所與張忠簡闡三帖

張忠獻公再相，首薦張忠簡及虞忠肅、陳正獻、王文忠、汪端明皆可備執政，劉忠肅、胡忠簡諸公可備風憲，然大抵皆紹興末年所與同志叶謀者也。自戊午和戎，胡忠簡以言語得罪，十有八年之間，竄逐者相望，而能於此時誦言虜不可和者，如張忠獻之三十餘疏，如張忠簡累千百言，則尤難其人。然則二公蓋又同爲人所難能也。功之成不成，天實爲之，而著明大義，炳若日星，使爲人子、爲人臣者莫不曉然知其分之所當止，茲其有功又惡可以淺近計哉！此帖蓋隆興癸未督府所書，時六十有七，距卒之日纔一年耳。嗚呼，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真可敬仰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三傳祠記行狀

余始識正夫於都城，問奚自，曰慈湖楊氏也。間袖一編書過余，蓋南城之人祠其先君子若伯仲父，慈湖爲之記，潔齋袁氏書之，其諸父行實繫其後，俾余識之。余謂南城之人奉嘗夫三子者，於傳

氏子弟何與，期有以告之而未能也。他日又以慈湖問答相視，其間有遺其伯氏道夫書，云：「天平，吾道之亨乎！自兩楹夢奠，雖漢之黃叔度、唐楊文簡公未知淺深，本朝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昆仲皆覺。」余憮然自失。千載一門，可謂盛矣，茲其爲顯揚不既多乎，而求諸人以爲信，無乃有外之心與！正夫其終覺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吳正憲公充帖

正憲以其從子留獄得罪，諭之使歸。夫獄之不修，雖執政之從子有不得免焉，祖宗所以祈天永命，此其推也。後二帖則余亡友宋正仲之說已得之，猶恨有闕遺者，如謂婿爲郎、謂叔父爲叔叔、母爲孀等語，皆漢魏以後流俗稱道、求其義而不得者，雖士大夫亦不免襲訛踵陋，當併出之以識世變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吳正肅公育帖 一

諸賢所題無復遺恨，獨念靖康之禍，故家文獻半爲煨塵。吳氏世居浦城，中令諸子皆位通顯，而手澤亦無有存者，今其曾孫所藏四帖皆自外得之，亦可嘆矣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吳正肅帖 二

此帖所稱「希深」，以詩中有「謝家郎」之句，故皆指爲謝希深。且希深以正字卒於寶元，今爲「故希深舍人」，而正肅爲西臺在嘉祐間，其事偶亦相符。然後帖乃彷彿有「王丈」字，不知誰塗之，而墨痕如新。或曰安知非稱「三丈」邪，然希深乃賓客之長子，不在第三，未知果爲誰也，當考。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盧氏正歲會拜錄

古者比閭族黨之法修，則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若吉凶賓射之器服，民不能自爲也，則主集者以里布屋粟之物爲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盈宇宙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所以共明命而厚同體也，而況於吾宗族乎？「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士大夫而知此，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由根心以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自王制壞，敬宗收族之義不明。歷漢魏以後，雖間有重民族「一」，爭門戶、立廟院、修宗會等事斑斑見於史冊，而利欲熏熅，

親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欲收世族，欲復小宗，欲立譜法，蓋深有感於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盧申之以其族《正歲會拜錄》相示，歆慕咨嘆，使人孝敬之心油油翼翼然不能已，敬以所聞書于下方，且以自勉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二〕民：疑當作「氏」。

跋鄭資政剛中遺事

余嘗過利州，登鄭公思耕亭，未嘗不撫事嘆息也。守襄陽者多矣，歐公記峴山亭，獨稱羊叔子；守廣漢者豈無他人，而劉夢得、李文饒諸人獨稱房次律。凡名實殫於毀譽，向背變於死生，皆不足以定是非，至於歲月浩瀚，情僞寂寥，而著乎斯人之心獨隱然與所寓俱存，斯其爲人不問可知。然則士之所以爲可傳者，將在此不在彼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李清臣奏疏

李定、黃履諸人固不足多道，常夷甫晚節亦鄙賤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但知聖人汙也！淇水翁

雖與元祐諸公異論，而此疏非喜爲異者。迨今百五十有一年，歷觀人物品第，判若黑白，吾黨亦可以自倣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沈國録煥淳熙八年太學私試策問

古之仕二二，爲貧、爲道而已。爲貧焉則苟以祿仕，然非饑餓不能出門戶不爲也，亦有饑餓而不肯爲者矣。夫苟爲道則立乎人之本朝，大將行其道，次猶欲行其言，不則去之，雖窮乏者得我且不爲也，況妻妾宮室乎？此義久矣不明，沈公乃能招諸生而誨之，人主不以爲忤，宰相趙文定亟稱之，此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位司成、職言責者獨何人，而斷斷不可。《否》之三曰「包羞」，其象曰「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不當其位，亦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盡人之子與！後四十有四年，臨邛魏了翁撫卷太息，書而歸其子省曾。《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二〕仕：原作「士」，據四庫本改。

跋晏元獻公帖

初，亦差。

晏丈正自跋以文定致仕爲康定二年，康定無二年也。以公檢傳、樞使爲慶曆

案公康定元年三月自三司使除刑書知密院，厥九月以檢校太傅、刑書充使，慶曆二年七月加檢尉、平章，三年三月以行刑書爲集賢相，而李文定公由彰信之節除宮傅致仕，則慶曆二年七月也。然而前二帖其康定之元與慶曆之年乎？後帖半幅所謂「五十年作官苦學，猶自步步事事共人商量」，此語尤可玩。昔人謂「至微勛業有難立，儘大功名或易爲」，元獻公流聞光顯，吾嘗以其行於家人父子間者觀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朱文公所與輔漢卿帖

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與，往來書帖當不止此。然其懷人憂世、勸學興善之心，於此亦可略見。末所謂「當此時節，立得脚定者亦難其人，況更向上事邪」，文公之所望於學者蓋若此，吾黨盍知所做發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李肩吾從周所書損益二卦

李伯謙每誦「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訓以自儆，李肩吾爲書《損》《益》二卦以贈其歸，又以「修裕」名所居堂而屬余書之。嗚呼，觀「山高澤下」之象以懲忿窒慾，不其修乎！觀「風行雷迅」之象以遷善改過，不其裕乎！修所以自克也，裕則復於禮矣。二者《易》之要義，伯謙勉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顏魯公爭坐帖

魚朝恩擠郭令公，折元載，搖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權燄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奪其驕，至今幾五百年，尚廩廩有生意，猗其偉與！但其間稱譽朝恩尚數十言，大半於行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邪！

米南宮云：縫有顏氏「守一圖書」，且顏字以彥。彥從文從厂，下二畫則當在文字之傍，而移於厂下者也。今印文從卒從爻，書字下從者，今從曰「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一〕曰：原作「旦」，據四庫本改。

跋胡復半埜詩藁

古之爲文皆以德盛仁熟流於既溢之餘，故雖肆筆脫口而動中音節。非特歌詩爲然也，《禮》辭、《易》象亦莫不然。自《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與世之以聲律爲文者傳會牽合，始與事不相儷，文人才士習焉而不之察也。縉雲胡復亨道携詩編過余，請序其篇端，余以未有雅素辭焉，亨道求之不已。余觀昔人蓋有序他人文集者矣，如蕭穎士之於李翰，權德輿之於陸贄，劉禹錫之於柳宗元，李漢之於韓愈，皆以其行成言立，故爲紀述其事以傳世示後耳。今亨道年三十餘，如沃桑夭楚，未已方將，而遽以一編自畫乎？姑試一言以謝勤辱。他日再見，當申此義以覘進學之候。嗚呼，亨道其亦以余言爲然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樞密柬

前帖論處己接物之要，曰「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後帖論讀書作文之要，曰「平心熟看，自見滋味。」嗚呼，旨哉斯言！聖賢所謂勿正勿忘勿助長，所謂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者，皆是

義也，覽者宜有以精體而篤踐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陳了齋辯王荊公日錄

古人之學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諸身至證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亦是一理。今日不通政事却深於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是能格物致知，能正心誠意，而不能以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於庶民且不合，三王、後聖、天地、鬼神從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於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嗚呼，天不欲使斯世平治邪！何了齋諸人聯章累疏而莫一省也！後了齋之死一百三年，臨邛魏某撫卷太息而書其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趙清敏公墨蹟

此軸大槩惟「公廉」二字皆士大夫所當爲者。自義理不競，貨物成習。清敏高風，邈不可及。嗚呼，亦足以悲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全宋文卷七〇八七

魏了翁 三五

跋蘇文定公帖

蘇氏兄弟平生大節在於臨死生利害而不可奪，其厚於報知己，勇於疾非類，則歷熙、豐、祐、聖之變如一日，而後知世之以文詞知二蘇者末也。此祭文、書、疏凡八紙，距今一百三十有四年，一時風誼尤可想慕。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番陽張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米友仁帖

米南宮大字雅逸，細書結密，皆有可法，至好爲小篆，則有不知而作者。元暉雖不逮其父，然如王、謝家子弟，竟自有一種風格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斜川帖

斜川侍坡翁至儋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搖，而作詩結字乃爾潤麗，其褊順裏方者乎！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蘇養直後湖二詩

後湖辭召之語，殆與昔人絕交書同意，其作爲歌詩殆若不以世務嬰懷，此豈以潔身爲高者！士之進退去就，亦惟度德比義，行吾心之所安。臨邛魏某凡五丐祠未獲命，方襍被待去，會張學古二子世美、世南將歸番陽，出是二紙，慨然興感，書而授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題林叔清古易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知仁隨見，小大由識，各適所求。至近世周、程、邵、張子以後，諸

儒輩出，《易》道幾無餘蘊矣。三山林君又爲《周易古經解》，依上下部叙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

眴分彪析，而證以古今善惡是非之事，此非積歲累月不能爲。或曰：「審爾，則《易》之書四百五十事而已乎？」曰：不然也。林君之爲是也，亦不過約爲之說，以自識其知仁之見云爾，非斷斷然以是爲不可易也。程正公《易傳》晚而後出，猶以迫於門人再三之請，且自謂僅得七分，然則林君尚勉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陳尚書宗召均瞻宗族真蹟

范文正公嘗謂其子弟曰：「吳中宗族固有親疏，吾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又曰：「祖先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余族，何顏以入家廟？」每味此語，使人孝敬忠愛之心油油翼翼，不能自己。今獲觀內翰尚書陳公此紙于公之子貴誼，蓋范公之心，異世一轍，足以厚倫而厲俗。不勝興敬，謹書于下方。《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來者尚勉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環溪吳先生沆夢記

古者文史星曆卜筮之職領於春官，皆以大夫士爲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貳，齊肅

中正之民。故夢之於稷也，豐荒之於雲也，軍聲民氣之於風也，皆若不相關，而古人精體熟察，視爲至近至切之事。周自文、武之世，距宣王凡三百年，甫、申之生亦何關乎文、武，而記夫子者自天地之神至氣志之神、嵩嶽之神、文武之德，只通作一體。士大夫而能識此理，然後可與語環溪《夢記》。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范太史記司馬公布衾銘

范正獻公以書局從溫文正于洛凡十有五年，於公之起居動息必審視而詳記，雖布衾角枕亦以驗公所安於死生窮達之際〔一〕，殆與孔門弟子書鄉黨同意。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今愚於馬、范師友亦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一〕角：原缺，據四庫本補。

跋聶侍郎子述所藏徐明叔篆赤壁賦

才知之士滿天下，而書學不得其傳，許叔重稽諸通人，作《說文解字》，猶未能無闕誤，李少溫

《中興篆籀》而所刊定尚多臆說，信書學之難能也。徐鼎臣楚金兄弟最有能稱，一時如鄭仲賢、郭恕先皆號善書，皆自許氏。非謂許氏果能盡字書之蘊，蓋舍是則放而無據耳。舊聞徐明叔善篆，今觀其遺墨，則《說文解字》之外自爲一家，雖其名「兢」字見于印文者亦與篆法不同。又有「保大騎省」之文，「保大」爲南唐年號，「騎省」乃雒熙職秩「二」，亦所未喻。姑識所疑，以俟識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二」雒熙：應作「雍熙」，爲宋太宗年號。

跋陳中舍貴誼所藏杜正獻草書

杜正獻公嘗爲詩曰：「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閒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彫章早已過吹噓。」公楷書端勁如其人，逮暮年始學草書，而歐、蔡、蘇、黃皆盛許之，豈非大本先立則縱橫造次無往不合邪！《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

跋陳正獻公所藏孝廟御書用人論

正獻公以乾道五年秋八月升昭文相，其冬對選德殿，詔撰《用人說》，今載在集中，與所被宸翰文雖異而指則同。猗其盛哉！君以是戒其臣，臣以是復其君，開誠布公，兼衆盡下，孜孜若弗及焉，凡以敕時幾而釐帝命云耳。《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猗其盛哉！後五十又八年，靖州逐臣魏某獲拜觀于公之子宿，追惟一時明良之會，不勝懷慕，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又見《佩文齋書畫譜》卷六八。

跋陳忠肅公岳山壽寧觀留題

詩云：閣前千頃碧琅玕，喬岳蒼松苦歲寒。此是萬年峰上竹，何須更待雪中看。

了齋陳公以元豐己未擢進士三名，後數年爲博士、校書郎，以鯁直不得久居中。徽廟初政，召爲諫官，忤蔡京，謫揚州管庫。欽聖持其事，改知無爲軍。明年，又自著庭、宰掾攝官瑣闥，坐忤曾布出守海陵。崇寧元年，蔡京相，除名勒停，編隸袁州，尋移廉、移郴。五年春正月，以彗出仆碑，而京罷相，凡黨人皆得歸，故今岳山壽寧留題所謂「丙戌四月」，蓋公東歸道所從出也。後元豐一百二

十年，當慶元己未，臨邛魏某始以進士起家。又二十有八年，當寶慶丙戌，某得罪南遷。四月七日度湘，即公留題之日。會壽寧道士唐從善以是日掘地得公石刻，介郡人張南仲杞求一語記歲月。嗚呼！人嘗涉於憂患則見似而目動，聞名而心惕，故於公之忠孝大節所願學也。若夫出處歲月之適相似，則吾甚懼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又見光緒《南嶽志》卷二四。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某自結髮遊聖人之門，窮益深，測益遠。今髮星星矣，大懼年數之不足，其於他道蓋未暇及也。今伏觀內翰文公手書《遺教經》，嘆先賢餘力所及猶若此，謹拜手書于下方。《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楊文公真蹟

公博極羣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凡將》《急就》之文、稗官虞初之說、旁行敷落之義，靡不該貫。今於公之裔孫紹雲見公手抄唐人詩及《遺教經》，益知公所以用力於文者蓋若此。嗚呼，此公之所以爲文與？曰不然也。同時以文鳴者如王定國、丁謂之、孫漢公、曾正臣、梅昌言、錢希白諸人，

非不争相長雄，而天下之士獨宗楊、劉，至於以文易名，則公擅其美。文乎文乎，其纂組織緝之云乎？正色直道，不苟於合，能使人主憚其性氣。雖在上前，亦曰「如此富貴非臣所願」。他日昭陵語王文康曰「二」：「楊某爲國竭忠，有君子之大節。」然則是可以爲文矣，是以謂之文也。劉中山與公齊名，其出處大致亦近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二」語：原作「記」，據四庫本改。

跋方宣諭宗卿庭實奏議

國家自熙、豐大臣養成禍本，元祐改絃未竟「二」，而紹聖以後再踵前誤以濟私欲，卒之俗頽世敗，潰裂四出，而猶謂和戎可以暫安，辟狄可以亡患。至建炎中興，亦云極矣，而於是失河南北，失京東西，維揚而渡江，會稽而桴海，猶不敢與虜抗。其間徒賴宗忠簡、李忠定、張忠獻諸賢後先維持，僅僅自立，而權檜再用則挾虜以扼君父矣。微公與王、胡、曾、李諸賢大聲疾呼以立正論之幟，幾無以爲國。三京淮北之役，繕修陵廟，還定遺民，表善蒐賢，招携振乏，則又不徒以言語立國，凡皆正人心、植邦本之實政。雖不幸而不卒其志，然其以疏遠當權燄，以孤忠破羣慝，則有人所甚難者焉。不寧維是，蔡氏之盛，附之者立致華顯，公莆人也，於蔡又夙有連，自公舉政和進士，正孽京之時也，

而公之立朝乃在紹興以後。然則以其所主，以其所不爲「二」，公之所志所學蓋自其始進而固然矣。「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二〕元祐：原作「崇寧」，按一反熙、豐新法實在元祐年間，且下句述紹聖事，而崇寧在紹聖之後，顯誤。今改。

〔三〕「其」下原衍一「其」字，據四庫本刪。

題復州鴻軒

故起居舍人張公文潛以元符二年秋坐元祐黨人責復州監酒，明年春，徽宗踐阼，起通判黃州，以秋至而春去，託諸鴻以名軒。軒之壞已久，而邦人思之不釋。嗚呼，其孰爲思之邪！廣安楊伯洪恢來攝州事，自皮、陸諸賢以來頽宮廢址咸爲興復，是軒亦居一焉，而屬余題榜，且識歲月。顧罪戾之人，何所容喙。每愛其集中有《坐局》《沽酒》與《務中晚作》諸詩，豈惟僚位而行，無一毫不自得，且方矻矻於所當事者焉。《詩》曰「敬天之怒，無敢逸豫」，此未易與俗人言也，伯洪以爲如何？《鶴

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張魏公帖

公平生凡五謫，而居永者三。紹興七年自祠官謫永，一也；二十年自連移永，二也；二十六年以母憂還蜀，猶不爲時論所容，自蜀還永，三也。此帖所謂「零陵之行」，以詞翰及事實攷之，蓋七年九月以後也。方被讒放逐之餘，而感恩思過，無纖毫忿懟困蹢之意；且爲從母賻喪誌葬，期有以慰其母心。昔人謂「仁義人其言藹如也」，非公之謂與！後九十二年，蜀國同郡人費誼屬魏某識其後，於是書于靖州客舍。《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陳忠肅公帖

余早有慕藺之志，雖於公無能爲役，而始初名官亦有適相似者，故於公平生言行頗得其詳，而公所爲《易解目錄辯》及簡牘數十、取索《尊堯集》家書千數百言，凡皆得其真蹟而藏之。是帖蓋晚歲自九江移南康、南康移山陽時也。宣和三年八月，方寇既平，蔡氏方以飛語謂公之婿嘗爲寇所抄取，公竟坐遷山陽。君子亨否碩蹇，無毫髮加損也，祇以成宣、靖之亂耳。宣和之六年而公卒，又明年而劉諫議卒，元祐氣數既盡，北夷內侵。然則亂匪降自天平，抑人實爲之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北山鰲議

子自嘉泰三年冬造朝道淮西，始識鄧伯允友龍，慨然以興復自任。明年鄧召還，予意開邊之議已決，會明年春正月召試玉堂，乃極陳權姦猾胥、債帥驕卒必取禍辱，宜急於內修，緩於外攘，凡數千言。侂冑見之大怒，徐枬承望風指擊之，侂冑曰「二」：「得無成其去就之名乎？」乃止。是時張伯子、徐文子與地官侍郎王公皆先後以不合去，大抵皆徐疏也。丁侍郎常任亦能以條具異論去，極於錢伯同之謫上饒，自是莫敢有言者矣。錢、張、徐、丁之議則固知之，若《北山鰲議》則昉見乎此。嗚呼，何其直而暢、辯而不訐也！《詩》曰「匪用爲教，覆用爲虐」，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二〕冑：原脫，據文意補。

跋司馬子已先後天諸圖

涑水司馬叔原覃思義理之學，自義文周孔之《易》、《河圖》、《洛書》之數、陰陽動靜之義、日月

遲速之度以及周、程、張、邵、朱、張子之書，旁觀歷覽，爲圖爲書，時賢皆有題識，又欲求一言於予。予遷靖未返，不得與叔原共學，姑識數者之疑于末。且《先天圖》自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始略見此意，至邵堯夫而後大明。千數百年間，不知此圖安所託，而圖南始得此圖，亦已奇矣，而諸儒無稱焉。數往者順，謂《震》、《離》、《兌》、《乾》，知來者逆，謂《巽》、《坎》、《艮》、《坤》，皆以左旋言之。今叔原以爲自《乾》至《震》，自《坤》至《巽》，此必有所據。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說辯析甚精，叔原從之。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近世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予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靖士蔣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爲《河圖》，生成數爲《洛書》，亦是一說。叔原謂日月亦左旋，此張說朱意也。第日起北陸，春西陸，夏南陸，秋東陸，而冬返乎北陸，則爲右乎？左乎？謂日速月遲，讀書窮理正欲其自得。況叔原所引「見處一分虧」之詩，即予少作也，吾儕所見本不相遠。第以曆家細算分數言之，則月行十三度餘者，特約法耳。其實則一日至四、二十四至晦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二十至二十三行十三度餘，惟自九日至十九僅行十二度餘。此猶二至之晷刻最遲，不爲無理，而叔原反疑之，

獨取望日爲證，則望日正行遲之日也。況本乎陽者常舒遲，本乎陰者常急促，若日遲而月速，大者舒而小者促，此亦陰陽自然之分也。叔原之圖精且密矣，盍更以是審思之。日食書甲乙，如辛卯日與辰相克爲異，尤不經。康成雖有是說，然《春秋》壬午日食，亦日與辰相克也，而左氏謂不爲災，又何邪？叔原謂分星起於漢唐，謂漢則已後，謂唐則滋邈，豈以左氏內、外傳與《周禮》爲不可信邪？是三書亦有可疑，而分次之說相傳已久，獨星不依方而以受封之日爲次，此傳注之可疑而未有說以破之耳。大抵叔原之說十得六七，予方斂衽之不暇，尚有未能釋然者，姑摘一二以備審訂。他時道輒以如邛，叔原必有以復於予也。紹定四年六月甲子，臨邛魏某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彭忠肅公真蹟後

《止堂集》之成書也，公之子鉉既屬叙篇首，今又從公之諸孫婿蕭仲友應祥獲觀公手蹟二詩。大抵與朋友唱酬，可以吟咏情性，揚推理道，惟貴人生日詩難乎爲言。蓋人主生日爲樂始於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坡爲同氣之親或知己偶有所賦，而他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直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始則稱功頌德，甚至將以金玉泉幣。嗚呼，唐太宗之感《蓼莪》獨何人邪！止堂所上張端明詩，雖未能免俗，然其間如云「江湖秋已多，宇宙清無邊，氣凝萬類實，人亦體其全」，端明英邁人也，止堂不以頌而以規，然則非志於古道者其能

然乎！仲友其寶此，庶來者有以觀世變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

余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聞儲書之盛，又恨不能如劉道原所以假館于春明者。寶慶初元冬，得罪南遷過錫山，訪前廣德使君，則書厄于火者累月矣，爲之徬徨不忍去。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爲榜「書樓」二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于火。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臧僕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于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开氏，皆以藏書名，凡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秘，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斯理也，殆不可曉。聖賢不遇，託之憲言以垂世示後，所以共天命而植民彝也。兼收並蓄，博覽精索，以淑其身，以待後之人，此何辜于天而厄之爾極也！使子孫不能守如江、張、王、李諸家，是固可恨；若孫、宋、晁氏則子孫知守之矣，而火攻其外。矧如尤氏子孫，克世厥家，滋莫可曉。雖然，是糠是糲，雖有饑饉，亦有豐年，吾知有糠糲耳，豐凶非我知也，尤氏子孫其尚思所以勿替先志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題李肩吾爲許成大書鄉黨內則

吾友李肩吾彊志精識，嘗爲《字通》一編，以正法繩俗書。成大見而悅之，亟從問字，肩吾授以《鄉黨》《內則》二篇。夫《內則》，先王所以降德于民；而《鄉黨》，吾聖人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顧習其讀而弗之察。嗚呼，其能朝夕于斯，則不惟知言語容貌、居處飲食皆立誠定命之要，亦以見書名之學，偏旁點畫具有顛末，乃知類入德之本，而世亦罕能知之也。《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成大其懋敬之哉！寶慶三年三月甲子，臨邛魏某書于靖州鶴山書院。《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題李肩吾所書鄉黨

吾友李肩吾博見彊志，書名之學世亦鮮及之。渠陽山中爲余從子令憲書《鄉黨篇》，余獲與觀焉。嗚呼！天道至教，風雨霜露，接人耳目而人由之不知也；聖人至德，威儀容貌，洋洋乎簡冊而人習焉不察也。嗚呼，小子憲，肩吾所以遺爾者多矣，往敬哉，其體習踐修惟無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鄧氏四世死事

嗚呼！自童、蔡以及秦、韓，養癰護疾以底于潰敗者誰與！而封疆之吏，首當其禍，君子小人之幸不幸每每若此。撫鄧氏遺事，爲之三嘆。《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處士蔣南式家傳

嘉定之季年，重珍不以某不肖，屬書母夫人顧氏之竊，因得習觀處士言行。明年改元，某得罪南遷，過錫山，重珍又出示家傳，歛容伏讀，嘆味不忘。《詩》曰「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然則處士之有子也，宜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全宋文卷七〇八八

魏了翁 三六

跋顧夫人墓誌後

明年十二月癸卯，某過錫山，觀典刑于堂阼，參聞見于國人，益信前銘之不誣，尚恨筆力淺弱，不足以盡發潛懿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家季文守富順日拒吳曦僞檄事

予平生爲人記述多矣，觀書太史氏，閱人益廣。姑據予所身歷者言之，孽韓柄國，逆吳臣虜，士大夫不曰拒則曰去，使誠有之，亦爲臣之常分。況不必皆然，方事變之殷，雖能言者已鮮，及事已變息，則敢爲者常多，此可盡據邪？家侯季文富順文檄與趙、薛二守報書，則信而有證。嗚呼！是非之

心，其孰無之，而奪於利害以謬迷其所固有，甘於禍家凶國而不知顧者多矣。此非素講豫定，安能斷斷若此！予嘗爲侯記積善堂，今江浙閩湘間家有是記，大略謂吾惟循理盡分而爲之，他人何與焉，幾若爲此事發者，故又識于此，以申侯善善惡惡之初志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趙丞相子直孫必愿所藏

二字下注云：檢，謂檢其行止；束，謂束其情性。

先生嘗爲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然則茲二大字與束其情性之語，未必晚年安且成之時也。後學魏某謹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樓參政紹熙五年內禪詔草

某未冠時，侍長老聽紹熙末年內禪詔書，至所謂「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爲之色然以嘆，知朝廷有人也。後此三十二年，乃獲觀藁墨於宣獻樓公之季子，又見當時刪易鈎注，雖倉卒之頃，動中理道。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言動機微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豈一毫人力所能予奪其間乎！史官魏某謹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毛氏增韻

三衢毛氏《增韻》奏御之六十二年，其子居正義夫應大司成校正經籍之聘，始克鋟梓于胄庠。然人情異嚮，趨簡厭煩，故校其始著尚多刊削。世之不遇者，非特一《增韻》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番陽董氏所藏東坡墨蹟

蘇文忠雅耆陶公文，其有感於《歸去來詞》，蓋元豐五年之夏蔡、章被遇而呂正獻不合之時也。長公在黃，少公在筠，此何時也，而猶可以仕乎！《否》之訟曰「大人否亨」，其遯曰「包羞」，然則以亨易羞，果孰爲得失乎？遺墨藏于義夫之族子燭，臨邛魏某與之爲寮，因得寓目，因識其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黃太史帖

董季興媚于沙隨程氏，多識前言往行，余與爲寮，皆得與聞之，獨太史此帖未睹。今其子甄自竟陵以石本見寄，則時賢題識已悉，尚何云，姑識歲月。紹二七十一〔二〕，鶴山魏某。《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二〕紹二七十一：疑是「紹定二年七月十一日」之省文，四庫本改作「紹熙二年七月」，非是，紹熙二年了翁僅十四歲。

跋張忠獻呂忠穆與李忠肅書

明受之變，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援也，守將奚爲！復辟之後，張、呂、李、鄭諸賢以次受上賞，蓋人臣所當爲，人主所當報，各適其分焉耳，而或者猶不免著書以詆平江之功。惟文肅於呂、張二公情誼始終，無少猜間。嗚呼，其深明於事君交友之分者乎！不寧惟是，張忠獻以李忠定殺諫臣，攻之至再，隆祐汎舟之役，公與呂忠穆亦異論。迨其閒退之後，死喪之際，考於是帖，則懷人憂

世，固未嘗有纖介之嫌，信知周比和同之別特毛髮耳，而公私誼利縣隔霄壤。嗚呼，其嚴乎！前史臣魏某謹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趙昌父送劉清之子澄事後

靜春劉公之去衡也，章泉趙公亦去之。或曰：非悻悻與？曰：《禮》有之，凡食賓，君迎賓大門；賓入，君再拜，賓辟。君揖入，賓從。三揖三遜，久而後成禮。賓出，君送之大門，則擯者已返告，曰賓不顧矣。夫始焉迎之拜之揖之而後升，其後君送而已不顧，非始煩而終簡也。然則士大夫進退之節，於此亦可槩見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類省試策卷後

予以貧賤未免有科舉之累，然亦恥爲揣摩剽襲之文。始舉于鄉，故吏部郎趙公大全取之；于類省試，吏部與故知邕州李公取之，故簽書密院宇文公又主之。嗚呼，乖逢得失，其孰爲之邪！嘉祐間尚西崑體，而歐文忠公典舉，首取古文。紹聖以後尚王氏說，而陳忠肅公主別試，多取史學。主司之不苟時好固難其人，而舉人亦有以是應之者，然則乖逢得失，豈必皆工於舉業者。李先生之子義山以予

大慚之文相視，因識其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羅文恭公點諫稿

文恭公奏疏，既嘗爲之序引，後二年蒙恩歸自靖，道荊州，公之子愚出視元稿。其間所謂諫者歸過求名，人才至身後議論乃公，臧吏之弗戢繇大吏越足三尺外，人才不更事者必不可用，此皆千數百年相承而莫知其非者。「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亦足以悲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羅文恭公薦士稿

予嘗以呂正獻公《掌記》、司馬文正《薦士編》、陳密學《章稿》、范正獻《手記》、李邦直《舉官記》及近世虞忠肅公《翹材館錄》輯成一書，刻之潼川漕司，惟呂文穆公夾袋小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曾宣靖《雌黃公議》未得全本。今幸從文恭公之子愚獲觀《薦士稿》，前輩懷人憂世之規大抵皆如此，凡以謹時幾而釐帝命也。俗流世隘，此事久無聞矣，三復遺墨，爲之永嘆。《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跋羅文恭公後省繳駁稿

祖宗虛己盡下，一政令之出，自始進擬已有中書、三省、密院分班同班之別，人得以自靖自獻，不嫌於異同。迨其既行，則給事中、舍人或書或否，各行其志，不關白長官。或諫官有言，臺臣不及知，臺臣有謂不可，諫官或是之，蓋臺諫官平居未嘗私相往來也。臺諫偶已同是，侍從以次至于臣民或持以爲不可，此事甚衆，不暇枚舉。自京、檜用事，惡異喜同，士大夫始以是爲驚怪。乾、淳涵育之久，積而至于紹熙，然後此意僅僅有存。今觀文恭公後省諫稿，明逐臣之冤，斥臺臣之誣，乃其一事也。謹書稿末，以識世道升降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公安張氏所藏東坡帖

世之知蘇子者必曰言語文章妙天下，其不知之則曰譏訕嫚侮，不足於誠，乃若蘇子始終進德之序，人或未盡知也。方嘉祐、治平間，年盛氣強，熙寧以後，嬰禍觸患，靡所回撓；元祐再出，益趨平實，片言隻詞，風動四方；迨紹聖後則消釋貫融，沈毅誠慤，又非中身以前比矣。士不精考而以一事槩一人，一言蔽一生者，姑以是思之。是數帖即紹聖後事，今藏之永平令張仲車篋中。紹定四年

春，臨邛魏某與寓目焉，因識其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永嘉薛榮祖臨予觀亭記本而書袁和叔之語曰觀外不如觀內觀民不

如自觀以求予一言

薛君引袁潔齋語識諸《觀亭記》之末，觀之義滋有所發。大抵古人觀象、觀法、觀物、觀我，無一物而不之察，所以會衆理而致吾知也。《觀》之爲卦，實明是義，今傳注之說則彖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以前，安知不皆爲平聲乎？於是聞見視聽、高深先後、遠近上下之等皆有二字。且考諸義則二字固可一，而參諸《易》《詩》以後、東漢以前，則凡有韻之語亦與孫炎、沈約以後必限以四聲、拘以音切，亦不可同日語。併識是于記末，以質諸同志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鄧某宣和使虜賜私覲茶幣

本朝立國規摹，好生惡殺，故於夷狄盜賊常有招懷之意。然其間以戰致和者其盟易而久，宣、靖

以來反是，往往怒我而誨盜，刑民而誤國。覽鄧氏遺事，爲之慨然。《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蘇文忠屬黃州教授作賀鄧樞密啓

言貴於有物，無物非言也。後世非放誕相高則虛美相加，迨其流弊，至爲駢四儷六以相諂瀆，則不足以謂之言，矧曰文乎哉！東坡付他人作賀啓，亦初無甚異，而疑者喋喋不厭，何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題李肩吾爲尹商卿書鄉黨

天之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故凡威儀容貌、飲食衣服，何莫非天則之流行也。聖人德盛仁孰，從容中道，門弟子精體實踐，詳說而備書之，則所以學聖人也。李肩吾爲人書《鄉黨》者數矣，得是書者皆使予識其末，今商卿又以屬余。嗚呼，商卿尚敬之哉！「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苟瞬存息養而實有得於斯焉，則知古人之所謂學者蓋如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跋辛簡穆公與秦檜爭和議奏稿

和戎之說未有不怠我而長寇者，耿、秦諸公以來率襲是誤而不爲修攘之慮，始於患失，終以亂邦，予固憤此久矣〔一〕。紹定四年，蒙恩西歸，舟至夔門，會韃戎外侵，臺榭內潰，辛君俱出示先簡穆奏稿，因識其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三。

〔一〕固：原作「因」，據四庫本改。

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靜春先生劉公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所與張宣公帖也。宣公時爲秘閣修撰、荆湖轉運副使，過其弟端明公于宜春。劉公之兄靖之字子和，卒於贛州教官，將葬而屬銘焉。劉氏世載令德，爲國朝文章家，逮公尤孜孜以人才爲己任，朱文公稱其收恤宗黨，接引後來，樂人之善，矜人之惡，蓋得之親見。宣公雖不及識公，而書問往來間氣味之同亦爾，此可以強致乎！是歲石林李公年二十，悅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以二公屬宣公，已曰「異日與川中作師表，非小補也」，而數十年後悉如其言。人

固不易知，然而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苟志平氣定，不遷於私好惡，不奪於小利害，往往可以十得八九，況稟氣之清明者，固亦可以望而知之。某生晚，不及與觀一時師友之盛，猶幸與輔漢卿、趙昌父、張元德諸公遊，知靜春事爲悉，因悅齋李公刻此帖見寄，附姓名其末。嗚呼！師友道廢，利祿相挺，上慢其下，下諛其上，以講學儲才相規益者鮮矣。張德衡其實此帖，亦以覘世道之變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跋牟少真發蒙中庸大學俗解

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俚字爲文者，蓋弟子之於師唯恐稍失其指，故聰聽之，謹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勦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諉曰姑以給取利祿耳，是固可陋。今牟君之爲《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貽後，而爲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強同乎！又若謂世人不可與莊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不淺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牟君歸爲我精思而文言之。亦有當商略者，茲未暇及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又見《經義考》卷一六二。

跋牛寶章大年記楊少卿事

牛聘君所記辨誣，蓋寶慶三年趙敏若爲鄭損所誣，幾成大獄，楊權正時爲軍器監，帥蜀人之在朝者白于有位，而有不謂然，則自爲書爭辯益切，前誣卒以盡白。嗚呼，此豈有爲爲之哉！高閭植槐等事，則近乎有爲者矣。書其末而歸之叔正之子埴，其尚勿替先志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又見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題蘇叔明公誠陶然堂賦後

南麾退翁，蘇文公之兄也，持正不撓，終於利州路提點刑獄。子孫多賢，且繼踵科級。其五葉曰叔平者，自號松菊老圃，有子曰公誠，字叔明，以禮自牧，爲族黨歸重。嘗賦陶然堂以自述，非明乎義利之際者不及此。余歸自靖，叔明訪余山居，言論風指，歛浮歸實，進進未已。嗚呼，世家搖落不振，邦國之恥也，叔明尚懋敬之哉！玄默執徐同壯月穀旦。《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跋東坡趙德麟字說真蹟

趙德麟始以僚屬受知于蘇公，今蘇集有倡醺、字說與《秋陽》《春色》二賦，世之賢德麟者以此。雖然，嘉祐、元祐之蘇公，孰不知趨而和之？迨蘇公度嶺，諸賢皆坐廢錮，德麟與焉，而猶卷卷於片文遺墨之是寶，於是有以知德麟之所存者遠矣。予歸自謫所，今安德節度趙公之子與洗武叔携字說真蹟相視。安德以儒科發身，器周才裕而局不得施，而有子是紹，茲其爲麟不已多乎！嗚呼，武叔其尚勉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題孟莘事狀

昔歲御命拜昭慈于攢宮，器皿裳衣獲窺于奩中。今觀心畫於孟氏之宗，大抵德而度，溫而恭。吾雖不識公進，意其恂恂守正，有昭慈之遺風。《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跋張宣公帖 一

張子論著惟《論語說》乃晚歲更定，而朱子四書於《中庸》尤所盡心。今師君遇所藏宣公筆蹟，二者咸在，是誠可寶矣。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三子以學問爲羣儒倡，雖其才分天成，功力純至，然亦不可非師友切磋之益。朱子序張子文集，以其間有講焉未定之論爲恨；序呂子《讀詩記》，亦曰「其間所謂朱氏者，皆某少時講焉而未定之說」。以此知先儒進學，朝益而暮習，月異而歲殊，蓋有所謂勉焉，維日孳孳、斃而後已者。彼世之粗涉梗槩而哆然自足者，殆亦不知愧懼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跋張宣公帖 二

公以淳熙五年守荆，七年二月七日易簀。今其十四日書云「詰朝陽至」，蓋六年長至正在月半，則此帖距公之亡才八十四日耳。其二十日帖云「氣體未復，不免灼艾」，想公之疾自此日侵。嗚呼！所謂任重而道遠，於此亦可略見。拊卷太息，書其末以歸諸范文叔甫之婿師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跋朱文公帖

右，朱文公與月舟范公文叔帖凡五，皆寧考初元也。是時孽韓枋國，黨禍方張，此何時也？而以序所見於蜀士大夫如劉文節公、李良仲宗丞、季章參政、君亮侍郎與今范公之家所藏朱公報帖，則一時善類應與固自若也。權臣威燄徒能怖赫庸貪，而終不能以間人心之同。《剝》之三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復》之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夫居羣陰之間而獨能失其同類，惟道是從，矧茲聲氣之合，胡可劫而禦之！予雖生晚，而身履乎慶元、泰、禧盛衰之變，周旋乎范、劉、諸李與二熙羣賢之間。嗚呼，「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亦足以悲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題蘄州儀曹范塤元帥府牒後

靖康之禍，薦紳大夫士未嘗不憤惋，於大官貴人無足倚賴，而冗曹裨官猶可與有爲也。趙哲一使臣，能以百騎束虜馬；向拱一尉掾，能以培繩批遊騎；傅亮一文學，能以義旅造青城；陳淬一小校，能先諸將以敗虜于南華；韓世忠一制將，能引部將以却虜于南京。至於據神稷、破鵲眼者，乃安邑之士人；日中碎虜五十壁者，乃石濠之小吏；首渡河以復新、興者，乃招撫司之屬將；以千八百騎夜刺

李堇者，乃經略司之都監。曰孟迪，曰种潛，曰張勉，曰張漸，曰白保，曰李進，皆翹關超距、雷動風從於王庶之檄，異時中興諸將繇此其選。使當時得將相大臣有以用之，俾各竭所長，經營河朔，則虜當遠伏涼澱之北，而祖宗境土遄歸職方矣。蘄州儀曹范公其一也。予歸自靖，道雙流，公之孫子郊誦公自蘄趨濟顛末，咸歎世弊俗偷。方時晏然，位驕祿侈者偃然物上，盜弄人爵，蠱壞士氣，胚胎禍機；一朝潰裂，幸而有懷忠蘊義之士起濟濡首之厲，然猶扼塞不得亨。嗚呼！「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自古禍亂相尋於無窮者類若此。曹器遠辨紙尾三人乃汪、黃、耿，非宗忠簡，此說甚善。使忠簡而在此位也，吾所謂某某者，必有以用之，范公當不至流落秦陝，待張忠獻之薦而後受知于思陵也。後百餘年，臨邛魏某歛涕書于下方。《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全宋文卷七〇八九

魏了翁 三七

書瀘士周挺讀歷代書

古之學者習乎禮樂射御書數，內以養德性之知，外以固筋骸之束，進乎大學則格物致知以往皆爲己之事也。是皆失其傳，惟有挾冊讀書以求之前言往行，而讀之者亦罕，讀之而有得焉又罕有也。周文叔挺乃能取歷代帝王以來之書，窮搜力索，廣記詳說。嗚呼，其用力亦勞矣！文叔求予一言，方以王事未暇與之精講也，姑識其末以俟他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題朱文公帖

王氏之盛也，江南學者爭稱門生；其黜也，諱焉。蘇氏之學爭尚於元祐，而諱稱於紹聖以後，又

大顯於阜陵褒崇之日。至程子諸儒，亦莫不隨時之抑揚而爲輕重。迨近世，則朱、張子諸儒一話一言散落人間者，無一不顯，予之精力弊於題識。雖然，予甚懼焉。李君盍爲我語諸同志，其相與用力於不睹不聞，以庶幾無負於諸老先生之訓。《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題孫教授誌銘

吾同年友孫次龍之葬，張義立誌之，劉文節公銘之，可以無憾矣。然帖所謂歲寒山之兆乃其考君手卜，史巫紛言不可，於是廟殯垂三十年，厥子應龍彊善克家，乃改卜。得負郭田，惟兌食竭訾以庚之，又爲豪右所奪，刑獄使者歸其田，始克葬。卜九月之甲子，先事過予言曰：「劉銘張誌得之孔艱，而兆異時改，乞公一言以識諸碑陰。」嗚呼！次龍之才之懿、之行之修，而止於是，而死於是也。人孰無死而殞於奇禍，人孰不葬而搖於異論。夫世以作善離殃疑天之夢夢者，信乎其陋矣；終於不可詰，則曰將在其子孫，抑猶未免責償於天道也。雖然，應龍尚勉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跋陳猷春龍出穴圖

天基節前一月獲觀于白鶴山。是日邸吏以友人陳和仲墳奏劄錄本見寄，其間有云：「陛下居飛龍

在天之位，而晦之以潛龍勿用之德。」讀之慨然，識其說于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又見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跋王荊公真翰

按集所載與此小異，蓋爲江寧守陳和仲作也。介甫既爲相，而庠屋寒蔬，不改其素，所以見信於當時而得以肆行其志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跋克齋游吏部所書孟子一章

孟子之告宋句踐，亦猶游之告尹也。是時三遊之風已勝，孟子之說殆與貨色之對相似。然尹君其知此則知景仁所以倣我者深矣。若見同遊之士，併出以告之。某書于三瀘州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跋趙安慶所藏東坡帖

予昔遷靖，與廣西爲鄰，廣郡牧守多故舊，時以方物問予，如蘇公遺墨及海魚、黎洞沈椰子酒、吉貝、黎莫之等，率中州所罕見。黎莫如青棋布，暑夕可以覆體。雖然，飲食之物則非靖比也。靖之米斗百泉，羊、豕爲斤十減米之二，蔬笋又不論也。予常閱蘇公帖，自謂衣食之奉視蘇子卿啖氈食鼠爲大靡麗，以予居靖言之，視文忠公之靡麗又加一等。《詩》曰「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吾儕勉諸！上親政之歲，魏某書于瀘州官舍。《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跋趙安慶先世詩

舒守趙侯以其先君子所書《黔婁詩》六十言見寄，又自爲九十言識其末，凡皆表廉訓儉以示子孫。是時改元端平，上手書戒貪吏，草茅賤呂某布宣德音，退而識于百五十言之末。嗚呼！以義利言，則清心約己，士之常分也；姑以利害言，則世之黷貨徇利者，祇見其害，未睹其利。公孫瓚以鐵爲門，鐵非不固也，董卓以金爲塢，金非不多也，徒以敗家亡身，爲他人守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書魏少申謨仲碑陰

少伸予所厚也，今其沒十有七年，始克葬。先事之月，伯衡以一編書視予而言曰：「昔歲將葬吾父，前禮部侍郎曹公器遠爲誌其竊。尋以史巫拘忌，誌所書歲月丘封與今不合。且始卜日于嘉定十七年五月甲子，今卜紹定六年十二月乙酉；始卜地于盤石縣高榮山震岡，與先母裴氏合葬，今卜瀘州縣天柴山巽岡，以繼母張氏祔。夫子爲我書之，以輔前誌。且母裴之卒慶元二年五月庚子，母張之卒紹定二年二月乙酉，誌亦未之書也，爲我併識之。」嗚呼！墓之有碑，雖漢、魏之末造，而人子報親之心必誠必信，於此亦可槩見。乃爲勒其語于碑陰，以備來者之參攷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通典跋

杜氏《通典》之書包括古今，涵貫精粗，人習焉不察，例以類書目之。予自成都嘗倣其書爲《國朝通典》，因得以熟復終帙。今起家守瀘，帑有刊本，而文字漫漶，半不可識，將盡易之而先是有已經修者，棄之亦可惜，乃命工易十之四，凡二千葉，爲文五十七萬有奇。端平元年九月甲子，臨邛魏某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

跋丹稜劉氏黨籍

崇寧定元祐爲姦黨，第元符上書人爲邪等，以附元祐之末。且姦邪之名，人所甚惡，而子孫矜以爲榮，作史者又以姦魁、邪上爲最榮，然則謂隨夷溷、謂跖躋廉，千數百年間用事之臣蓋一轍也。臨邛魏了翁歸自靖州之明年，書以遺劉東巽，識諸炎、興詔旨之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題史繩祖孝經

朱文公嘗著《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舉元稿以遺余。余既鋟梓與學士共之，史慶長又以告予曰：「昔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經》註解，今願得《刊誤》爲之章指。」余舉以畀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黃直卿《孝經本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爲一書。嗚呼，此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又見《經義考》卷二二六，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八三。

題彭山宋彥祥詩卷

宋彥祥前年過我，袖出八詩，有《擊壤集》中氣脉。今年又求予友肩吾書之，索予題識。詩造平淡，此豈易得，第擇理容有聖門所未道者。如「點檢精時管甚人」與「事事安排要似渠」等語，更當商略，而了翁方治東歸之裝，未暇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題吳武安所得高孝兩朝宸翰

粵自宣、靖枋政匪人，女真小醜敢抗大邦，莫有北向發一矢者。迨富平後，我師始與虜角，殺金平之後，我師始挫虜鋒〔二〕，則張忠獻倡之，吳武安繼之，然後虜知中國有人而不敢肆。張、韓、劉、岳接跡于江淮，然後中國之勢伸而和好之議以定。竊觀近日三京喪師，悼頗、牧之不可作，撫卷太息，拜手稽首識于下方。《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二〕始：原作「姑」，據四庫本改。

題周子靖理齋銘後

銘云：窮則不循，循則不窮。

義理之說，千百載而一日、千萬人而一心也。今東南之學有建有溫有明，各是其說，不可以強。同是說也，了翁與微之則以建爲然。建蓋宗乎濂伊，濂伊祖六經者也。端平二年春，書于眉山東郊。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跋修全趙公所作蒙箴

吾鄉之俗以親師講學爲業，以孝弟忠信爲本，不趨時尚，不事外飾。予生雖後，尚及見大父行於經子百氏書，皆覆紙細字，丹鉛點勘，又必師傳友授，必心體身踐。視今之後生子弟捐金市書不累月可得千百卷，聚友聯文不頃刻可成千百言者，雖若迂頓不快人意，而操心厚，見理實，傳家久，遺後安，流風餘澤，至今可識也。慮此事久而無傳，因楊子有以修全趙公《蒙箴》見示，附志其末。《鶴

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題馮仰之因重論後

普慈馮起文以其父仰之先生《因重論》見寄，請識其末。予少讀《易》，見諸儒重卦之說有四：王輔嗣以爲伏羲，鄭康成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周文。孫、鄭之義亡據，而馬、王之說人多是之。然予以爲唐虞之時固有卜筮，則四營十八變尚矣，固不待文王而後重爻也。不寧惟是，竊意先天一圖自古有之。嘗舉似謝起文〔二〕，則曰：「何傷乎！亦各述其所見，以待後之學者。」於是識一時問答爲《因重論》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二〕似：原作「以」，據四庫本改。

跋師厚卿遇致仕十詩

師厚卿自紹定元年貢于鄉，以母疾禱于上下神祇，曰「萬有一齒一名于進士籍，則貤祿吾母，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其秋不復試禮部。厥三年而後舉進士，則母不及見矣。既唱第廷中，謀挂衣冠，而奪於親暱之異論，不遂初志，卒受爵以歸。歸而得疾，幾殆，則舍然嘆曰：「豈我食吾言以干天怒

乎！」決意不仕，賦十詩見志，屬李肩吾書之、予識之。予謂之曰：「子以蒼蒼者爲天邪，此心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較是非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子也急求緩棄，違心所安，是戲豫也。《語》曰「吾誰欺，欺天乎」，子謂人心之外又有所謂天乎！」厚卿竦然曰：「我事吾志，不他有悔矣。」乃識其事于詩末，以成厚卿之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跋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

臣伏見廬山、嵩岳、衡麓、睢陽各有書院，自太平興國訖大中祥符，錫之號榮，被以詔墨，至近世東湖、北巖、濂谿、象山之稱，皆嘗有請于朝，風聲所形，聞者興起。臣生于邛之鄙，自開禧邊議不合去，之古白鶴山之下，築室聚友，將終身焉。兩朝聖明，照知臣心，訖荷眷憐，致位通顯。茲又蒙陛下申錫寶翰，賁耀林廬。臣竊惟先朝賜書，必以名賓實，顧臣熏心患難，舊讀荒蕪，大懼無以稱塞隆指。其自今乞身得請，將歸老鶴山之麓，顧瞻奎文，帝臨有赫，誓畢餘齒，力求初心，以無忘君師訓迪之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八〇，嘉慶《邛州志》卷四六。

跋御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二〕

臣嘗妄謂《易》《書》《詩》《春秋》，凡仲尼所述不言「將」，蓋出師於郊遂，而王朝之公卿董之，四代以來未之有改。迨二《禮》三《傳》後出，始有軍將、將軍之名，於是師久於外，往往不從中遣，非所以共武服、謹師命也。臣識闇能薄，獨荷陛下殊尤之遇，自親大政，召冠禁聯。會靺鞨披倡，受我亂民，整居王略，肆命臣以宥府視師，賜對禁中，假權闔外，贏金筐幣，商賚優渥。既又親御筆札，大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以寵靈之，英雲明露，膏耀菅茅，師乘傳觀，人百其勇。《師》之坤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此陛下爲萬邦計，臣獨何人，遽當王朝公卿之選，赫赫王命以鎮拊其干楸，下拜登受，曷云其醺！臣謹以宸翰被諸樂石，班其貳于侯氏，用答揚明天子親命幹方之意，爲臣工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二〕「御」下原衍一「御」字，據四庫本刪。

題楊慈湖所書韓貫道墓後

安陽韓燮相從于督府，一日以其先人貫道墓銘相示，則燮之婦之祖楊敬仲所書也。予不及與貫道接，而敬仲所稱許若此，且跡其所受知者則劉共父、韓无咎、劉子澄、林和叔、徐子宜、王元石也，嗚呼，是可以知貫道矣。忠獻之後多賢者，特以開禧權臣例遭挫摑，或曰權臣實非韓氏遺體也。

予既書此，或曰：「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已過矣。」曰：「然則可乎？」曰：「魏晉以來文書不足證，吾以六經二漢爲據。」《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二〕曰然則：原作「不平闕」，據四庫本改。

跋先表叔留題鍾山西湖二詩後

朱簾白舫亂湖光，隔岸龍舟漾夕陽。今日懽遊復明日，便將京洛看錢塘。

右題臨安西湖。

虛名自昔數掾廬，流毒于今幾卷書。擬代周顒報山鬼，移文逋客請先渠。

右題王文公祠。臨邛高孝璫公純父，開禧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了翁以嘉泰三年造朝，開禧二年補郡去，同產兄高稼皆得侍先表叔父大夫公東游，聽言觀行，朝夕有所省發。了翁雖甚愚不肖，而不肯曲學阿世以取忤權貴人，則大夫教忠之力也。大夫游杭之西湖、金陵之鍾山，皆嘗隨事賦詠，定子幸得遺稿二首刻諸樂石，了翁謹以從遊所見書其末，亦以見前輩不苟於爲文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跋陳君舉東宮進故事

右《漢元帝事實》一通，故起居郎止齋陳先生傅良爲先皇帝嘉邸贊讀時所書也。朱字三十有六，則寧考即所聞而記之。今藏之蔡文懿之季子範簿，以了翁在經筵日嘗爲主上論元成事，發明班史二贊，粗有益於謹獨之學，因請識其後。了翁雖不敢以固陋辭，然而改變氣質最忌因循，與夫歸其責於傳而實以咎帝，此則有益於人主之講學，非宿儒老生不及此。敢用拜手書于下方。《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跋四十年前補試卷

慶元初，仰之先生攝令于吾邑蒲江，予以舉文受知。今四十年，過先生之鄉，宰木成陰，先生之子企文亦頌白矣。袖出一卷書，乃當時縣庠試論，猶記是時日試二論，此其次也，前卷在第三名。嗚呼，是所謂大慚則大好者與！人心之說雖未必皆本指，然不爲無補於世教，企文姑存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題陳思書苑菁華

古以書爲名，如《周官》「達書名于四方」，《儀禮》「百官書于束」，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不先識字則無以名百物，雖顛張草聖、阿買八分，猶爲不識字也。臨安粥書人陳思乃能集漢晉以後論書者爲一編，曰《書苑菁華》，亦可尚矣。雖然，是猶後世誇工鬪妍，非吾所謂識字者。若好學者又於此溯流尋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正名之意，則讀書爲文也，其庶幾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又見《書苑菁華》卷首，《詒宋樓藏書志》卷五二。

題呂城李氏世藏名帖

寶慶元年冬，魏某得罪時宰，投畀蠻荆。道呂城，獲觀李唐裔孫祐所寶唐賢遺墨。是日劉平國、王去非踏雪見訪，皆奇遇也。惟是虞、褚、顏、宋間乃有李林父姓名，此《易》繇所謂「勿用取女」之時，重有感慨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題茅山道士所藏朱晦菴以佛語調楊誠齋周益公帖

朱子託爲佛氏語以寄周、楊二老，其戲言以效他人體邪，抑逃墨以解學禁之禍邪〔二〕？夫以修辭立誠之義於晚生終有未達，不可強爲之說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二〕解：原作「邈」，據四庫本改。

題深衣畫像

言忠信，行篤敬，言若易，聖猶病。申六言，以自儆。行顧言，言顧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

五。

題盧祖岳復別祖墓

子嘗爲同年友盧申之序《盧氏會拜錄》，今其兄仲山以其別祖倉監之墓久失而復得，復使識其事。盧於唐爲甲族，今六百餘年而子孫之賢者代不乏人。況如吾仲山遊學膠庠，蠶鹽不贍，而能爲別祖復三百年之墓，是滋可尚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書劉仲坎習之孝義傳後

得之廼姪子孫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習之之身首異處，不保身乎！然則此義不明，人於毫髮利害趨之避之惟恐後，則世之包羞含垢辱，全軀保妻子，皆保身也。劉起居作《孝義傳》，謂習之兄弟至死不相捨，孝也；罵賊而死，義也。此豈不善保身者哉！後六年，史臣魏了翁與其兄厚之從遊，獲觀劉起居所識，因附姓名其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全宋文卷七〇九〇

魏了翁 三八

答館職策一道

對：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捉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使吾朝廷之上，君制臣承，淑慝有別，國是歸一，士心不偷，則紀綱一定，自可以立萬世法程而無變，而況目前小小節目之未備者乎？不然，所以爲立國之規者，方搶攘舛逆，未甚有紀，則四肢雖強，而脉已受病，庸醫之喜，而倉、扁之驚也。我國家之有天下也，以仁厚立治體，以宏大植規模，真儒碩才，肩袂摩接，相與修明紀綱，以爲子孫帝王憑藉扶持之計。姦愼權慝，胥史與隸，不得以撓憲章；后家閹尹，寵昵嬖倖，不得以干朝政。國論出於一，而士大夫以名義自檢，不以枉進，不以苟偷立人之朝。一政事之失，則大臣請對面列，臺諫留班伏閣，小臣封章扣匭，隨即正

救。誠以大綱之或紊，則敗法亂紀，紛裂四出。任使非人，而軍政墮矣；耗蠹無藝，而財力殫矣；有司失職，而刑獄繁矣。一絲之勞，而頭緒如蝟，是安可不循其本而爲之憂乎？當是時選用將帥，內則拔之禁近大臣，試以藩岳而後用〔一〕；外則取之都漕待制雜學士，遲以歲月而後授。武臣不過爲總管，領兵馬，受節制，未嘗俾之得專制一道也。紀綱一定，故擇帥不撓於私，而績用咸著，況祁若水能使老師宿將屏氣懾息，韓、范諸人能使得悍羌黠賊骨寒膽破，其將帥之效，有如此者。財用悉歸三司，內外帑藏非條例之有定數者，不得擅支。而軍器土木河防之費，皆有專案，以關防出納之名數，人主不得與知，宰臣不敢取索，計相不肯供具，皆所以防微杜漸，不欲以隙橫恩濫賞之門也。紀綱一定，故財用不病於耗，而公私俱利。初年不過有千六百餘萬之入，而內帑金帛如山積。而至於寶元、康定間，民不加賦而帑藏盈溢，其財用之裕有如此。犴獄之寄列聖尤重，既分遣朝臣提點刑獄，又間遣近臣分錄刑禁。凡有奏讞，則棘寺與審刑詳覆之，同書以上於朝。又慮有司之交委其責也，則令詳斷官不得避事，紊煩朝廷。乾德詔書，列聖遵守。紀綱一定，故司臬者各供其職，而獄訟用稀。盛度知審刑院，而在京及諸路止有斷案三道。慶曆之間，郡數奏獄空，其刑獄之清有如此。自熙、豐大臣以私意誤國，引用資淺新進之士布滿中外，要官右職皆出其門，廢棄典章，隳紊經制，凡祖宗所以維持斯世之紀綱蕩無復存。血脉受病而外邪交攻，衆證皆由此始。河朔增置諸將而勤兵費財，韶、向、充、諤之徒，出師屢敗，使貂璫節制諸軍，而士莫肯爲用，則軍政失律矣。鑿《周官》以符新法，分三司使權以歸朝廷，置旁通簿以說上意，則國用無節矣。殺傷自首之律，議論蠹起，奏讞駁勘之條，刪著

無常，鞠獄或由內降，必傳重議，則法令滋章矣。方熙、豐大臣銳意求治，悉從更張，未嘗不曰：「吾將以振起偷惰，作新弊政也。」而廟堂紀綱之所自出，乃使國是多岐，儉佞競進，舉措不審，條章紛錯，以傷吾立國之體。使無元祐，則陽九之厄，蓋不待後日而見矣，而何特是三者之不滿人意哉？即是而觀，則知出治有本末，施置有先後，治本既立，則節目所不必慮；區區然隨事以爲之圖，而紀綱之地謾不加意，則亦終於無成而已矣。善計天下者，常於是而致察焉。厥今天下何病哉？國是撓於浮言，朝變夕改，而無成規；士大夫狙於苟偷，阿意順旨，而無特操；法度屢更，主威不立，爵賞輕濫，流品混淆。慶元之初，嘗爲變更之說矣，未幾而易以安靜；未幾又爲皇極之說矣，未幾而易以振作。上既無一定之論，以把握國勢，而士大夫迎合苟容，不自愛重，倖門邪徑，抉關毀垣。其嗜利亡恥者，往往剽掠傳聞，追媚時好，求容左右，扣閭投匭，指心誓日，以功名自詭。而朝廷之上所以植立紀綱，以爲出治之本者，慮不動於耳目，以爲上之人無意於是，而時論所不尚也。嗟夫，安有爲天下阡危若此，而充塞周行，掠祿養諛，獨無正人爲上分明之（二）？姑以將帥言之。國家休兵四十餘年矣，舊臣宿師日替月零，驕將駸夫久縻廩稍，未嘗有橫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祿寵異逾等，不復有功名之望。剥下媚上，背公首私，陞差奪於貨賄，揀汰撓於請囑，庸者有輸，假貸子錢者有輸。每旬宣限，幫給銀會，或以鐵錢兌給，而規其倍稱之息，戍兵之憤惋不恤也。市芻草以給戰騎，往往抑配均備，而乾沒其四分之三，將隊之怨嗟不問也。甚者收房廊，掌回易，置籩箴，建第宅，古人之所與同甘苦者，今役使科抑，幾同奴隸。方時晏安而專事腴削，士有離心而無鬪志，萬一有犬吠之警，則憂

不在敵而在我矣。是安可不講求其故乎？問遺公行，貨賂旁午，或求召對，或覬節鉞，或圖移鎮，傾困垂橐，莫非責償於得請之後。此其豁壑之欲，豈曰僅償宿負而已哉？此可憂者一也。姑以財用言之，中興以來，以十六路百七十郡之地，不能當天下全盛之半，歲入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而經制月椿等錢二千萬不預焉。兩浙之歲輸緡錢千二百萬，四川之鹽錢九百五十餘萬又不預焉。校之祖宗取民之數不知凡幾倍矣。而平居無事，版曹無累月之儲，大農無旬時之積，鰓鰓然若不能一朝居者。祠牒積滯而亟出空名，祇以重商賈之疑。而拘以折納，使胥吏得以交通爲市。扈農急闕，而招誘綱運，反以致諸郡之闕。而措期始至，使官吏得以旁緣爲姦。方時晏安，而小小舉措，首尾呈露，動招窺議如此。萬一有赤白囊之警，雖百弘羊^三，亦不知所以爲吾計矣。是可不講求其故乎？苞苴成風而貪吏滿天下，名器輕濫而節察防團滿京師。后家之廟侈於疇曩，掖庭內人動以千數。今其甚者，封椿內帑，破壞阜陵之成規。御前軍器，修內司營造之需，關撥無時，比部不得而驅磨，廟堂不得而致詰。宣和以天下之全力，侈汰無節，猶不過月支百二十萬。而今乃與之等，此可憂者二也。姑以刑獄言之，祖宗立法，罪疑惟輕。令甲所載，凡無證佐，不經檢驗，法輕情輕，疑慮可憫，皆得以上于朝，蓋慮其冤抑而無告也。因循日久，而胥吏緣法舞文，應大辟下吏，不先考正情實，或導之以前六者之條，遷就周回，以爲奏讞之地。獄司受賄而飾詞，法吏交通而棄法。天下之獄，歲上于朝廷者，充曹牘府，而皆無證不驗也，皆法輕情輕也，皆疑慮可憫也。文書盈几，披覽莫徧。福建、湘、湖、川、廣之間，報可之命，近輒逾年，遠或再歲，瘐死者不可勝計。詳刑之職，無案可覆，是可不講求其故

乎？守令務爲姑息，不肯任責，而憲吏之於州胥，吹毛求疵。甚至呵問勘官，逮治推獄，毫釐之差，便入一案。推結之文，若徑從奏裁，則省部據案鋪法，不復駁難。舉天下無一可死之刑，兇徒之所以輕犯法。而獄訟繁多，寇盜之興，實基於此。此可憂者三也。夫將帥所以捍吾圉也，財用所以強國勢也，刑獄所以戢奸暴也。先王經理天下，孰有外於是？而今皆未能一焉，則紀綱之不可忽者如此。上拊髀思將，固嘗申節諸帥，至謂「專事朘削，藉爲苞苴」，可謂深中弊源矣。將帥之弊至今日極矣，非大有以更張之不可也。誠能如祖宗故事，參用儒將，自宰職禁從以至藩方帥守，其有年勞素深，威望素著，諳歷山川道路，甲兵財穀者，命大臣各以一二姓名條上，蔽自聖志，俾之分領重鎮，假之以權而久其任，隆之以名而厚其禮，使位貌威名諸將素所屈服。遇有緩急，則授以大將旗鼓，俾得以盡護諸將。而武臣不過領兵馬，受節制，出入戰守，爲所指縱耳。捨是不思，而必待夫臨事倉卒，然後輟大臣以宣威，則上下扞格，舉措乖方，往事可鑑也。況介冑之夫，寡廉鮮耻，而恣爲聚斂，又堪專委乎？上旰食渴治，固嘗申命大臣兼總邦計，且使之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可謂深中時弊矣。然今日之帑藏，不難於理其外，而難於理其內。蓋外之出內有常，可以考覈，而內之耗蠹無節，不容預知。所聞國用司已徧行取會諸路上供賦入及所在錢物名數，誠能始自內帑，取一歲非汎支費，嚴加覈實，一毫之出納，國用使別得以制其可否，而參計官得以覆其虛實，毋若平時比部驅磨之具文，則內帑金帛當無欺隱。然後以紹興制度爲率，約爲定數，月支不過八九十萬，比今所支則歲可省三之一。以三十年之通，當有餘財萬萬，遂可爲十年之蓄。以紹興兵戈擾攘之際，所費僅爾，豈其承

平無事而獨不可行乎？上好生恤刑，固當申飭憲臣，俾之條具詳覆失職之因，可謂深中弊源矣。然今日之弊，有未易言者。狹其奏讞之塗，則省部固無壅積之患，而非古人「寧失不經」之義。不問其可貸可殺，而皆得以上聞，則朝廷固有好生之名，而又非古人「刑故無小」之意。今不若行下勅令所，將奏裁之法詳加訂正，比類問難，疏於其下，俾上下曉然，易避難犯。仍責任憲司，凡州郡所當上之獄，審勘結錄，止得申憲司詳覆。有當取裁，則憲司獨銜具奏。夫憲司豈專以殺爲事者？而今也州郡欲予之死則申，欲予之生則奏，甚失夫詳覆之本意也。如前二說，不猶愈於刀筆之吏巧爲傳會，而冤死長奸者乎？三者之病，愚既推源夫受病之由，而陳所以治療之方矣。然脉候有虛實，藥石有先後，敢終言之。自晉之東，中原遺黎未嘗忘晉。晉之諸君進築以廣地，增募以強兵，儲粟以厚糧，亦知所以用強其國矣。然紀綱不立，初無一定之規，而謀國之臣議論矛盾，亦無同心徇國之意。古之舉大事者，必上下一心，臣民協志，議定而後行，謀審而後發。而今也國無定是，人懷異情。一人舉事則一人躡其後以議其失。庾翼徙鎮而王述非之，褚裒北伐而蔡謨非之，殷浩出師而王羲之非之，桓溫議遷洛而孫綽非之。夫事未及舉，而內之人心乖離不一如此，則其連年出師，隨即敗衄，間雖小有克捷，實爲溫、裕僭竊之資。然則非其外治之不講，皆以在內之紀綱未嘗素立故也。有國者豈可徒計在彼而不計其在我者哉？今日之勢，愚謂莫若急於內修，而緩於外攘。內修若無所事乎急也，救弊如支傾，極力撐柱，不急則仆。外攘若不容以緩也，然對敵如弈棋，當量彼己，不緩則失。請先言其內者。人主恭儉寡欲，淵默臨朝，固未嘗有失德，而立政造事，未聞與外廷之士推誠臨問，熟議而後行。雖日

御經筵，親近儒生，而罕垂諮訪。日御便殿，輪對百官，而未嘗可否。政令之闕失，紀綱之廢弛，宵旰之憂，亦嘗及此否也？廟堂，政本所出也。今體貌浸輕，威望不著。旬歲之間，免兩執政，如逐奴隸。異時猶曲示寬假，俾之自爲去就。今一封朝奏，則倉皇就道矣，殆非所以重朝廷也。臺諫，公論之所係也。今論監司則反爲所詆，甚至誣抗臺臣，而快其私。論一郡守，則反爲所慢，甚至遷延歲月而不肯去。簡墨未乾，而已畀祠廩矣；煩言在耳，而復造班行矣。事勢陵夷，殆非所以崇國體也。進一賢焉，惟恐用之或後也，未及施置，尋即罷去。退一不肖焉，惟恐去之不速也，未及旋踵，尋即收用。則賢否混殽矣。千餘緡之職，褫爵竄徙可也，而百餘萬計者，或夤緣以求祠，則賞罰無章矣。事之不得其當者如此，而欲以振天下趨事赴功之心，不幾於却行而求前乎？愚故謂急於內修。請復言其在外者。自一二年來，道路籍籍，皆謂朝廷將議北伐，移戍兵，修戰艦，蓄邊儲，備犒賞，繕城郭，文移往來，項背相望。曾未有釁，而兩淮之間人情汹汹，若王師之將至。不知朝廷果有是耶，抑不過堅邊設備而已？有之則不當使敵知，知則彼有備，而我無功。無之則不當使敵疑，疑則敵生釁，而我無應。二者皆非我之利也。今進言者皆曰：「虜人困於韃靼，而有危亡之形。遺黎不忘本朝，而起謳吟之思。彼其民困於屯戍，而簽刷未已，財匱於給餉，而賦歛橫興。若我以義兵臨之，不遺一矢，而境土可以坐復。」此近日規恢之說，所以上下聞然也。然嘗靜而繹之，今虜人積衰之勢雖猶強弩之末，然其奄有秦、晉、齊、魯、燕、趙之地，并吞大遼幽、薊、瀛、莫之區，地廣形強，未易卒圖。而求其在我，則廩廩然未有可以勝人之實。爲今日之計，莫若振紀綱，定國是，一人心，作士氣。使吾內

治修明，國勢增壯，使精神之運固足以讐敵人之心，然後徐舉而圖之，此萬全之利，不可以腐儒常談忽之也。不是之思，而欲舉二百年祖宗之天下以輕試於一擲之擲，則舉足之間，廟社之安危存亡係焉。愚故謂緩於外攘。區區謏儒，不識忌諱，妄有窺度如此。若曰國家大事，我不當言，言之有罪，則狂僭之誅，所不敢辭。《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一。

〔一〕試：原作「誠」，據四庫本改。

〔二〕正：原缺，據右引補。

〔三〕羊：原作「桑」，據右引改。

御策一道

臣對：臣恭惟國朝以忠厚爲治，以好生爲心，以和平養天下之福，以中正作士君子之氣。熙豐大臣之變法，鄰於驟；元祐諸君子起而救之，疑於激。惟我仁祖皇帝培養根本，扶植政道，治體渾大，汪汪乎有唐虞成周泰和之風，誠足以爲萬世法。陛下習祖宗之餘休，膺上皇之重寄，誠能持平守正，以與天下輯安靖和平之福，而不鑿吾祖宗渾厚之治體，則陛下所以策臣數條，如薦舉之尚難其人、財貨之未知其序、吏未稱其職、民未安其業、賢愚同滯、軍政未修，皆上廑陛下之宵旰者，臣願以仁祖

爲法，則六者之弊，臣當熟數之於前，惟陛下裁幸。臣伏讀聖策曰：「朕嗣承丕緒，六年於茲，兢業自持，罔敢逸豫，宵旰圖父，其效悠緬。常考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自然，靡弗有成，矯厲多事者未免於失。」臣有以見陛下嘆六年治效之未著，而酌之古先，以爲出治之龜鑑也。陛下夤畏天威，遵守祖武，勤恤民隱，貶主食之奉，服浣濯之衣，屏聲色之娛，天資固已超絕。而且閱大臣章奏或至日晏，御內殿講筵不問雙隻，日孜孜求理，尚懼闕失。是以比年以來，親享而霽景舒，日蝕而雲霧散，先春而瑞雪應，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邊塵不驚，獄訟希省，盜賊屏息，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陛下兢業自持，臻茲六年，其大體固已素定。今臨軒策士之始，詢臣等于庭，乃謂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者成，矯厲者失，則陛下既知安靖之足以凝治體矣，而獨有言「宵旰圖父，其效悠緬」，陛下責效於六年則切矣，臣猶未敢以聖問爲然也。我仁宗四十二年之治，巍巍堂堂如此，今以其即位之六年考之，則亡具甚矣。天聖之五年，即仁宗之六年也，是歲范仲淹上書執政，歷言時事，其略曰：「今朝廷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不用矣，士曹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使好功喜名之君，臨政發憤者六年，而治效悠久之若此，則必銳意勇爲，以激天下於多事之場。惟我仁宗一切爲根本慮，財以不聚爲富，兵以不用爲功，刑以不殺爲威，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慶曆之治，迄今有光。陛下無謂六年之久而治效悠緬，誠能以忠厚和平植治本，以中正廣大作人才，則安靖自然，靡不有成，當不虛陛下所以攷古之意，而矯厲多事之失非所憂耳。伏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臣伏讀聖策曰：「漢文未遑用賈生之策，武帝則謾唐虞之嘉。」一乃興於禮義，幾至刑措；一乃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此其證也。

朕以涼菲凜凜乎兆民之上，其敢媿蹤五三？默觀卿士大夫，莫不高談稷契，下卑漢唐，然今日之弊亦多端矣。」臣有以見陛下酌漢文、武之得失以爲鑑戒，而患卿士大夫之高談危論而不切於時政之弊也。然嘗觀今日之治，以言乎薦賢，則人才未嘗輩出如漢文^(二)，而數路得人不如武帝之多；以言乎理財，則用度節約如漢文，而剖析秋毫不如武帝之精；以言乎吏治，無可紀之績如漢文，而擊斷於州縣不如武帝之察；以言乎裕民，則除租減稅如孝文，而外施仁義不如武帝之矯；以言乎張官置吏、選將練民，大抵有漢文之寬厚而無武帝之激烈。然要其終而觀，則寬厚者有餘味而激烈者無成謀。臣切意陛下之所以絕望媿蹤三五者，以是數者之政未能振厲奮發，以新斯人之耳目，而卿大夫所以高談危論者，亦必厭滿於此也。然今日之治雖小緩，要亦不可太激。文、武二君之得失，臣不敢以爲陛下獻，臣之所以拳拳於陛下者，本朝自有家法耳。仁宗在御，一時事勢浸流於弛。請總權綱，時則有若宋綬；請攬威權，時則有若余靖；請立威福，時則有若孫甫；請出號令，時則有若蘇伸；謂政令姑息者，張方平也；謂威柄漸移者，宋祈也；謂十事不及先朝者，富弼也；謂天下之勢近於弱者，蘇洵也。而我仁宗曷嘗以治具之未張而絕意於五三之治，以卿大夫之高談遠古而亟求之所以更作之術歟？陛下誠能涵養治體以取法仁宗，則陛下六條之問，臣當件舉而對，而陛下詳擇其中。若陛下方以治效悠緬爲憂而亟欲大有所作爲，則臣雖言之無益也。聖策曰：「百執事蓋已略備，時下之令，而謀一帥、擇一部使者，曷乎每難其人，豈世徒尚於美觀而未究實用歟？」臣有以見陛下患薦舉之未得實才也。然今日薦賢之法弊矣，異時士大夫介潔不苟求舉^(三)，今不見也；異時舉官不妄薦人，今未能矣。

牘章旁午，率多具文，類曰某人可備監司而不明夫州縣之嘗有勞績，某人堪充將帥而不明夫謀略之嘗有顯效，某人可舉廉吏，某人可備著述，某人善治獄訟，某人善治財賦，而不列其可紀之績。下泛然而舉之，上亦泛然而用之，上下俱以虛文不實相尚，宜乎謀一帥、擇一部使而尚難其人也。往年陛下論議臣之謀，凡宰執、臺諫、侍從不許親戚子弟交薦，日者議臣有請，自今科目薦延者，各因其長明著實迹，苟不如舉，即坐以妄謬之罰。陛下欣然嘉納。聖意一形，舉官當無繆舉，而實才當爲時輩出矣，然持循至于今，而薦舉不實之弊自若者，何也？未聞陛下罪一舉官之不實而賞一舉官之得人，而明示天下以賞罰之信必也。昔我仁宗嘗詔舉官，自今已改遷而貪汙者，許元舉官以實狀聞，其不實者置之罪。臣願陛下考仁祖之遺意，詔中外大臣，自今舉三人皆實者特與拔擢，俱不如舉則舉官責降；已舉而易所守者，舉主匿其罪而不言，他日以事敗則以其罪罪舉主。遲之三年，而謀一帥、擇一部使尚難其人者，未之有也。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國家之經制有常，朕之自處罔或不約，而內焉省計，外焉郡邑，惴惴乎每虞不給，豈財貨本末源流未知其序歟？」臣有以見陛下慮理財之不得其序也。財非天雨鬼輸，必責之民。今自兩稅而外，凡軍興之一切權宜者皆入於經賦，且茶鹽酒鐵之所立，古人不敢盡利以遺民者，今自一孔以上根括無餘。國家雖號承平，然猶有經費之不可闕者，郊廟之費、百官之費、軍儲之費、備荒之費、歲賂之費，闕一不可。使藏之州縣，藏之府庫，某色可以供某數，某數可以備某用，官司不相侵移，財貨可以得其序。而今也，有所謂備撥，有所謂登承，有所謂填補，有所謂充措，移易文曆，變亂色額，有司者將亦病之。往年議臣患州郡財物之虛數，應

郡守替移即委本路漕司具實在之數以聞，其後又欲於監司、郡守放罷及官祠，候省符到日，即令同官拘定見在財物之數具申朝省，其隄防不可謂不密矣。然以處昇平則可，往年五穀不登而諸路常平司支發不給，不知欲建規恢等議，國胡以餽之？昔仁宗朝大臣建言，欲令三司使具先朝與天聖中賦入若干、官若干及今賦入之數與兵數、官數，約取中道，立爲經制。以十分爲率，七分爲養兵及官省之費，以三分備水旱非常。遲之十年，始可以言。上從之。臣願陛下規倣此制，明詔三司大臣及諸道計臣，自今量入爲出，不得更相爲用，以紊經常之目，庶使盈虛可攷而緩急不至無備。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考課之制，戒飭之詔深切著明，而吏治苟簡，皆自豐賄財，有愧乎吏稱其職。」臣有以見陛下之望吏治爲甚切也。然今日之天下，陛下與守令共治者也，得一賢太守則十萬戶受其福，得一賢令尹則萬家之縣蒙其利。然受其福、蒙其利者百不一二，而貪豢以枉法、苛酷以虐民、妄誕以廢事者總總也。應守令得官之初，率多矯爲公廉之迹以要虛譽。一年之後，本心稍見，淹延獄訟，移易府藏，撓亂文曆，互送之費、公帑之費、送迎之費，則視爲當得，至有合解諸處綱運則占護而不解，支應于諸軍請給則積壓而不支。縣蘄之州，州又蘄之監司，動以闕乏藉口。嗟夫！斯民亦重不幸矣。日者獻議之官，謂監司、郡守送迎不得過數，吏籍不得額外收補，監司、通判行部不得搔擾。又嘗有謂：欲寬遠郡之憂，莫若重守臣之選；欲校臧否之實，莫若重監司之罰。莫非所以責吏治之實，陛下悉俞其請。陛下責吏之意非不迫切，然人不易知，以天下郡邑之繁，陛下安得人人親見而後任之哉？今之監司宜總諸道之守令而進退之也，陛下於一道止得一二賢監司，則人人知所警懼矣。

今守令不必擇而監司不可不擇。側聞慶曆三年，范仲淹、富弼條上時事，請以次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懲汰所部吏，令兩府通選轉運，即委諸路自擇知州。況日者廷臣有請，今後監司遇有關者，乞專用在廷之臣。願陛下自今親擇賢監司分部諸道，若內若外，必待陛辭而後行。當行之日，陛下親御殿，假詞色以諭之曰〔四〕：「一道之吏，實汝之託，吏有政績者其具名以聞，而闕冗酷虐者亦仰覺察，重加典憲。汝將匿不言，異時下轉上聞，汝將有顯戮。」彼知上意勤懇，則賢監司之下不容有濫員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鹽稅之蠲，逋賦之除，前後相望，而歲雖豐登，民尚愁嘆，有愧乎民安其業。」臣有以見陛下念民力爲甚周也。然今日之民力病矣。往年江淮、湖浙、四川等處所申災傷數目，輕重各有差，今秋成又未可預計。假令歲果大熟，則亦僅可支一年之須而無贏。而況國家之征賦，夏輸絹，冬輸紬，以苗折帛有不一之名，役錢有兩料之數，而額外之科歛不與。是以年來爲產戶者小則易田以避追擾，甚則竭產而供轉輸，其弊亦有在也。朝廷責之戶部，戶部責之監司，監司責之郡守，郡守責之縣令，期限迫於星火，文移慘於戈戟。大書長牒，遽然而至，則係逮案胥，凌辱長吏。且如朝廷嚴稅絹捐納之數足而後施行者，其患皆起於期會之不容緩也。使州縣府庫有以爲應手之備，則猶可以紓目前之憂，而今也扶東而西傾，捉襟而肘見，一額之輸僅可以應本額之期限。財非出於官，而使不責之稅產戶，不責之四五等，得乎？日者陛下俞臣寮之請，募集寬恤詔條，頒行郡國，慮長吏奉行不虔，則令監司劾奏。臣觀聖慮非不懇惻，然使州縣之財未裕，則長吏雖稱有愛民之心，果能一一承宣乎？昔仁宗以京東飢出內藏絹代上供，以淮南飢出內藏絹代民輸，下京西糴軍儲則

出內庫錢〔五〕，下河北市糧草則出內藏絹。夫仁宗不惟不責之州縣，而反取之內庫，蓋謂迅州縣之期會適所以重斯民之彫瘵也。今欲民生之安其業，先自裕州縣始。惟陛下遵守家法而行之。聖策曰：「官益猥冗而入仕之源未澄，率數人而同一闕，使賢愚同滯。」臣有以見陛下欲清入仕之路而使賢不肖有別也。國家有三歲進士之外，由特科進者多昏耄，補進者多驕佚，由雜進者多舞文，由鬻爵進者多貪汙。入仕之路雖狹，特三歲一用郊，三歲一取士，名之登於吏部者，爲員可勝計哉？故有一闕則替者一人，任者一人，待之者一二人。雖曰速仕者至於營近次，仰祿者志於得厚祿，而自便者志於得清安，然自京秩而上，猶未至太冗，而未脫選調者至於員多而無闕可取。是以憂國之臣雖屢求所以汰冗之術，然多畏於所拂而不行。昔我仁宗朝大臣議省冗官，是知立法自貴近則人無怨，請自嬪御、宗室、兩府大臣及諸司帶職員、內外臣之家裁減補蔭，則十年當見成功。今世賞之數雖煩，然減任子、廢恩赦，昔人常難之。議者又欲裁奏蔭之法，嚴銓選之數，則又恐非祖宗忠厚之意。今欲裁省冗濫而仕者仍無所拂，莫若開張銓試之期，二年一銓，不惟俾之涵養氣質，學而後從政，而吏員多猥冗之弊稍清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兵雖蒐擇而將佐莫之拊循，第聞有掎克苛役，使軍政未修。」臣有以見陛下欲革將佐之苛，使軍政修舉也。今日之兵，自三衙之宿衛、江淮之列屯、諸道之禁軍，階級欲其嚴，號令欲其明，軍勢不可謂不張。比年以來，繕治沿邊之城壁，製造御前之軍器，命臣寮以檢視戰艦之弊，詔諸將以講求馬政之利，則武備不可謂不講。江上諸軍，軍器數目則委官檢閱，沿邊州縣，土兵弓手則議行招填，則蒐練不可謂不至。今日軍政之弊不在乎他，而在乎上下

之情不相得。爲之將者，裁簡犒賞，積壓請給；而爲之兵者，傲睨邀賞，驕悍難制。平居不能同甘苦，則臨事難以共患難。昔我仁祖經略西夏，是時升平日久，兵踰百萬，范仲淹慮其驕悍，條上邊政，大略以和靖軍情爲先。臣願陛下詔諸道將帥，自今賞罰欲其信必，毋掎克傷士情，則軍政不修之患非所憂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況欲教化之行，習俗之美，不賞而勸，不罰而懲，動容貌，出詞氣，天下向風而化，如《詩》《書》所載隆古盛時，其可得乎！朕未嘗不當宁慨嘆，期一新弊蠹，深惟矯厲多事之過，抑何修而前六者各得其理？」陛下所以慨慕古先而一新六者之弊蠹，陛下責治則亦銳矣〔六〕。然嘗恭聞哲宗皇帝朝，范祖禹建言曰：「陛下欲法堯舜，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矣。」夫《詩》《書》所載隆古盛時，其教化習俗固非後世之所可及，然我仁祖之治，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則所謂隆古盛時亦何以異此！何陛下近捨家法而乃取法於太古久遠之事哉！蟣虱賤臣，恭聞嘉惠，聖問之所及，臣既竭愚忠，冒犯忌諱，件別於前矣。陛下於其終復策臣曰：「自昔抗議之臣，奏疏之士，文采則富，議論則闊。殆類石田，將孰與耕；有侔畫餅，莫濟於食。或矜於爲異，或一時之見聞；或陰寓其私，規他日之進用。朕固不取，亦豈公言？今始延天下之秀茂策之於庭，其詳著於篇，俾無多事之蹈而日臻於盛，朕將親覽焉。」陛下之問及此，天下之幸也，臣請復以取法仁祖爲陛下終其說。國朝自藝祖以至仁祖，積四世而治體成。自乘輿駐蹕東吳，至陛下又四世，涵養根本，作成人才，以凝治體於不變，以爲我宋築億萬年無窮之基，則在陛下當無以辭其責。然嘗觀仁祖之治體，所以汪洋洪大而與唐虞成周比隆者，雖自仁祖持平守正以扶植

治本，而亦一時元老大臣中正廣大而維持公道於上也。慶曆盛時，杜、富、韓、范相與主公道於上，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等列居言路，相與維持正論以固治本。天章閣所條陳時事，富、范諸人身言之而身行之，初豈矜於爲異，惑一時之見聞，如陛下之所憂者哉！范仲淹以忤大臣去國，願與俱貶者相繼，初豈陰寓其私，規他日之進用，如陛下之所弗取者哉！今日涵養治體，作成人才，以無愧於我仁宗之盛，其責在陛下；而扶植公道、薦進實才，以無愧慶曆之大臣，其責在人臣。願陛下與左右大臣深思熟計，思祖宗之艱難，念上皇之付託，爲千萬世子孫治體慮，一切以中正廣大行之，實宗廟幸甚。臣無任惓惓之至。臣謹對。《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三。

〔一〕謾唐虞之嘉：四庫本作「效唐虞之治」，似是。

〔二〕嘗：原作「甚」，據右引改。

〔三〕舉：原在下句「見」字下，據右引乙。

〔四〕詞：原作「伺」，據右引改。

〔五〕則：原作「則則」，據文意刪。四庫本下一「則」字作「財」。

〔六〕亦：原作「太」，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〇九一

魏了翁 三九

問漢唐宦官外戚藩鎮夷狄

天祐皇宋，藝祖皇帝提纛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閭金戈鐵馬之餘。異時內患外禍，稠見疊作，今則傳禩二三百載，升平之日居多；異時尾大不掉，足上首下，今則居重馭輕，君制臣承，內外之勢大順。竊嘗伏讀國史，然後知聖人之所以遺後世者，其智慮規畫固自有遠且大者也。自大難甫平，大臣如趙韓王輩左右扶翊，元勳宿將休兵歸衛，老於牖下，相臣樞臣或上印綬，不以典藩則亦廩之祠祿，或奉朝請。外而郡之政寄於守，縣之政付於令，守令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近臣無專恣之患，藩鎮無擅權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加。雖間有擊柝之虞，而絕無蕭牆之患。立法創制如此其善，行之三百載而患不作，豈非聖祖神宗創法之善，而聖子神孫守法之嚴歟！若夫漢、唐之患，大異此矣。漢之弊過乎變者也，唐之弊輕乎變者也。過乎變

至於矯枉而過正，輕乎變適以階變而召亂。漢初懲秦孤立，大啓九國，跨州連城，拜上東門之命，適足以爲吳、楚連衡之階，而三庶孽之封，適足以培漢法不行之地。後來者懲羹，推恩之令起，附益之法設，左官之律興，諸侯惟得衣食租稅，甚而至於乘牛車，又甚而至於上璽韞，以養成王氏之禍。光武之興，此監未遠，於是盡奪三公之權而歸之尚書。厥後大臣權輕，不足以制小人。而順帝之立，蠡吾之建，閭顯之誅，梁冀之夷，至此而外戚宦寺始足以病漢。故曰漢過乎變至於矯枉而失正，此也。唐太宗力剷隋弊，亭障列玉門，號令暢南海。辮髮之長，待唐璽纛而後立；貞觀詔書，四夷寶之而傳世。上封域圖者有之，獻黃金鵝者有之，後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夷狄之患矣。而乃輕變之，奈何！太宗府衛設兵，循西魏以來之舊，居重馭輕，舉天下不能敵關中之半。故今日之扶犁南畝，即異時之荷戈闔外者也；異時之雲屯塵合，即今日之火耕水耨者也。後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藩鎮之患矣。而乃輕變之，奈何！太宗以北門營繕，無與南衙政事，此固可議者。然親近如內侍省而不立三品官目，不以事任之，守禦閣門，掃除庭廡，不過使之供興臺皂隸之職。帝蓋謹於履霜者，後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閹寺之患矣。而乃輕變之，奈何！故曰唐輕乎變至於階變而召亂，此也。雖然，桃蟲之不戒而拼飛，蟻穴之一潰而滔天，人君之用心其嚴乎！漢侯王之患雖烈（二），特外變耳。自馬寶權移主上，宦者游後庭，二將軍揚旌陰山，而後世外戚、宦官、夷狄之變，皆自武帝之欲心啓之。唐女主之禍雖熾，然天所命耳。自楊國忠獲用，高力士蒙寵，諸節度受封，而後世女主、宦官、藩鎮之變，皆自玄宗之侈心啓之。先儒蘇公子瞻謂漢有一變，石公守道謂唐有三患，皆貽咎於漢、唐之諸

君，愚請用其責於二英主之用心以附責備之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二。

〔二〕雖：原作「疏」，據四庫本改。

問六經疑

漢儒六經之學以辯說勝，而是否不與焉。瑕丘江公受《穀梁》，董仲舒受《公羊》，二人同時辯論，仲舒辯而江公訥，故《公羊》勝。嚴彭祖受《公羊》，劉向、蕭望之受《穀梁》，二人同時辯論，劉向辯而彭祖訥，故《穀梁》勝。至於解頤而說《詩》，折角而論《易》，傳古《禮》十七篇而言《禮》，增師法百萬言而談《書》〔二〕，漢儒六經之學陋矣〔三〕。今者執事大人以諸經之疑，不鄙夷後學而教督之，愚不敢效漢儒以虛辭勝，請爲執事質其是否者。且《書》之不記宣王，亦猶《詩》之不錄康王也；《詩》之不錄桓、文，亦猶《春秋》之不錄管仲也，《黍離》降於《國風》，聖人所以嘆王室之卑；《七月》列於《國風》，聖人所以示列國之正。晉用天子禮樂，則魯之有《頌》，夫何疑？二《雅》有正變，則《小雅》多文王，《大雅》多幽、厲，夫何怪？《詩》、《書》之義，大略可睹矣。三《易》所以明三代正朔之殊，上下經所以言天道人事之異，義理象數則學者之自異也，剛柔往來則卦之涉於變者也。以至《春秋》爲尊王而作，以臣召君，《春秋》猶爲晉侯諱，況射王中肩之事，《春

《秋》尚忍言之哉！楚爲中國患，始而稱荆；吳爲中國援，則進而稱爵。一字之華袞斧鉞，《春秋》之法具在。《易》、《春秋》之義，大略可睹。四經之疑既略陳其槩矣，若夫執事所謂學經之失，則請終言之，以爲經生之戒。誦「麥青」之詩以發冢，《大誥》之書以文奸，詠驪駒之歌則病《曲禮》矣，假瑤爵之贊則誤《周官》矣。幾神祖品題，《易》賊也；遂事啓邊釁，《春秋》蠹也。黃太史之詩曰：「自古非一秦，六籍蓋多難。」愚憤此久矣，願從執事印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二。

〔二〕增：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矣」及下句「今者」，原無，據右引補。

問兵民財吏之弊今日何以爲革之之方

嘗讀漢金布令甲，其文曰：「邊郡數被兵，罹飢寒，令天下供給其費。」夫經費調度不仰給於縣官而倚辦於天下，令甲所書特一端耳，觸類長之，漢之求多於民者亦苛哉。漢人色色倚辦於民，疑其兵民財吏之費，天下必有涸然不給者，然攷之班史，則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墻屋被文繡，閭閻食粱肉，僮騎帶刀劍，此風雖侈，猶可以見漢民之優裕也。會稽計簿三年不上，右族占墾，縣數負課，內史假貸，租多不入，追科雖拙，猶可以見漢吏之恤民也。自文迄武，有都內太倉之積，初元、永光，

有水衡少府之贏，則國用充積而財不聞其困民。會稽兵以備閩粵，巴蜀兵以備西南夷，上谷等郡兵以征匈奴，則近郡調發而兵不聞其病民。漢取辦於天下若此其夥，然民力既優而吏不擾民，財不困民，兵不病民，經費調度，隨補輒羨。將以其帑藏之所儲過於密而足以給之耶，則軍市之租委之邊吏，釋罪之錢寄於北軍，廩犧之錢散於馮翊，平陵工作假於水衡，則帑藏未嘗密也。將以其版圖之所入足以贍之邪，則少府陂澤貴戚冒墾，關東流民名數頗落，中尉脫卒得數萬人，樂安隱田多四百頃，則版圖未始詳也。天下之財使天雨而鬼輸也則可，今養兵置吏與夫生財之道色色倚辦於民，則是可不爲根本慮哉？漢之人君，吾知其所以致此者，蓋有道矣。漢自高、惠、文、景五六十載間，或十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取民既輕而減田租之詔無歲無之。其後武帝以賈人之子，市中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若此者疑於苛取矣，然惟漢人三十稅一之制猶存不改，張敞謂其百姓不加賦而軍用給，班孟堅謂其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攷之《西域傳》，有司請益民賦三十以給邊用而帝不從，夫當邊用不給之秋，益賦之請是宜忻然一肯首矣，而牢辭固拒，不忍有一毫之橫賦而加諸本根。夫苛取如武帝而且知爲根本慮，他可見矣。不然，經費所以責於民者繁，而田賦之所以恤於民者薄，則凡養兵與夫國用之制，其能一無歉乎？執事枚舉民兵吏財下諮承學，執事既已條列四者於前，而又謂修其一而吏以此治，財以此富，軍政以此成，執事其欲先修裕民之政以爲三者之本乎？敢以此說復于執事。且今日天下何病哉？置吏養兵等政，類多不滿人意者。先正宋公祁作《郡牧論》，謂國家倚辦於二千石，特皆簿領之期會、獄犴之文致。吁！今日之事又甚矣。追科迫於星火，符移慘於矛戟，健敏治辦以爲進取之梯媒，九重

降詔，至謂士有橫翔捷出之心，則吏之刻民如之何而絕之？先正蘇公轍《元祐會計錄》，謂藝祖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蓄金帛，今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吁！今日之事又甚矣。錙銖之取，泥沙之用，畎澮之益，尾閭之泄，一遇水旱，常平倉無粒粟以振民，則財之困民若之何而裕之？先正呂公陶記成都備武堂，謂蜀無事七十有三年，民惡干戈。吁！今日之事又甚矣。翠華南渡，無事者亦七十有三年矣，鶴膝犀渠，蠱壞蠹朽，蕞爾蜀口，雲屯九萬八千之師，不爲不多，然歲縻廩粟，至有名隸尺籍伍符而身爲家人子者〔二〕，則兵之病民如何而革之？雖然，廟堂吁食以此爲憂，執事明問以此爲憂，是固可憂矣，然愚知其不足憂者，何也？主上孜孜愛民，日者命大臣哀類列聖寬卹詔令，又從有司之請，薄歛省責，振荒救飢，百萬生靈拜大賜，自今本根既厚而國用寬綽。矯河內發粟制，焚益昌榷茶詔，不患無若人；左藏之贏餘，六庫之別貯，不患無此政；輸家財以給邊用，送義租以助恢復，不患無此民。一舉而三利，則本末其有相病哉！兒寬《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愚無似，執事大人無以不驗鄙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二。

〔二〕尺：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問進讀三朝寶訓講明內外治

按《漢·藝文志》，自太史公、馮商《史記》之外，有《高祖傳》十三篇，有《孝文傳》十一篇，有《漢著記》百九十卷。此書雖不存，於今竊睹其明堂玉版之所藏，蘭臺石室之所記，爛然奎壁，所謂漢祖宗治略，皆聚此書也。降武、宣而後，大夫、博士、議郎領給事中加官，掌中顧問應對，未聞有一語援此書以告其君者，故漢初之制，後世一切反之。高、文諸君詳於內治而治外爲緩，武、宣以後詳於治外而治內反疏。治內者內外皆治，而治外者內外俱廢。漢初相府領計籍，中丞督部刺史分刺州而吏治核；衣絲乘車有禁，掌教化有吏，孝悌力田有科而習俗厚。問其民力，則乘堅策肥，履絲曳縞，閭閻食粱肉，僮騎帶刀劍；問其財計，則庾廩餘財，太倉紅腐，司農倉在郡國，卒吏錢在州。內修政事，整齊嚴密如此，而當時外治何如哉？尉佗竊據桂林、象郡，即今之廣南西路也；閩越王猶保閩中，即今福建路也；匈奴盡盜河南地，而白羊樓煩去長安纔七百里。而將帥方且因事設屯，而士卒或起家人子，霸上、棘門或多兒戲，而從軍中或都貨子錢。故劉安謂漢興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天子未有舉兵而入其地者，推此則可以見高、文諸君詳於治內而治外爲緩。自時厥後，篤意右武，大司馬冠兩府，諸將軍領加官，而將軍之號又不時置，則將帥厲矣。命太守等以都試，敕武官以驅劉，臨曲臺以饗罷，則卒乘精矣。問其邊瑣，則築墩成列，屯田山西，自三輔而外，郡纔十有三，

而置都尉者乃三十；問其糗糧，則武關給吏卒之食，北軍儲釋罪之錢，少府續大農之費。外修武備光明俊偉如此，而當時之內治何如哉？會稽不上計，黃龍多避課，長安猶倣侈靡，公卿猶廣地宅。渾邪內附，不能具三萬乘；而兩軍出戰，士頗不得祿。故班固謂漢宣修武帝故事，而又謂孝成修武帝故事，蓋咎其不復循高、文諸君之法，而徒效武帝之外治矣。推此則可見夫武、宣詳於治外而治內反疏。執事大人輟金華之清要〔一〕，衡四蜀之文雅，發策下詢，首以侍讀之官進讀《三朝寶訓》爲問，愚無似，今願切有請焉。翠華自駐蹕東吳，迄今七十有三年，承平日久，皇帝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薄海，而翫歲愒日，內外漸弛。樊川自治之策，謂「國家焦然七十餘年」，今日之內治似之。先正呂公陶作《成都備武堂記》，蜀無事七十有三年，民惡干戈，今日之外治似之。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二者將何以處此？雖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由內以及外，雖皆不可以偏廢，而知其所先後則幾矣。昔在唐長興中，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朝有不足懼者五〔二〕，有深可畏者六。雖蝨賊等事皆以爲不足懼，而獨曰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三〕，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蓋謂不足畏者外變，而深可畏者內患也。使澄而愚人也則可，澄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愬慮哉！方今州縣額課最虛僞亂真，亦聞有祖宗時命雷德驤，欲令具功過之迹者乎？民俗士風日流澆薄，亦聞有如祖宗時令御史臺訪察所在以聞者乎？國計盡蠲，亦無愛惜，太宗成訓具在，亦嘗慮及此乎？所在充羨，割內庫以貯金帛，太祖往事可覆，亦嘗講及此乎？如其視三朝無愧，則天下幸甚；若猶未也，則今日之所不當緩者。唐李翱作《幽懷賦》：「役衆志之囂囂兮，

嘆老而嗟卑。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歐陽永叔書之曰：「使當時之士咸易其歎老嗟卑之心，如翱所憂唐之天下，豈有亂亡哉！」嗟夫〔四〕，內治之不立，其流弊乃至於此，愚願舉此以爲盛時獻。鍛鍊精粹，是則何敢，若其披露肝膽，則有玉階方寸地。《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三。

〔二〕輟：原作「恍」；要：原作「夢」。并據四庫本改。

〔三〕足：原無，據右引補。

〔三〕深：原無，據右引補。

〔四〕嗟：原作「嘆」，據右引改。

問正朔

漢賈生於漢文之時上言，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班孟堅於高后、文、景紀年，多書春正月以爲歲首。竊讀史而疑之，漢自太初元年始從寅，而二氏於未改正朔前已首言夏時，何也？及觀《汲冢竹書》，其《紀年篇》起自夏、商、周，皆用建寅之月爲歲，然後知三代雖以子、丑、寅建正，而授時以作事，紀年以垂世，率皆行夏之時，而雖商、周有不能易也。秦人采鄒衍終始五勝之說，更以十月爲歲首，曆變閏餘，率多舛失。高皇受命之初，不能反之以從夏時，猥用北平侯之曆而循亥

正。夫漢火德也，北平侯一誤而遂因仍之，帝庶事草創，固未暇責也。以孝文盛時，漢興二十餘年，而猶謙遜於改正朔一事，是宜正朔雖未改而班、賈二氏乃咸於此而標言夏正「一」，蓋咎其可從聽夏時而不聽也。非特此也，雖聖人之意未始不以夏時爲正也，故諸經則示其正，《春秋》則用其權。用其正者，本夏正以示萬世之常，而用其權者，託周正以繩一時之變。何謂用其正？《七月》之詩惟用寅正，《周官》垂治象，雖曰用子正，然於歲首則標之以正歲，是尚存寅正也。異時聖人著之於《書》，猶拳拳致意焉，紀堯之事曰「正月上日」，紀舜之事曰「月正元日」，紀禹之事曰「正月朔旦」。且堯、舜、禹用寅正，故聖人書其正焉，乃若於商則曰「十有二月」，於周則曰「一月」，不獨不謂之正月，聖人蓋不與其正也。此所以示萬世之常。何謂用其權？行夏之時，自聖人平居議論，聖人非不知夏時之爲正，而《春秋》乃止用周正，何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正朔相承周也，而天下不知有周，聖人筆之史，正次王，王次春，華袞斧鉞，寄之一字，使天下曉然知有王室之尊。其或不書正，不書王，皆所以譏其無正也。此所以繩一時之變。嗟夫！正朔一事，費夫子議論久矣。用繒用墨之說，受圖立始之說，紛紛籍籍，自漢儒固已信之，傳世愈久而聖人之意愈晦。魏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獨宜以建丑爲正，遂改是年三月爲孟夏。唐天授四年始用正，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吁，陋哉！唐固不足道也，然尚有可諉者，曰周之子正猶本於陰陽之度也，而魏獨何爲者哉？季春三月而遽易爲孟夏之四月，作訛成易之序不舛乎？菟苗獮狩之事不紊乎？然則舍將孰從？曰：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二。

〔二〕咸：原作「成」，據四庫本改。

武學兵機策一道

世率謂漢初軍制徇秦，凡命將出師率多疏略，不若中葉之後選用之詳。然嘗取其一代制度而參考之，則有不然者。高帝知人善任，量才授職，誅秦蹙項，所向摧拉者，其將非特英、盧、韓、彭等輩也〔一〕。主閑廐也而名廐將，主輜重也而名重將，將如林之師而名林將，將築城之兵而名城將，弩則有弩將，射則有樓煩將，騎則有郎騎將，以至謹畏則謂之謹將，勇特則謂之特將，隨才而任之，使得各盡其用焉。不特此也，並兩騎爲軍翼而謂之駢鄰衛，軍行之止舍而謂之稅衛，掌軍門則有門尉，掌旗幟則有幟志，掌蔽遮則有寨路，執矛執盾〔二〕，各有其職。車司馬、騎司馬之各效其用，長隊將、二隊將、三隊將之各因其才，而游擊將軍以游擊爲事，長鉦都尉以長鉦爲職。蓋雖一技一能，未嘗不兼收並錄也。此等名號，隨時建置，而初無定制邪，或秦楚間固有是名也？然皆見之於楚漢未決之時，而海內既定，如前所謂諸將之號乃不多見，何邪？當時如水壘擊豹，囊沙誑龍，與夫睢敗氐勝，漢亦屢陣於水矣，而獨無掌舟楫之將，何邪？魏、趙、齊、楚，折北相繼，而此等諸將乃未嘗有顯然可見之功以垂史冊，何邪？豈又量才授職，職有所拘，而不得逞耶？或貴乎擇人而不必徒泥乎名，或所重者在主將，而其餘皆無益於成敗也。反覆漢初任將之制而有疑焉，試與諸君商訂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三。

〔一〕特：原作「時」，據四庫本改。

〔二〕矛：原作「予」，據右引改。

策問一道

問：古今治亂得失之變，未嘗不自下情之通塞始。工箴瞽詩，道謗市議，此風降三代而無聞焉，不謂漢而僅存遺意也。自高帝十二年燕王之立始，詔諸侯王而議之，見於史者始此。自後劉、呂主王之議，昭、靈尊號之議，稍稍見於史，然不過及於二三大臣而止也。文帝至代邸，丞相上言與列侯宗室大臣吏二千石議，其議幾若廣於前矣，而即位未幾，收帑之議止於平、勃，肉刑之議止於蒼、敬，列侯九卿而下，胡爲而不得以預諮訪之末邪？然賈誼爲博士，每詔令議下，先諸老先生而爲之對，而後元之詔亦曰「令吏二千石、博士議」，則是比六百石亦得以預議焉，又若初無定制，何耶？逮武、昭、宣、元而後，築朔方之議及於中大夫，挾弓矢之議及於光祿大夫，侯史高之議及於博士，罷郡國廟之議見於議郎。議出於小臣而可行，則罷珠厓之議違二府而從待詔賈捐之，呼韓邪保塞之議違有司而從郎中侯應，虜使欲降之議違公卿而從光祿大夫谷永，朱博得罪不以將軍二千石而廢諫大夫勝等之議，王家得罪不以驃騎將軍、御史而棄少府猛等之議，初不嫌於以卑抗尊也。議出於大臣而可行，則入粟屯田之議皆大臣辯論而不決者，魏相一言而罷行如響，初不嫌於以尊而抑卑也。不苟同，不挾

和，不順指，而天子臨決可否，亦未嘗以大小爲嫌，幾若有公天下之意，較之高、文諸君議不及於小臣，似若有廣狹之不侔，何邪？然言路浸廣而治日益降，豈其徒爲具文，而未必若高、文之誠於聽納邪，抑外庭失權，而朝中加官之士更相論難，其議未必出於公邪？反覆一代之制而有惑焉，試與諸君平章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三。

類省別試所策問第一道

問：是是非非，人之良心也，不以職分之分合而有異同，不以時論之向背而爲語嘿。古先帝王欽承，后帝顧享，率籲羣獻，布列有位，越小大謀猷，罔有攸伏，將以使人罔不自盡，昭事厥辟。暨我國朝，列聖相承，屈己稽衆，尤足以盡羣下之情。不特分建三省以欽謹出令也，中書密院分職授任，各班奏事，事有大者，始得同進，故有中書進擬，有密院進擬，有三省進擬，有三省、密院同進擬，其別蓋若此。趙明與西人戰。郭達修堡柵，二府不嫌於異議；唐淑問除左司諫，陸佃等罷侍講，而侍御史謂非西府所當同進；副樞欲取中書斷案，而傅堯俞持之；李清臣爲吏部尚書，而王巖叟辯之；宰相欲用韓縝鎮北門，而韓忠彥爭之。自今觀之，二府同列未始不相親也，至於國事，則公爾忘私，凜不可奪。抑不知是非太明，亦有傷於同寅協恭之義否乎？不特經由外省，許其封駁也，關移臺諫，先事究圖，設有奏陳，曾無嫌慮。故臺臣論陳執中而諫官不以爲然，諫官論蔡確而臺臣以不言罷去。至

於王汾爲諫議，李常爲中司，楊畏爲察官，臺諫亦互有抨擊。自今觀之，臺諫同列宜無所矛盾也，而於先朝舊制，不相往來，雖以長官亦無關白，遇有當言，空臆無隱。抑不知善惡太明，亦有揚己取名之嫌否乎？然猶以爲未也，侍從之臣，職親地近，論思獻納，惟既厥心。蓋不惟轉對可以盡言也，或不時宣詔，以備顧問。不惟經筵有以進對也，國家有大議，如濮園、新法、河防、邊奏，從臣皆得以昌言之。熙寧詔書謂：「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所以望於從臣者若此。司馬光辭副樞，亦曰：「臣未受恩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者。」然則副樞雖尊，返不若從臣之無不可言乎？自今觀之，所謂從臣分曹列局，各有攸司，謂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抑不知論建太廣，亦有越職言事之嫌否乎？竊又有疑焉，祖宗盛時，二府合之時少而分之日多。以分者爲是邪，如韓縝以中書獨進擬而私姻戚，曾布以宥府獨奏事而擠宰臣，則分者得爲是乎？以合者爲是邪，如元祐回河之役，二府之議適同而迄於貽患，則合者得爲是乎？惟臺諫亦然，以異者爲是邪，始元祐四年以諫官之請而盡罷丞雜以下，則得無太甚？以同者爲是邪，如元祐初雖臺諫各與長官同對，而當時已不謂然矣。惟侍從亦然，以有言者爲是邪，有如溱、襄、奎、絳以議論不阿，悉從外補，則若將不可以有言矣；以不言者爲是邪，有如范純仁所謂「侍從之臣，優游養望，退有後言」，則若又將有瘕官之譏矣。嘗三復舊典，於其分合而觀士氣之屈信，因其同異而察治道之進否，蓋有感於中而不能嘿者。《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墜。」卷卷之誠，願與諸君切磋究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三。

全宋文卷七〇九二

魏了翁 四〇

類省別試所策問又一道

善爲天下者，敵之強不足畏，敵之弱不敢忽，顧吾所以自治之道何如耳。「獬豸孔熾，我是用急」，此以弱敵強也；而「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則敵雖強而不足畏。「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此以強禦弱也；而「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則敵雖弱而不敢忽。故凡忽弱而畏強者，皆事外忘內者之爲也。嘗考諸北狄之始，蓋自山戎、獬豸至于冒頓而其地始大，東抵朝鮮，南距長城，西接烏孫，北窮瀚海。匈奴既弱，鮮卑嗣興，蠕蠕浸衰，突厥踵盛，回紇僅破，契丹崛起，女真垂弱，韃靼驟強，雖其種族不一，興替無常，而迭相更代，長爲北邊之患。其間惟秦皇、漢武長驅深入，漢和、唐太亦事窮征，而卒莫能殄其遺育，豈天地間固不可有陽而無陰邪？契丹之始至不足道也，自入後魏，其名始見于中國。爰暨五年，稍僭位號，間擾疆場。太宗既平河東，聲勢響撼，取幽薊如振槁耳，然亦不過

旋師于幽。迨其主少國危而復伐之，乃以名將銳卒衄于歧溝，此何爲者哉？虜席新勝之餘，虔劉我邊垂，蕩搖我鎮、定。至于咸平、景德以來，勢益猖獗，而乘輿既駕，虜折北不支，委命下吏，永成而退。夫太平、雍熙，以我全盛之力而不能乘虜衰弱之機，咸平、景德，以我宴安之久乃能抗虜鴟張之勢，豈勝負果不可以人力計邪？蕭英、劉六符之來，既厭所欲，蕭禧再至，又決棄地之議，故治平、熙寧以後，虜勢益驕。我師西征，未皇北顧，元祐以來，復主和親。遷延至政、宣以後，則虜已爲女真所噬，不能國矣。二虎交斃，我疑若可以分功者，是以有燕雲之師，以一時宿將，悉關陝驍銳之兵，當契丹垂亡之餘，而不能勝，乃返以夾攻背約重女真之忿，其故何耶？契丹既亡，女真孔熾，航江桴海，迫我未已，敵之強蓋若此，而士氣國威反振于昔，西有和尚原、殺金平之勝，南有大儀、李家灣之勝，有順昌、柘皋之勝，數年之間，虜救死扶傷不暇，至於金亮之暴而采石、瓜洲之勝，卒使自斃。以強弱之勢論之，其相反乃若此，豈吾所謂善爲天下者，敵之弱不敢忽，敵之強不足畏，惟內修政事，外固封守，將無不可爲之時邪？自昔夷狄盜有中土，未有久而不衰者，其范曄所謂叛服去來固自有數者邪？抑亦不可委諸數而怠其事也？諸君自此仕矣，其素講預定，以需世用。《鶴山先生大全

家塾試策問一道

問：厥今試士於有司，其有先於疆事乎？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昔人有是言矣，其於今也，福乎禍乎？或曰建炎以來百年之一時，不可失也；或曰紹興以來屢和之成效，固可恃也；或曰開禧以來輕舉之當鑑，不可再也；或曰按甲毋動，緩幣毋遣，以委之於事勢之所趨，而姑名以守斯可矣（一）；或曰殘虜垂亡，新冠角立，決非可和之時；或曰縱虜未亡而以和款我，亦有宣、靖以來之事可鑑。或曰寓戰於守也，或曰款敵以和也，或曰姑安之以待羣寇之自相吞噬也，是數說者惡乎長？朝廷分道置帥，使一切假以遂事之權，則萬一付予非人，寧無誤事？必從中覆，亦有不及事之憂，若使節制司、總領所得以分其權，則又不無掣肘之慮，今當以何道處之？王旅壞於刻剝，禁旅墮於不素教，民兵阻於有功而不見知，士馬物故而不補則不給於用，補之則力有不贍，忠義人有志於事功而不用則反而讎我，用之則費無所出，今當以何策救之？將之粗可用者或多驕恣，而妄庸之夫或習爲誕謾，沉勇之偏裨或見抑於猜忌，輕俊之諸校或志在於貪功，今當以何術御之？青、徐、雍、豫密接吾境，殘虜之虛實諸、寇之盛衰，此可立知也，邊臣以諜報來上，亦皆可信乎？朝廷以餉兵之計盡付之四總領，予之以諸郡之財賦而益之以鹽酒山澤之利，十年生聚，爲不少矣，脫有風塵之警，則科調譁然，是亦可常乎？中原俶擾，僉后之望未遂，而款塞之衆浸多，受之則貽後憂，拒之則失人心，聽其自去自來則卒

爲我患。其間流徙之民，或曰計口授田，予以牛種，或曰散處諸郡，給以衣食，不惟游手末作有不願耕之人，又慮無以贍其後。將驅之出境與，恐非所以慰遺黎之望，山東西、河南北之間，固多豪傑隱淪屠販，今豈無人招而徠之，徒啓誕妄，寘之邊郡，又恐不靖。將聽其銷磨與，恐非所以收豪傑之心。和糴、勸糴、私糴，何者可從？兵運、募運、馱運，其計安出？截留合撥綱運以給用度，或恐乏公上之供億，理已蠲窳名以救目前，或恐缺齊民之望。是亦所當精講者也，而皆未有一定之論，諸君爲我一言之，毋徒指陳已然之病而不及治療之方。《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三。

〔二〕姑：四庫本作「沽」。

家塾再試策問一道

國朝之兵自太祖初定海內不過十有二萬，至太宗以後，日增月益，極於章聖而西有靈夏之患，北有契丹之難，然且不過五十餘萬，且所用皆正兵。至康定、慶曆而後，正兵增至百萬，乃又有河北、河東忠義，陝西保捷，河北弓箭社，畿內及諸路保甲，河東、陝西強壯，是正軍之外創募民兵乃給於用，何承平無事之日反不若經始多故之時邪？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而驅之鋒鏑之下，果皆可用乎？南渡以來，速於弭變，自三衙禁旅、御前諸軍及州縣兵之外，民兵之日益繁，有荆、鄂義勇，有洋、漢等

四郡義士，有淮南萬弩手，有御前萬弩營，有沿邊土丁，有施、黔勇敢、義兵，有福建槍杖手，有諸路忠義社，此皆民自爲守而不以靡廩粟者。此外又有因其來歸而資爲鄉導、生長邊方而願爲我用者，率謂之忠義人。自紹興以來，頗賴其用，然御失其道則憑怙其衆以敵我師，然則尚得謂之忠義乎？將帥既不能孰何，聽其所如則往往生事于境外，稍加遏截則諍曰「我捐軀以徇國，仗義以復讎也，而胡爲我沮」，至反戈以疾視，則其勢不得不厚資以招集也。然苟得所欲則幡然而去，願爲我用則仰給縣官，民力既屈，豈能勝此橫費，將於何而給之邪？此其爲勢決不能久來者，必圖所以更張之也，萬一襲是跡而動殃禍之變，寧有已耶？韓忠獻公以義勇刺正兵，劉忠肅公亦欲以保甲優等人刺正兵。二公自謂得因變制宜之道矣，而司馬公論義勇之害，直謂教之挽射擊刺，乃他日爲盜之資；蘇文定論保甲之害，亦謂一年不罷則廣勝之事可立而待。然則今日以忠義分隸正兵，其果可恃以爲安乎？反覆其事，渺未有稅駕之期也，諸君其爲我籌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三。又見《南宋文錄》卷九三。

家塾策問一道

自翠華南狩，輿地之登于職方者東薄明粵，南斥瓊崖，西盡岷嶓，北極淮漢，蓋僅當舜十二州之三，漢十三部之四，晉十九州之七。爲國若此，亦廩廩矣，而說者曰：讎恥所當雪也，分義所當明也，然而以強弱利害言則動必有悔，其信然乎？陸有重關，水有長江，自江以北又爲淮若漢，皆天所

以限南北也，今釋是不守而與羣寇角逐於兩河之間，則勝負未可知，古人論事亦專以地利言乎？比年以來，虜嘗越我濠梁，踐我江北，窺我漢南，又嘗奪我西和、成、鳳、梁、洋、大安之險矣，尚地利之足恃乎？九十年間，生聚教訓，亦豈不蒙和戎之利，今使幣之不通久矣，脫又繼好，寧不示弱於他寇、取輕於亡虜乎？於其垂亡而猶與之和，果可以紓目前之急乎？無已則有戰耳，出淮蔡可以睨陳，出海道可以擣青、齊，出襄、陝可以襲許，出汝可以通洛，出嵩、號可以震河東，出商於、秦鳳可以圖陝西，此雖武夫小人亦能按圖言之。然中興以來，固嘗得河南而復失矣，得陝西十三州而旋棄之矣，舉唐、鄧、海、泗而授人矣。自淮入泗，自泗入宿，紹興、開禧凡再至而再衄矣。休兵息民之久，取之而不能得，得之而不能守，而謂今可爲乎？沿邊之民習見其爾，今復我信乎？或曰資山東忠義可以平取青、徐，結約夏人可以夾攻關、陝，撫納宕昌十八蕃族可以援西和、階、文，然非我族類，亦可保信乎？我未有以致人之服從，而赤手空拳以御狙詐，得乎？譬彼舟流，莫知所屆，願與諸君切磋究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三。

宗子取應策問一道

宗子取應之制務從寬易，凡以厚同姓、厚親親也。雖然，酌以古制，竊有感焉。古之教者必由小學，自幼儀簡諒、方甲書名、禮樂射御，具有次第，蓋將陶鎔氣質，涵養性端，以爲知類格物之基，

非以勞之也。經傳所載小學、大學之年，雖互有不同，然大要自成人以至強仕，自有二十餘年講學之功。今教養之序淺而祿仕之意多，毋乃強之以學問乎？取之以科舉之文，自其童習固已勸趨利祿，寧不爲德性之害乎？或曰所謂強仕者，疑以用之鄉人及異姓也，不然何其無別乎？然古者王子羣后之太子與鄉人偕齒于學，自造士以上，官爵位祿未嘗有貴賤戚疏之別也。今自行都以及郡國皆有學校科舉，而王族之子弟曾不得與寒畯齒，將以厚之也，毋乃祇以爲薄乎？中興以來，冠進士、擢詞學、舉童子者，往往出於宗英，寧可謂無人乎？或又曰前所疑皆商制也，周之宗盟其若是乎？周制大抵仍商，而升用之次又加嚴焉。諸君攷其德行道藝而進退之，蓋有已入太學而復退之者，宿衛者號故士，其新升試士未得正爵者號新士，蓋有已升諸司馬而未遽爵者，貴游子弟杜子春謂雖貴猶學，蓋有已貴而猶在學者。三等采地，王子母弟之邑也，而鄭氏釋《中庸》乃曰「尊重其祿，所以貴之而不授官守」，然則又有已祿而不授以官守者。今務從寬易，以廣宗英，視商、周孰爲然邪？諸君其深惟古義，參酌今制，相與切磋究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三。

〔二〕不：原作「必」，據四庫本改。

韓愈不及孟子論

凡天下欲爲而不能者其辭厲，衛道之君子視天下之小不正，孰不欲大其門以受之哉！然去聖賢愈遠，私智曲學方視古爲有加，而已之才力氣量乃非古聖賢之比，則心聲之發往往有峻厲而恨其不能者矣。嘗觀韓昌黎答孟簡一書，始終憤世嫉邪，類非平時雍容徐緩等語，說者以其不及孟子之辭爲愈之過乎謙。吁，以愈之身而慨然自謂「韓愈不及」之語，愈之辭氣亦厲矣。彼其意蓋以爲邪說之移人，今已甚於孟子之時，以堂堂韓愈之賢乃不能如孟子之息邪說，號呼大叫於語人之際，愈誠有不足之恨哉！其曰「韓愈不及孟子」，恨之也。今夫喜怒哀樂之情，未有不自夫辭氣之發者見之，然其意亦各有所向也。成惲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則是耻其不若人也。顏淵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則是必爲而後已也。韓愈謂「彼能是，我乃不能是」，則是欲爲而不能也。夫惟欲爲而不能者，其憤必深。天下未有懷不能爲之恨，而泰然帖息於辭氣之表也，而況愈當觝排異端之日，又非若異時慕舜、周公之心比也。何則？自昔異端之病天下，莫烈于戰國，然孟子以亞聖大才，力閑先聖之道，貉白圭，夷許子，直夷之，妾婦儀、衍，羞比管、晏，又非止禽獸楊、墨。然當時邪說者不得作，雖以楊、墨之害牢不可破，且能康色以受其歸，而侏離左衽之未有，後世猶賴之。非軻之力於排擊也，人心正而邪說自息，公道明而私見不作，軻之道蓋有以受之也。今也降漢魏

而唐，緇黃之徒風天下而惟己之從，其爲害又慘於孟子之時，而愈乃以一世山斗，顧乃不能如孟子之所以受正人心之責，則以愈視軻，愈當少降哉。愈也學術所宗惟孟氏一人，而其言亦曰「愈嘗推尊孟子」。平時推尊者，乃使異端小道屏息而不敢肆；今非惟不能息，而又甚焉，含憤扼腕，宜其託諸孟簡，慨嘆其遺恨也。異時杏壇之語人，循循然應對進退，紆徐和緩，宛然有溫厚之意。而今也愈之一書，峻厲激發，一則曰韓愈，二則曰韓愈，且凜然於辭氣之表，而「不及孟子」等語，所以致其不若人之恨者亦深矣。雖然，愈恨其不及孟子，其意不爲不切，而夷攷其論議，則愈與孟子固自有不容及者。孟子謂性本善也，愈則品而爲三；孟子謂墨亂孔也，愈則合而爲一；孟子謂堯舜不偏愛「二」，而愈則有同仁之說；孟子言必稱堯舜，而愈則有易伯之論。異時赳赳光範之門，又覲顏於孟子之貌大人、辭萬鍾者，嘗使愈充其觚排攘斥之功以進於孟子純全之地，則軻得其傳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一。

〔二〕偏：原作「徧」，據四庫本改。

唐文爲一王法論

任斯道之託以統天下之異，則不可無以尊其權。天下惟一王之法最足以一天下之趨向，彼其慶賞

刑威之用於天下，而天下莫與之抗者，以其法之所存故也。君子任斯道於一身，以正天下之不正，裁節矯揉，而不使之差跌於吾規矩準繩之所不能制，則一王之法豈獨有天下者司之，而斯文獨無之哉？聖人不作，學者無歸往之地，重之以八代之衰，而道喪文敝，後生曲學之於文僅如偏方小伯，各主一隅，而不睹王者之大全。或主於王、楊，或主於燕、許，非無其主也，然特宗於伯爾。有韓子者作，大開其門以受天下之歸，反剗剗僞，堂堂然特立一王之法，則雖天下之小不正者，不於王將誰歸？史臣以唐文爲一王法而歸之韓愈之倡，是法也，惟韓愈足以當之。天下莫不有所主，江海能爲百谷主也，而後百川歸之；太山能爲群嶽主也，而後羣目仰之。天下之分，自敵己以上毫髮不可妄踰，而況於道之所統，其去取予奪可無王法以裁正之乎？孔、孟一窺人爾，魯史記一書，孔子何爲傲然立一王之法，以刑賞天下之諸侯，而當時謂之素王；七篇之書，孟子胡爲司距放之權，而天下亦謂爲亞聖。孔子豈不知華袞鈇鉞施之列國則爲僭，而禹、周公執天下之勢，孟子亦豈不知與己大相遼絕乎？書以載道，文以經世，以言語代賞罰，筆舌代鞭朴，其所立之法雖儼然南面之尊有不能與之爭衡者，然後知一王之法，吾孔、孟立之以垂世久矣，非用空言而徒爲記載也。不幸聖人沒而王法絕，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之間。間有文人才士以主持斯文，攘臂鼓吻以自立其說，然曰《離騷》爲奴婢，指屈、宋爲衙官，罵宋玉爲罪人，呼阮籍爲俗吏，其標立氣勢則有之矣，而王法則吾不知也。有唐之興，絺章繪句，尚存江左之失。未宗燕、許，如翠微宮之頌、啓母碣之銘、洛寶書之頌、周受命之頌，皆迎合揣摩之文也；未得王、楊，則韓休之薄滋味，張九齡之窘邊幅，王勃之多玷缺，

許景先之乏風骨，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也。是何也？主王、楊之伯，主燕、許之宗，則蕞爾之國不足以一天下之異也。有昌黎韓愈者出，刊落陳言，執六經之文以繩削天下之不吾合者。《原道》一書，汪洋大肆，《佛骨》一表，生意凜凜，正聲勁氣巍然，三代令王之法且遜之。其始也，王、楊爲之伯，天下安其伯而不敢辭，以爲文章之法出於王、楊也；及其久也，燕、許爲之宗，則天下宗其文而不敢異，以爲文章之法出於燕、許也。最後愈之爲文，法度勁正，迫近盤誥，宛然有王者之法，下視燕、許諸人，直猶淺陋之曹檜，皆大國之一方爾。則凡天下之爲文者，誰敢不北面厥角以聽王法之予奪哉！雖然，天下之習沉涵浸漬之久，則其弊非一朝之可革，變齊僅可以至魯，變魯僅可以至道，以聖人之才量，豈不能直變一齊，而且革之以漸焉！況唐之文敝，漸靡晉宋之餘習，自貞觀後，王師旦黜張昌齡、裴、盧、駱賓王等輩，雖太宗、高宗主之，而斯文之弊且不能盡革，使文章之變非燕、許諸人爲之先，則一韓愈豈能以一髮挽千鈞哉？雖然，立一王之法以裁天下之異習，此上之人爲之，愈何與焉！大曆、貞元徒事姑息，而元和、長慶戾吾道尤甚焉，立唐文章之王法，不出於時君而出於愈，愈亦甚不得已也。雖然，史臣之說雖論愈也，亦規唐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一。

高不器字說

吾兄高瞻叔冠其子斯道，字之曰不器，而屬余發其義。夫道與器固有形，而上下之辨實則未嘗相

離也，而《學記》乃曰「大道不器」，則道器容有可離邪？陰陽蕩摩而五行異質，四時異氣，此形而下者也，而無聲無臭，所以爲聚散屈信之始，則形而上者固豈得而離乎此？其在人也，得乎天之理以爲性，則形而上者也；得乎天之氣以爲生，則形而下者也。性根乎理，爲仁義禮知，則無有不善；氣聚成形，有陰陽剛柔之偏，則於是乃有善不善形焉。爲嚴毅、爲幹固者，剛也；爲矯訐、爲彊暴〔二〕，亦剛也；爲巽順、爲慈惠者，柔也；爲懦弱、爲佞邪，亦柔也。彼剛柔而不善，殆沽濫苦窳之器，無所用之也。夫其善者乃猶未免於可器焉，然則雖夷吾之治、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與其充之以至於不可器也。充之柰何？凡囿於氣質而不知返諸德性，安於功利而不知本於道誼，玩於文采而不知約於義理，凡此者豈但可器而已。《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不愧屋漏」充之至於無倫擬，無聲臭，而後爲篤恭之極功。斯道年少初學，雖未可驟語以此，然聖賢之學先後本末如此，斯道所當知之，以爲入德進道之序，期無負吾兄冠字之意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八。

〔二〕彊：原作「疆」，據四庫本改。

高不妄字說

兄子高斯得本名斯信，故吾兄字之曰不妄，言斯之未能信則不敢妄謂自信也。寶慶元年更名斯

得，補博士弟子員。紹定二年舉進士甲科，授文林郎、利州觀察推官，過我于靖。一日從容問予曰：「夫名以制義，字以配名。今更名，則夫字也改諸，已乎？」予曰：「幼名冠字，所以共天命而視父志，由周以來，未之有改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之更名者僅有楚二君、趙鞅，夫皆有爲而然，外此則雖臣同於君亦不之避。乃若字之有改，則又所罕見，如叔向而又云叔譽，子產而又云子美，此莫可攷。雖然，攷諸義而協，雖毋改焉可也。且合《乾》、《震》而爲《无妄》，《乾》之剛自外來，而爲《震》之主於內，初九實當之。其爻曰「无妄往吉」，其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夫以陽變陰，以剛立柔，以實主虛，以天用人，此純乎天地之動，至誠而不妄者也。是惟不動，動則得其所願，故程氏傳曰：「誠之於物，無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嗚呼，若是者，使有一毫之妄，能爾邪「二」？揚子雲謂「處仁宅，由義路，正禮服，明知燭，執信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亦此意之推。然而《无妄》之繇、彖、爻、象更相發明，自一卦之號而言則往乃有妄，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自六爻之主而言，則以无妄之道而動，故曰「往吉而得志」。別文申義，凡以貫動靜之幾微，發誠明之分際，其示學者復性之要闊遠而切近，不若子雲之混而無別也。斯得歸，試以白其大人，相與審訂焉「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八。

「二」能：原作「疇」，據四庫本改。

〔三〕訂：原作「訶」，據右引改。

虞退夫字說

離國虞虢親迎于靖，問奚字，曰：「昔者名茲，吾伯父字以義夫，迨更今名，則仍故字也。每惟古人名字未嘗不相覆，盍爲我易之？」予請易以退夫，退夫請其義。予曰：先之爲字，從之從人，今曰二先，則有二人并進之象，故字書釋之曰進，而衛氏《元包》於《蹇》、於《鼎》皆有是義。夫樂於進而戚於退者，人之常情也，而不知天下之理，一進一退，實相爲用焉。以八卦言之，《坤》生《震》之一陽則退者進，《乾》生《巽》之一陰則進者退。故《易》中凡言進退者必《巽》體，而《大壯》上六則《震》。《震》，《巽》之反也。此進退之相爲用者也。然以一歲言之，自冬之中及春之分，此陽進之半也，於是火出於卯南而農事起。至于夏至則極矣，火昏中而暑退，退則陽化爲柔而成萬物。自夏之中及秋之分，此陰進之半也，於是火伏於西北而農功畢。至于冬至則極矣，火旦中而寒退，退則陰變爲剛而生萬物。推此則天地之功用皆起於退，蓋不退則無以爲進，而銳於進焉，祇所以爲退耳。退夫曰：「陰陽剛柔之大分，吾既得而聞命矣，其在人焉，何如其爲力也？」曰：志與血氣相爲進退，義理與物欲相爲進退。今夫忿山慾澤，趨者成市，而能柅車曳輪，視之如仇；名場利區，張袂成雲，而能回慮却顧，棄之如遺。人見其退然若無能，吾見其進而未已也。不寧維是，夜之漏刻

常退五商以裨於晝，是退者常少而進者常多也。陽化爲柔則日銷月鑠，陰變爲剛則旦異夕殊，是退者用半而進者用全也。使人之於血氣於物欲苟有決然勇退之意，則日銷月鑠於彼，而志也、義也已旦異夕殊於此，是又不止相爲進退而已耳。退夫舍然曰：「敢不敬事斯語！」乃次第其說以予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八。

全宋文卷七〇九三

魏了翁 四一

李季相字說

嘉定十五年，予被命造朝，道武昌，眉山李公制閩上游，修通家之好，見其二子而謂予曰：「鏐未之字也。」予曰：「名受之父母，字受之賓，予何足以知此？」蓋鏐金之美者，乃爲公賦《械樸》之亂。公曰：「宜以相字之。」後數年，予以言事遷靖，馮君去疾以字說寄予，亦既識其事、發其義矣。又數年，予歸自靖，季相携馮說過予曰：「願爲我申之。」予每疑相之爲質未有所本，而毛、鄭以來相承爲然，意者天道流行，各正性命，則純壹不貳者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則得於氣感者，乃有昏明粹駁之異。既云氣感，則於是有相之名。蓋相近於質而不同，質以形言，相以氣言。涉於氣形，則於是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百倍其能則爲明矣。今公之所以字其子則曰「此金玉之相也。」季相膺是字而味是訓也，其必思金玉其身，去其昏且駁而就其明且粹矣。欲明且粹，其必由學乎？學

所以明內外輕重之辯也？學則知是身之至貴，而人之爵人之勢也，凡儻來而可去者一毫不我加也；學則知理義之真樂，而人之文繡人之膏粱，凡不義而得、非道而求者，皆非安且吉也。季相其能審乎此，則爲無負乃翁之訓。因其歸也，書以贈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八。

楊志南字說

楊楚望名其子應巳，字以志南，過予里居曰：「子爲我述其義。」予嘗讀毛氏《詩》，如「似續妣祖」，毛氏訓「似」爲「嗣」，此一變也；而鄭氏讀如巳午之「巳」，謂巳成其宗廟，孔氏釋之曰「謂廟當巳地」，此二變也。孔氏又引「於穆不已」以證巳午之「巳」。蓋毛公嘗謂孟軻氏之昆弟曰仲子，學《詩》於子思，又學於軻，而讀爲「於穆不似」，則是子思、孟子時已與「巳」通。予考之《漢志》，亦曰「已成於巳」，然則不惟似、嗣一訓，而又與巳巳名四而實一。又其文象蛇，不知世所謂相屬者始於何時，而制字之始已有之，此又所未喻也，故久不能措一詞。而楚望遺應巳來言于瀘，俾從今讀爲說。予告之曰：陽氣之生始於子，終於巳。巳居六陽之極，極而不變則窮，故進位乎南而陰陽相錯，萬物相見，然後文明之化成。故以正歲言之，物之始生，蒼龍在寅，朱鳥在巳，自餘五位亦皆隨天而改。而推其致用，則蒼龍自卯以後火見，而民出火，朱鳥自午而後陰交，而物見離，餘位皆然。而天地之運，屈信盪摩，靡有終極。然則以巳爲巳，乃所以爲不已也。《易》象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嗚呼，天地四方，君子之所有事也，而可以斯須已乎！志南勉之，以答揚而父之訓。《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八。

史之椅之樟字說

嘉定二年春，余適丹稜，史伯學二子袖文以過余，詞采雋明，嚮趨近正，余固期之。後三年，余又過其里，二子又辱臨焉。進而與之語，則曰：「今願竊有請也。兄弟初名奇、章，所爲從立者，蓋摘諸先訓。少長，而吾父又欲託諸椅桐豫樟之義，字各從木，曰之椅，曰之樟。命之名久矣，而未有以字也。昔者己巳之會，嘗受察於子焉，敢惟昔也請。」余曰：「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先儒謂貴其所以爲成人而不敢名，故命以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十有二人而已，字烏可易也。而以屬諸余，何哉！」二子固以請，則字椅曰有儀，樟曰有本，而爲之說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詩人之歌《湛露》也；「楓枿豫樟，栢櫚枸榔，擢本千尋，垂蔭萬畝」，詞人之賦《吳都》也。椅桐，美才也，其質厚故其實蕃。亦猶豈弟君子，德盛仁熟，故蔚然有儀之可象耳。豫樟亦美木也，其本大故其蔭廣。本之則無，且不能芘其身，尚垂蔭云乎哉？二者雖其立言之各有攸託，然合而翫之，其旨則一。是以古之君子不願乎其外，思天之所以予我者而篤信自脩，純體實踐。逮其真積力久也，則粹於面，盎於背，莫不有威儀之則；出乎身，加乎民，莫不有本末之序。二

子其歸而求之，謹其所修，內美者故能有儀，蔭廣者由其有本，皆非可幸而致、襲而取也。二子於余既一再見矣，余知子審矣。其自今再見子，則冀子之有以不墜吾言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八。

戴立本字仁夫說

某被命南遷，涉綏寧境，戴令翻見其子立本，問奚字，曰仁夫。明年，令滿戍，之靖請辭，仁夫侍側，謁余字義。余語之曰：學之道莫大於求仁。仁本我有，而惡乎求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理也，至切至近，而人由之不知也。有子即人所共知者而還以示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示人可謂切近。釋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程子慮不達者誤謂孝弟乃仁之本，又疑孝弟與仁異體也，則蔽之曰「孝弟是仁之一事」，謂行仁自孝弟始，其義滋益曉然。嗚呼，仁夫！其無以他求，其亦內反諸心，凡家庭屋漏之隱、日用飲食之近，隨事而著，皆是物也。是本既立矣，日引月長，其油然而生也，庸可已乎！《書》曰「宅心知訓」〔一〕，仁夫其尚懋敬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八。

〔一〕「知訓」下原有「爲至」二字，據《尚書·康誥》及四庫本刪。

進故事論儲蓄人才

十月十三日

慶曆四年四月，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臣切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奉朝旨抽赴闕，欲令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臣以爲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已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杜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爲詢訪，預作處置，某人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驚，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者。伏望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采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采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謂之乏賢。』惟陛下圖之。」

臣竊見余靖上疏，乃慶曆四年四月也。方是時，晏殊爲相，范仲淹、杜衍、富弼諸賢皆在二府，

而韓琦分陝，專任西事。本朝人物於斯爲盛，而靖也以一事之不素講，猶孜孜以儲才爲言。臣聞天爲斯世生才，自足給一世之用。用之有不給，則以求之有未至。於是常知乏才之可歎，而不知遺才之實多。夫使其兼收並蓄，如醫之儲藥，工之擇木，粗細畢程，大小各當，則左抽右取，惟意所欲，何憂乎人才之不足，何患乎事機之遲至？爰自後世，長養成就之功少，而摧折委棄之意多，脫有緩急，則弄印四顧，莫知所畀。夫未能射御而責以獲禽，然且不可，茲其爲射御，不已多乎？

太祖皇帝未取太原，君臣之間擬曹翰以守之，亦可謂早矣。而臣普猶曰：「翰死孰可代？」且太原未取而先擇守，未置守而先擬代，載在史冊，人不以爲太早，而以爲當然。不知今日三邊重地，陛下與二三大臣亦嘗慮及此乎？不惟三邊爲然也，內之百司庶府〔二〕，外之牧守監司，皆當以是致思也。燕閒之覽，儻謂其可采，惟陛下速圖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三。

〔二〕內：原無，據四庫本補。

進故事論夷狄叛服無常力圖自治之實

唐陸贄奏議第十六卷《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回歸狀》：「右，欽淑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

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准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良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淑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以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來，逗留持疑，竟不肯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携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蹕；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但願陛下謹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臣聞善爲天下者，不計夷狄之盛衰，而計在我之虛實。中國夷狄一氣耳，其盛衰誠無與於我者。先王以其叛服去來荒忽無常，故雖懷之以德，接之以禮，未嘗逆示猜閒，然亦豈引而致之，倚與爲援，而略無防慮也？德宗每事猜忌，雖內焉陸贄，外焉李晟，猶疑之不釋，而獨於尚結贊乃用其信，何哉？方其自請入援，其情不難知也。德宗慮渾瑊、李晟兵少，幸其可以爲助，聽之無疑。至於結贊抽兵自退，人情驟失倚仗，各懷畏懼，則德宗又以爲憂。以一結贊之來爲喜，一結贊之去爲憂，安有堂堂中國而直爲此廩廩也？陸贄獨曰：「此社稷遐福也，拜疏入賀。臣以爲藉令倚仗結贊幸而成功，猶懼無以賞之，而況狼心貪狠，狙詐橫生，求欲無厭，去來自若，可以遽爲之憂喜乎？」《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古之所謂待夷狄者，亦惟盡吾所以自治之道而已。顧舍其在我以資乎人，祇見其害，未睹其利也。結贊既退，旋復舊京，初無賴乎蕃戎。贄之言既信矣，而德宗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貽後日劫盟之悔，爲千古笑。至是而贄益有知言之名，然已無及於損威辱國矣。比年以來，夏人既約而復渝，韃使已來而自却，此正所謂荒忽無常者。故臣敢以贄之所言者爲今日獻，願陛下與大臣力圖所以自治之實，而常爲不可勝之勢，則叛服去來，吾皆有以待之也（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九。

〔二〕「有以」下原衍「有以」二字，據四庫本刪。

進故事論感民莫先詔令當如唐德宗痛自咎責

唐陸贄入翰林，嘗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邦，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奉天改元詔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緒，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證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裕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垂于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不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召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

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循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臣聞感民之事非一，而詔令莫先焉。臣嘗觀三代而下，惟漢文最爲篤實而近古。其日蝕之詔曰：「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悉思朕之過失以告。」其祠官之詔曰：「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和親之詔又曰：「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外，勤勞不處。皆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嗚呼，何其責己之重以周乎？蓋人君以孤立之身，臨億兆民之上，而欲率天下惟一己之從，此非可以空言聳動也。漢以後惟唐德宗能識此義，聽用陸贄之言，以實德誠意用之於詔誥命令之間。如云：「長於深宮之中，暗于經世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又云：「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循至亂階，變興都邑。」此等語言，雖以德宗強明自任，恥屈正論，而猶能痛自咎責，以格頑悍。此外制書、詔書凡二十有八，去其小事四篇之外，凡二十四篇，亦無一而非罪己之語，蓋不獨奉天制書爲然也。今自權臣專國以來，內患外禍，無歲無之。而每詔令下，未嘗有一言稍自咎責，詞臣習成諛佞，不知其非。雖有水旱盜賊，例曰年穀屢登，四方無虞。扶杖聽詔之民，無不愁怨，以爲朝廷之不恤人窮也。今幸陛下親攬萬機，而是弊也，相承而莫之改。臣自入都以來，親睹士大夫之論似，謂禁旅之變，自誅戮以後，皆已退聽，可保無他；京口之變，自遁入茅山之後，漸已窮蹙，可保平安。雖以廟社威靈，凡可

怖可愕之事，往往幸而銷弭，然喜諛佞而惡訐直，樂蒙蔽而咎張皇，上下相徇，習以爲常。臣恐一旦事有大於此，則無以爲陛下告，此不可不過爲之慮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四。

進故事論襄黃二帥

閏月一日

寇恂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刃之。」恂聞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左，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安得私鬪？今日朕當分之。」於是極歡結交而去。

臣謂先儒謂賈復不戢部將，寇恂戮之。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殊無責己之意。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慰勉，聽其自釋則善矣。臣嘗謂天下之事，至理而止。理之所至，雖強暴凶狡，有不容不弭耳而帖服。苟惟無所可否，務爲包含，是姑息苟且之政也，何以慰服人心邪？慶曆四年，韓琦爲陝西四路招討，鄭戩爲四路都部領，尹洙知渭州，狄青爲涇原副都統。先是韓琦乞罷修水洛城，鄭戩固請終役。琦還自陝西罷役，而戩命劉滄、董士廉督役

如故。尹洙檄滬、士廉罷役，不從。遣人代滬，又不受。洙怒，命狄青領兵行邊，追滬、士廉，械送德順。獄成，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而洙與青不服也。善乎，歐陽修之論曰：「宜命中使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衆，不可加罪。若臨陣而違節制，自當臨以軍法。』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將，自合有罪。今以城水洛有功，故赦爾。爾宜卒事以自贖。』城成又戒青：『不可失城以遂己。』」臣謂如修之論，處置得宜，君臣之情分盡矣。紹興六年，張浚以宰相都督江上，命韓世忠屯承楚，命張俊屯建康。先是浚在淮上，謀渡淮北向，惟倚世忠爲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浚以行府檄俊，不受令。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甲可乙否，朝廷難之。善乎，趙鼎之論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然後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踐行府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事幾。」臣謂如鼎之論，周旋曲當，則上下之體統正矣。襄、黃二帥，比肩事主，各效己見，以圖補報。比乃聞二帥不和，幾有私鬪之慮。審其如此，則所關甚大。此在朝廷所當諭以賈、寇之事。俾各釋前疑，共濟多難。否則脉絡不通，緩急不相倚助，如國事何？惟陛下留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一。

進故事論乞詔諸帥任責處降附安反側

八月二十日

臣謂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凡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外。無他，內夏外夷之道然也。自東漢以後，控御失道，貪得務廣，至引而寘之於堂奧之內。蓋自馬援，實開其端於建武，曹操復蹈其轍於建安，遂使昌熾盛大於永熙、元康之間，而橫潰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之初徙降羌於近地，而勸以耕牧也，其意不過使之不相猜貳，而有以得其心也。操之分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也，其意亦不過使之有所統屬，而爲吾之用也。彼一時淺功近利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禍一至此邪！晉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於武帝，請乘平吳之威〔一〕，徙內郡雜胡於邊地，而武帝不能用斯言也，距江統之建議已在先二十年。夫以武帝平吳之威，乃不能洗空五胡於未亂之日，而江統顧欲以責晉惠帝於二十年之後，亦晚且難矣！而江統猶曰「早絕其原」，尚得謂之早乎？臣側聞日者符離、蘄、壽喪師之後〔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且收召桀黠以備奔走，華戎雜居，識者寒心。又聞光、黃之間，或以搜求王檄爲詞，或以收買軍需爲詞，出入無譏。甚矣乎，國之無人也！武夫重閉，未必足以杜其隙，矧乃聽其自爲出入邪？藉曰和好已成，南北一家，無用過疑，然自昔未有恃和好而弛邊防也。陛下剛明奮發，力行江統之言，臣已疑緩不及事，而又日愒月邁，委之悠悠，臣知無容足之地矣！子曰：「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軾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今患在几席

矣，惟陛下速留宸慮，詔京、襄、兩淮諸帥，詰以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處降附，何策可以安反側，各任其責條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則請身任其咎，斷在必行。臣嘗記先朝范仲淹爲陝西河東路宣撫，上疏乞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臣之責諸帥，猶仲淹之責大臣也。惟陛下斷而行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八。

〔二〕威：原作「歲」，據下文改。

〔三〕符離斬壽：原缺，據四庫本補。

進故事論黃陂叛卒

八月二十五日

唐憲宗時，裴度上疏云云。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臣謂憲宗承唐綱積弛之餘，藩臣阻兵，帥不庭授，蓋自夏、蜀、山東、澤、潞、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朝廷之令所不能加，視今日之事，難易絕不侔。而淮西之役，處置得宜，遂能使頑悍革心，梗強效順。信知折衝禦侮，不盡在於國勢之強弱，兵威之衆寡，顧吾所以處之

耳。邇來邊帥不和，朝廷但知委曲覆護，聽其相傾相軋，以養成亂本，而不知所以處之。始焉淮西制閫治黃州，匪但控扼要害，實以兼總黃陂克敵一軍也。既命楊恢分閫，恢而可任邪，則軍未潰以前，其戮叛將范青〔二〕，不必付之湖廣總領何元壽；軍既叛以後，其招來陳溫等，又不必付之荆鄂都統王旻。今舍制閫不付，而付之他司，臣所未諭也。觀楊恢之詞，謂旻有誘叛之迹。繼而旻之告諭陳溫，許其來德安境內割寨，是旻果使之矣。孟珙招納，備據叛酋陳溫之詞，謂若斬楊恢，用孟馬帥爲制置，則我輩就招。此何語也？而珙公然見之公狀，不以爲嫌，殆有嘗試朝廷之意，是珙亦可疑者矣。恢之不能綏御，以至於此！坐以虎兕出柙之罪，恢尚何詞？然使旻以誘叛而獲厚賞，珙以述叛酋之悖語而獲遷除，則是唐末藩鎮諸軍自擇主帥之風成矣。今朝廷不問可否，而一切聽之，尚謂之處置得宜乎？苟幸無事，養癰護疾，不如誘叛而受賞，襲跡而動，則長此安窮？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力圖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二。

〔二〕范：原作「苑」，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〇九四

魏了翁 四二

成都府府學三先生祠堂記

開禧三年，蜀盜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吳公獵諭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爲大務，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即學官見諸生，講授經義，退語寮屬曰：「古之教者既爲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同祠于學。成都典治爲西南劇，鼓篋學官者，蓋六十州之士咸在。顧倡明絕學以承孔孟，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未有像設，甚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余表兄高文卿亦以書請于公，且曰：「三先生之祠徧天下，況周子嘗仕合陽，傳謂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侍大中公游于廣漢、成都，最後伊川久居涪，著錄甚衆。今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祠，安可獨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寅恭、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于漢文翁石室之西祠焉（二），以建安朱氏、廣漢張氏配，而屬某爲之記。某固謝不敢，而教授復以公意來請，不得辭也。竊嘗妄論天命不

已，物生無窮，人惟獨稟陰陽五行之秀^{〔二〕}，以成乎兩間，靜虛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禮知之性焉，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析而言之若弗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並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以天下與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夏德既衰，湯告民于亳，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三〕}。」殷既墜厥命，周誓衆于孟津，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凡皆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秉彝，三代之衰而有劉子言天地之中，孔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曾不少殊。益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地，宰萬物，而關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變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氏歿，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爲詞章者沈痼於卑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虛無寂滅者，自以爲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大本之不究。則惑世誣民者得以潛馳于世^{〔四〕}，而俛俛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降周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爲堯舜之君，民不得爲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藝祖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後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圖立書，本於《易》之太極，子思子之誠，以極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本之以中正仁義，貫顯微，該體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皦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呼，元氣之交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如此，猗其盛

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爲之推衍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蘊亦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三先生而來〔五〕，雖不克皆顯於時，究其用，然以其嗣往聖，開來學，潛輔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而下未有之也。淳熙以後，學者浸盛。氣數屈信，慶元學禁已密，正理不競〔六〕，卒之士習日卑，極於內患外變之相仍〔七〕，則斯道也，至是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決矣！吳公受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蜀自昔號多士，學於京師者，至此比齊魯。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復讀其書，以索三先生之所以爲學者何事，而反求諸己，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顧余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吳公，且以自厲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八。又見民國《華陽縣志》卷三五。

〔一〕「翁」下原有「高朕」二字，「焉」原作「烏」，據四庫本刪改。

〔二〕稟：原作「夫」，據右引改。

〔三〕于下：原作「下于」，據右引乙。

〔四〕于：原作「一」，據右引改。

〔五〕生：原無，據右引補。

〔六〕競：原作「兢」，據右引改。

〔七〕患：原作「惠」，據右引改。

永康軍評事橋免夫役記

岷山之江，至軍城之南，其勢湍悍。冬涸則連筏可濟，逮夏而航，多有覆溺之患。淳化元年，安定梁公楚以大理評事來守此邦，冬仍其舊，夏則爲石籠、木柵、竹繩，而屬繩於柵，植於籠，跨江而橋焉^{〔一〕}，民至今賴之，即其官以名橋，示不忘也。橋比歲必一作，費以鉅萬數，而官吏並緣騷動，井野民不得聊生^{〔二〕}。王公之望漕益州，乃以縣官斥幣，加舊材估直，下邑尉市竹，亦庶幾知民疾苦者。而吏所侵牟十有七八，民復以控于常平使者，爲治其事，民賴以少紓。然尚有修橋丁夫，仍爲廣濟一鄉之大害。蓋雖三錢之賦、半畝之官，亦例出一夫，其爲役不過立木破竹運石，而竹木未集，護作之吏皂必先期督夫，稍失期則係累之，榜笞以千百爲旅，曠日持久，使民不得及時耕耨，以養其父母。其遠者至自大面山下，率戴星往返，不下百里，仆溪卧谷，爲蛇虎所傷者又不知其幾也。歲自春正月至于夏四月繩橋成，又自秋八月至于冬十月浮梁成，以日記，民之穡事於是盡矣^{〔三〕}。役之隙，惟夏冬之仲季，四閱月耳。復有繫橋撤橋之役，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吏又遷延其役，苛取不厭^{〔四〕}。先是，今富順守陵陽虞侯爲別駕^{〔五〕}，以郡城至導江凡二十里所，秋夏霖潦，泥淖沒膝，乃伐石甃涂。涂成^{〔六〕}，夾植榆柳，人率謂便。客有謂曰：「東郊既免涂潦之害，西山亦侯之民也。」富順瞿然曰^{〔七〕}：「子何以教我？」則具告以造橋之爲民也病者。富順力議所以除之，會去官。今太守，

富順之仲兄也，至郡首訪民瘼，即石路與榆柳之未備者，爲足成之，且將推行衆議（八）。一日鄉之民詣郡，願以其鄉所產茶額，凡一引則於產官錢之外更輸百錢陌，倣青城縣例（九），官爲募庸以代已役，庶各得以盡力於南畝。侯不可，曰：「使民至此，皆有司之責也。知之斯速已之（一〇），尚忍荷辦於民邪？」吏或執其說，則斥去之。乃發郡少府錢，召堰匠九十人，始二月之吉，番休庚功（一一），日四十五人，支庸百七十錢，期月而罷。其秋後亦如之。具以列于臺府，且上諸朝。前軍器監漢嘉張侯爲茶馬使者，聞之曰：「此亦吾職也。」捐金五十萬以相其役。山民大過望，環一鄉之耄倪，擊鼓鏜鏜，拜舞于侯之庭，至作爲歌詩以詠之。侯乃登進其耆老而勞之，且大書數語，勉以孝第力田，樂輸省訟。耆老舉手至額（一二），前曰：「吾年踰八十，自始十四五即罹斯苦，不圖今日仁侯之拯己也（一三）。」各再拜感泣辭謝去。已而制置大使、資殿安公下侯所列事狀于軍與茶司，俾永爲定例，曰：「此惠當與大岷並爲無窮。」民益大喜。始，橋南面凡百五十丈，率駕空鑿虛，工苟幸得稍淺地以施力，傾搖異甚，過者下瞰，風濤掀涌，心目掉動，例疾趨以濟。二年間，直橋之中江遽積石成磧，縱四百尺，衡半之，其勢方興而未艾也。橋自是植柵有地，當益安固，亡可慮。人以爲侯之隱念有相焉，乃相與議，肖侯象，築室于橋之西，併大使、茶馬、富順同堂而祠焉。岐山安世通隱居大面有年，慷慨急義，既詳顛末（一四），謂不可無紀，則以屬余。余惟有生之類莫不同體，人能恪共明命，而無蔽於有我之私，則凡天下之飢之溺，匹夫匹婦之不與被堯舜之澤，於我心將有戚戚焉，而不能以自己者。雖窮而在下，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亦豈非吾己分之所當爲，況有社有民，而足以行吾志者

哉？昔雍公爲名山茶官，秩至卑也，以沉黎輦運博馬茶歲妨農功，乞以郵卒代民夫，至今蒙其利。其後大撫全蜀，入相天子，以生靈爲己任，計所減放，無慮七百餘萬緡。使民有常心，而天彝賴以不泯者，其端實肇於此。侯之爲人挺有祖烈，自始爲郡，崇正學以迪士習，申孝第以示民厚，考室廬以舍窮獨，坏城郭以飭守備，肅恭明神以教民昭事祈報，蕞爾一邦〔二五〕，亦既盡心焉耳矣。今又以橋之病民，爲之慮材鳩庸，以蠲其勞，俾不違農時。官無小，竭其力之所逮爲；事無小，循其分之所當止。嗚呼，如侯者誠能充是心也，庸可限其所如往邪？《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侯之謂也夫。侯名剛簡，字仲易。大使名丙，字子文。茶馬名震，字東甫。富順名夷簡，字幼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八。

〔一〕焉：原作「烏」，據四庫本改。

〔二〕井：原作「并」，據右引改。

〔三〕事：原作「本」，據右引改。

〔四〕「苛」上原有「不」字，據右引刪。

〔五〕「爲」下原有「鄭」字，據右引刪。

〔六〕涂成：原作「山」，據右引改。

〔七〕瞿：原作「懼」，據右引改。

〔八〕衆：原作「萬」，據右引改。

〔九〕倣：原作「倣倣」，據右引刪一「倣」字。

〔一〇〕速已：原作「已速」，據右引乙。

〔一一〕庚：原作「唐」，據右引改。

〔一二〕耆：原作「有」，據右引改。

〔一三〕拯：原作「極」，據右引改。

〔一四〕詳：原作「祥」，據右引改。

〔一五〕一邦：原無，據右引補。「邦」下原有「鄣」字，據右引刪。

永康軍花洲記

永康之城南曰花洲者，俗號果園，榴翳榛莽，歲久不治。陵陽虞仲易父來守是邦，更今名而築堂于其上，取劉子臨河之嘆曰美功。縱廣四仞，其衡之長如縱而加一。以嘉定之四年五端午落成，賓朋翕合，憑檻縱觀，逝川騰輝，列巘獻狀，嘉卉輸秀，古木樛翠，危堞突立，長橋卧空，奇雲落霞，杲日霽月〔一〕，隨境變態，應接不暇。客曰：「嗚呼噫嘻，此天地之闕，若有待焉者。韓文公記燕喜亭，所謂斬茅而嘉木列，伐石而青泉激，天作而地藏，以遺其人者，蓋不是過也。」余曰：「是則然矣。自有宇宙，便有此江山，高明傑特。天地初無隱乎爾，而亦豈私於虞侯也？山徑之蹊，人惟不用

耳，用之而成路於介然之頃。夫豈自外求哉？山之所固有者然也。惟人亦然，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居廣居也，位正位也，萬物備具，無少欠缺。人惟由之而不知其道，故私意橫生，自爲町畦，而失其所以爲廣且正焉。有能一日克己復禮而有以洞見全體，則將隨處充裕，不假外求，胸次浩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者矣。今余於是洲也，亦以是觀焉。不然，久矣其爲洲也，胡昔之昧而今之章？昔也過者弗顧，而今遽爲部南之勝，豈侯之力所能襲而致之邪？」侯瞿然曰：「非子不能發此，子其遂以斯言記斯洲也。」是爲記。侯名某，乾道宰相雍公之仲孫，余則臨邛魏某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八。又見光緒《灌縣志》卷一三。

〔一〕杲：原作「泉」據四庫本改。

紫雲山崇仙觀記

大中祥符七年，綿州守臣劉宗奏言，彰明縣紫雲山崇仙觀柱木有文〔一〕，爲道士形及北斗星象，倅來以圖。上宣示宰臣于禁中，臣旦、臣準各拜表賀。逮重和元年，始建道學〔二〕。是歲詔崇仙觀其以延祥爲額。國朝崇尚老氏，惟祥、禧、政、宣間爲盛，而是山被遇凡再，今皆在太史氏。豈其山川鬱蟠，固有以宅靈氣，會風雲，而感召至祥若此者乎。嘗欲考諸方志，以驗其然否，未果也。開禧二

年，余校讎中秘書，山之道士曰趙道川，以刊誌未備，迺水陸萬里，疏其事而語諸余。會余去國，乃俾它屬，道川蹴然謝不敢，則爲言：「子誠有意焉，他日其訪我于蜀，尚有以贖。」今也既舍去後六年，余尚里居，道川踵門請曰〔三〕：「京師之會，逢執事之不閒。雖然，執事嘗墜言焉。」出其觀之圖牒，則視前益加詳。蓋山居彰明縣之西南四十里所，曾巒環秀，古木樛翠，地理書謂常有紫雲結其上，故名，理或然也。岡來自北，爲天倉，爲龍洞，東爲風洞，爲仙人青龍洞，露香臺，西爲墓頤，爲白雲洞；南爲天台山，爲舜帝洞、桃溪源、天生橋。其闕則前爲元始殿，爲黃籙寶宮，九真殿在後，玉皇殿在九真後。東岳天師鐘樓在前左，三元桂籍真官真武在前右，南辰五師後左，經樓瑞真堂後右，三仙六神居前兩廡，以至齋宮宿廬、庖湍庫圉，以固以具。古柏鼎立于庭者巉巖老硬，蓋不知年。而其間所謂黃籙寶宮，則世傳爲唐開元二十四年神人由他山徙寘于此者也。宮之三十六柱皆檀木，鐵繩隱迹，迄今不毀。所謂柱木有文，則住山張承杲修是宮而得之，即國史所書者也。詔承杲倍賜束帛及御茗、紫衣師號。由是遠近翕翕歸向，館宇蓋修，像設有嚴。相承至蒲懷顯，與其徒復增拓之。爰暨于今，營甃髹壁之工日備，猗其偉歟！古之民四，今之民六，而四不足以加二。古之教一，今之教三，而二常足以勝一。人謂二氏語人以善惡禍福〔四〕，故崇尚者衆，非偶然也。服儒衣冠者滿天下，豈不曰自孔氏？孔氏之德，大要使人近思下學，謹獨爲己，即事即物以致其知而充之，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其道蓋至約而易知，至近而易行者也，而鮮有能的然篤信，以從事於斯。如二氏之徒，尊其師之說，使四方之人奔走附集，衍衍施施而不能已者。雖繕營宮廟，哀聚遺文，儒者亦鮮及之。

因道川之來之勤、之請之力而重有感焉，乃併書以遺之，且將以諗吾徒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八。

〔二〕柱：原作「杜」，據四庫本改。

〔三〕建：原作「逮」，據右引改。

〔三〕踵：原作「蹕」；請：原作「諸」。據右引改。

〔四〕二：原作「三」，據右引改。

成都府靈應觀賜額記

嘉泰元年夏四月，四川制置使言：臣竊惟北方真武自武當飛升受命，帝所謂民被不祥。隋唐以來，威異顯著。逮太宗肇興觀宇，累聖相承，隆名邃闕，像設有嚴，四方翕翕駿奔。而成都爲西南一都會，乃未有特祠〔二〕，脫遇水旱疾疫，祝禳無所。慶元間郡貢士劉鼎興、道流張元簡首議建祠，請于郡，願卜蜀莊故廬之左。方鳩僦功，會臣入蜀，吏民言狀，願得即功〔三〕。臣以一方休戚所係，亟命崇成，既又爲記其事於石。由是物疵癘則禱之，時雨暘則禱之，祝釐禳沴，靡誠不應。吏民復詣郡乞號榮。臣稽之記牒，參諸申令，敢昧死請，願詔有司議所以褒崇之。尋下禮官，議如律。開禧元年八月辛卯制曰可，其以靈應爲觀號。於是邦人厭悅抃舞，相與服天子之寵靈。復相謂曰：「觀之始基

也，我劉公惠顧吾土，實庀斯役。今以狀聞，而公位樞筦，復相嘉號之成，是不可以無紀？」以某嘗從事此州也屬焉。某以爲神職乎幽，人職乎明，神者助天地以成物，而人者其又爲神明之主者乎。事神之間，聖人難之，然正直依人，靖共介福，古有明訓。後世舍本趨末，所當交神塞明者，非委諸茫昧，則怵於恐懼〔三〕，而感通之道微矣。今真君之威神啓夢於列聖，效靈於四方，風行電馳，旁魄流衍，而司蜀戚休，不間遐遠。公之位望，方將爲天子變正天紀，陶融景化，以福百萬生靈，而念蜀戚休，不間前後，則神之所以依人，而公之所以忠於民而信於神者，各致其能而不相瀆矣。是二者皆宜書，敢以附號榮之末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八。

〔二〕特：原作「待」，據四庫本改。

〔三〕即：原作「郎」，據右引改。

〔三〕怵：原作「沐」，據右引改。

資州新創貢院記

古今未有遺民而可與共治者，是故先王立爲司徒，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能，鄉老大夫以禮禮賓之。向爲萬民也，今合衆而尊異之，衆賓之席皆弗屬焉。厥明獻其書，則王再拜而後受，與祖廟

之寶物偕藏于天府，其不輕而重也蓋若此。自科目設而教法浸壞，雖二漢近古，此意間有存者。迄魏、晉、隋、唐，則事益遠於古。舒元興所謂試之日，士携脂燭餐器，分坐于寒廡冷地，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若是慢易者。相承以至于今，未之有改。雖然，是固因時之制，不得已也。顧獨不可救其甚而益其所未備者乎？資於西南爲文物郡，由先漢二王以後（一），代有顯人，垂諸萬世而修名貞節，尤莫盛於國朝。迨百年而來，亞禮部，冠大庭，擢鼎甲，首全蜀者，項背相望。由宰臣法從寺監郎圍，班班可考，資之文物於是爲蜀稱首。然攷其貢士之宮，則未之有也。寓試于報恩佛舍，弗便，則合郡縣庠而棘焉，猶病其褊也。慶元初，分漕司貢額于諸郡，資之貢二十有一人，至是增爲三十有二。士舍是亡他途也，則就試者因以倍於昔，蓋不下五千人。而僅入出于一門，既未免有壅閼躡藉之虞，幸而得入，負笈而冀少紓焉，則偃偃然靡所止戾，編葦架竹，猶未足以容也。有徙就于樓居者焉，則危棧腐梁，上下填砌，廩乎壓覆是懼。投卷之廡，衣冠曳屨，校藝之館，藩拔級夷（二）；封錄之所，囂隘近市；導水之溝，汙穢雜襲。士生一世，居廣居而立正位，其所存何如也？今若此，殆所謂唐虞三代不若是慢易者乎！今崇慶守楊侯某，故紹興戎監某之孫也，方懷紱里居，慨然曰：「我祖父捐田千畝于學，以資公養，所以望於鄉之士者，不爲薄矣。今登進賢能之所，而苟焉弗稱，盍即其地思所以拓之者？」草圖練日，慮材鳩庸，而爲士者翕翕以應。縣庠之西北，爲民僦居，請庚之，得方七十六丈有奇。石墻環繚，三門彪列，四廡昉分，攀龍附鳳，二堂屹于左右。中爲三術，以直達郡縣庠，修暢而靚深。至於有司之直，胥史之舍，悉增其舊。直中門爲亭，南嚮以發舒文明之氣。士遊

其間，庶幾綽乎有容〔三〕，不復如前日之填然幾褻，其所甚重者矣。經始於嘉定二年春正月，汔其年之冬十一月，新築凡五百四十楹，諸費爲錢一千四百四十萬有奇。郡守眉山呂君澗贊其成，教授潼川王君晞鴻以楊侯赴鎮代其勞，盤石令王君子克率外三邑緡錢以助。制置司機宜郡人趙君希濬以前三歲舉人嘗輸金于州也，至是白其長，出所輸以給用度。州之士各緡屬不絕。役成，復具以顛末，屬余爲記。余每嘆古道淪夷，上漫於求賢，下苟於應令，上下相與以薄，而俗益不古若。自慶曆崇儒，詔州縣各立學官，而士始知勸學。承平日久，列郡各有貢院，修屋壞除，位置有所，若知所以重其事者矣，顧猶未能驟改其所謂慢也。且朝廷設科，將以蒐實材，崇正學，爲斯世用也。今或者往往以淺陋得，例持衡樞無用之文，爲取才之的。士苟於得者，亦隨其程度而爲之應，幸而得之，則又將其今日之所以取於人者取人。彼是相尋〔四〕，其流益降。充而爲公爲卿，皆此其選。其本若是，則其所成就，蓋可類推。其間亦豈無鴻生碩儒由斯以進者？然自非豪傑之士，瞭然乎義利之分，其能不爲所溺者鮮矣。嘗試使今之校士者，參諸古人之所以取，惟正學之尚，而不必泥科臼以權陳腐之文。今之充賦者，思古人之所以進，務正學以言，而不必曲程度以循有司之陋。則今日取士之制，藉曰不皆出諸此，而吾所以自立者，未嘗一日而離乎此。「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在云者，非必役役於干祿也。「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之云者，非必區區於要祿也。夫如是，不惟得之有道，士之聞風者且將日改月化，惟本之趨，視夫詞華之工、科級之盛者，且將有所不屑也。推之以用世，況肯不義而富且貴乎？顧余不令〔五〕，何足以預聞乎此？因士之請之力〔六〕，書此以遺之，將冀偕事斯語，求

爲君子之歸，毋俾世儒以科目相詬病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八。

〔一〕四庫本此句作「由漢揚王以後」。

〔二〕藩拔級夷：右引作「組紱委頓」。

〔三〕容：原作「客」據右引改。

〔四〕彼是：右引作「率是」。

〔五〕不令：右引作「不佞」。

〔六〕力：原作「塵」，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〇九五

魏了翁

四三

中江縣靈感廟神墓記

凡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掩者，其義蓋若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知之故一死生，通顯微，昭昭于天地之間，生爲賢智，沒爲明神，固安有今昔存亡之間也哉？自義理不競，學者之知乎此者蓋鮮。於是鬼神之說，不眩於怪，則怵於畏。禮壞樂廢，浮僞日滋，而人心之去本愈速。然是理之在世間，則閱千載如一日也。顏魯公忠肝義膽，其死久矣，史書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李衛公竄死南荒，而令狐絢於夢寐間猶憚其精爽。柳柳州館於羅池，猿吟鶴唳，莫非其精神之著。是爲可誣也？況有社有民，生有德於人，死而即其土，人心之所向，齊明承祀，而致

生之者，其容揜乎？潼之中江，其始爲元武縣，縣故凱州也。隋大業有李太守者，爲其州人德之，死則於州之某所葬焉。既又廟祠而尸祀之，如桐鄉之祀者。冢故瀕江，閱歲既久，雖有漲潦，不能侵齧。然亦冒沒之頻久，而疑其地，禱于神以訂焉，如響斯應，人益神之。即其旁創爲冢祠，前門後寢，位序彪列。今荊州牧起居劉公既爲記其故祠之本末詳矣，又欲求余文以識諸冢。嗚呼，亦異哉！自古生都顯榮，死就湮滅者，何可勝數？而大業汔今，寥寥六百餘載，神著德盛，逾久弗替，則神之得此於人也，亦必有道矣。公叔文子遊於瑕丘〔一〕，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而蘧伯玉不以爲可，遽有請前之語。成子高寢疾，謂慶遺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古之君子之用心也，德施欲溥，而不留於迹，其了然於生死之際，非區區一丘之戀者。今神即安於瀕江之地，則非有瑕丘之樂也；江水所及，則又不食之地矣。而歷祀六百餘載，巋然獨存，廟貌鼎著，豈神愛物利民之心，生死如一，故其報若是弗窮邪？余既樂聞其事，又嘉中江之民追遠之厚也，故爲道死生幽明之故，叙其事而記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九。

〔一〕遊：原無，據四庫本補。

邛州新創南樓記

臨邛居蜀上游，鶴山襟其西，邛水帶其南。風氣融液，土田衍沃。民生其間，檢履醇固，習尚儒雅。蓋自胡安先生、林間翁孺，嘗爲漢卿、雲從之受業，卒以名世。莊遵、陳立，嗣有顯問。風流所漸，代不乏賢。雖以五季搶攘，而忠諒之士，亦表表著聞于時。迨我國朝，道化純被，士趨益正。或以學業名家，或以功烈垂世，或以鯁直不容於俗，或以廉平有德于民，載在史冊，垂諸郡乘，蓋爛然可覆也。眉山張侯師夔來守是州，崇校官，表遺逸，禮儒士，課弟子員，凡以崇化善俗、迪彝明倫者，侯既盡心焉耳矣。又以南離之方，爲一州文明之氣所萃，效靈輸秀，世載其英也，思益有以作而大之。循郡譙而南，一目數里，砥平矢直，爰旣江瀕，度其地而樓焉，從廣四仞，其衡之長如從而加一。脩楹有覺，陽馬承阿，二厦挾承，如鳥斯翼。其衡各以二丈所，列巘獻狀，如揖如授，逝川騰輝，如顧如戀。異時郡譙面勢，甲於他郡。今鉅麗如之，而江山氣象，扶輿槃礴，則譙弗及也。四川制置大使廣安安公丙以嘗爲邑長於斯也，又嘉侯之事法而制時也，捐錢百二十萬以相其役。始嘉定五年十一月，迄于明年之三月，費錢千四十萬有奇，米三百石，夫萬有三千，竣事而民不知役。余同年友天官侍郎陽安許公奕既爲之扁其所曰南樓，厥七月，士以書來諗，俾某記其事之成。某，州民也，弗敢辭，則姑誦謏聞以推明侯意。蓋自天地定位，而南北之方爲中且正，《坎》位乎北，中實也，不

實則險而易動。《離》位乎南，中虛也，不虛則闇而不明。夫二氣之升降，萬物之生成，於是乎在。近取諸身，大凡成體而有物，孚信而不可欺者，皆坎之實也。而致用之大，惟心爲要焉。人以一心成位乎兩間，虛明中正，至文之所從出也，故其象爲離。人皆深體而默踐，一有以洞見全體，則所居廣居也，所立正位也，所行大道也。以之周旋乎萬物皆相見之地，如日之方中，宇宙之間，無一弗燭焉。是心也，不既甚綽綽矣乎！而人常小之，以自溺於偏倚窒闇之地，物欲蔽而天理隱矣。故聖人立象以示之，又設卦繫辭焉而告之，故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無非教也。坎離虛實之象，非天地間不言之教乎？不寧惟是，若《升》之南征而吉，《明夷》之南狩而得，皆取諸此，而都邑之位面朝而後市，鄉飲酒之位嚮仁而偕藏，亦不曰陽明之方，君子所尚，人一身致用之要皆出是中虛之地而可乎！侯之作斯樓也，凡以寓其爲教之意，非必家至而戶曉者也。士而能循名會意，有以反求諸己而毋蔽於物欲以窒其虛也，毋闇於偏陂以失其中也，毋安於末技以亂其至文也，毋矜乎小智以晦其本明也，豁然大公，靡所湫闕，則以是充之，造道入聖，將無難者。其英華之晬盎，光輝之暢發，又豈止名爵之榮也哉！侯之望於士者蓋若此，某雖不敏，請與里父兄懋敬厥修，以無忘侯德云。《鶴山先生大

瀘州顯惠廟記

鬼神之理茫昧不可測知，而見諸聖經者，《易》言情狀，《記》述幽明。夫子謂物之精，子思稱德之盛，凡以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妙萬物而無不在者也。古之人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將以究極乎此。死生晝夜之道既瞭然於中，而後交於鬼神之義不失其正。自異說濫張而士之知此者鮮矣。惟未有知其故，非委諸茫昧則眩於奇怪。禮壞樂廢，虛偽日滋，人心去本愈遠，而惡知所謂助成化育之功者！瀘之顯惠廟蓋昉于淳熙之八年，其死生榮哀之變則簡池許公延慶嘗記之矣。嘉泰三年，唐安王侯勳則又更諸爽塏者，規制閼袤，久弗克竟。後十年，許公之子天官侍郎奕來爲邦伯而自成之，亡何而填夔易遂。屬役于通守費君昌遇，凡而資用皆郡少府之斥幣，侯約己裕民之餘也。前門後寢，環以步櫚，文棖華梁，殫極鉅麗。費君謂是役也，不可無述于麗牲之碑，則以屬其鄉人臨邛魏某。竊跡其事而爲之喟然曰：自昔析珪儋爵者何翅傳舍，而生都顯榮，死就湮滅。梁天監汔今，世之相後也七百有餘載矣，而神著德盛，逾久弗替，則神之得斯于人也亦必有道矣。畏壘之社，離峯之館，桐鄉、羅池之祀，使生無德於民也，死能廟其土乎？或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惡乎寓？」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理，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

之誠，庶幾饗之。其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攸寓而實理之不可揜。祠之作也，非古人修廟、陳器、設衣、薦食之意乎？必有深於聚散之蘊者，乃能會於斯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九。

茂州軍營記

帝驚下民，集大命于藝祖。厥既百神受職，六服軌道，廼惟李唐叔季，疆藩畔援，五代八姓，民生如毀，圖所以久安長治之策。肆發宸指，召諸鎮以還邸，遣廷紳以牧民。賦租幹榷之利雖隸轉運使副，而二稅固有當屬之郡者。且係官房廊，雜收地利，坊場河渡，支酬衙前不盡，則悉歸諸郡，以之備用非常。郡置營以招軍，大郡有十數指揮，小郡亦不下三五，每指揮率四五百人。平居統理，春秋按隸，剽屬於郡。其曰知軍州，軍，軍政也；州，民事也。分方鎮之權十之二三以付之郡者，將使之有兵有財，可以幹方耳。熙寧言利之臣不知爲國遠慮，乃謂郡守付權太重，於是括地利，籠榷課，禁回易醞造，以削諸郡之財；籍禁卒，罷招填，併軍額，椿窵籍，分係將不係將，以削諸郡之卒。郡既不復有寸兵孔財矣，所當除戎器、坏城郭以備不虞者，控于轉運則既多滯吝，奏乞支降或至沮格，聖門所謂三足者，今咸無一有。一旦盜賊竊發，戎狄繼之，勤王之師非驅市人則募鄉氓，遇敵輒潰，逋爲剽聚，其患久而未殄。中興之初，雖身履其弊而未之有改。汔于今日，郡之削也滋甚，兵之闕弗補

也，貧弗恤也，糗糧弗充也，營壘弗葺也。方時晏寧，苟若而可。武興叛將徒鼠竊耳，而封疆之臣或死或去，已無所與守者。脫不幸有强弩長戟之憂，孰能窺左足而先應者？是烏可不爲寒心哉！某自請外補，三歷守符，視壘垣之廢、尺籍之濫，稽以李法，固爲此廩廩久矣。一日，茂林太守史侯以書來曰：「茂之廂兵既亡壁壘，戍守之卒靡所止舍，余皆列營以居之矣，又創爲按閱之所，厲乃蠶銳，簡乃侵短，審固周旋，不携不掎，若庶幾無媿於科瑣者。」某曰：「此余之所甚憂且居其位而慙焉者，而子能及此，余敢曰不可？」因惟先朝兵制之得失，其在于今無以解而更張之，將未知所以屆，用書之以識侯之遠略，且將以諗吾黨，翼相與圖其所甚憂者焉（一）。侯名□，字聖從，眉之丹稜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二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九。

（二）翼：疑當作「冀」。

石泉軍軍學記

石泉故縣，縣故有學，政和升縣爲軍而學未之有改也。紹興十六年，知軍事魏侯某始撤而大之。越六十有七年，漢嘉李侯大辯來爲守，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殿室堂序已壞漏弗支，則慮材鳩庸，乃復興之。凡而費用率仰奉賜（二），不足則益以郡少府之斥幣，郡寮及里人之賢者又相與助力

焉。始於嘉定四年夏月，成於明年春月。侯以書抵余曰：「願有紀焉，以告于郡之士也。」使郡教授李君杰叙其事而來諗。余爲之喟然嘆曰：「三代之學莫備於周，降秦漢而後莫備於我國朝。周之制自王宮、國都、閭巷、黨術莫不有學，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至庠塾，皆以民之有道德者爲左右師。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以至庶民之子若弟，八歲則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厥十有五，是進乎大學，而教之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道。士生斯時，藏修息游未嘗斯須不由於學，故其成材也易。國朝之制雖不若是詳也，然有非秦漢以來所及者。蓋自嵩陽、廬阜、嶽麓、睢陽，各有師徒，錫之經傳，至乾興元年而兗州立學，景祐四年則藩鎮皆立學，寶元元年則大郡亦立學，至慶曆三年以後則郡縣無大小咸得立學焉。此既爲前代所未有，而職之以教授，領之以部刺史、守相、令丞，則又昔之所無。降周而來，亦庶幾無遺憾者矣。然周之得士，彬彬濟濟，極於治化休明、風俗醇厚，而今之士修諸身、措諸事業，顧或有不逮周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容有今昔之間乎？是不然。古者自入小學，學幼儀，肄簡諒，則既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其入大學也，所以爲教之具，非強其所無也，凡以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萬物備具，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爲之品節以導迪之，使明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其分焉耳。今之爲教者獨何如哉？利祿之誘桎於其前，既不由小學以養其德性，厚其基本，又不進之於大學以明其本初而潰於大成，其父兄之所訓迪、師友之所切劘，大抵務記覽，爲詞章，以求合於有司之程，爲規取利祿計耳。自始童習以階成人，耳

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始進既若是，隨事亹亹，往而不返。其以是干澤也，不至於得不得已；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彼是相尋，其流益降，充而爲公爲卿，皆由此選，其所成就有逮古人者，蓋不俟其入政而固可前知之矣。嗚呼，爲士者盍亦反其本，而職教者亦嘗於是而加之意乎！今李侯之爲是役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侯之爲教可得而聞之與！古者教人之日至簡而易行，至近而易知，不過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理也，貫千載如一日，人非不能行之、習之，而患不著察耳。《詩》云：「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願以是復于侯，將告諸郡人，相與切磋究之，期有興起者，以無負建學立師之意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九。

〔二〕貲：原作「訾」，據四庫本改。

〔三〕抵：原作「邸」，據右引改。

漢州開元觀記

自《圖》、《書》出於河、洛而天地之秘始露，迨八卦畫、九疇叙、六經作而天地之間備矣。以言乎天下之蹟，至於陰陽變化，遠而莫禦矣，而卒歸於默成而信，存乎德行，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以言乎聖人之道，至於峻極于天，大而亡以加矣，而不遺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範其化而不過。凡

皆貫顯微，該體用，形而上者之道，初不離乎形而下者之器，雖關百聖、歷萬世而無弊焉可也。後世九流之士，往往執一偏以求道，得本則遺末，循粗而失精。亦豈無高明卓異之士遊於其間者？惟其誠明異致，道器殊歸，殆將不免於賢與知者之過，而惡睹夫天地之大全也哉！且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嗚呼，道其不明矣夫！廣漢爲蜀望郡，郡即學官以奉嘗先聖先師，惟春秋二祀耳，而老、釋之祠則充塞區井。郡有謂開元觀者，實始於唐之玄宗，其始初清明，耆俊在服，有二氏之書，數加擯抑。河南參軍鄭誥、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語涉道法。區區丞掾之卑，語言之末，未害於治也，詆之爲不切事情，免所居官，廢爲道士。於斯時也，其好尚蓋如此。承平既久，怠忽荒政，乃始外事物，棄倫理，以委其心於無所執着之地，而仙人方士之說入矣。今日表莊、列，明日祠玄、元，且崇信方術，繕修宮庭。若繩以老氏清虛淡泊之本旨，則此又習訛踵陋，愈求而愈失之者，而上之所好若是，是宜天下靡然向風，而郡國皆有是祠，以迄于今也。嘉定四年冬，余守廣漢，觀之道士段謙光來言曰：「觀之圯久矣，相其舊址，西北隅地卑且凹，積爲瓦礫之場，其旁之降者則荆棘狐狸之所居也。觀之始基今數百年，雖僅存不廢，而壘壞廢缺若此，吾衣食其中，常忸弗寧。乃填乃闕，乃治乃削，凹者以凸，歲者以潔，則慮材鳩庸，前爲□殿，後爲□殿。陳太初真人，世傳謂火解于是州者，今亦繪而祠之。其事則眉山蘇文忠

公嘗識之矣，子盍爲我述其繕營之始末，以詔來世也。」余曰：「噫！儒者之道，欲其自得之而純體實踐焉，非求乎外飾以眩諸人也。況土木之崇侈，於余乎奚取？雖然，有一于此。異端之教，揆諸吾道之中皆弗合也，然而老氏綿綿若存之說者，蓋有近於大《易》生生之旨，而其所謂專氣致柔，歸根復命，視夫窮大而失其居者則又有間矣。誠能守淡泊，去健羨，淪神滌慮如潔其庭宇，脩身謹行如固其垣墉，則不惟可進於汝師之道，而存體明用，吾猶將有望焉，尚庶幾歸儒之意。」道士憮然而作曰：「命之矣！」乃書以授之，是爲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九。

雅州振文堂記

雅安南控九折，西扼靈關之塞，地多磽鹵，嶺峭川激。民椎頓，能勞苦，而其爲士者，頗知自好，質而不華，時平無遽，則其閒曠之趣，往往中州弗逮。然至者以其僻且固也，而不陋之者幾希。成都宇文侯紹芳爲是州之明年，邊塵不驚，百廢且飭，廼因餘力，順民之情，爲樓於州之南，侯既爲文以紀之。又爲堂，其下扁以「振文」，俾來諗予曰：「願有以告于州之人也。」夫不遠其地、鄙夷其人，而思所以告之，侯之用心，抑所謂幾希者矣。而侯之爲是也，寧以斯土也，士習雖醇，而馳騁文藝以譁衆取寵者，僅僅有之。故思有以振作之與。抑侯之意，殆不止此，爲堂南鄉，厥位爲離，其爲文也，佔畢誦說云乎哉。太極昆侖，動靜根焉，元化周流，柔剛分焉。盪推往來，更迭雜揉，日夜相

代乎前，無一息之間，而天下之至文生焉。離離乎其相麗也，皇皇乎其旁燭也，秩秩乎其有條不紊而纖微畢具也。仰而觀，俯而察，則日月之晦明，星辰之見伏，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羅縷。近取諸身，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而人文之昭晰。是故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化成天下，而聖人所爲起鳳鳥河圖之嘆，薄乎云爾，後世之所謂文也。今侯卷卷乎是州之人，夷荒闢秀，思有以振作之。余竊意其士質而靜，既少馳騫之觀，地阻且左，又無繁華之娛，則或者純固專一，知所用力。自茲承侯之德，審思明辨，純體篤行，豈無日改月化，有以悠然自得於天理之彝，而識人文之正者乎。傳曰：「甘受和，白受采。」登斯堂也，庶幾有感於斯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九。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二。

綿州通判廳二賢祠堂記

普慈馮君德從自巴西以書抵眉山曰：「昔在先正諫議鮮于公暨我祖戶部公，嘗相後先通守是邦，風猷藹然，迄于今未墜。越我罔聞知，來承茲乏，顧瞻攸居，懼弗克嗣，以愧前修。乃庀事踰月，即治寺東偏闢宇而並祠之，將以致高山景行之仰，盍爲我叙所以作，昭示來者。」某嘗夷攷二公之行事而竊有感焉。方熙寧王氏用事，竊經術之似以文管、商之實，威令所屈，胥爲怨咨。小大百辟，罔不盡力爭之，卒以取忤，而嗜利亡耻者馮依爲市，茂惡怨正，惟所欲爲。根孽蔓延，極于元豐之季，其

禍猶未弭。雖以神考之明睿，時察其姦，陰主善類，而汔莫之勝也。鮮于公爲蔡河撥發，應詔言十六事，謂滕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議所役緡錢與轉運使李瑜不合，乃各以聞。神考是公議，因以風諸路，且罷瑜而以公代之。然自是爲用事者所嫉，終神考之世不復召用矣。馮公奉詔鞠環慶獄，一二執政至謬風上旨，將以中范忠宣，公不得動（二），卒是忠宣而正种古、史籍之妄，蓋自是大忤執政。會史籍有異詞，詔韓晉卿鞠治，執政因請併覆純仁事，神考曰：「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公章，執政殊弗慊，竟以他事罷。公歸審官踰年，乃得調來倅是州。嗚呼，世謂大臣喜怒過於人主，詎不信哉！熙寧以來，登籲耆峻布列有位者，莫非出於人主之意；及其奉公據正以取譴斥，則鮮不出於大臣之私。雖一時宰臣如韓忠獻、文忠烈、富文忠，執政如呂正獻、司馬文正、趙清獻、唐質肅、吳文肅，侍從以次如呂中丞、滕章敏、劉忠肅、楊元素、程明道、蘇文忠、文定、鄭介公，乃皆神考深知其人、力主其議者。或召之至，或命之留，或惜其去，則神考也；及其或從外補，或以罷免，或不免於竄逐，則安石諸人也。矧新法之害、用兵之非，神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嘆憤於安上門之圖，慟哭於永樂城之敗，曷嘗不曰吾將亟解而更張之也！而將順靡聞，蒙蔽相尚，徒以強辯邪見力持人主，不可動搖。以神考之仁心仁聞，卒之民不被澤而覆受其禍，一時善類乃徒以知言垂芳竹帛，可勝嘆夫！今鮮、馮二公之事雖不盡同，然而論事於熙寧而爲神考所知，爲宰執所愠，則蓋有相似焉者。矧鮮于公不過以蔡河撥發而言天下事，馮公不過以御史推直而觸大臣意，其爲力滋不易，然是烏可以無述哉！有來斯宇仰瞻儀刑，尚友風烈，即其行

事，斯反諸己而致思焉，蓋不必曰人不足與適也，位未可以有行也，亦惟循吾職分，自靖以獻于上焉，顧焉往而不可以行吾所學乎？《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是理也，閱千載如一日，馮公識之，焉知來者之無人？諫議諱仇，字子駿，閬中人。戶部諱如晦，字叔明，普慈人。《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九。

〔二〕得：似當作「爲」。

彭節齋記

開禧二年，王師北征不利，虜乘勢嵌淮環漢，擁秦闕蜀。明年春，大將吳曦挾虜以叛。士之仕於蜀者，或舍生以取義，或濡跡以就事，或逃難以避汙，其事不必皆同，歸潔其身，志於仁而已，然而所陷溺者亦往往有之。惟某郡彭君挺然於虐焰之中，陷之以官弗從，強之以事弗從，繫之佛舍，卒弗從也。曦既就戮，宣撫使安公丙、宣諭使吳公獵、安撫使劉公甲上其事於朝，曰「守節不從，幾及於禍」，曰「嘗拒僞命，忠節可嘉」，曰「守節抗叛，誓死不渝」，前後若出一口，人以爲榮。君乃以榜其居曰「節齋」，庸侈其事，而自瀘以書抵眉，屬余爲記。余謝之曰：「何哉？子所謂節者。且忠孝臣子之分也，率吾性，素其位，慊於中而行之焉耳矣，而子獨是之名乎？」曰：「余非以是爲諒也，

余將識諸卧興以自傲也。」則又謂之曰：「聖人知人之要，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安焉者，終之於久而不渝，然後其人可識也。曾子固書顏魯公之死，謂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蓋以爲不如是，或能勉諸暫而不能持諸久，是亦聖人察所安之意也。且不寧惟是，在我太祖時，嘗議武成廟之配享者，所升入二十有三人，所退黜二十有二人，其間如陶侃、李光弼且不得與。嘗跡其事，陶特緩於討賊，李特稽於赴援耳，然而功名俱已蹈厲出倫輩，一有瑕類，固不在所錄。節之難於始終也蓋若此，矧欲學爲陶、李者乎？惟子勉之，其益求諸古人以內反諸心，毋矜焉而畫也，毋撓然而輟也，毋不見知焉而措也。人所當爲，蓋不止是，子懋敬之，以圖厥終。」則曰：「子之言愛我也，盍即是爲記。」乃書以授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九。

全宋文卷七〇九六

魏了翁 四四

眉州新開環湖記

臨邛魏某居郡之明年，歲熟時康，教孚訟清，圖惟寬閒之鄉，有以節宣勞佚，疏瀹幽滯也。郡故有沼，而區分壤別，港絕潢斷，昔人又多爲甃梁以窒之，曾不能容刀焉。迺宣迺理，倅以小艇於圃之西爲洞，循洞之西爲亭，榜曰「西港」，港有步，可上下舟。舟行而西爲高梁，榜曰「環湖」，梁之下可藏舟。又西爲傳館。由館之北，湖光渺漭，從廣百丈，其衡之長如從而加倍。北迤東爲松菊亭「一」，易亭榜曰「栢港」。又東爲亭菱嶼，直百坡亭。又東北爲雪橋，爲游環鞞梁乃濟。又東爲起文堂，泓涵演漾，深廣繚繞。於是環圃皆湖也。迺因暇日，命客張坐飲，相與亂流而觀，則翠筠蒼樛，參差蔽虧，柔夷華芳，夾道綺靡，周閣曾檻，倒影參錯，雙鷁乘雁，浮深戲廣，纖鱗巨介，頰首莘尾。目行心舒，俄頃變態，應接不暇。客曰：「子之爲是於圃中也，計庸程物，屬役賦丈，非罷極人力惡可以

爲有也？然則子無已勦民爾乎？」曰：「不。吾未始有爲也，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其塞也，山固自若也，其介然而成也，非襲而致之也，山之固有者然也。今余於是湖也，亦襲而致之與，無亦因其固有而導之然與，而奚勦民之有？」客曰：「是則爾矣，而政非所急也。」曰：「吾聞諸柳文惠侯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氣滯，故必有游息之物，使之清寧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乃吾所謂節宣勞佚、疏濬幽滯焉耳，斯其爲政不已多乎？」曰：「子之爲是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聞之：『無已大康，職司其居。』子之遊也，亦有以寓其思職之意矣乎？」曰：「有。昔者揚雄氏有言：『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吾將安航名吾舟。且航者，人之所以濟也，而國似之。吾知乘航之不可忽，則游豫之頃無非事也。」客曰：「唯唯。非子吾不及此。雖然，請爲歌之，願無忘子之志也。」乃歌曰：「有瀾且盈兮誰揭誰厲，采蒲與荷兮采藻漚漚。言駸其邁兮匪航弗濟，我引我孥兮我鼓我拽。舒乎婉婉兮般乎裔裔，云訏且樂兮莫之止戾。叩興我思兮此于湖底，我之泄泄兮民之蹶蹶，此非爾作兮維余于制〔二〕。終余永念兮是儆是戒，毋臭厥載兮庶其夷届。」歌既闕，主人飲客酒，泯然思，輾然笑，復使反之，相與悠然而罷。明日，書以爲記。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二六七，《南宋文錄錄》卷一二。

〔一〕爲：原作「截」，據四庫本改。

〔二〕此：原缺，據右引補。

眉州江鄉館壁記

眉爲郡介居水陸之衝，公館之西故有代舍以贏賓旅，余既略加葺焉，惟是沂沿來屆者未有以舍也。瀕江有亭，榜以「共飲」，故邑宰唐安胡文靖公所作也。郊之逆勞，僅僅容車，燥濕無所。乃嘉定六年，臨邛魏某來爲州。明年，損少府用度，撤而大之。知縣事呂符，文靖之族也，寔相是役。冠樓于堂，翼堂以室，聯以步櫺，高其閤閼，繚以周垣。蓋經始于秋七月，汔其冬之十月。於是賓至之不時，得此託處則賓從有適，井廛有次，脫然如歸。或以謂余曰：「客必致館，是謂友紀，故昔人以隸垣覘晉，以司里覘陳。今余亦將以是覘子之政之修也。」曰：嘻，而惡知余之始拓爲不若是也！余將左右宣畝樹之臺觀，屏剔菑翳，藝之卉木，使高明平夷，倦客有以息斯游斯，節宣勞佚也。而後薄民壤，旁卮叢祠，卒未有以大厭余志也，而以是覘政也，祇其所以隘我也。姑識其事，尚來者卒成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〇。又見民國《眉山縣志》卷一。

眉州新修墓頤堰記

距州城之東七里所曰墓頤津者，唐拾遺孟公昭圖以直道不容，爲田令孜所沈處也。先是開元中，

益州刺史張仇公兼瓊爲堰於吾州者二，由新津縣之西曰通津，由驀頤山之西曰永濟，水利凡溉眉山、青神之田畝七萬二千四百有奇。國朝天聖末，使民輸歲修之緡，畝筭餘錢五十，元豐遂增至百四十有二，米爲升者一，民患苦之。淳熙九年，郡守武信楊公輔易爲官修，有所謂王景堰、北牙與田祖、田迪諸堰。故疊石爲堤，至是以竹落易之，衡廣一百二十丈有奇，視昔用度蓋已十損其二。而比歲東流益悍，舂磨之家又壑之以浚其流，磯之以怒其勢，故其下俗所謂蘆花筒者日見漱齧，筒下之田疏惡不支。迨嘉定五年，水又盆至^二，射王景堰僅餘尋丈。幸未決，決則堰高江庠，水且盡注之江，七萬畝之種將不得下。明年余來爲守，訪問民疾苦，多以是爲言，欲爲改作則築事已動。先是畝筭不下八十錢，以給丁庸，會廣漢張麟之來丞眉山，增科三十有八，且爲教於民，約一年勿復斂，又節縮財用，損常年三之二，凡得錢三百萬。於是畚武陽之石以爲隄，下邛笮之竹以爲樁，使植根既固，雖有漲潦不能侵噬。一日戒余以竣事，余往觀焉，且命客以俱。丞曰：「是亦庶幾無憾。」余曰：「不。是所謂隨宜救弊然也，而長利乎？且州之水近自白虎江來，其爲派二，東流直驀頤則病堰，西流薄州溉則病城。是雖三尺之童亦皆見之，而先是者弗此之圖。今東流日下，吾恐武陽之山可泐，邛笮之林可禿，而筭畝增繇，抗民之精，將自是日極矣。今爲教曰盡一年勿復斂，丞能自信矣乎？」曰：「然則徙東流而西之，其庶可久乎？」曰：「西亦吾民也，東免於堰患而西爲城憂，是以利易害而弗可爲也。」曰：「奈何？」曰：「移東而西偏也，移西而東亦偏也，吾欲截江爲樁以捍東流，而灑渠於東西之兩間，則城若堰將兩利焉，不乃可乎？」丞瞿然曰：「命之矣，敢請事期。」而客有難曰：「因

其故而歲爲之防可，截江爲之以徼幸萬一不可。」曰：「何由知其不可也？」曰：「聞齊人延年言於漢武，欲開大河上嶺，帝謂此大禹之所道，不可改。杜預將橋大河，或亦以爲商、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殆必難立。然則是堰也，昔人之經略於斯爲不少矣。」而顧未有及此者，子之知也誠足以盡出古人乎哉！吾恐灑渠之利未即見，筭畝之繆未可罷，而截江爲槌，歲一勦民，是以百仞之隄爲阱於國中也。其能久居此乎？使來者或不能卒子之志，歲一罷修，則今之消功殫賄以爲之者將復潰而東趨，而前功廢矣。」曰：「抑余聞漢人之習於灌溉者曰，張戎嘗言水性就下，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今灑渠以浚之，其勢將日下，下則疾，疾則刮除而深，昔之東注而病堰者皆將爲中道之歸。歲不過損錢百萬以爲截江之防，而王景堰之役可漸省，以至於不必復事矣。與其歲損二倍之費以拯其末，而爲害未有既也。且是非之心，焉可誣也！今惟其是，孰不我是？今而非也，安能強來者之不我非邪？況渠成，民之利也；其不成也，所損不過異時所以待遇使客者，今少府損節之以復于民耳，而來者何得以非我？」乃以控于刑獄、常平使者潼川楊公子謨。議未決，會行郡，相與按視，始盡得其利害之要，捐錢七十萬，俾經始。余亦以少府二百萬足成之。命承受役焉，會計金穀，兵馬都監吳□戒事期，程護工作，水工以時，物土賦丈，庸丁以時，架筠槌石。起冬十月，汔明年春三月，累日積工凡若干，民之無職事者受庸而爲之。渠成而前以爲非是者，往往自異其說，謬見稱述。余復謂之曰：始而非之者固未必是，今而是之亦不得爲非乎？水爲天下之至險，有非知力所能周者，而子爲是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若夫變而通之，使可久而不窮，則在來者，非吾所敢知也。

乃以爲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〇。又見民國《眉山縣志》卷一。

〔一〕盆：原作「汾」，據四庫本改。

〔二〕略：原作「啓」，據右引改。

大邑縣學振文堂記

吾州之俗，檢履醇固，而被服文雅，蓋自漢以來代有顯人。胡安先生、林翁孺、莊君平以經授卿子雲，流風所漸，儒學日茂。其屬縣曰大邑，又介居羣山之麓，地阻且右。士生其間，無繁華之娛、馳驚之觀，蕩心怵目，故其用力益以顓固，篤學好修，禮賢樂善，若恐弗及。成都李君某來長斯邑，厥明年，時和歲豐，百廢具修，乃爲堂於邑之南，名以「振文」，將與邑之秀異藏脩息遊於斯，而移書郡人魏了翁曰：「願有以告于邑人也。」了翁固謝不敏，不足以舉斯文。君固請弗已，則謂之曰：何哉？子所謂文者。清便婉轉，點綴映媚，姑以玩物肆情者乎？傳會假託，竄移編綴，苟以譁衆取寵者乎？爲堂南鄉，厥位爲離，吾恐君之所以望于士者將不止此也。君曰：「何以語我？」曰：吾請試言夫所謂文者，而子姑聽之。且動靜互根而陰陽生，陽變陰合而五行具，天下之至文實始諸此。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

近取諸身，而君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夫婦之好合、朋友之信睦，凡天理之自然而非人所得爲者皆文也。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而僅可名者文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堯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性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爲至。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孔聖後死，斯文未喪，此非後世所謂文也。今君侯振文之謂，將奚擇乎此？曰：「抑聞之，敏而好學，不耻下問，亦得以謂之文；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亦不嫌於學文。文固有等級也，自非上知、生知，迪天理之彝，蹈人文之正，動爲世道，言爲世則，則勤學好問，推孝弟謹信之餘，固學者事也，特有先後之序、淺深之間焉。」曰：子言是矣，如余前之云者，乃天下之至文，遽得以迂而後之也。聖人所謂斯文，亦曰斯道云耳，而非文人之所以玩物肆情、進士之所以譁衆取寵者也。侯誠有意於斯，則所當表章風厲，使爲士者以勤學好問爲事，以孝弟謹信爲本，積日累月，自源徂流，以求夫堯之所以可名不可名、夫子之所以可聞不可聞者果爲何事。近取諸身而秩乎有叙，遠取諸物而粲然相錯，仰觀諸天，俯察諸地，而離離乎其相麗，皇皇乎不可紊。斯所謂文者，既有以深體而嘿識之，則將動息有養，觸處充裕，無少欠闕。迨其涵泳從容之久，將有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者矣。斯文之振，孰大於是？君瞿然曰：「是文之本也，敢即是爲記，將與多士懋敬無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〇。

長寧軍貢院記

長寧之爲軍，自政和四年始。朝廷不鄙其遠，俾得貢士視內郡，德至廣也。王澤既浹，士習用勸，風氣開建，衣冠浸茂。初，合試於瀘鄉之士，弗便也。紹興十四年，始以士之請，寓試于郡之龍華僧舍。越十六年，增流寓貢額二名，合舊爲三。越十四年而單演之始登進士第。由是數十年間，人才彬彬間出，接武科級，就試者因以倍於曩日，僧舍湫陋，既不足以容，校士其間者亦病於弗葺。嘉定三年夏四月，陵陽虞叔平父方簡來守是邦，蒞事之逾月，士以爲請，侯瞿然曰：「是登進賢能之地，顧苟焉若是，盍更諸爽塏者？」迺陟南岡，顧見西門之左稼澤且數十丈，距郡宇百步而近，域王諸峰秀出于左，中爲寶山，屹起百仞。侯曰：「是殆可矣。」明日，合寮吏與學之左右生觀焉，不謀同辭，考諸龜亦惟丙食^(一)。遂益市旁近地，捐錢二十萬經始其役。或曰地勢卑淤，昇輦畚鍤之事，得無无功殫賄，奈何？鄉之士進曰：「此地發祥效靈，寔盼於侯，請勿以煩官有司，吾儕小人願加一力焉。」則屬役賦丈，爲臺門二，爲膳錄、巡防之位二，前爲重閣，周以步廡，中爲公堂，室東西向，居堂左右，校試之齋廬四，在堂後，又爲虛明之館，在齋廬後，凡大小六十楹。於是侯爲大門，通守楊君師信、校官文君東寅爲廬館以繼之，郡士以次各守事期。起冬十月己巳，訖明年春三月戊辰，用丁夫萬三千七百有奇，錢用諸費二十七萬一百有奇，役成而不愆于素。侯乾道宰相雍公之孫也，識濟

開遠，克念厥紹，凡所居安，惟猷是程，蓋不寧惟是役也。崇學校以迪士，申孝弟以厚俗。覆茅之廬，爲繕以瓦；觸舟之灘，開鑿如席。泥涂十里，伐山陶甓，化爲康莊；四溪病涉，爲二修梁，直達郡治。大葺官宇，爰旣典學、司刑之官，咸妥厥居。鹽筴舊爲民害，不加抑配而商賈阜通。疊是成績，類皆非他俗吏所能辦者。某守廣漢之數月，郡之士以書來請，願有記焉。某熟復其事而嘆嘉之，不置也，因惟君人者以天下爲一家，不自治也，分千里之地寄諸郡守，害焉除之，闕焉修之，不便焉必圖所以更張之，如此乃可以位天位、祿天祿而亡愧。弗是之思，視其蠱壞不治者懵懵然去之，奚以守吏爲哉！侯之是心也，庶知所當務者矣。然而下闕。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〇。

〔二〕丙食：四庫本作「協吉」。

富順監創南樓記〔二〕

上闕氣湮鬱，爲此邦恨。訊彼故老，稽諸龜猷，即南離之方而築樓其上，以發舒文明之氣。樓成而屬余爲記。余嘗觀陰陽之氣於《易》，而知侯之意固有在也。天地之氣運自北而南。萬物之生出乎震，齊乎巽，則方向乎茂盛之時也；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則斂華而就實矣。揆諸定位，惟南北爲正，北爲萬物歸藏之所，南爲萬物相見之方。試以一日觀之，日之方中，天地之間無纖微弗燭焉。惟

人亦然，抱陽而負陰；惟都邑亦然，面朝而後市；惟鄉飲酒之位亦然，向仁而偕藏。侯之意，其將使域乎此土者，悉惟文明中正之趨，而無湫底偏闇之患乎！《春秋》之於土功，必謹所與，魯隱之作南門必書，僖之作則譏之。今何以書？豈所謂作事有法，得其時制者乎？然則士將何以答斯施也！人之一心，虛明中正，萬化由是出焉，故其象爲離。人惟不知所以自明，則俛俛然冥行以終其身，誠能居中得正，有以洞見全體，則所居廣居也，所立正位也，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其文明之美將以粲然而不可揜者。樓之作，侯所以望於士者寧不在茲乎？侯故丞相雍忠肅公之孫，名夷簡，字幼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〇。

〔一〕此題與正文之前段原本已佚，茲據本集前總目補題。

廣安軍和溪縣安少保丙生祠記

恭惟國家承百王之敝，寓縣紛裂，藩臣恣睢，藝祖皇帝神武所運，亂本旋弭，以開億萬年無疆之基。太宗遙祗前訓，卒其伐功，函生闡懌，夷狄順軌。真、仁休養，英廟享承。至于熙、豐，物衆地大，而假儒爲姦者乃始變亂典常。元祐更化，綱目畢舉，而紹聖以後，黨禍再作，極于崇、觀、政、宣，戎索弗戒，乃底于亂。高皇南狩，駿惠先烈，弘濟大難。阜陵繼之，勵精圖治，志清全疆，大勳

未集。而崇陵享國日淺，肆開皇上，克念厥紹，始初清明，率籲羣獻，將有志於慶曆、元祐之盛者。天下延頸企踵以需太平，而韓侂胄已居中竊弄威柄矣。吳曦乳臭子耳，依馮世資，出入內閣，侂胄既倚爲腹心，畀掌禁旅，雖寵任踰涯，而曦之爲謀則蓋不在是也。武興則曦之窟穴也，玠、璘、拱、挺再世爲將，忌刻少恩，士鮮爲用，徒以積威之餘，知有吳氏，故曦密結侂胄，願將西師，既遂所圖，則輕蔑王室之心由是日甚，密以開邊中侂胄之欲，而潛通於虜，乘時爲姦。士大夫繇學禁以來，義理益不競，一旦利欲所熾，則大官唱聲，一口附和。凡以使命還自虜廷者，例曰虜有內變，虜有饑饉，設王師一動，關河必且響應。是則然矣，而不思侂胄之可與共功否也。凡一時之躡登華要者，鮮不出此，雖廷策進士亦以是爲舉首，否則擯抑不容矣。先是，某蒙恩召試玉堂，嘗力陳其不可，幾觸聞罷。明年將出朝廷，尚欲託之公言以排異論，遂建請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官條具可否來上，爰旣管軍，咸得譯聞。詔下，中外各以己見條奏，獨曦不奉詔，而移書侂胄曰：「今戒嚴有日，忽出條具之命，士心惑焉，未知攸稟。進退遲速，願明降處分。」彼既不論可否，而反持短長以肆欺侮。侂胄得書，罔然以失，而公卿以下素爲所請寄，恬不知察，不知識者固已覘其無君之心。迨郭倪、李爽攻壽、泗，皇甫斌攻唐、鄧，雖皆覆軍亡將而還，然尚可諉者曰庸，而曦悠悠不前，不惟蓄溫、裕之志，蓋又出於石晉、劉齊之陋策。元師既遁，王人繼逐，東歸之士蔽江而下，至是所望以反正者，惟蜀人耳。志仁者蹈死弗悔，固足以明人臣之義，而潔身者勇往弗顧，全軀者依違其間，下此者又置不復道。方斯時也，虜蹂我淮甸，繞我襄、安以來，蕩搖我江漢，顧瞻四方，蹙蹙靡騁，而六十州生聚

遽隔王化，此何時也！悠悠風塵，莫有能剗刃於賊者，視其汙衾衣冠，割截輿地，駸駸然朝異而晡不同，不過撫髀太息焉耳矣。今資政殿大學士安公奮由儒生，獨能周全其間，濡跡以就事，部分既定，即矯詔誅曦，以間乘勢盡復四州。虜聞之，以爲從天而下也，相與膽落神沮，謂吾中國有人，由是不敢有二心。方反書之上也，朝論大震，上召羣臣計事，咸謂無出公右，乃爲札書賜公，勉以圖曦報國。書未至而捷聞，君臣動色相慶，以謂知人。拜公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沔州、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四川宣撫副使，恩視執政。亡何，曦首至闕下，詔禮官講行受俘之儀，納于武庫，凡皆國朝所未有者也，猗與盛哉！蜀人於公飲食必祝，蓋公之祠徧蜀中，而公廣安人也，和溪縣封山鎮亦公之鄉也，顧獨闕焉，未有以識高山之仰。其鄉之士曰陳震孫等德公之知，乃肖厥象，而走廣漢，介通守李君炎震，欲得余文以識其顛末。余惟公殊尤絕異之績，垂之史冊，鏤之玉板，被之樂石者，何可勝數，尚安以余言爲也！而固請弗已，則三復其事，爲之喟然嘆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非以氣數屈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故反覆盪摩，所不容不爾邪？然天之愛人也，屈於前必有信於後，消於彼必有息於此，使生民之類猶有所依以自立，而不至於極敝大壞，則以天固生才以待其定也。夷吾不死以康天下，絳侯屈意以安劉氏。方事之未白也，有友如鮑叔，有君如漢高帝，固以是望之，彼亦以是自信不疑，是烏可強而致然邪！賊曦之變，公雖以天下爲己任，始焉自晦，而人主與羣臣固已期之於千萬里之外。書詔下頒，露布上騰，以其時考之，蓋項背相望于道。地之相去也若此其遠，而君臣一心，如合符節，人果不可以無素也！唐祿山之亂，河朔二十四郡獨有顏真卿，玄宗猶謂：「我不識

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真卿固嘗有位於朝矣，而玄宗不識之；安公方守偏郡，已爲人主所深知。河朔久而未平，而蜀變定於俄頃，雖其氣數屈信之異，而亦人事昏明之感，固自不侔也。今虜運既衰，羣醜相噬，掃清舊都，茲維其時。以天下之公望、朝廷之夙知，蓋未有以加於公者，入相天子，倚成厥功，則鏗鎬炳輝，盪人耳目，其將有大于此者矣。某雖不令，請賡皇武方城之雅，以備一代缺文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〇。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三七，《南宋文錄錄》卷一二，嘉慶《四川通志》卷三五，嘉慶《漢州志》卷末，嘉慶《邛州志》卷四三，同治《綿州志》卷四九，光緒《廣安州志》卷一二。

全宋文卷七〇九七

魏了翁 四五

眉州威顯廟記

眉之有威顯廟，故巴西郡太守邦人史侯某之作也。侯之孫宓崇曰：「神之本初莫祀武康，捍患禦菑，功施于時。于祭于禱，是饗是假，有有司之牘，有內史之命，郡有乘，廟有紀，赫赫厥靈，可考不誣。自我王考，世仕武康，實昭事神，既齊既稷，時惟工祝，傳詞致告，賚我王考。王考亦德神之惠也，自時厥後，莅官所至，以民生之不易、水旱癘疫之不時也，有祈焉，有報焉，罔有遐邇。故于武康，于峨眉，于龍，于萬，于階，于巴西，于丹稜，率建祠事。晚而居眉，祠是以興，昉于淳熙之□年，迄今三十載矣，而始克卒成。」惟祠之所緣起與神之有績于民不可以無書也，屬某記之。某循其顛末，則爲之喟然嘆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涂壅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奇衰。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

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噓吸之屈信，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而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使人承祀而致生之，洋洋乎如在其上，勿勿諸欲其饗之也，此豈有不可見者乎？或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武康之祠也，於此乎何居？曰：古先聖人所以明命鬼神、教民美報者，有功烈焉，民瞻仰焉，取財用焉，春秋奉嘗所不敢後，固也。然而戶竈門行之祀，坊庸表礮之蜡，禡侯祖伯之祭，馬蠶猫虎之靈，有施於人則無不宗也，是仁之至、義之盡也，而況茲乎？抑侯之爲是祠也，繇繇然若國之有社而無私福也，其可謂先成民而致力於神矣夫〔一〕！《記》曰「鄉之然後能饗焉」，則庶或饗之〔二〕，當有發於斯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

〔一〕成：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則：原作「來」，據右引改。

眉州載英堂記

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絪縕磅礴，而降材焉，何其甚貴也！罔然而生，泯然而死，寒暑之運與俱，草木之芴同腐，則人亦無以靈於萬物，而天地亦無所賴於人矣。士之生乎

兩間，必知所甚貴者而用力焉。隱居求志，足以承往緒啓來哲；得時行道，足以位天地蕃庶物。不幸際乎艱難，則鞠躬致力，引義盡分，足以揭天理，遏人欲，欲其自靖自獻。雖所遇各異，而不失其所以爲貴且靈，是則不翅符節之合。是以生都顯榮，歿有精爽，登于明堂，祭于大烝者，既足以垂休無窮；而展牲用幣，春秋以時，列于學官，奠于有司，從于先聖先師，庶幾爲國之故者，猶足以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焉。薄乎云爾，析珪儋爵、睢盱閃睒，以詡庸人孺子之聽者之爲也。自漢以來，武陽爲士大夫郡，芳徽懿績，史不絕書。至于我國家掃清氛祲，陶以仁厚，昭以倫理，然後道術浸明，士知所以爲貴。自諫議田公始以直諒聞，朱公、孫公、石公後先以儒學顯，嘉祐、治平之間則有三蘇父子出焉。自時厥後，世載其英。在元祐時則有若給事中呂公，在建中靖國時則有若太常博士孫公，在靖康時則有若通判杜公，建炎以來則忠愍唐公、忠介劉公、忠愍孫公、內翰王公、給事劉公、文安楊公、殿院杜公、文簡李公、待制孫公、司業劉公，或以節義，或以事業，或以學術，或以辭章，顯庸于時，儀法在後。生榮死哀，蓋列諸學官，奠于有司，咸謂無愧者。學故有祠，析爲二三，判渙蕤離，昭事靡肅，亦有名績顯著而象設俄空。某至郡，以令詣學，顧視惕然，訂諸耆艾，萃爲一祠，訪諸子孫，審象惟肖。於是屬役于教授趙某、防禦判官楊某，爲堂東廡。衡長四尋有五尺，從長眎衡，損尋之一，塗墍竣役，績素精能。廼命執事載稽國史，繇田公而下列圖于堂者二十有六人，序攷其世，服視其秩。經始于某月某日，告成于某月某日，躬率僚吏、諸生而舍菜焉。曰是役也不可以無述，則爲之言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處無所逾於人，出無所裨於世，死生浮湛，若有若亡，此士之所當

發憤忘食、盡心力而求之者；而聲名之有無，利祿之得喪，固不當以一髮滓吾之至靈至貴也。夫二十有六人者之得升于斯堂也，豈盡以人爵之貴云乎哉？有盟府之藏，有太史氏之牒，有天下之清議。二三子誦其詩，讀其書，夷攷其行事，反而求之可也。《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僉曰然，請鑱諸石而事斯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又見民國《眉縣志》卷四。

漢州房公樓記

成都宇文侯鎮廣漢之明年，威行惠孚，侯度聿修，廼作樓于郡之西湖，名以「房公」，將以申懷賢尚德之意。樓故金龜亭，綠陂翠瀲，橫陳夾翼，而亭宅于虹橋之左，有樓其上，實據要會。然亭址卑濕，樓居狹隘，雖聚足拾級如不容。比歲又因陋弗葺，甚者爲庸保滌器之地。余昔守郡，嘗欲更之，未皇也。今侯撤而大之，且爲詩以遺余曰：「作新此地誠傑觀（一），品題尚欠如椽筆。」余謝弗敢。亡何，侯以書來曰：「二年于茲矣，弭艱恤隱，罔未弗圖（二），幸斯人之我安也，不忍以垂去忘之。以歲之不時、民生之不易也，既以少府斥幣糴萬石米，且築四敖于舊庾之陰以贏之，名郡儲倉，實鞏實密，緩急是賴。又損錢五十萬有奇，爲民代輸布縷之征，是庶幾可以去矣。而斯樓之記，昔者嘗以屬子，儻忘之乎（三）！」某瞿然曰：「惡！是焉可以無記也。」自郡縣以來，守襄陽者多矣，而羊叔子、杜元凱獨傳。至歐陽公記峴山亭，則惟及叔子。羊、杜相若也，人之愛元凱已不如其愛叔子

矣，是惡可強也？自唐長壽以汔中和，廣漢刺史之真除者凡八十有三人，其粗知名可傳後者惟賈至、崔寧、薛元賞及公爾，而三人之譽已不迨公。雖於釣游寢休之所，琴石竹木之舊，邦之人至于今惟曰房公而不及它人。噫，是烏可量也！然嘗出入史牒，於公美事類多疏略，獨於治郡稱其多有遺愛。而詞人羈客嘗適是湖者，興懷於俯仰之異，置議於去取之歧，殆亦不可勝數，蓋嘗夷攷其事而未有所折衷于此也。且舊史所書陳濤斜之敗在前，賀蘭進明之譖在後，而新史反此。公自去國，訖不復用，豈以敗故邪，抑進明之譖啓之也？方公之建遣三王分領節度也，是固謂吾國中有人，將以褫祿山之氣也。然既爲之前，必慮其後。方至德元載七月丁卯，上用公計分封三王，琦、瑒未出閤，惟璘赴鎮，而後五月璘以江淮叛。然則分封之策，其然邪，其不然邪？當時如高適且盛言其不可，則後日賀蘭之譖固有所入矣，而當時大儒如韓退之、柳子厚諸人，每以宿德重望歸公，極所尊禮，則固不以成敗論也。趙郡李華之詞，至謂「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凶害直，事乃不行」，既以見祿山未叛之前莫敢有言者，而公獨有所論建，乃弗果納。杜子美之詞又謂「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公實康救，忘餐奮發，每挫直詞，空聞泣血」，則又以見朝廷多故之後，公獨奮然以天下爲己任，而孤立寡與，動輒得咎。嗚呼，公亦可謂處時之所甚難者矣！雖卒於無成，晚益落落，而修名令節，人期於未用，信於既用，勤王于蜀而蜀守以安，作訓于岐而岐京以重，此豈無其素而能爾邪！世降俗薄，是非瞽於好惡，名實殽於毀譽，向背變於死生者，何獨於房公然哉？迨夫歲月浩闊，情僞寂寥，而著乎斯人之心，獨隱然與所寓俱存者，斯其人之賢不問可知也。公嘗守袁，爲需宴亭，更刺史數

十，至王涯增飾棟宇而州人大悅。公爲是州，有舊竹亭，鳴琴其上。公去已久而李文饒、劉夢得過其地，亦思之不置，形於詠歌。公微權勢，人微交譽，是卷卷者果何爲哉！宇文侯既有德於邦人，又作斯樓寄懷曩哲，安知後人之思侯不如今人之思房公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敢併以復于侯。以房姓湖自文定張公始，以公名堂自參知政事眉山李公始，以公名樓自宇文侯始。侯名某，字信臣，嘗爲司農卿，兼權地官侍郎，今以右文殿修撰自京口移鎮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

〔二〕「誠」下原有「爲」字，據四庫本刪。

〔三〕末：原作「末」，據右引改。

〔三〕儻：原作「黨」，據右引改。

書鶴山書院始末

開禧二年秋八月，臨邛魏了翁請郡西還，既又三辭聘召，遂得遷延歲月，丘園之樂者累年。先廬枕山，與古白鶴岡阜屬連。山之顛則修竹緣坡，循坡而上，草木膠葛，又上焉則荆棘之所於也。有烽燧故基，相傳爲李唐時西南夷數大入，是爲望敵之所。蓋居一縣之最高峰，故縣人亦罕至其地。一日與家人窮賸，頗愛面前隈支一峰，欲即之而不得，則除剪其荆棘，蒙犯虺蜴。聚足而上，則其地平

袤，衡廣二百尺，縱數里，無復側峻凹凸，殆天闕而地藏者。限支中峰復屹立其前，如有鉅人端士色授面承，欲遂卜室貯書其上，與朋友共焉。會居心制，未即功。嘉定三年春，詔郡國聘士，叩之預賓貢者比屋相望，未有講肄之所。會鶴山書院落成，乃授之館。其秋試于有司，士自首選而下，拔十而得八，書室俄空焉，人競傳爲美談。了翁曰是不過務記覽、爲文詞以規取利祿云爾，學云學云，記覽、文詞云乎哉？則又取友于四方，與之共學，負笈而至者襁屬不絕。乃增廣前後，各爲一堂，堂內廊廡門墉以次畢具〔二〕。旁爲小室，曰立齋，永嘉葉公爲之銘。介一堂曰書舫，舫之左右爲南北窗，堂之後爲閣。家故有書，某又得秘書之副而傳錄焉，與訪尋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萬卷，以附益而尊閣之。取《六經閣記》中語榜以「尊經」，則陽安劉公爲之記。閣之下又爲一堂，堂內榜曰「事心」〔三〕，取邵子語。閣之陰闢小圃，鑿池築室，藝卉木，爲遊息之所。圃之後憑高瞰虛，一川風物之秀皆在目中。又爲亭其上，於以仰觀日星風露之變，俯察鳥獸草木之宜，又若有以盪開靈襟、助發神觀者。自惟窮鄉晚進，學未能信，而洊叨煩使，輕涉世紛，將敗績厥官是懼。方表乞祠官之祿，若得請焉，退而聚友於斯，藏修息游於斯，相與誦先王之遺言，隨事省察，萬有一不墜厥初以爲朋友羞，尚不虛築室貯書之意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

〔一〕堂：原作「二」，據四庫本改。

〔二〕堂內榜：原作「二內堂」，據右引改。

潼川簽判廳綠筠堂記

陵陽李成之性傳爲東川僉書判官，考其廨之綠筠堂而移書臨邛。魏了翁曰：「廨本廉訪使所治，堂之由來舊矣。始壞於宣和末，劉君軫復之；再圯於乾道間，李君枋復之；後四十九年，我又復之。堂之壞凡三而舊址不移，綠筠之所閱凡幾而故名猶在。昔者之再易也皆有記，今不可以獨亡，子其爲我書之。」余曰：吁，異哉！童子寺之竹久存，以衛公重，公安祠之竹不剪，以萊公重。今綠筠不知其誰植也，閱變而不能易，此君固自有以取重於人也。雖然，不曰竹而曰筠，則有以也。竹其體也，筠其發見於外者也。故《記》曰：「禮之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釋者曰：「端，本也。四物者之於天下，最得氣之本。」然則受命之正，何獨松柏，惟竹箭亦然。其曰筠者，皆其端本之所發見也。其在人焉，獨非受命之正而得氣之本者乎？苟瞬存息養，無所襲奪，則生色睟然，見面盎背，施諸四體，將有不言而喻者。或者不得其養而消，不慊於心而餒，消且餒矣，況望其形於外者之澤乎！衛武公之始年，《傳》誣其賂士奪國，以共伯之年考之，此殆不然。獨觀其自爲止酒悔過之詩，則公蓋勇於改過遷善者也。至其切磋以講學，琢磨以自修，則又非昔之武公者矣。瑟僩赫咺，其德容表裏之盛已宣著而不可揜，及盛德至善，昭明較著，則又使人自有終不可諉者焉。詩人無可以稱其德者，而作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既

以興其容止之美，又以青青而形其生色之晬，又以如簣而稱其發見之盛。嗚呼，是所謂竹之有筠者與，非無本而能然也。及年益老，德益邵，自信益篤，則其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皆言夫積中而發外，占外以知中，而其用力又在於不愧屋漏時，殆若與《淇奥》之詩互爲發明。然則學其可以已乎！成之之屬記於余也，豈徒使之識堂之廢興、竹之盛衰，例爲騷工墨客嬋娟檀欒之語，抑欲相與切磋琢磨於義理之會。故余敢以《詩》《禮》之說復之，豈惟於成之是望，亦將以自警焉耳。成之息游於綠筠之下也，儻有會於心焉〔二〕，其試以復於余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又見民國《三台縣志》卷五。

〔二〕儻：原作「黨」，據四庫本改。

玉臺極堂柱識

東川漕解之東，故即城爲榭，名以「玉臺」，城圯臺荒，有亭蔽其前。嘉定八年冬，臨邛魏某由祥刑攝漕，治潼。明年春，坏城葺臺。暨秋，爲真徙治，遂首撤亭，更爲堂，東嚮，距臺之仞舊址加闢。會以周頤氏請易名報可，廼取《太極圖》、《易通》與朱熹氏義勒寘堂壁，名「極堂」，將俟考功奉常議下嗣刻焉。又明年秋，臺以雨壞，其冬更築屋，仍爲臺其前，以無廢舊名，徙道城址。堂容三

仞，崇網半，袤加容三之一，繚以周廡，廣視容三網二，臺之容崇視堂袤加二尺。凡二役，費錢六十萬，計粟六百，兵丁之庸二千日。俱榜以秦篆，是爲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

參議胡君祠堂記

唐安胡君台符自吾州以書抵余于武信曰：「昔我祖參議府君自乾道之末汔淳熙之初嘗倅是州，今五十餘載矣，而風猷蕩如。越茲承嗣，懼忝厥官，乃即治寺之東偏肖繪而奉嘗之，子其爲我記諸。」了翁州人也，聞長老言，君自脫巾即三爲教官，惟果山未及上，而在襄陽、荆門最久。凡襄漢間事，皆以身履目擊，裒粹成編，亡慮數萬言。最後在夔漕爲介，叩爲貳，太寧爲守，利東帥司爲議幕，蓋今之所謂四蜀者，轍跡殆遍焉。自臨遣至歸覲，賜對者凡再，如建擇諸邊守漕、復黎雅土丁口田、發義倉、蠲鹽課，率見納用。大抵更事久而閱理多，故能動中事會，非若單見謏聞之人孤陋於一隅者。其墓道之碑又謂其自筮仕遠遊動百舍，無出鄉戚戚意，行湖海萬里，斂裳徑遊，初不作難。嗚呼，爲男子者不當若是邪！前輩踐歷，雖進士高等亦有試吏即入遠者，如自洛而潭，如自京而吉，自曹而衡，自梓而昇，自華而歸，自魏而岳，自濮而鄂，動踰數千里，不以爲遠也。仁廟用人亦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迨其績望章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然後召實省府。故郡國之虛實，風俗之微惡，人物之否臧，山川之險易，彼皆得以周度而究詳之，緩急須才，則

隨取隨有，不愆于素。自熙寧大臣始用資淺新進之人，本以獎謏激佞，而因循既久，遂廢祖宗入遠之法。士大夫生長習見，樂近憚遠，便文自私，往往終其身而仕不出數百里之地者，坎蛙蠶蟻，汔于今而尤甚。亦豈無不出戶庭而若合符節者，然自非豪傑之士鮮能焉。因台符之請之勤，乃具以所見聞復之，俾併刻于牲石，儻有以識世變之降、續文獻之墜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又見民國《崇慶縣志·文徵》。

石源計義甫川上樓說

安仁計義甫並川築樓，余友郭方叔榜以「川上」，而屬了翁書之。或謂義甫曰：「子知川上之義乎？『人非山立，俯仰而過，臨川興懷慨然』，此江熙之言也。『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道猶不興』，此孫綽之言也。今以子之年盛氣強，而爲是昔日嘆老之語也，何居？」義甫以告，了翁曰：「嘻，聖人之嘆果若是之卑卑邪！歷千有餘年而經生、學士謾不省此爲何事，以熙、綽也而猶不免，是可嘆矣夫！今夫太極本然之妙，動靜所乘之機，盪摩屈信爲春夏秋冬夏，升降上下爲日月星辰，感遇結聚爲風雨霜露，接人之耳目，切人之肌骨，所以告曉於人亦不翅口教而面命者矣，然而流行著見、至近而易知，則宜莫如水。蓋一者有生之最先，而水根焉，陽實在中，而爲物不貳，斯能行尚往功，以無一息之間。故聖人於此又慨然有感於「逝者如斯」之義，其所以發明天德之健、聖心之純，

亦無復斯蘊矣。徐子謂仲尼亟稱於水者蓋以此。然「亟」云者，竊意聖人以此義最大，又嘗不一言之，而門人僅載其一焉。《家語》、荀卿、戴德諸書，記孔子、子貢答問之語，亦謂君子見大水必觀「一」。使其不過論死生晝夜之理，而於道體之運因無所發也，則胡爲其必觀也？自孔子而後，惟孟子獨能推明此義，爲源泉觀水之說，而秦漢而下則無傳焉。呂不韋謂水泉東流、日夜不休爲天道之圓，似不爲無見者，然語焉而不詳。至晉人張景陽爲詩，則曰「川上之嘆逝，前脩以自勗」，蓋詞人之近理者。然其意固謂「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日」，則亦熙、綽之流耳。近世蘇長公又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其說則已卓出諸儒之上。然傳《魯論》也，乃猶以死生晝夜爲說，則不知所謂「未嘗往」者果爲何說。此非晚學之所能諭焉，惟二程先生以後，乃始一洗而空之。其說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乃天德也。」又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嗚呼！自是說之行也，天下學士始知死生晝夜之說爲知形而下者之一端，而嘆川、取水、放海、觀瀾，凡皆孔、孟氏所以示人之切近者，人惟由於動中爲大化密移而莫之覺。有能於此觀象得意而有諸己焉，瞬存息養，毫積累推，隱微之不欺而參倚之必見，則循是以往，亹亹無間，殆將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引而至於與天地相似無難也。了翁非曰能之，而粗有聞於此，儻義甫以爲然，則試爲大書而附此說於其後，以諗同志，相與共學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

〔二〕大水：原作「水□」，據四庫本改。

眉山孫氏書樓記

孫氏居眉，以姓著。自唐汔今，人物之懿，史不絕書，而爲樓以儲書則由長孫始。樓建於唐之開成，至光啓元年僖宗御武德殿，書「書樓」二字賜之，今石本尚存。自僞蜀燬于災，乃遷魚鰾，其居爲佛氏所廬，今所謂傳燈院是也。若里巷則固以書樓名。長孫之五世孫降衷常遊河洛，識藝祖皇帝于龍潛。建隆初，召至便殿，賜衣帶、圭田，特授眉州別駕，因市監書萬卷以還，然樓猶未復也。別駕之孫闢乃入都，傳東壁、西雝之副，與官本、市書相載而歸，即所居復建重樓藏之，魚鰾之有樓則昉乎此。又嘗除塾爲師徒講肄之所，號山學，於是士負笈景從，而書樓、山學之名聞于時矣。方樓之再建也在天聖初，闢之從兄直講君堪嘗爲作記，錢內翰希白、宋景文子京皆賦詩。闢性倜儻，不耐衣冠，衣方士服。其卒也，從弟文懿公爲識其窆，有「不儒其身而儒其心」之語，故里人又以儒心名之。比歲樓又燬于災，書僅有存者。儒心之六世孫曰某，懼忝厥世，乃更諸爽塏，以唐僖宗所書樓刻揭之，樓視舊增拓焉。且病所儲之未廣，走行闕下，傳抄貿易，以補闕遺。竭其餘力，復興山學。以余二十年雅故，嘗以謁請曰：「僕之用力於斯也，亦既塵勩，公盍爲我書之，以詔罔極。」則序其事以告。余因惟昔人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梁、隋之盛，或壞于火，或覆于砥柱；唐太、玄、文、昭之盛，或毀于盜，或散于遷徙。本朝之初，如江元叔所藏，合江南及吳越之書凡數萬卷，而子

孫不能有之，爲臧僕盜去，與市人裂之以藉物者不可勝數。余嘗偶過安陸，亦得其吳越省中所藏《晉史》，則佚於它人者可知。安陸張氏得江書最多，其貧也，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得唐舊書，李文正所藏亦爲一時之冠，而子孫皆不克守也。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可敵中秘之藏，而元符中蕩爲烟埃。晁文元累世之蓄，校讎是正，視諸家爲精，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劉壯輿家于廬山之陽，所儲亦博，今其子孫無聞焉。南陽井氏之書凡五十篋〔二〕，則盡歸諸晁氏。嗚呼，斯非天地神人之所靳者與！而孫氏之傳，獨能於三百年間屢絕而復興，則斯不亦可尚矣夫？矧自文懿以來，進士鼎甲者凡三人，而與賓薦、取科第、登顯官者又不知其幾。今某又以上書言天下事，嘗詔免舉，徑試南宮。某之子午之亦與鄉舉，今仕爲□□□□。雖一名一級未足爲人物輕重，而世其詩書以不墜基菑之訓，則有昔人之所弗逮者，是惡可以無紀焉？雖然，余嘗聞長老言，書之未有印本也，士得一書則口誦而手抄，惟恐失之，其傳之艱蓋若此。惟傳之艱，故誦之精，思之切，辨之審，信之篤，行之果。自唐末五季以來，始爲印書，極於近世，而閩浙庸蜀之鋟梓徧天下。加以傳說日繁，粹類益廣，大綱小目，彪列畧分，後生晚學開卷瞭然，苟有小慧纖能，則皆能襲而取之。噫，是不過出入口耳四寸間爾！若聖賢所以迭相授受、若合符節者，果爲何事？而學之於人果爲何用？則謾不加省，然則雖充厨牕几，於我何加焉，可不甚懼矣夫！余既以復于孫君，遂併書此說爲《書樓記》，俾刻之以儆來者，且以自儆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一。又見《蜀中名勝記》卷一二，嘉慶《四川通志》卷五六。民國《眉山縣志》卷一。

〔二〕井：原作「开」。按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序》，井度以其家藏書遺公武，即其事，則「开」乃「井」之誤，今改。

全宋文卷七〇九八

魏了翁 四六

成都府朝真觀記

出成都少城之西迄北，修垣而環除，邃宇而周閣，沈沈翼翼，竟衢兼術者，朝真觀也。其中爲玉虛清皇之居，而列其右者經藏、仙祠、雲堂、茶寮與方丈室，湛然之堂也；列其左者聖母、仙師、乘煙葛女之祠與凡而庖庫之所也。直觀之西偏，則爲諸葛忠武侯祠與讀書臺，故老相傳曰，是侯之故宅也。自天寶五年章公始更爲觀，奏名「乘煙」。乘煙云者，謂侯之女於此乎輕舉也。觀嘗廢於慶曆，復興於文忠烈公鎮蜀之日，其後易「乘煙」爲「朝真」，則重和元年也。既作大殿，又爲屋百有五十間者，紹興中女冠張延彬也。帶高埤下，延袤而崇飾之，則淳熙末張居興與今知觀宋祖良也。祖良以其事屬余爲記。余嘗攷侯之故宅蓋在隆中，然其自謂有桑八百株、薄田四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則成都亦有家也。獨乘煙之事，典記所佚，未有以復于祖良也。而客謂余曰：「書之庸何傷？周

人思召公而愛其棠，晉人思欒書而愛其子。今無乃非蜀人之愛侯也，而以即家爲社爲未足，又以貽諸其後人與！侯之始卒也，肖象立祠，所在而是，既制於禮秩之不可，則相與私祭於道陌間。習隆、向充之言，至謂百姓巷祭，戎夷野祀。侯非威勢，人所交譽，是卷卷者果何爲哉！且不寧惟是，侯之子瞻用於蜀也，蜀人思侯不置，每見朝廷有善政佳事，雖非瞻也，必轉相傳告曰此吾侯之子瞻所爲也。是以羨名溢譽，有過其實。陳史於侯父子雅有嫌隙，今其言雖若過於抑揚，然愛侯以及其子，亦以覘人心之秉彝好德，終有不可殄滅者。乘煙之事，儻若是乎？」余曰：「子知其一耳。合散消息，陰陽鬼神之常分也，而必仙之云乎？侯鞠躬盡力，義不與賊俱存，其流風餘烈，尚能威南人而走司馬，遺祠故宅，亦足以竦鍾會而感韓弘，矧炯然此心，扶植世教，將不亘千載而不可亡乎？侯之子瞻、孫尚，不愛一死，從容蹈義，其凜有生意，亦當與侯俱爲無窮。彼所謂仙者，謂其常存而未嘗死也，而侯與瞻、尚三世一心，千古如見，茲其爲仙不已多矣！自侯之卒，賊勢益，張伯松既亡，瞻、尚亦殞，昔者教忠之訓則有死而無二也。然則侯之遺息至自託於方外之遊，又非以潔身遯世、終不肯自汙於流俗也，如屈子遠遊之云邪？」客曰：「子真知侯之父子者也，子其遂以識諸，使有能明於天地之性而不可眩以神怪也，其無發於斯言矣乎！」是爲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又見《道家金石略》第三六九頁。

史守文^{孟博}篤齋說

眉山史君守文以篤名齋，屬余書之，且曰：「併爲我言其義。」余因記王文文公嘗云：「其本强大堅實者，竹也；其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至，故篤之字從竹從馬。」先儒以其滯於偏旁也，哂之。然余謂堅實、盡力之義不爲不是，特策馬之云稍若傳會耳。《大畜》所謂篤實，專指艮體，而《書》、《詩》、《記》、《語》所稱，如篤慶、篤祐、篤親等語，雖有「厚」義，然余謂篤恭、篤敬、篤信、篤行、篤忠正、篤不忘之類，則亦有重實沈晦之意兼備乎其間，非一「厚」字所能足其意也。《公劉》六章，以此字冠篇；《中庸》二十三章，以此字終篇。蓋公劉自易其田疇，實其儲峙，定其室都，以至修和民物，開拓風氣，凡皆純體力踐以底于成，無跬步弗實也。《中庸》自戒於隱微，發於知行，驗於天地鬼神，而末章反復吟咏，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凡皆力學爲己以臻其極，無毫髮弗盡也。史君誠有志於此乎，則求願之於切問近思，察之於日用常行，毋以洒掃進退爲可忽也，毋以徐行後長者爲易能也，毋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爲不難知也。晝貫夕習，日積旬累，如《公劉》所以用力於國家，《中庸》所以用力於講學者，無跬步弗實，無毫髮弗盡，則所以名齋，其庶幾不爲空言乎！《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夫內乾剛健也，外艮篤實也，健而實，其爲日新孰禦焉？史君勉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

江原縣天慶觀雲層臺記

開禧三年春，蜀盜未平，江原道士呂元素語其徒曰：「吾儕小人羣居族食，無益縣官，今逆氛若此，又不能剗刃賊腹，膏首原野，盍姑杜門以需底定。」乃相與校藏書，見其書有爲九層之臺可以爲民禳沴祝釐者，則用其法而封之，名以「雲臺」，列天地、日月、星辰、岳瀆之象而禱祠焉。其後盜平，遣其弟子太古以書抵余曰：「是將爲四民逆雨寧旱、弭兵順年之地也，夫子盍爲我記諸。」余熟復其事，作而言曰：帝王盛時，其交鬼神也有道。自顓至舜，咸命重黎絕地天通，俾之高卑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瀆，所以帥天地之度，儀生物之則，正人心而防世變者，爲慮蓋甚遠。迨周治日文，明政嘉義，罔不釐舉，雖以文史星曆卜筮之職而領於春官者，皆以大夫士爲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貳之民也。夫如是，鬼神之與人分殊而情通，殊則不瀆，通則不曠。先事而禱也，薦以六祝之詞；有事而禳也，同以六祈之禮。而不寧惟是也，下逮鄉遂，亦各制爲之則。水旱之不時則於黨鄙乎禱之，而泣之以正師；疾癘之不明則於鄮族乎酺之，而泣之以師長。至於恍惚交神塞明，則圖象類也，表處位也，別次主也，辨名物也，蓋若有洋洋在上、在左右者焉。嗚呼，此豈惟上之人深知鬼神之情狀，以能委曲綢繆於幽明之變，雖巫覡之人，其才知足以比義，其聰明足以照徹，不諂不誣，而爲神所依，此帝王所以爲斯民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而聖賢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

學不斷如帶。有候禳禱祠之事，則方社弗舉而諂非其鬼也。雖經生、學士，往往安見聞之陋以疑險陽之化，怵利害之私以佛典則之經，敬不以遠，遠不必敬也。況泯泯棼棼之民，無所於訓，日慝禮而耳淫樂，理義之不務則委諸茫昧，眩於奇誕，皆其所爾。余嘗粗有聞于儒先之教，每病其流浸遠，思有以告于上之人，相與障而回之，而力未能也。而元素乃以是請，慨道遠民散，死生勞佚，仁鄙壽夭，民自爲之，風旱霜雹，順年災兵，民自祠焉，爲吏者弗及知也。今祝祈祭酺之遺，乃若僅見於斯，不亦可尚矣乎！然古人之爲蓋憂民之憂，苟以寓其精神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而其始甚正，其流且不能無弊，則子也生乎今之世，亦能保其歷久而無失其初心、不蕩於末習矣乎？方欲與之精講而盥正之，庶乎可久，而元素卒。太古又過余言曰：「吾師之請也，夫子嘗墜言焉。今太古不佞，復述其事，爲周閣邃洞以館天神，夫亦以爲民而無私福也，夫子其併記諸。」余又謂之曰：美哉！此心也，余前所謂此爲吏者弗及知者也。雖然，吾既爲爾師言之矣，而聞之乎？漢儒有言：「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吾儕苟非理明義精，其能通天人之分際而不受於流俗乎？子歸飭而徒，明而師之心，固而所守。然人不能皆子也，子其以余言爲然，則識諸洞前之石，使來者而有發於吾言也，是亦正人心、防世變之一助，而亦爾師弟子之初志云爾。《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又

見《道家金石略》第三七六頁。

簡州見思堂記

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爲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封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警之警，有壺橈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有遍境師出之法^(一)。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耻爲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少長，從仕郡國間，問所謂城，則凸不滿數尺，足可蹴而過，手可俯而攀，賈牧之所挑撻，犬豕之所躡蹂，曰此城也。問所謂卒，則廝役於羣吏，占留於寓公，春秋大閱，暫聚而旋散之，稱媼則避免，走趨則喘汗，扛負則庸代，曰此軍也。問諸故老，按諸史牒，則曰所從來久矣。蓋自國初懲唐末尾大之患，大難甫平，即罷鎮戍，迨平并汾、閩越，則已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初不過四十年耳，盜發西川，惟益、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滁陽諸郡至以白直守郭。江浙、荆淮、湖廣諸道，富鄭公謂處處無軍，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鉏耰白挺，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禦者？至寶元、康定以後，則又虛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盜作，速召州兵，僅有二十

四人。以承平之久，郡有餘財，民有餘粟，而廩廩若此，矧熙寧而降，籠財利，弱州郡，則益不暇爲國遠慮矣。政、宣之末，內訌外獠；炎、興之初，大奔小降。此其理勢之必然。余爲此懼，嘗以告于君父，諗于有位，前後凡縷縷千言，卒未能有行焉。一日蜀閬撫御失宜，利東潰兵敢開亂略，既剽王人，批果、閬，剽遂、普，遽進迫簡州，且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聲燄所屆，驚奔相屬，封疆之臣鮮不荷擔而立者。簡守虞侯始至之日，而變作於益昌，又五日而聞變。會顯謨閣直學士劉公以玉隆之祿家居，與侯約，各率其孥效死，勿敢去。侯益以自厲，迺阻江爲守，料材壯，明簡稽，峙芻糧，敕甲兵，戒桴筏，具藺石，杜獲穽，察相翔，謹號戒。州人大喜，各願輸緡以佐用度。侯又爲請于部使者范侯仲武，益金穀，調黎、雅牌丁以爲援，威聲益振，賊氣以奪。侯復念大兵之駐于鄰境者，饟道不繼則饑餓易動，賊或乘之，此關事機不小，乃不敢以異路辭而共其資糧庠屨，與其酒醴餼饗，又從而開誘輔持之，凡以賈士勇而伐賊謀者，行李之間無日不至。故俾在師者咸得以盡銳敵愾，無復疑顧，訖成厥功。然則豈惟州之人受其賜，其蔽遮西川以無一蟻之闕，則侯力也。州人念侯不置，乃卜郡城之南，與劉、范二公并祠，而植棠陰其前，取班氏《循吏傳》語榜曰「見思」。城南蓋他日賊所奏之道，示不忘德也。輿輦畚築之工，民不取庸，爭爲歌謠而勸趨之，誠懼太守之聞知而不已聽也。不日告具，守知之，果使人辭焉，則屬役反倍他日。祠成，爲書以告余曰：「夫二君子者，子所善也，盍爲我識之。」余方嘆自國初以迄今日，兵竅城壞，財匱民窮，而虞侯獨能奮張於斯時，然則域民固國果不在是邪？或者猶曰：方時多士惟功利可以奔走斯世，而義理所不計也，智術可以批

難解紛，而誠信非所先也。嗚呼，今無一可恃矣！緩急惟人才是倚，人才之要則又在居敬集義，以不失其剛中有孚之本心，然後天險可設而有以爲守。脫併是焉亡之，吾不知其所終矣。吾於侯之事而益信，乃書此以復于州之人，而并識其說焉。侯名剛簡，字仲易，爲學以義理爲宗，嘗召赴都堂審察，前後凡六授郡守。當參謀蜀梠時，虜勢鴟張，大將或死或去，人情誼懼，自請行邊，以勞將士、收人心爲己任，訖復湫池、皂郊，乃敢還報。其後虜入三泉，又獨留益昌，與今茶馬使者鄒君孟卿夜出撫定軍民。若此類者，由其有見於善利之分，故遇所當爲，勇不可奪。且所居官率可紀，獨未嘗以是希尺寸之進，三十年州縣，秩以勞進，位以次升，人之知不知不以作輟。而圖書一室，口誦心惟，人亦莫知其爲相之家也。嗚呼，是其爲忠肅之孫也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

〔二〕師：原無，據四庫本補。

簡州四先生祠堂記

昔者虞侯仲易嘗爲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洙泗之學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余以其言爲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斯宮，率縷縷申言之。乃嘉定十有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盜薄鄰邑，效死弗敢去，以爲民守。荷宗社之靈，幸而濟。

因惟道失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爲吏者不汲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僕爲此懼，凡以崇化美俗，隨所逮爲，既不敢不勉，吉月即校官，見諸生，又爲揚榷古今，闡崇理道，庶幾其有興者。一日有講授于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曰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有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澆薄，自去聖益遠，士非功利之習則虛無之徇，非詞章之尚則記問之矜。逮伊洛諸儒先奮乎千載之下，倡明此理，則士往往驚怪，以是爲一家之學，不知堯舜三代之相傳，孔、顏、曾、孟之所事，固未嘗外此，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開來耳，非其實始爲此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也。於是士懼然相謂曰：『吾今知非伊洛之學而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之學也。』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張明誠中子之象而祠于學，以示學者嚮趨之的，子其爲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之意而記諸社。」余撫其書而嘆曰：俗流世壞，士方憧憧於功利之下者，而侯獨慨然及此，敢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奮乎舂陵，唱道南服，而二程子實得其傳；張子兄弟又皆崛起關中，爲西方諸儒倡。於是游、楊、胡、謝諸老與劉元承、王信伯、鮑商霖等盛於東南，蘇子明、呂進伯兄弟起於西方，尹彥明、張思叔、朱公掞、馬時中、侯師聖、呂原明、劉質夫諸公起於東北。惟巴蜀時僻在一隅，而氣數之感，亦自有人。元公官巴川，純公、正公侍親入蜀，張

少公出宰金堂，蜀之人士於是數君子皆未嘗不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爲成書，而嘗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涪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說如范太史，大徒高弟如譙天授、謝持正，皆班班可攷。荊州袁道潔及登河南之門，其遊蜀訪薛翁，亦謂伊洛軼書多在蜀者，是此書流傳於巴蜀既有年矣。余爲兒童時，猶及從長老授伊川《易傳》及河南《遺書》，又及見學者多傳寫二程先生語錄，特爲其說者未能無科舉之累，故綴其說以緝文，而未暇得其所以言。一爲慶元學禁所怵，則例以伊洛目之，以誠敬訕之，甚者亦一口附和，曰此僞學也。自是以來，往往屏其書而不復省。曾不思四先生之教人，蹟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使人近思反求，精體熟玩，而有以約之於己，期不失其本心焉耳，奚其僞？虞侯曰：「善！余言即子言也，子其遂以爲記。」某方爲四先生請易名于朝，請從祀于學，上可其易名之奏，有司令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其貳付了翁，則於侯之請寧敢以固陋辭？《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又見民國《簡陽縣志》卷五。

叙州蠲役記

臨邛黃侯守叙之明年，以書來潼川，諗其同郡魏了翁曰：「申所領州近薄諸圉生夷，遠控兩江蠻部，地陜隘，夷賦且半，歲入爲緡八萬，不當中州一小縣。民勞苦多瘠，而調度科繇眎於他郡。設不

幸有疆場之警，他郡且供億弗贍，矧是首當其鋒，殘困立見。乾道間帥臣晁某建請得具常賦，它役無所與，歲爲緡若干。詔下如章，而吏格不行。申甚病之，則條其事以白于西南大諸侯今少保安公，公立除之，盡如乾道詔書。公嘗以邊用不給遣吏調丁括帑金，既又捨之不盡責，民罔不懽呼，請于州曰：『昔公蕩乎瀘戎，戎不復反，民立祠肖像，飲食祝焉，而未有以紀也，盍併是書之，以詔罔極。』侈少保之賜，嘉邦人之請，而莫以塞也，必子也爲我記者。」余閱其事而有感焉。古之士用有以行，舍有以藏，凡以不失吾本心焉耳。今之士受中秉彝以生，非有以異乎古人也，而見諸行事，往往不得夫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本心。是心固未嘗亡也，蝕於利，奪於勢，狃於習耳。侯填拊其州，乃能講數十年久墜之政，控于大諸侯，併力役之征而施舍之，蓋有戚戚於其心而不能自己者，是心豈自外至哉！雖然，微少保安公則孰爲聽之？世道日狹，徧衷護前，自敵己以上且不能容之，矧勛位既崇，權任亦劇，則鮮不吝驕以自封者。少保居之若固有然，有告必聽，有聞必行，蓋不獨於叙然也。方其再命來宣，適承公私彫瘵之餘，帑緡僅數千計，殆不可一朝居者，公奮繇忠誠，耆定坤極，若兵若賦，徒手再造，未嘗一加賦於民，斯亦雖矣。迺所謂收隱戶，括羨田，征幸民，鬻沽肆，凡皆不得已而爲之，使吏奉行如公之心，雖奪人之邑可使無怨，其如倚勢以豐己，失公之本心何！方公心未孚，民德胥惑，有位者勿敢言也，而公矚知之，速返前令，曾無留難。既傳檄州縣，風曉百姓，猶以未得懲也，逮汙吏以警餘慝，設訟詬以籲衆感。然後上自薦紳大夫士，下至矜寡孤獨之民，始知爲是紛紛，非公之本心也。既相與抗手交慶，而其有識之士又曰：「吾儕小人，連歲被兵，不皇寧處。今年春，

虜大入江淮，光、舒、蘄、黃之間，莽爲盜區，雖隨即殄殲，而死傷橫道。公自旬宣以來，三年之間，則未嘗有一塵之警，力所得勉，寧敢有愛？況公歛不及農，其不得已而筭及游末也，亦遏止之。公之本心則日月之昭明，其食其更，莫不家至而戶知之，非虚心無我，疇克爾邪？」嗚呼！澤山而爲咸，山高澤下，位不易也，高者內虛則下者上通；地天而爲泰，天尊地卑，位自定若也，高者下降則卑者上齊。以至水火之相濟，雷風之相益，夫莫不然也，而謂居高位者無所資於下乎？古之人任大責重則心愈畏，年高德邵則禮滋恭。周畢公弼亮四世，而罔不惟師言之祇；衛武公年過九十，惟懼交戒之聞。下逮秦穆，困而後知者也，其言尤爲深切，曰「余誓告汝羣言之首」，繼之以「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此非以身體之不能及此。蓋一於責人固甚易易也，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未克之私橫於其中，縱能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所扞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故曰「是維艱哉」，信乎其用力之不易；又曰「羣言之首」，信乎天下之善無以先於此也。穆公閱變既久，故知斯言之有味，而少保則機識英晤，見義勇爲，聞過速已，無所吝滯。況前後在鎮，內牧外寧，非若穆公有所懲創而後耳也。余故樂道其事以復于黃侯，亦使今之君子因是而得公之本心，皆言輕千里而樂告焉，罔俾畢、衛專美有周，則孟子所謂「優於天下」者殆將見之，豈惟用蜀乎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

綿州新城記

自建炎南狩，國之守在淮漢，而蜀居江之上游；紹興西征，蜀之守在利路，而綿爲益之外蔽。如昔人由陰平以窺蜀，則自龍至綿不二百里；如近歲由益昌以保劍，則自劍至綿不三百里。然則綿雖內郡，實並邊也，而莫爲之限蔽，頽墉壞塹，若有若無，三尺之童牧可挑達而踰也。緩急所恃惟右護軍之移屯者二千八百餘人，然邊戍未撤，則是屯也，日聞烏烏之聲。烏烏弗聲，猶弗可恃，矧若此乎！嘉定十二年，眉山程侯始至，考按圖牒，則自淳化五年延平石侯某嘗築斯城〔一〕，閱二百三十年間，莫有繼者。則瞿然曰：「爲國若此，其不耦事涉變者，特幸爾。」於是省少府不急之費，命法曹劉伯煥、部將陳元弼即農事之隙鳩庸而築之，凡費用則屬之通守唐君祖獻。昉于十三年冬十一月庚戌，訖于明年夏四月癸未。城成，袤一千三百丈〔二〕，崇二丈，而堞五尺不與。用夫六萬四千八百，米一千九百五十石，錢一千二百萬有畸。曾幾何而成績章章若此！侯且以爲未也，計甃石之費，儲錢六千二百萬，又以滿戍請于朝，俾唐習竟其役，且以書諭余曰：「走也不佞，以民社之力而爲此城也，是在臣子分所當爲，敢辱論載？惟是興廢補墜，粗有顛末，懼久而失其傳也，敢以記請。」余每嘆國朝彊幹弱支之弊，至於郡國空虛、城池弗葺，以熙、豐罔利之臣急近利而昧遠圖，郡益以削。方承平之久，未見其大害也。政、宣之末，內訌外獠，炎、興之初，大奔小降，則支弱之害著矣。極於比歲，

賊曦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雉，張莫千人之聚足以披靡羣辟，虜闖梁、洋如履平地，虜闖江淮如升虛邑。嗚呼，事勢至此，惡得無以變通之乎！故聞程侯之爲是舉也，深嘉而重嘆焉。抑又不能無感於此者，敢與侯平章之。夫所患無城，今隱以金椎，蒙以石壁，歸乎如峭巘斷岸之不可攀也；所患無兵，綿之風氣浸迫關陝，其人可作而使也；所患無財，使人人如侯之約己奉公，帑廩之羨溢亦非有甚難也。雖然，孰爲守之？古者哲夫以爲城，今也先幾燭患則嫌於樂禍，鞠躬蹈方則疑於少通；古者衆心以爲城，今也吏倚法爲市，民與吏爲讎，平居既不相孚，緩急無所與守；古者禮義廉恥以爲城，今曰是非所急也，貨利可以維斯世而權謀可以徼近功也。嗚呼，是三者之說行，雖有金城湯池，獨如彼何哉！余與侯各分地守，徒能爲其所得爲者耳，若前所憂則蓋有任其責者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是險也，無象無形，不兵而不可犯也，不城而不可踰也。造次必俱而不可離也，是又所以持山川丘陵者也。侯其以爲然，則試爲識諸城陰，以冀覽者之一動心焉，斯其爲金湯不已多乎！侯名德降，字廷邁，嘗歷蓬、蜀二州守，節用度以寬繇賦，所去見思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二。

〔一〕延平：原作「廷平」，據四庫本改。

〔二〕丈：原作「又」，據文意改。

安少保丙果州生祠記

古者儲天下之才以爲天下用，非有事變迫怵而後圖之也。周自文、武、成、康以來，《棫樸》、《豐芣》、《崧高》、《烝民》詠歌得人，率非一世之積。逮高、文尚存此意，故事至而才給。中世以後，有不盡然者矣。遼西告警而飛將起，罕开略塞而營平用，五溪師喪而伏波奮，冉肇迫夔藥師出，范陽煽兇平原識，廷湊肆毒晉公見，伐蔡屢衄西平顯，河東寇結汾陽封。使非耦事涉變也，廣厄霸陵，充國援以老棄，李、顏、裴、郭諸人將沒身不見矣。蜀自賊曦之變，而安公始以節顯。世未嘗無才也，而不肯豫定早計，儲之以待用，每每若此。然尚有可諉者，曰不及知。然而既知之矣，而用之不盡，至虜闖於外，賊訐於內，蜀勢累卵，然後以公再鎮，此何爲者哉！方公之未出也，其子以直華文閣握果之州符，參議制幕，即賊所屈，揚名追襲，賊越境無所犯。公繼來此州，雖云就養，蓋以討賊爲己任。會有詔起公，於是奉將天威，殄剿逋寇，靡有遺育，蜀以再安。華文尋以機宜文字往宣撫司，公之婿王君某代之，耨姦鉏強，拊柔其民而加煥休焉。果之人相與言曰：「非天私我有民，使公與其子若婿先後來吾州，吾屬尚有種乎？」先是，公未仕時，嘗游學於是州，習其土風與其州之人士，每過其州，眷焉弗忍去。及是被命再鎮，滅賊還報適在是州。州人滋不忘，度城之北隅肖公像，與其子若婿並祠焉，介郡人游君景仁似，校官蘇君和甫在鎔及南充令牟君震卯以謁記於余。余每嘆漢、唐以

來，所儲非所用，所用非所儲，於公之事既犁然有感，又重嘆夫天爲斯世生才，自足斯世之用，特患以一人之好惡爲用舍，以事變之緩急爲淹速耳。郭汾陽既收東都，方議北討，此何時也？卒奪其軍，汾陽不少望也。河東事迫，又強起之，又爲憊壬所忌，非人主終信不疑，則唐祚岌岌矣。然是時非特汾陽出爲時用也〔二〕，七子八婿皆居貴顯，幕府六十餘人，率爲將相大官，而知名于世者五十人，其卓然可稱則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皆以才識器業爲再世中興之用。然則天生汾陽爲社稷計，而又爲生其子若婿與從游之賓客以助成之，此豈人力所能致哉！歐陽文忠公書其《將略》曰：「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至哉斯言！不以富貴功名爲誇，而以善處善保爲難，不以忠信之厚爲足，而以謀謨之助爲貴，古之建功立業而全德令終者，率是道也。今安公父子翁婿〔三〕，使其相須以成不減汾陽之助，而莫府賓客皆能以李、杜諸賢自勉，相與左右叶成之，則豈但如歐公所謂「處富貴、保功名」者哉！敢以是復于州人，以彰一門之懿，以慰千里之思，以見人主當以天下用才，士大夫當以天下用其身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二。

〔二〕爲：原作「於」，據四庫本改。

〔三〕父子：原作「子文」，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〇九九

魏了翁 四七

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海之爲州，東略巨浸，南限長淮，西北鄰徐、兗、沂、密。嘉定十有一年，始建城市，再營宮室。徐君晞稷由山陽通守往涖州事，秩滿代去。今守侯君忠信復還定而振業之，百廢具舉，遺黎屬心，詔增秩加職以寵綏之。守樂民之和、侈上之賜也，伐石泗濱，以識郡之興復與嗣守者姓名^(一)，將寘之壁帶而求文于了翁。因爲稽諸圖牒，蓋自梁武末年，長江以北悉入後魏^(二)。武定七年，改青、冀二州爲海州^(三)。高齊文宣帝移海州治琅邪郡，改琅邪爲朐山。隋末喪亂^(四)，臧君相竊據之。武德四年，君相以郡歸順，又改海州。自入國朝毋改也，而中興百年間，離合去來之靡常，則使人重有感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所謂地險，則《易》既指言其爲山川丘陵矣，而獨不名天險爲何物，王公所設者何事。愚謂盈宇宙間，截然有等級之辨。不

城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昔之人以大師爲垣，以得道爲助，以在德爲險，以禮義廉恥爲城，皆是物也。盛服以禦盜，幘坐以受使，長嘯以却胡，單騎以見虜，則是物之效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城郭兵粟爲山川丘陵之守〔五〕，則寧怪夫離合去來之無常也！敢併以復于侯，其勒諸石，與來者共守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三。

〔一〕與：原作「興」，據四庫本改。

〔二〕入：原缺，據右引補。

〔三〕爲海州：原缺，右引作「及海州」，茲據右引補「海州」二字，據文意補「爲」字。《魏書·地形志》：「海州，劉子業置青州，武定七年改海州。」《元和郡縣志》卷一一：「武定七年改青、冀二州爲海州。」可證。

〔四〕隋：原作「隨」，據四庫本改。

〔五〕粟：原作「栗」，據右引改。

興元府新作張魏公虞雍公祠堂記

先皇帝二十有六年，詔以武階丁侯煇爲梁州牧。其明年，侯居母喪，申詔奪服，不可。服除，詔還鎮。侯既大城漢中以塢其民，比再至，慨然曰：「嗚呼，昔吾有先正如魏忠獻張公、雍忠肅虞公，不嘗經略此土乎！」乃作室于天申浮屠之居而肖貌之，以書來曰：「二公立德勤命，在旂常鼎彝，匪

我邊陲所敢私也。顧其有績是邦，則滋不可勿祠，子爲我書之。」某不佞，幸嘗有私淑志〔一〕。若忠獻公之年行則既譜之矣，忠肅公則傳之，二公之奏疏則又嘗所次第而序之者也，知之宜莫如某詳具。忠獻始爲士曹，力辭筦庫〔二〕；忠肅不屑餉屬，姑就魚關之辟。蓋自爲小官，進退皆有風則，邦人至于今道之。迄由樞宰先後奉使，聲震關、陝，力遮梁、益，以保我子孫黎民〔三〕，然則漢中誠不可勿祠，又可無紀乎？國家自熙寧以來釀成虜禍，于時鉅人元夫尚有存者，故公論未泯，以啓元祐之隆乎！紹聖而後，羣儉用事，極於崇、觀、政、宣之季，潰裂四出，於是士大夫不曰和戎則曰避狄〔四〕。迨屬車蒙塵而後喏口頓足〔五〕，則已無及。然而既委三鎮，又失太原，自餘諸城人心未携，猶以死拒也。士大夫既悟和戎之失〔六〕，則爭爲避狄之計，於是而後，失河南、北，失京東、西。維揚以來，禍變益慘，蓋皆建炎以後，不知平時所講何事而且必行至此〔七〕。時惟忠獻公獨唱大義〔八〕，復明辟而夷二凶，當戎行以殄劇寇。內變粗定，則首以身任西事，於是人始知我猶可以國，而虜不足多畏也，相與盡力，惟愼是敵。七年之間，吳、張、韓、岳諸人勝于白店原〔九〕、于四明、于太湖、于和尚原、于殺金平、于大儀、于藕塘，則建炎三、四年以前所未有，而公實唱之也。陝服喪師，淮西逆命，人以咎公，不知虜入中原以來，不戰而潰，不守而棄，未嘗敢有抗之者，而獎率諸將、仗義復讎則自公始〔一〇〕。粘罕既死，劉豫旋廢，虜歸我河南、陝西之地，此一幾也。而苟得幸安者方以南自南、北自北之說給取相位。兀術背盟，順昌、柘臯之勝，虜氣頓索，此又一幾也。而僅畫淮漢以與虜和。由是養癰蓄禍，凡二十餘年，以開顏亮之侮。亮雖兇暴，而違天拂人，人知必亡，乃自絕淮以來，諸鎮

斂兵以避〔二〕，沿江荷擔而立，朝臣徙家相屬，督府遣屬不行。時惟忠肅公首任采石之戰以摧敵鋒，又遏瓜州之萌以激虜斃，於是我始能以敵國抗虜。蓋二公之見于事變者章章若此。雖然，其所建立則不止是。雖前後迭出，而正國救民之心之死靡他，則若合符節。今其僅可見忠獻六百餘疏、忠肅二百餘疏，大抵惟正人心、寬民力、討軍實〔二二〕、致人才之爲務，軋軋忠憤，百挫不折。至所謂不當棄地還俘，則又皆以表臣抗廷論，以孤忠破群慝。然則人孰無仁義之心也？利欲之陷以失之，而二公則循吾本心焉耳，成敗利頓不皇卹也。彼不吾以者鈞是心也，而因禍福爲利，乘間售私，則孟子所謂「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而非人」者也。二公經綸昉于漢中〔二三〕，而事業著見亦多在漢中〔二四〕，敢併以是復于丁侯，將刻諸麗牲之石，豈惟慰桐鄉、峴首之思，抑亦熄邪說、正人心之一助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三。又見《武階備志》卷一二。

〔一〕私淑志：原作「忠舊關」，據四庫本改。

〔二〕庫：原作「康」，據右引改。

〔三〕子：原作「于」，據右引改。

〔四〕「於」原作「放」，「和」原作「我」，據右引改。

〔五〕頓：原作「頰」，據右引改。

〔六〕和：原作「我」，據右引改。

〔七〕且：原作「冥」，據右引改。

〔八〕獨：原作「猶」，據右引改。

〔九〕于：原作「子」，據右引改。

〔一〇〕仗：原作「伏」，據右引改。

〔一一〕斂：原作「飲」，據右引改。

〔一二〕討：原作「縛」，據右引改。

〔一三〕公：原無，據右引補。

〔一四〕句首原有「然」字，據右引刪。

天台張氏端甫雙壁樓記

天台二張府君，端甫字相之，端友字直之，以孝友行于家，以疏財急義聞于州閭。天官葉公時爲識其墓，起居鄭公又叙而銘之，公卿大夫士爲詞以悼之，宗族鄉黨相與述其事而吊之。其孤夢錫緝爲巨編，復求文於余。余觀夢錫檢履醇固，若有志乎爲己之學，則《記》所謂「如執玉、如捧盈」，「如弗勝、如將失之」，使國人願稱焉，斯其爲顯揚不已多乎，而必以名士銘誄爲榮也？夢錫曰：「吾聞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是書也，亦庶幾仁遜之勸，匪直爲二父榮也。」余乃爲詩以贈之曰：「靜將物理驗良知，父母恩深報答微〔一〕。群動芸芸覩夜息，萬生點點是春暉。錯居宇宙猶同氣，

況此根心貫一機。理道坦然人莫究，是家兄弟庶全歸。」夢錫泣數行下，曰：「必子也知我父子者，吾將爲樓于閭廬之側而榜以雙壁，子更爲我發之。」余方論次其事，或以語余曰：「先王制禮〔二〕，其遠近隆殺之節，使過者可俯就，不至焉者可企及。父母之喪三年，而忌日不樂；父母之服齊斬，而兄弟期衰〔三〕。言有稱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而今也，弟以追遠而亡，兄以喪弟而卒，白首同氣而旬月之間咸絕厥命，乃無過於禮乎？」曰：不然也。禮壞俗薄，喪不能三年憂，況忌日乎？親喪不致毀，況兄弟乎？吾以爲厚人倫、篤天性、將扶世以厲俗者，殆有激於二士也，而過之云乎？雖然，吾前所謂「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者，此在夢錫不可以不思也。夢錫曰：「唯！」遂書以爲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三。

〔二〕答：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王：原作「生」，據右引改。

〔三〕衰：原作「襄」，據右引改。

潭州惠民倉記

嘉定之季年，潭州守臣真德秀言：「所領州生齒阜蕃，地力不足以給，率仰穀于商舟，舟至之不

時則上下狼狽。雖有常平義倉之蓄〔一〕，而令非凶歲毋發也。顧守地于斯，使民盼盼然無以穀其腹，教惡乎施？臣竊見淳化中張詠守成都，以市估準田稅〔二〕，使民歲輸米于官。明年春籍城中之民，糶以元直。其後王曙、韓億父子、文彥博、胡宗愈諸賢又相與修其法而守之，至于今不能易。臣嘗視諸故府，有秋稅米，合正耗凡五萬餘石，石出錢四千二百以給郡用。臣請得如成都故事，斷自嘉定十六年，使民輸米，貯之別倉，榜曰『惠民』，蠲槩量之贏，罷轉輸之費，較以輸泉輕重略等。於公家既無損，而糶之日自二月訖七月，正新陳未接，民苦貴糶，而計口給券，視時直加損焉，則於一城生聚爲利甚博。況又什其民以相保受，有麗於罰則毀券住糶，保受者同之。蓋非特穀之也哉，又將使休戚察其奇衰，而教寓焉。」既又疏其事以上于尚書〔三〕，而以時屬記於某，曰：「是職分當然，毋庸書，然吾患來者之不吾悉而莫我繼也。」某慨然曰：公無患焉，仁義之心，豈獨賢者有之而他人不然也？在《易》之《臨》：「澤上有地。」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四〕。」夫地臨澤上，切近而相滋，君子臨民之象也。君子之於民類也，而出乎類以長之。苟是心之常存，則爾過予責，爾痾予恫，其欲教訓而容保之也，亶亶乎，洋洋乎，有自不可已者。吾將見是法之行，人心所同，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改更也，又將見仁遜之興、爭訟之息自是法始。民惟恐法之不久也，而誰以易之？或者不過曰郡少府之仰給于泉其來以久，不知以粟易泉固無乏於供也〔五〕。輸泉始冬而盡春夏，粟之期會亦莫不然。其或糶未竟而去官，則粟亦泉也。古人論事惟義之是否，而利害所不可計。今始以利害計之，則亦見其爲利爾。僕蜀人也，嘗仕于成都，於忠定之法蓋身履目擊之，閱襁二百，莫之

有改，則以攷諸義而叶，雖千載一心也，公何患焉？公名某，字希元，建安人，以正學直道歷中外幾二十年。其守潭也〔六〕，崇社修學，復稅酒，興社倉，營義冢，行和糴米，建賑惠局，凡以利民者無不爲也，敢併記之以穀來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三。

〔一〕蓄：原作「蕃」，據四庫本改。

〔二〕估：原作「古」，據右引改。

〔三〕疏：原作「流」，據右引改。

〔四〕疆：原作「强」，據右引改。

〔五〕以：原作「其」，據右引改。

〔六〕其：原作「具」，據右引改。

道州寧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記

嘉定九年，某奉使東川，爲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某召還，道九江，謁周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爲記之。」某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

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以槩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以德藝，無一壤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祭之會^{〔一〕}，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已不能成周之舊，仁鄙、壽夭，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也，而民之散已二三十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其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偃偃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弟子^{〔二〕}，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琢，以俟來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況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居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三〕}，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于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爲權利則銜詞采，至是而不轉，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幾，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猗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豪末矣；詞章伎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

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四〕，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見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也，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爲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雖刀豪末之得失不足以爲戚忻也〔六〕。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三。又見嘉慶《湖南通志》卷一八六，同治《永州府志》卷六，《濂溪志》卷七，光緒《寧遠縣志》卷四下。

〔一〕榮：原作「榮」，據四庫本改。

〔二〕以：原作「矣」，據右引改。

〔三〕術：原作「殊」，據右引改。

〔四〕悼：原作「倬」，據右引改。

〔五〕錐：原作「鉅」，據右引改。

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泉州道士黃去華過臨邛魏了翁而言曰：「同安郡紫帽山在郡治十里，其陰有洞壑，直清源西勢之

左右，金粟洞天其名，見於道書，所以列五千名山中。爲峰凡十有二，稍東爲凌霄塔，右有石鼓、丹爐、仙趾、試劍、棋局（二）、仙掌諸峰及補陀巖。又其右爲洞，可容數人，舊傳爲真人受洛中羽士書而以粟遺致書人，歸視皆精金，即其處也。按《唐仙傳》，長樂鄭文叔與回翁皆師鍾離於此郡，立鄭君祠，號玄德真人。山舊有無塵殿，久而常新。去華以橐中裝爲錢三百萬，而一寓公巨室出力佐之，爲觀宇於絕巘，堂殿館祠，榮翼庖湏（三），彪分昞列。中建三教堂（三），藏儲道釋及儒家諸書。複寢重闌，賓客有館（四），學徒有舍。其北有怀憩、歸雲二亭，其麓有清水五塔，山之半有飛泉，作漱玉亭以面之。嘉定四年，茂陵賜『金粟之洞』四字，椒殿賜緡錢百萬，儲宮爲扁凝雲堂，一時名公鉅卿又請賜之號榮，給以田產。蓋經始於五年之春，落成於十四年之秋。去華之用力於斯亦既勤且久矣，而獨未有以記之，敢羸糧以請于公。」余閱其事而有未喻者。且三教之設，精粗本末，言人人殊，今日混一云者，將比而同之邪？日至而滋息，生之始也；日返而遊散，生之終也。此聚散之常理也。今日有所謂仙人者常往來于茲，跡之而不可見，然則氣有聚而不散者乎？陽降陰升，自無而爲有也；來伸往屈，由有而入無也。此新陳之常理也。今必曰有所謂無塵殿者，歷年雖久，潔淨不污，然則物有新而無塵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故有目耳鼻口之物則有視聽食息之則，此可信不誣也。今日餽人以粟，俄而爲金，然則耳目之所接且不可信，況所不接者乎？夫不得於言（五），何有不求於心，今余於是說未之有得，而不復反求乎心之所安，爲爾強書之，決知其不可也。道士曰：「顏魯公世之真丈夫也，麻姑擲米成丹之事，非獨餽粟成金者乎？魯公書之不疑。子安知六合之外無是說也？」曰：爾

爲魯公有取於此乎？王方平日之爲狡獪變化而公書之，其果有取乎？吾聖人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懼末流之害也。爾師之初，綿綿若存，所謂專氣致柔，此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未甚害也。然而動靜之理未嘗相離，寂感之幾間不容髮。今厭紛畏害而欲深自齎縮以全吾生，則自其始初固已改道器爲二致。其末流之弊，學焉而不至者，必將垢濁斯世，妄意六合之外以求其所謂道，而神仙荒誕之說於是投虛乘間，靡所不有，而去道益遠矣。」道士曰：「然。子亦有以告我乎？」曰：「吾之所謂道與師之所謂道，終不可以盡合也，而循其本初固未甚遠。爾歸告爾徒，求之爾心，而知所謂若存者何物，致柔者何事，而有以瞬存息察焉，則不惟可以不叛爾教，而存體而明用，吾猶有望於歸儒焉。」道士曰：「唯唯。」遂書爲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三。又見《道家金石略》第三九二頁。

〔一〕棋：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二〕句首原有「無」字，據右引刪。

〔三〕堂：原作「混」，據右引改。

〔四〕館：原無，據右引補。

〔五〕夫：原作「天」，據右引改。

潼川轉運司重建東衙記

遂寧爲東川要藩，轉運使治焉。異時使、副、判官參實並列，不常厥居^{〔一〕}，乃數十年，始從省併，有判官則闕使副，故來者惟吾東廨歲修月蠲，吾用永存。嘉定十有二年夏，興元卒張福、莫簡叛，灰利撇閭，抄果踐遂，於是東廨之僅存者一二，乃皆燕游不急之所。使者移寓西廨，廨以久虛弗葺。番陽汪侯來領使事，過故廨，徬徨躊躇^{〔二〕}，顧謂寮吏：「是觀聽攸屬，久而弗復，不自羞乎！」程事期，度有司，凡緡錢六萬、米千石^{〔三〕}、丁匠四萬六千九百，侯曰^{〔四〕}：「損無益之費，假以歲月，不潰于成乎！」府人效實，梓匠授規，列辟聞風^{〔五〕}，畢獻厥力。昉十四年秋八月，訖十六年之四月。室寢堂奧、榮序門廡、筦庫庖湑，以次備具。至於賓掾有館，文書有庋，府史有舍，視舊規寘殆將過之^{〔六〕}。役成，屬余識其顛末^{〔七〕}，余撫然有感焉^{〔八〕}。國朝自削方鎮，以諸道賦租、筦推屬之轉運^{〔九〕}，以房廊地利、坊場河渡、二稅則額付之郡守，操重制輕，易危就安，此權時之妙算也。然權任雖分，財力猶裕。自熙寧分使摧利^{〔一〇〕}，郡守之權始削，脫有城郭甲兵之費，必以控于轉運，往往滯吝不予，則違時而曠事。政、宣之末，交受其害^{〔一一〕}。至中興以後，乃又以外司農護餉，而所謂轉運者僅爲催科團併之司，設官初意愈傳愈失。故封疆之吏無所於告，則城壞弗葺^{〔一二〕}，兵闕弗治，祇以示弱誨姦。嗚呼，流弊至此，寧得無以變通之乎！然而此蓋在上者之所當知，而非居是官

者之責，是官之責將簿書期會之間乎？非直然也，學校以明倫理，科舉以興德行，舉刺以別淑慝，聽斷以達幽枉，凡皆典禮命討之所關〔二三〕，爲君師者建牧立監而分治之，所以共天命而繫邦國也。今之分道置使，則猶立監之僅存者。況我祖宗惠綏遠服，四蜀漕寄在今尤重，四時銓擬得以通掌，四選遇有空官，則聽其舉辟，假以移注，許之就權。然則非所謂厚望隆指邪？若之何其稱之？非平心不能以燭理也，非虛己不能以盡下也，非剛毅有守無以塞僥倖也，非清淳履道無以厲廉隅也，非孜孜夙夜、惻惻乃身則又不足以濟登茲也。《詩》曰「職思其居」，謂盡瘁於所當事也。又曰「職思其外」，則慮廣而志宏矣。其亂曰「職思其憂」，蓋無時而可也者。余昔居是官也，嘗以自厲而未之能信。汪侯乾道樞使莊敏公之家〔二四〕，宦學遠有端緒，茲事也，固已習聞而篤踐之矣，尚敢誦聞以復于侯，將書諸石，與同志者共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三。

〔一〕常：原作「當」，據四庫本改。

〔二〕徬：原作「彼」，據右引改。

〔三〕千石：原作「石十」，據右引改。

〔四〕侯：原作「候」，據右引改。

〔五〕聞：原作「間」，據右引改。

〔六〕殆：原作「始」，據右引改。

〔七〕末：原作「未」，據右引改。

〔八〕撫：原作「舍」，據右引改。

〔九〕租：原作「祖」，據右引改。

〔一〇〕自：原作「目」，據右引改。

〔一一〕交：原作「興」，據右引改。

〔一二〕葺：原作「著」，據右引改。

〔一三〕皆：原作「昔」，據右引改。

〔一四〕侯：原作「候」，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〇〇

魏了翁 四八

叙州諸葛武侯忠靈廟碑 六年七月

古者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皆有廟，廟之子姓以昭穆爲序，祭非正主則不厭、不嘏^{〔一〕}、不旅、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則不得與於祭^{〔二〕}。大蒸瞽宗雖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氣之尸，與廟祀異。自鯀祀于晉，相祀于衛，周公而祀于鄭，董安于而祀于趙，大非先王之舊^{〔三〕}。魯展禽至謂先王制祀，有法施於民以勞定國、禦災捍患之目，然五六經之書終於無文。漢高起沛，黃帝有祠，迨其中葉，故侯有祠，又其後也，先墓有祠。至永平以來，則墓祀尤盛。極于諸葛公之卒，人思之不置，巷祭野祀，朝論以禮秩止之。然則士大夫至是尚知禮秩之不可踰也。習隆、尚充因人情之不可遏，請即墓之近，立廟沔陽而斷其私祀，親屬故吏乃得與祭。雖然，是猶近墓爲廟，非節不祠^{〔四〕}，非親故不與也。其後所至郡國爲他人之親立廟，不知始于何年也。非鬼祭之，越望之祠無所無之。姑即夫禮之變而言，則

有功有德於其國而祠之，尚人心之不可已也。叙故有諸葛武興王廟，至興國、皇祐一再更修，猶存孟蜀武興之名。元豐三年，賜瀘州廟額曰忠靈，而叙未之有改。紹定五年，遂寧馮侯邦佐爲守，上距皇祐歷玄默執徐之歲凡三，廟既久弗，侯徹而大之，以屬記于予。會被命守瀘，道出叙，侯要予于新廟落是役之成〔五〕，賸爵而言曰：「祠記之請，願毋我忘。」予謝未皇也。既抵攸司，馮侯又以書來曰：「公之行乎蜀江非一役矣，建興二年渡瀘之後，由越巂而入則瀘之原也。四郡悉平，歸至漢陽，遇降人李鴻。漢陽今之長寧，則瀘之委也。或者猶謂非今江陽，不知瀘有三重：大渡水也，孫水也，瀘水也。其源雖分，其歸則一。」予即其言，又爲探原索委，而重有感焉。且渡瀘，公細事耳，山川流峙，千古一日，而傳注淆訛，靡有定屆。況公用蜀之心，人得而盡知乎？裴松之引漢地理書，謂瀘水出牂柯郡句町縣。古今異名，既無以證，樂史直謂「廬峰地瘴，惟五月可渡」。廬峰即今堡山，是殆以郡名瀘，指廬峰爲瀘水，不知是峰乃在不韋縣之北，於堡山奚與？公雖嘗至江陽，而非所謂渡瀘也哉，或謂在徼外沙野城之境，或謂姚州河鎖驛之濱，尤爲無據。獨《華陽國志》與《雲南錄》，差若可信，而二書亦相抵牾〔六〕。嗚呼！周公瑾之赤壁非黃也，庾元規之南樓非鄂也，況公瑾、元規匪公敢匹，而猶牽引傳會〔七〕，忉非其實。此地實公所行也，人之疑信乃反不一。竊嘗考之史志，參以《水經》，又證之以建興南討之由，大抵是水也，始于西南徼外吐蕃之地曲羅，東下三百，又東注爲三重瀘，又東爲西瀘水縣，又東北會孫水、雋水，又北會大渡水。其支分爲朱提水、若水、芋官水、繩水、淹水，咸會于越巂郡之馬湖縣，由東北至犍道縣入江。其地則西距黎、雅，東接五谿，北抵瀘、叙，其

通稱之皆曰瀘。昭烈伐吳之役，蓋慮五谿諸蠻附吳以撓我也，亟使馬良招之。至于秭歸之敗，諸蠻果叛，益州、牂柯、永昌、建寧四郡，怙險齎禍，渠帥離闔至於殺正昂、縛刺史張裔以畀吳人，嗾孟獲以扇諸蠻，越雋、牂柯胥爲畔援。當斯時也，使離闔不誅則四郡不平，四郡不平則內難未弭，而巴蜀不得安，中原未可圖也。是以南征之師勢不可已。然尚以昭烈之歿，須暇之三年，然後遣李恢出建寧，馬忠出牂柯，而身自出越雋。跡公道所從出，大抵涉大渡，亂孫水，破越雋，斬離闔，絕馬湖，禽孟獲，蕩平四郡，遍歷三瀘，遂南極涪池，深入不毛之地，勒銘誓虜，道滇水、漢陽以歸。以予所知合馮侯所攷，公之渡瀘昭昭乎聲跡之可尋，而叙之廟公也，洋洋乎精神之如在。藐茲某敢以寡陋不辭爲謝？乃爲叙其事而繫之銘曰：

人以一心，莫位堪輿，或爲大人〔八〕，或小人儒。其大伊何？我居廣居，我立正位，我行大途，無詭而獲，有範而迂。所謂小人，功不蓋媿，伐罪似仁，尊王似義，會盟似信，險詐似知。迹其本心，假名成事。行之以正，猶曰小器，又其小者，私欲求濟〔九〕。皇皇奕奕，祇嚇庸釋。拔本而言，穿窬之類。自秦滅學，罔擇善利。惟兩董公，獨識此意。是開叔末，蹈誼秉節。迨諸葛公，皦如天日，開誠廣益，引咎布失。是心之度，臯伊旦奭。漢主未顧，隱然人龍，厥既顧之，前無二雄。扶漢植華，薶姦剪戎，以奠人極，以宅帝衷。其在梁益，風績彌崇，今其僅存〔二〇〕，八陣遺蹤。在昔風后，佐帝有熊，爰作《握奇》，八陣所宗。八八相乘，陣間容陣，翕闢乾坤，翼張首奮。攷之先天，方圓二圖，後天卦氣，以莫不符。謂比管、樂〔二一〕，謂書中、

韓，跡公所爲，史牒可刊。或者謂公，嘔血酸辛，又云卧龍，盡終其身。義理不競，成敗論人。人生海內，曾不百年，是心昭昭，不與迹陳。我盡吾分，君君臣臣，功成不成，柰何乎天。《鶴

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

〔一〕蝦：原作「蝦」，據四庫本改。

〔二〕與於：原倒，據右引乙。

〔三〕王：原作「生」，據右引改。下句同。

〔四〕非：原作「特」，據右引改。

〔五〕侯：原作「候」，據右引改。

〔六〕悟：原作「梧」，據右引改。

〔七〕傳：原作「傳」，據右引改。

〔八〕人：原作「小」，據右引改。

〔九〕求：原無，據右引補。

〔一〇〕今：原作「令」，據右引改。

〔一一〕比：原作「此」，據右引改。

元符忠諫堂記

予昔爲丹稜楊慶崇作誌，其子邁以事狀來，閱其世，有大父諱恂，舉元豐五年進士，終承議郎。予以書反曰：「崇寧籍元祐姦黨，定元符上書人邪等，與而大父同姓名者，非此其是與？而先是未有識之。」邁曰：「郡乘有之，子其爲我發之。」亡何，邁求予書「元符閣」。又亡何，李柱史季尤又爲承議之五世孫仲炎書「元符忠諫之家」。予歸自靖，仲炎請曰：「先人之敝廬則忠諫之故址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我將以忠諫名吾閣，子爲記之。」予慨然有感於世道之變、人情之反乃至若此。且曰姦曰邪，名之至惡，王法之所必誅也。人之於先祖也，爲銘物，爲烝彝鼎，爲壙誌，稱美而不稱惡。今崇寧用事之臣籍其祖於邪類^(一)，附其事於姦黨，而子孫矜以爲榮，名實不已戾乎！竊嘗稽諸五三六經之傳，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以至仁義禮知之性、陰陽柔剛之分、卑高貴賤之等、是非邪正之別，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未嘗有無實之名也。故聖賢之言，名不與實對。迨周之衰，始有名與實戾者，名之君而實不君，名之臣而實不臣，以至不父不子，不兄不弟，不夫不婦，無時無之。夫既名浮於實，則於是有名實之說。逮其又甚，則放辭者盜丘非軻矣^(三)，嫉世者溷夷廉跖矣。至楚人則白可黑矣，上可下矣。至秦人則鹿可馬矣，黑可黃矣。至漢則鸚雀可鳳矣，至隋則野鳥可鸞矣。然而以格人元夫爲姦邪，播之詔令，勒之金石，書之史冊，

不忌不疑如京、卞之爲，則未之見。雖東漢嘗以黨人錮士大夫，李唐牛、李相傾相軋，不極於亂不已，固未嘗被以溢惡無實之名也。自京、卞一開其端，變亂白黑，實爲陰乘陽、賤陵貴、夷亂華之兆。至於秦檜，習非效尤，遂取張、胡、李、趙之所引用者加之叛逆之名，株連逮繫五十三家，將以爲戮。韓侂胄柄國，則又以附于趙忠定公者名之逆黨，學于朱文公者名之僞黨。夫曰姦曰邪曰逆曰僞，本以怖而携之也，而願附名籍者唯恐後，則是古者至不美之名，在近世反爲至美之事。況夫人以眇然之身，血氣所拘，不百年耳，濫貴素飽，曾幾何時，而爲是背理反道之事！不思萬世在後，是非予奪著乎人心，瞭不可揜。溫文正公、申正獻公與凡元祐、元符著籍之士，以及乎紹興、慶元黨人，蓋皎然如天日之清明，庸夫孺子、裔夷醜虜，孰不知之？今蒙以甚惡之名，在諸賢無豪髮加損也，祇以貽千載之一噓耳。彼京、卞、檜、侂必不以姦邪自名也，而世之言姦邪者，自丁、夏、章、呂而次，未嘗舍四人而他求，而苛於方人者，猶曰是姦邪之靡者。雖孝子慈孫於其父祖〔四〕，亦且諱聞而羞道之。至此則名實始雖少紊，而終固未嘗紊也。陳仲舉聞范孟博之去，嘆曰：「今既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然則爲柄臣者，誣人以姦邪，本起穢以爲臭，然而不能臭人，祇自臭耳〔五〕。姑以利害言之，來者亦當知所擇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二。

〔二〕子：原作「予」，據文意改。

〔三〕類：原作「昔」，據四庫本改。

〔三〕逮：原作「建」，據右引改。

〔四〕於：原作「放」，據右引改。

〔五〕臭：原作「莫」，據右引改。

資州省元樓記

宕渠馮侯守資之明年，重建州西樓成，以書抵某曰：「資故有樓，以省元名，爲淳熙宰相文定趙公作也。自嘉泰之季，故侯陳勤節公嘗撤而新之，歲久積剝，方議改爲，阨於吳回之變〔一〕。乃捐少府錢六十萬，拓而新之，如飛如翔，突兀闐闐，公爲我書其顏，且記成事。」予嘗讀太史公書，謂隴蜀山川甲於天下。以予所見，資之山水又甲於蜀。其岡巒崿峙，若顧若留，雒水盤紆，有匯有滄。是宜篤生多士，繇漢以來有稱焉。陳侯之作是樓也，故廣安守趙公昱爲之記，今馮侯述之，又將有望於將來，予敢以固陋辭？嘗觀祖宗全盛時〔二〕，群天下之士試之南宮，蜀人率居前列。如眉之師與楊、邛之宋與李，蓋自政和執徐之歲至宣和之執徐〔三〕，僅一星終，而同邑同郡接踵倫魁者四，亦云盛矣。自六飛駐揚，進士道梗〔四〕，命諸道提刑司選吏，即轉運司各爲類試。紹興元年，始擇監司帥守總其事〔五〕。張忠獻公時以元樞奉使川陝，治秦州，即秦爲類省試。諸道之合蓋此乎昉，爲舉首者恩視廷試三人。至紹興五年十二月戊子詔書，又申言之。自十有七年何道夫對策，謂蜀人難進易退，高視天

下而竊笑，爲嫚秦所愠，繇是蜀之首選而不對大問者率列之下科。隆興初元，詔免策士。趙文定公始以紹興五年詔書賜第，由虞忠肅公之薦乃得召對。文定而後，首選又二十有三人，皆未有不薦而召者。議者謹曰：「以科目取之而不以科目用之，安在其爲舉首也！」不則曰：「蜀遠行都，遠而見遺乃其所也。」是皆然矣。以愚觀於窮達之既定者，則有非人力所能升沈也。人之器識罔不在初，請無以他，以資之士言之。文定幼負奇氣，軼群邁醜，發爲詞章，閎深博大。故自中興以來，冠類試者三十餘人。公所試言〔六〕，人即知其爲宰輔之器，此何可以強致？其後張義立之剛毅不撓，何從叔之端厚無華，人亦於始進焉知之。且陰陽、五行特二氣之大分，而經緯錯綜，氣聚而形化，則人物生之，於是乎有剛有柔。即剛柔之偏，於是乎有善有惡。剛之善也，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粗以厲。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者，命於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繇之，此誠非人力可以升沉者。唐人謂士之致遠先器識〔七〕，後文藝。如王、楊、盧、駱，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夫？其浮躁銜露，則氣稟之薄然也。氣稟之薄而望其器識之厚、爵祿之富，得乎？然則爲士者，果無所用其力矣。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其幼而學也，必不肯襲浮踵陋以至乎苟得；其壯而行也，必不肯計功求獲以安於小成。況又能行之以剛健，守之以篤實，則輝光日新，雖引而聖賢可也，奚區區科目名位之足云！竊意馮侯之乞言，將以告于邦之士也，故爲發其義者如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

〔一〕阨：原作「院」，據四庫本改。

〔二〕全：原作「今」，據右引改。

〔三〕蓋：原作「盡」，據文意改。

〔四〕道：原作「遺」，據四庫本改。

〔五〕帥：原作「師」，據右引改。

〔六〕試：原作「誠」，據右引改。

〔七〕識：原作「職」，據右引改。

綿竹縣湖橋記

前知綿竹縣宇文西叔峒今列屬版曹，自財賦所抵予書曰〔一〕：「走也不敏，爲吏于紫巖之下。每惟是邦世載人物，予不暇悉數也，而其尤著者如吾宗止止先生，爲鄉碩儒〔二〕，范忠文公、程大夫父子亟稱之。魏忠獻張公以精忠大義爲中興名相，其子宣公則我之所自出也，又以問學爲世儒宗。流風蔚如，實啓來哲，而無以致高山仰止之思也，迺因人士有請，度地飛鳧門外，瀦爲湖〔三〕。周廣六十有五丈，伐石爲四缸，缸崇四尺，架梁其上而屋之，衡從合十丈，以通南北車徒之往來。始紹定四年春二月戊午，訖夏四月壬午。竹木土石之工凡三千九百六十有五，合爲錢五百一十九萬有奇，皆節縮

浮蠹以營之。人見輿梁之麗貫接紫巖〔四〕，如虹卧波，而不知役之我加與材之所自出也。願爲紀其經始之勤而明其尊德之志。」予嘗謂《孔子閒居》之篇不知孰爲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爲風雨霜露，爲風霆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明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爲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內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申之生，乃繇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爲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然則是豈數數然哉！若紫巖之諸賢者，真有以關盛衰之運、當消長之數矣。因西叔之請，併發其義。嗚呼，吾猶有望也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又見道光《綿竹縣志》卷三七。

〔一〕賦：原作「賊」，據四庫本改。

〔二〕鄉碩：原倒，據右引改。

〔三〕瀦：原作「豬」，據右引改。

〔四〕輿：原作「與」，據右引改。

普州貢院記

禮部之有貢院，自唐開元始。國朝科舉雖襲唐舊，而貢院之或廢或置，或燬或復，至崇寧而後有

定所。政和二年，從董正封之請，諸郡得立貢院。然舍法既罷，則貢院亦隨廢矣。蜀自中興以來，生聚教訓既百有餘年，儒風丕振，應書之士歲滋月益^(一)，而諸郡校士非學宮則佛舍也。其特爲之宮者，遠則六十年，近止三五歲耳。普於東川號多士，而亦寓于學宮。嘉泰中，郡人嘗議卜築，其說曰：「即學試士毋害也，而前窻後枕，士爭門入者，來之皆坎也。況孔堂肅穆而羣趨錯立，喧瀆已甚，盍議改爲。」逮嘉定以來，劉文節公、大理少卿楊昌伯、天官侍郎許成子與了翁皆欲縱臾其成，而曠日綿緜，或死或去。臨邛楊侯楚望宰郡期年，郡以大治，土地于國之陽曰和慶寺^(二)，砥平席衍而勢爽明，龍泉屹左，鳳山峙右，士從龜襲。乃下令徙寺，且庚鄰田以益之，賦丈東西五十，南北六十。既輟少府用度之贏，又告諸本道轉運、刑獄使者及卿大夫士，以補其乏，士受役要^(三)，不以厲民。面陽作堂，左个之楹五。堂後架樓，其中又爲堂。列八內于東西二夾，爲主司直舍。試士之廡東西鄉各三列，中爲堂皇，深廣皆五尋。重門鼎列，封彌謄錄之司，庖湍吏士之舍，靡徹不備。遷舊廡之麗于學而材可用者，得十之一。既就緒，以書來諗曰：「伯雨爲普人肇修曠典，執事師帥本道，敢微一言以寵靈之。」某爲人記貢院、記學宮多矣，然而考諸制度之詳略、風俗之薄厚，則未嘗不致疑焉。且國初天下未有學也，慶曆三年以後，雖用范文正公之議，詔州縣立學，然學未遍而詔旋寢矣。迨崇寧以蔡京之請，州縣無遠小咸得立學，學官之備乃昉乎此。國初貢院廢置，亦無常居。自崇寧至政和，中都外郡咸有貢院，貢院之備又昉此。夫既養士于學，又爲貢士之宮以重其事，風厲作成，是宜人才輩出，以稱隆指。然以今視之，崇寧養才孰與國初？崇寧以後得士孰與國初？天下之理至於制逾密而

敝茲多，法既詳而姦不勝，則亦必有故矣。夫所謂科舉取士者，非有比閭族黨月書歲攷之素，直以寸晷之文、一夫之目，拔自疏賤，畀之長治，五侯三吏皆由此選，此非細事也。然而梅子其所謂四海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多也，指世陳教，言成文章，質諸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者，亦無幾人。夫使以言取之，而不謬於先聖，不慙於當世，則雖以言取人未爲甚失也。乃自俗流世敗，有司之操衡尺、士子之揣程度者，大抵舍其德性之知，易其師友之素，而相與求合於卑諂之中。當歲大比，往往竊取朝廷餘論、薦紳奏疏與郡國邸吏所傳，眈分條別，纂綴以備問。使朝廷清明，君仁臣直，則上無闕政〔四〕，下無諛詞，正學以言，猶可得士。脫不幸而遭時之難，問紹述則贊紹述，謀和戎則贊和戎〔五〕，欲開邊則是開邊，大抵鑿經術以傳世好，刺邪說以阿有司。或者貪黷成風，則貨取勢奪，抑又有甚難言者。然則雖爲庠序以肄其業，宮室以校其藝，其不能以得天下士，蓋可億而知之矣。中興至今有百餘載〔六〕，治化休盛，士習純美，所謂傳世好、阿有司、貨取而勢奪者，固無崇、政之甚。然比歲以來，不保其不盡然。脫使始進若是〔七〕，則措諸事業，抑從可知。因楚望之屬記于予也，慨然有感於世變之推移，故直書其事以告之者若此。或幸而刻諸石，則校士於斯、試言於斯者，其亦知所發哉！楚望三世登進士科，所居有善政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

〔一〕書：四庫本作「貢」。

〔二〕土地：似當作「卜地」。

〔三〕役：原作「後」，據四庫本改。

〔四〕闕：原作「閣」，據右引改。

〔五〕和：原作「合」，據右引改。

〔六〕載：原作「栽」，據右引改。

〔七〕進：原作「迨」，據右引改。

楊文安公祠堂記

古者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一〕，故於采地得立廟祧；外諸侯嗣也，則於所都之邑焉。凡皆有酢，有厭，有嘏，有綏〔二〕，有旅，蓋同氣之祠，非舍奠祭菜饗器用幣之比也。春秋以降，事已變古，如莊周書畏壘事，雖一時寓言，竊意吏祠于社已萌芽于此時。秦漢而後封建壞，郡縣吏計歲月代更，有德於民如燕齊之欒公，民往往立之社，然猶配食于社，未有特祠也。蜀守文翁、齊相石慶，吏民爲之立祠，繇是桐鄉、南陽、渭城之祠，史不絕書，事之變古亦云甚矣。若于定國爲縣獄吏〔三〕，至又生而得祠。人之生也，氣聚魄凝，奚從祠之？其原既開，乃有張武威、任九真、杜池陽、陸浚儀之等，皆如于祠。逮隋、唐以降，故侯之祠紛紛史冊，不可殫述，而人不以爲異。雖然，事誠戾古也，而繩以甘棠勿剪之義，猶曰變之正者。隆興初，眉山楊文安公以成德夙望，由參知政事出領東川節度府。

先是建炎三年，公爲節度推官。逮紹興十五年，由潼川路轉運判官移提點刑獄，至是凡三仕于此矣。流風善政，蔚其如存。後七十年，公之孫瑾復來領州，下車拜文安繪象，歛歔感愜。州宅有載德堂，刑獄使者廨有德遠堂，學宮有祥鱣堂，節度推官廨有遠業堂，皆邦人思公而致其誠者爲之。子孫不敢忘其祖，則不敢厲其祖之民。爲政期年，民便安之，耆耄請改建文安之宇以昭弗忘。侯徇民請，度地考室，與趙文定懷德堂對峙，而貽書某曰：「是不惟吾祖所居官，瑾也實此平生，今四百二十甲子矣。天子不以其不肖，嗣守茲土，視事期歲，幸不得罪民士以貽吾祖羞。是祠之建，匪吾敢私，維邦人是從。公也嘗以使傳州符尋臨是邦，敢以邦人之請請。」某輾然喜曰：「彼秦漢以來以他姓而祠故侯，實戾古典，然猶得爲變之正。今以孫而祠其祖，尚古者外諸侯立廟都邑之近似，是敢以淺陋辭？維文安公起太學，試禮部，冠萬七千士，退然無矜色而有威容，曰：「此吾先人所不能得者，而以遺予小子〔四〕。」蓋自是翱翔外服十有四年，始以趙忠簡公之薦有位于朝。泊檜枋國〔五〕，公亟詭外。檜死而後，躋禁從〔六〕，位丞弼，最後均佚潼川，遂以祠宮之祿老于家。其年行閼閱，有考功博士之議，有太史氏之錄，有狀其行，有銘其隧，有序其文。大抵詞令足以華國，名行足以砥俗，德量足以鎮浮，夫非私於一州者。特其始、中、終皆在潼爲莫府〔七〕，而識者知爲公輔之器，司臬事而察辭蔽訟，人自以不冤。後以前執政爲帥〔八〕，民習其教，不肅而成，宜公之去而民思之深。今楊侯五十年州縣，歷六郡守〔九〕，風績既茂，擢延閣之直，趾美復來，邦人懷今悼昔，奉嘗之敬不懈益虔，是區區者，誰實使之？嗚呼，楊侯視此，其益知所勉哉！宣王命召穆公之旬江漢也，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蓋以乃祖康公命；皇父之征徐方也，曰「南仲大祖，大師皇父」，亦以大祖南仲命之。古之人命其臣也，必命以乃祖之事，豈惟繼世象賢，所以刑善降德、示之儀法者多矣。今陽侯實生是邦，而朝廷又命侯以文安之事，顧瞻山川，想象憩芑，退而衣德服訓以臨其民，必惕然以想（一〇），曰斯民也，吾祖文安公之所與共理也，朝夕思念（一一），于前于衡，于羹于墻，如照臨其上，如陟降于庭，蓋有不見而著，不言而形，斯其爲善政之助不已多乎！《詩》曰：「維桑有梓，必恭敬止。」嗚呼，侯尚勉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又見民國《三臺縣志》卷五。

〔一〕祿也：原作「也其祿」，據四庫本改。

〔二〕綏：原作「緩」，據《禮記·曾子問》改。

〔三〕若于：原作「居子」，據四庫本改。

〔四〕予小子：原作「小子予」，據文意乙。

〔五〕泊：原作「泊」，據四庫本改。

〔六〕禁：原作「楚」，據右引改。

〔七〕在：原作「有」，據右引改。

〔八〕帥：原作「首」，據右引改。

〔九〕歷：原作「立」，據右引改。

（十〇）惕：原作「楊」，據右引改。

(一一) 思：原缺，據右引補。

毛氏慈惠莊記

氣載理而流形於天地間^(一)，有餘不足，相爲質也。寒荻微息，一不遂其生^(二)，見者爲動。矧靈而爲人，雖貴賤有分定，戚疏有差等，實同體也。古者比閭而居^(三)，夫井而耕，出入必相友，守望必相助，羨不足必相補，凶荒必有待，委積必有給，莫非使民相生相養，以輔成天地生生之德。所謂由溺、恥飢、內溝、撻市，油然而發衷，非有爲而爲之也^(四)。後世以身發財者，膠固滯吝^(五)，人緩急扣門，拒之恐不峻。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與萬物並生，則與萬物同體，乃今朝圖夕惟，不越於一家一身之私。吁，天之予人也，顧使之自有餘於一家一身矣乎！人而不達乎親親仁民愛物之分義^(六)，則陷於不仁而非人矣。予歸自靖之歲，洪雅毛君拱己介予友史叔欽予謙得見，自言其家世崇德好義，道行於妻子，蓋無不能充是心焉。嬪董士族也，嘗損金市田，歲儲其入，而昏嫁、而喪葬、而疾病、而貧不自贍者，於我乎給。董歿，拱己又哀餘金以廣之。今爲田百畝，別其王祖之籍，築之墻圃，書其疆畝而字之曰慈惠莊^(七)。懼後之不我引也，願得一言以爲子孫之遺^(八)。予語之曰：吝嗇者，陰氣之常。亦有粗見理道，頗樂施予，不過泥滯於佛老卜祝之間。至於力行諸身，予當其義，不爲異端詆，可以爲難。子能充是心而行之^(九)，子孫安有不能以是心守之？范文正

公吳興義田到于今莫敢廢，子無媿於范公之心，雖百世可知矣〔一〇〕，子何病諸？不然，匪義之循，惟惠之行，如異端有施有報之說，責效於旦夕，是有爲爲之，本之則無，其能久乎！毛君作而曰：拱己雖不敏，願書以爲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

〔二〕間：原與下句「有」字互倒，據四庫本乙。

〔三〕一：原作「二」，據右引改。

〔三〕間：原作「問」，據右引改。

〔四〕而爲之：原作「爲之地」，據右引改。

〔五〕各：原作「各」，據右引改。

〔六〕義：原作「藝」，據右引改。

〔七〕疆：原作「疆」，據右引改。

〔八〕遺：原作「衣」，據右引改。

〔九〕子：原作「予」，據右引改。

〔一〇〕世：原作「十」，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〇一

魏了翁 四九

夔州卧龍山記

予久聞夔州卧龍山之勝，開禧單閼之歲〔一〕，歸自王朝，至蜀門，則避地之荆者蔽瞿唐而下，將登山而止。紹定單閼之歲，還自南遷，至蜀門，則避地趨峽者蔽渝江而下，又將登山而不果。先是，丁文伯爲帥守，嘗以記屬予，逮同朝又言之〔二〕，中以不一還山恨恨弗慊也〔三〕。又二年而予守瀘，山之主僧曰惠行，叙山中之槩以督前諾，其略曰：「山爲一山之望，山趾距城僅隔瀼東一水，其上爲咸平寺〔四〕。寺雖名咸平，而有天成、長興、開寶題識，非始於咸平也。寺之上有五龍水，又爲野豬池，地上爲山〔五〕，又數里乃至絕頂。耆舊相傳，謂諸葛忠武侯駐軍此山，池曰飲馬，田曰東屯。田所殖稻一方無與並美。寺居高峰，極清寒，盛夏可挾衣。山之泉、之松，人謂杜子美《真諦寺》詩，夔之諸刹惟此可當，是必爲真諦，理或然也。四朝御書閣與善法堂居中，昭烈帝、忠武侯祠居左右。

後爲便坐，上有周閣。又上爲丈室，傍翼窗軒凡二百餘楹。由大士祠宇前路通觀音泉，越野橋，有一大亭，巨石與喬木雜錯，泉瀾瀾其下，遙見峽壁嶙峋，江聲澎湃。野橋之路又通東屯〔六〕，客至必裴回移晷。自慶元二年了悟主山，嘉定三年丁侯以惠行繼之，歲修月葺，以潰于成，金碧翬飛，徒衆雲集。雖皆我所當爲，無足以污紀載，獨念山未有記，亡以詔久遠，盍爲昭烈君臣少叙梗槩？」予自守瀘以來，方爲侯推明渡瀘本末，勒諸叙南廟碑，今以行之請也，不敢辭。然而稽諸圖乘碑銘而有可疑者。武侯之始卒也，人思之不置，巷祭野祀，不可得而禦。習隆、尚充請因人情爲之立祠，而朝論必謂禮秩之所不許。蓋自東漢而上，猶有以仕國墳墓繪象立祠爲不盡然者。於是禦之不得，僅使即沔陽之墓爲廟，非親故不得祠。今山之有祠也，蓋關乎世道之變而莫知始於何時。子美之詩曰「玉殿虛無野寺中」，又曰「一體君臣祭祀同」，則昭烈固與武侯並祠也。而張舍人震謂始命寺僧惠璉爲侯創祠，未知何時存帝廟而廢侯祠也。近世張大寧鎬又謂先主之廟徙諸江濱，今復其舊，又未知何時存侯祠而徙帝廟也〔七〕。往牒所無，不可得而強考。大抵武侯自荆之蜀，與昭烈會，其後受遺于永安宮，往返道夔，皆駐軍是山，故自晉永平以來，託侯以名山，山以侯名，後人乃爲侯立祠。夫既祠侯，則昭烈之卒實在永安，亦何可不祠？一時君臣既社而祠之矣，復慮夫委之空山無在爲守也，則爲寺以館僧，將爲永久之圖。此皆後世人情之推，典禮之變，苟以致其誠信者，無不盡也。而予謂久近之實則固不在此。方其以崎嶇之蜀抗鬼蜮之魏，強弱不敵也；蜀師未出而將星夜殞〔八〕，使操、懿君臣盱衡得氣，勝負又不侔也。陳壽以私怨作史，如比管、樂，書申、韓，以訖于祁山之役，憂恚嘔血，誣謗亦非不

多也，然而有不可得而泯者。夫天命不已，物生無窮，彼近功小利與人之氣形卒緣乎盡，而是心之止於所不見、感於所不係者，昭昭靈靈，著在方冊。昭烈君臣尊君父、討亂賊之心，與山川俱存，以到于今。蓋不惟成都之繪象、渡瀘之遺跡、夔子之故祠，邦人扶植愛護，莫敢翦拜，雖八陣之見於新都、沔陽，與今魚復之蹟，四頭八尾，隅落鈎連，隊陳相容，觸處爲首，所以寓先天心法之秘者，雖陵夷谷遷，是陳也，亘千載而獨存，殆若有神司之。彼操、懿君臣欺孤盜鼎，雖萬世在後，與一時利害不相涉也，而三尺童子且唾棄不之顧。陳壽誣讎公理，人之視之如見肺肝，亦祇以自點。然則士之以千載自許者，其必有發於斯言矣。惠行潼川人。文伯名黼，嘗爲將作監，今經略廣南西路，立朝鯁挺，故其所崇尚者若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

〔一〕禧：原作，「喜」。闕：原作「於」。據四庫本改。

〔二〕逮：原作「建」，據右引改。

〔三〕還：原缺，據右引補。

〔四〕爲咸：原倒，據右引乙。

〔五〕地：似當作「池」。

〔六〕野：原作「賢」，據四庫本改。

〔七〕侯：原作「候」，據右引改。

〔八〕殞：原作「損」，據右引改。

重建四川總領所記

太府少卿、四川總領財賦安北望自益昌以書抵某曰：「吾所居廨自開禧至紹定之遇單闕之歲，皆庀寇鈔。癸仲不佞，承乏於訐潰之餘，披荆榛以舍官吏，大懼無以存吏體，一民聽，乃即舊址更治寺之門西鄉，而爲堂樓以鎮之。左控寶峰，右拊烏龍，西指劍關，北奏三泉。復相地形〔一〕，爲堂於樓之東。凡皆節縮浮費，以潰于成。昔天子之命我也，曰『將指給餉，上下通情，當勿乏興，濟我戎事』，癸仲敬共夙夜，無敢失墜。今名堂曰通濟，以識弗忘；樓名北定，則取鄭亨仲剛中思耕亭語。子爲我記之。」某作而嘆曰：於赫王明，照知萬里，使兵自兵，食自食，上下不相恤也，有無不相通也，胡可以一朝居？北望所以答揚明命之意，美矣盡矣，而予敢以淺陋辭？雖然，餉所主財粟〔二〕，宣制司主軍民，二司之不相爲謀也久矣。蓋自建炎三年張忠獻公宣威川陝，始承制以主管茶馬趙應祥開爲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雖云總賦，未以名官也。張公虛己以任，趙公盡力以報，自忠獻之去，則交相爲瘡矣。吳玠與開爭陸運，而吳、趙始不咸，詔遣都漕親督錢糧以應吳，俾制置大使席益趣行，大光乃以轉運司錢就糴于果、利、閬，而席、趙又不咸。李子及繼之，吳武安劾其乏興〔三〕，而吳、李又不咸；趙不棄繼之，興鄭亨仲分隸宣總司錢，而鄭、趙又不咸。然是時和戎既久，未有緩急牽制之患也。紹興之末，王瞻叔之望以括民白契與制置使沈德和介交章爭辯，而王、沈之不咸至是

滋甚。大抵三十四年之間，二司紛紛，殆如先正所謂「三司取財已盡，而樞密益兵無窮」者，實矛盾之術使然耳。開禧以後，事異前時。吳曦生長邊陲，習聞交爭之害而未睹相資之利，密啓于韓侂冑，俾宣司得以制財賦之入出，其事似是而其實不然。蓋曦既畜無君之心，將託是爲亂，而正使由其術而不悟耳。趙季明善宣、劉志大崇之以是各相繼引去。曦既授首，財之僅存者六百萬，是歲之出乃至四千餘萬。陳勤節公咸未知所以爲計，微安沂公爲之移屯減戍，運粟括財，有以翼蔽而扶掖之，勤節公逢孺亦未知攸濟矣。王君釜代陳，雖拔節制之命出於權臣，釐而正之是也，不知二司之情不可以不通。未幾而張東甫子震繼之，歲虧四百萬，莫非倚安公以共濟。王鉛代張，又昧乎此，擠安公而去之。始未見甚害也，一旦虜乘虛大入^(四)，董仁父居誼蒼黃度劍。王、董之勢相挖，不容以不易使也，則楊九鼎代之，以激叛卒之變。於是代楊者任君處厚，一惟沂公與南海崔正子是依，僅克有濟。崔去而鄭代之，自五州三關以內，日朘月削，極於近歲而益不可爲矣。歲入不及二十萬緡，而歲出倍之；四大軍歲爲糧百五十萬，不關外居居而漕運裁一^(五)。今二年之間失糴三百萬石，關之内外七十餘倉又爲灰燼，則官軍民卒九百餘人^(六)，所仰哺者惟一分漕粟耳，幾何而不乏於供乎？某之生也後，猶及周旋於泰、禧以來諸公間，竊以爲今之所謂四總領者，名雖同而實則異，事雖久而實則異。蓋江上三總領自朝廷歲計其費，爲之科撥，而四川之歲入不能半其出，則朝廷不問也。總領之始，所以察諸戍之欺且吝也，今不惟不能以行其職，而一司當入之緡、當行之事，反見侵於他司。然則將爲之弛弓而更瑟焉，其訓詞之所謂「上下通情」者乎^(七)？上而朝廷以時科降，歲有常數，不必待其請也；近

而制其梱，減戍併屯，虛實相知，有無相通，不必責其償也。夫如是，又以制閩之令行於戎司，覈窾籍，明功賞，息餽賂，行於監司牧之，信期會，節浮蠹，登於財；行於並邊諸郡，固疆場以墾荒，嚴戍守以衛農。毋從便文，惟實德是踐；毋事苟充，惟經久是圖。則日積月累，政行令孚，蜀其有瘳乎！《易》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此上下同心、有無相通以共濟艱險之時，敢發斯義，用答揚明天子之不顯休命。北望沂公之冢嗣也，才器開偉，甚似其先人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

〔一〕相地形爲：原作「者之儒富」，據四庫本改。

〔二〕粟：原作「桌」，據右引改。

〔三〕劾：原作「刻」，據右引改。

〔四〕入：原作「如」，據右引改。

〔五〕此句似有誤。

〔六〕九百餘人：似有誤。

〔七〕情：原作「青」，據四庫本改。

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記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于合陽，予奉使東川日，建爲周、程三子易名〔一〕，先帝下其奏奉常，周子曰

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頒二氏子孫〔三〕。予既奉行惟恪，且飭郡將買田以備烝嘗。建帥永嘉曹叔遠嗣贊成事，屬予記之，未果也。厥十有五年，返自南遷，起家守瀘，合土稅申之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說》。諗予曰：「朱文公著《通書附錄》，首載此篇，今春官貳卿度正每以爲恨，曰宗範吾州人也，而郡乘放失。於是蒐求之累歲，始得石刻于地中，凡一百七十年而遺蹟儼存，殆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于學西偏，地下瀕江，屢圯于水。鄉進士羅艮十餘人嘗以請于予，予爲移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屋于州岡，前挹巴嶽銅梁諸峰，而涪、漢二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扁曰瑞應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又餘法用，即張氏故址爲養心堂以館學徒，又捐錢千萬以廣粢盛之田。是田也，自夫子倡之，今諸生之廩稍亦云備矣。子也昔嘗有諾于曹、度兩卿，盍踐言焉？」予嘗考周子以慶曆四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大夫珦謂其知道。時二程子年十五六，遣從之游。迨嘉祐五年，僉書合州判官，年方四十，宗範又從之。今紬繹其《養心說》，大抵與《通書·聖學》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斯理者蓋鮮。嗚呼，何三子之立志不凡而聞道甚早與！夫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養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豪之私間之哉〔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欲達，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諸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爲至。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

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季康子於由、求，於申枏，曷嘗以其欲爲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嗚呼，學者惟當以此求之〔四〕，則養心之說備矣。姑識其說，與學者商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又見民國《合川志》卷七八。

〔一〕周：原作「州」，據四庫本改。

〔二〕頌：原作「頌」，據右引改。

〔三〕間：原作「聞」，據右引改。

〔四〕惟：原作「之」，據右引改。

眉州江鄉館記

眉爲西南孔道〔一〕，郡寢之西故有舍館以羸使客，而遠於大江，舟行之人燥濕無所。江有亭曰「共飲」，僅容祖帳，予爲拓而大之，門堂戶室視昔苟美。然左挖神宇，右阻民廬，未能盡如初志也。臨川李公甫某爲守，又爲增拓焉，復故亭扁，跨中堂爲便坐，前阿後翼，左戶右牖，明麗堅緻，飾以花木，周以宮牆，而移書某曰：「子也昉爲此者〔二〕，盍卒記之？」予嘗攷五禮之說，雖有見於《虞書》，而孔注自爲抵牾。至《周官》而吉、凶、軍、賓、嘉之目始見於經。夫吉凶人治之大者，義廣

而數繁固也，而三百六十官，職掌之關乎賓客者七十有六，天官所總實居十八。蓋自司關啟關以告司徒，令野修道委積，掌訝逆賓于疆，於是共禮酒，共稍禮，共齊蒞，以至牢米、法羊、澤物、幣齎，各庀其事。司儀致館，環人授館，小行人視館，蓋無一而不周。當是時也，不獨朝賓國客爲然，有委積焉、甸聚焉以待羈旅，雖行道之人亦有廬有宿以舍之食之矣。非古人屑屑然爲是不急之務也，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三〕，伯政猶然，故隸館以責晉，輿梁以議鄭〔四〕，里侯以覘陳，不曰道路館舍之事而不足以爲政也。予恨是役不能盡如初志，而公甫能卒成之，故予樂道其事，不復以不詞爲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四。又見《古文淵鑑》卷六四，乾隆《蒲江縣志》卷三，嘉慶《邛州志》卷四三。

〔一〕孔：原作「空」，據四庫本改。

〔二〕子：原作「予」，據右引改。

〔三〕賓：原作「實」，據右引改。

〔四〕輿：原作「與」，據右引改。

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贈太師劉清惠公祠堂記

尚書郎劉全叟抵予以書曰〔一〕：「先君清惠公早孤自奮，紹元祐家聲於黨禍流離之餘，出入中外幾四十年。晚守潼川，邦人德之不忍忘，自郡及邑，既象而祠之，然未特祠也。端友不佞，猥以寶章

之直司臬東川，邦人曰吾清惠之子也，合辭以請，乃卜其地于郡北長平山，築室三楹而厚祀之。旁曰憩亭，以傳于愛棠之義。昔者爲十縣代役有記，蠲租有記，蠲米麥之耗有記，北山之祠〔二〕、二顧廟之祠、中江縣之祠與郡庠之市田儲書，亦皆有記。子於先清惠匪惟同朝之奮，且常刺部于斯，守藩于斯。今新廟之役考成，而舊人之存無幾，記載之筆，必子是屬。」予謂公平生大節識于碑楹，施于烝彝鼎，錄于太史氏，議于奉常考功，昭昭日星之垂，奚以予言爲也？矧惟郡縣吏所去見祠，非《萃》、《渙》立廟之意〔三〕。今祠之多，記之備，而又以屬于不肖，不已贅乎！將辭諸使人，復自惟念，古今異制，郡國異宜〔四〕，固有遭時爲法、緣情制禮者〔五〕。且古者裂五侯三土以與天子共守天下，沒而奉祀，則有祝〔六〕、宗、卜、史典策分物，祀于大宮，宗氏分族，共其職事。如懷姓九宗之於晉，殷民六族之於魯，蓋建邦啓宗，世襲其位〔七〕，則世紀其先也。若卿、大夫、士爵祿有列於朝，亦得以其等殺立廟于家，內賓宗婦，昭穆以序，皆不失乎《萃》、《渙》之意。自許田立魯別廟而鄭人承祀，三家分魯、分晉而各主其廟，大非先王之舊。戰國而後，宗法廢絕，廟祀之不經久矣。況自罷侯置守吏如傳舍，才在下中者苟容以求全，而貪沓殘暴者，民盼盼然疾視，唯恐去之不亟，則民安知有故侯之祠？苟幸而遇廉平之吏，有德于民，民幸其有以福我也，則非以選表召，亦以終更去。吏民之愛戴者，雖欲借留攀截？終爲具文〔八〕。於是而度越古典，築館圖形以奉嘗其守宰，亦人情之不可已者。又慮其善政之無傳也，爲文以記之；慮來者之去籍也，勒石以永之。豈無尚德懷賢，抑以廉頑儆貪，茲其情不既甚切而滋可矜者乎！其間豈無出於驅迫、本於諂佞者，然吏去則祠毀，幸而勿毀則荒穢弗

治，徒取笑辱焉，此又所不論也。惟清惠公以文獻故家發身科第，清心約己，一介不妄取予。銜命朔庭，威名懾虜〔九〕。後以從臣守荆，正韓侂冑開邊，姦人乘時造釁，公首戮朱勝，威行南國，侂冑憚之，以公還蜀。守漢中，劾寮吏之從亂者，守潼川，拯民于焦土，逮鰥振滯，已責蠲逋，度地以居民，發廩以振乏，儲書以勸學，市田以養士，前後爲費數鉅萬。蠲失火之家貸緡十餘萬。又爲潼人請于朝，永蠲米麥消耗，歲爲石三千七百八十。最後又蠲諸邑田賦，爲緡八萬四千有奇。蓋居郡五年，苟以利民者無不爲也。嘗上疏乞身，詔書報曰：「卿守荆江漢懷惠，守梁梓巴蜀稱仁，有臣如斯，朕將褒表不暇，顧欲引年而去，可乎？」蓋遲留至五年而後去。然人情終弗慊也，祠之多，記之備，非其情之不可已與其情之滋可矜者乎！諸葛武侯之卒，民巷祭野祀，朝論以祀秩禁之不可，卒使近墓立廟。邦人思亮不置而愛其子瞻，每朝廷有善政，必曰此吾侯之子瞻所爲也。嗚呼，鄭人思威公而愛武公，晉人思欒武子而愛威子，蜀人思諸葛公而愛瞻，人之情至於愛而不見，圖其形，書其政，猶以爲未足也，而移其愛於子孫。雖以見斯民秉彝好德之性，亦由化敝俗媮，人幸於善人之見，故愛之切而思之深。嗚呼！全叟而登斯堂也，睹斯義也，知人情之望於我者若此其厚也，其益知自勉以克休于前烈矣。全叟嘗歷合、龍、普、邛四郡守，擢金部郎，中山、成都路提點刑獄，移節潼川，所居有善政〔一〇〕。其子震孫自通判隆慶府以方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清惠之報庶其在此云。《鶴山先生大全

〔一〕書：原作「晝」，據四庫本改。

〔二〕祠：原作「詞」，據右引改。

〔三〕萃：原作「卒」，據右引改。

〔四〕宜：原作「史」，據右引改。

〔五〕時：原作「將」，據右引改。

〔六〕祝：原作「祀」，據右引改。

〔七〕世：原作「正」，據右引改。

〔八〕具：原作「其」，據右引改。

〔九〕檐：原作「檐」，據文意改。

〔一〇〕政：原作「收」，據四庫本改。

壁津樓記

成都路刑獄使者、吏部郎游景仁以書抵予曰：「似之先人嘉泰間守嘉，即城之南瞰江跨堞而爲樓焉，陳益之取《水經》語名以『壁津』。後三十年，似以使事來，而樓無以存。吾不忍考志之弗嗣也，仍其名而復之。基視舊加崇〔一〕，樓之崇三於舊，最下爲堂，曰『寶忠』，以識先人易名之典。子既大

書而揭之矣，盍爲記之？雖然，吾之爲斯樓也，匪以爲宴娛之供。每一登臨，憂感交集，蓋未嘗有一忻焉。昔者張義立夷佛灘之險是矣，第水勢自高臨下，旦暮齧城足，傅城而居者廩廩然。吾雖在寮吏，盡力於匱濬^二，且爲支流以泄其怒，而不保後來之我繼也。樓之右三峨衡陳，其下中鎮諸柴實邇夷略，險所弗及，阻木以爲固，而郊於是邦也，令濯濯然。吾雖誅犯令者而憲之禁，亦不保後來之皆我聽也。蜀餉爲粟百五十萬石，仰西州者居多，歲待以稔惟都江、通濟二匱，而積蠹弗蠲，歲比不登。吾雖廣思集益，損其敝之十八，今舳艫相銜，登樓目送，三軍之士庶乎可飽，抑又不保匱之久而勿替也。既又思之，所憂有大於此者，獄訟之不平，陰陽以沴^三。今傳爰之不幸而訴於我，吾不能盡心焉，匱雖修如水旱何！職思其外則三垂之不戒，寇盜以興，雖一方之粗定，軍餉之無闕，亦將蹙蹙而無所騁，是乃范文正公所謂『進亦憂退亦憂』者，子將何以教我？」嗚呼，予嘗以「弘毅」爲景仁發室，今景仁之慮及此，其庶幾亡愧於斯二言矣乎。予嘗觀《易》六十四卦，《乾》《坤》之次即爲六坎，其謂天一生水而成於六乎？剛柔始交而難生，則聖人之憂患實昉諸此。蓋以一陽而陷乎二陰，險也，亦勞也。既險且勞，聖人獨能忘情乎？故《乾》《坤》既定即次以《屯》。君子不可以不經綸也，及其見諸經綸以濟險難，則又以《未濟》終焉。始乎《屯》，終乎《未濟》，君子無一息而不憂也。景仁觀水之激則憂在城，睹防之壞則憂在餉，即天水之違行則憂在訟，憂其可憂而又憂人之憂，憂人之憂而又憂後人之不見憂也，非弘毅者能之乎？雖然，人能憂人之憂而後能樂己之樂，內有可樂則仁念發達，可隨所往而不憂^四。不則物足以勝我，氣足以役志，其不憂樂而樂憂者幾希。景仁之

先人名某，嘗主司農寺簿，紹熙之末國有大議，自司農發之。景仁不墜厥紹，今端平改元，天子有詔召爲郎從〔五〕，施諸事業，有引未艾云。益之名謙，義立名方。《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五。又見抄本《嘉定州志》卷六。

〔二〕加：原作「如」，據四庫本改。

〔三〕瀦：原作「豬」，據文意改。

〔三〕沴：原作「珍」，據四庫本改。

〔四〕可隨所：原作「人頃焉」，據右引改。

〔五〕詔：原作「紹」，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〇二

魏了翁 五〇

瀘州重修學記

瀘故有孔子廟，在州郭之北，唐咸亨所建也。迨慶曆四年，詔州縣興學，爰始除舍以嬴生徒。元祐五年，徙廟學于州南，紹興中始置教授。自崇寧訖嘉泰〔二〕，雖三歷繕修，然今既三十年矣。某起家守瀘，以故事謁先聖先師，堂序若將壓焉，則撤而新之。前端門術，後建齊寢，左右列從祀位。又念廟學不可混也，更建東西序，築師生之館于外。尊壘爵洗故以梓〔二〕，今範金爲之，凡二百一十。爲有司製冕服，諸生製衣幘。役未既，會某以君命召，士曰：「公無一言以告我乎？」某對曰：「吾幼而學之孔、孟之書也，壯而欲行之，率不與事儷，今願竊有告焉。且古者國子舍于王宮，教于師氏，而時會于大司樂，以習誦弦，以學樂舞。萬民居于比閭，教于塾師，而時屬于州序，以受教法，以正齒位。皆非常廩之士也。自漢景時文翁爲蜀郡守，立學官，置左右生，而郡國養士始此。武帝立博士

弟子員，而大學養士始此。古者以有道有德者教國子，父師少師教于閭塾，蓋《禮》所謂鄉先生，國人所視爲矜式者，故於射飲則爲尊。自鄉治廢而教法壞，至新莽始於校學立經師，繇是相承有郡文學、州博士之等。迨我慶曆設教授之官，始也猶聽舉人自擇，熙寧以後命於朝廷，命於吏部，則皆聽之資格矣。古者有養老乞言，有旅酬合語，蓋學校公論所出也。自春秋至二漢，此意尚存。迨其後也，規約日繁，禁防日密。至蔡京專國，則憲禁申令，如謗訕朝政，如造爲飛語，皆坐首罰，至于今未之改也。雖然，是特學制之變耳，其如廟制則滋異。昔聞古者祀、祭、享之別不相僭瀆^(三)，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厭不嘏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四)。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于故宅，閱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爲誰，自載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昉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五)，廟周、孔子胄監^(六)。迨貞觀定孔子爲先聖而黜周公，於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矣。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漢初猶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爲尊也，妄爲作謚。然宣尼之云，未敢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彖謚爲重，王封爲貴矣。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于孔廟，然亦不出闕里也。貞觀末加以左、卜諸儒從祀大學，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爲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官咸有從祀矣^(七)。夫是數者，孰非致隆極美之事，乃肇自漢景、武而盛於魏、晉、齊、梁、隋、唐以後，然則五三之典非與？《易》、《書》、《詩》、《春秋》不可信與？借曰昔人未及聞知，則美化善俗宜有以遠遠過三代，而民之淳

漓、世之治亂，顧相反若此，則又何哉？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六射六事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於奇器異物，不僥於淫辭詖行，不蕩於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趙梁壞田制〔八〕，呂政燔詩書〔九〕，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於是詖淫邪遁之言得以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離立，久之而釋氏參焉。蓋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風震電，下至蟲黽艸木，皆爲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吏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王之舊〔一〇〕，舉世由之，不以爲疑也。使於是時又不爲之建學立師，示之以五三六經之準的，則生民之類幾何而不胥爲夷也！然則學盛而員廣，廟隆而祀繁，其殆起於異端日熾、大道寢微之時乎！士復請曰：「記學校者多矣，而不及此，亦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其迂乎〔一一〕？」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末之間也。千百年間，習焉不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塔廟之儀曰庠序，以羌胡之教釋聖言，今日無益而末之間也，是孰爲有益乎？乃次第其說，勒諸學官，以諗同志，相與敷求墜典，搜索遺言，期紹昔聞，開來哲，爲萬里建長治之策〔一二〕。嗚呼，其無有聞風而興起者乎！《鶴山先生大全文

集》卷四五。又見《古文淵鑑》卷六四，《南宋文範》卷四五。

〔一〕訖：原作「說」，據四庫本改。

〔二〕壘：原作「壘」，據右引改。

〔三〕聞：原作「間」，據右引改。

〔四〕嘏：原作「暇」，據右引改。

〔五〕德：原作「帝」，據右引改。

〔六〕于：原作「子」，據右引改。

〔七〕從：原作「後」，據右引改。

〔八〕「趙」下原有「渠」字，據右引刪。

〔九〕呂：原作「田」，據右引改。

〔一〇〕王：原作「生」，據右引改。

〔一一〕其：原作「具」，據右引改。

〔一二〕里：疑當作「世」。

瀘州社倉養濟院義塚記〔二〕

天運無窮，物生不已，人之性無不同也。然而二氣雜糅，強弱異質，短脩異數，貴賤富貧異分，

所貴乎君公師長者位乎兩間，有以品節而左右之。某自流南裔，猩鬼與鄰，誠不自意生返故鄉，起臨舊鎮，益思所以布昭王靈^(二)，加惠遠服，修校官，增學廩，創縣庠，繕城郭^(三)，植觀闕。念民困於科糴，歲以四萬緡敷二萬斛，前官雖嘗市田代輸，而行之僅二年，乃以疆事之興^(四)，粥田以佐用度，此事中廢。予爲出少府餘財，斛增直二千。雖然，不惟小惠不可徧也，亦恐人心不能盡同，行之久近未可知也。又念城內外士嘗合力創社倉于四隅，以時糴糶，爲穀二千二百五十斛，然而舊沒新升之交，細人末作昏暮得穀，舂揄無所，出緡錢萬有三千，糴米千斛，爲倉廩於報恩佛舍之西廡，歲貯田租七十斛以備消耗。一其槩量，糶以元直，將以制物低昂也。又慮社倉不能常糶，乃與寮吏躬視城南養濟院而增廣焉。院始創于太府寺丞王公大過^(五)，有序有室，有府有庖，歲八千三百斛，約其所入，可飽百人。第歲久腴削，所養視昔財半。命復其數，選吏覈實，增置官田若干畝，增養百人，庶乎老且廢者有養，疾且病者有療，孤且幼者可以成人，鰥寡者有告也。則又慮死者無所歸也，乃稽州之義冢，自故相趙文定公創於真如寺之西偏，旋以地隘，不可更拓。李侯寅仲又嘗更創於寺之南，而男女混殽，牛羊蹂踐^(六)，過者顛泚。乃爲相地於使君巖下，山從西北來，襟抱環合，廣深各二十丈。出緡錢三十萬庚之，甃石爲穴，凡無主之喪全而藏之。周以土墻，飾以門術，分左右以別男女，書年狀以待子孫，秩廩給以處守者。亦撥田租十有三斛，歲儲其入於常平庫，歲掩埋之。命鄉之仕者傅朴、李有之司其事。規置既成，人曰吾侯之爲是也，節縮浮費，凡四方之邦交之幣獻不有其一錢^(七)，以臻于是，是不可以無紀。予愀然曰：是惡足紀也！古之爲政，壯有用，老有歸，幼有養，矜寡孤獨

有秩，瘖聾跛躄、斷者侏儒有食，其徙也相授，死也相葬。不幸而道死也塋之，無主後也里胥主之，酖也蜡氏除之。盈天地間，生事死送，無一民弗得其所，此君公帥長所以師保萬民之職分也。今也不然，簿書期會之是務，而區區然爲小惠以說民。且社倉歲糶之數視昔非不廣矣，然生聚之蕃，舟陸之會，是果能爲低昂乎？養濟之數視昔亦倍矣，然老癯殘疾顛連亡告者，亦能無所遺乎？患塋死之不廣也，爲之行營高燥，多其兆域，益其儲峙，不知喪無主後，行有死人，亦止於是乎？孝子慈孫欲自致其誠敬者，亦有以處之乎？自聖賢視之，直不滿一笑，尚足以爲功乎？姑識予恨以俟來者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五。又見民國《瀘縣志》卷七。

〔一〕塚：原作「嫁」，據四庫本改。

〔二〕王：原作「土」，據右引改。

〔三〕城：原作「誠」，據右引改。

〔四〕疆：原作「彊」，據右引改。

〔五〕「于」原作「與」，「丞」原作「承」，據右引改。

〔六〕牛：原作「中」，據右引改。

〔七〕凡：原作「此」，據右引改。

成都府錄事廳題名壁記

錄事參軍之官始于後魏，隋唐以來名號不一，或曰東、西曹掾，曰司錄參軍，或又爲錄事。國朝沿唐舊制，府爲司錄，州爲錄事。乾興元年復參軍之號，政和疑爲行軍之稱而更名爲掾，逮建炎又復其舊。雖郡州異置，牧守異長，辟除選調，因革靡常，而大抵皆以總錄衆曹，糾繩違失，雖長吏有過亦得舉彈，號紀綱掾，其任至重而不輕。乃自近世，雖僅爲獄市帑廩之司，然所關亦不小也。成都爲西南大都會，制置安撫司所治六十州，訟獄聽之錄掾^(一)，所掌則視他郡尤爲劇寄。況所事者牧伯監司之官，分位闊絕，傳受論鞫之事，往往吏不能自達^(二)，錄掾持謁請問乃得關白。其遇寬明易事之長，從容開說，色受氣許，此亦易易耳。脫宣驕長傲之人^(三)，盛氣凌壓，則非健特自立者，鮮不回撓，於此又可以觀人之所存。攷之於史，唐人杜景佺嘗爲州錄，逆折司馬之不視事，一時高風，人所欽嘆。厥後仕武后朝，毅然獨立，使淫虐之毒不能彗，羅織之焰不得煽，卓然爲一代名臣。究其事業，實權輿於是州^(四)。淳化中，忠定張公知益州，又以秋光山色之詩得一糾曹，而史佚其名。是雖無杜君之赫赫，而從容自得於挫捥不伸之日，亦足以廉頑而立懦。乃知官無崇卑，士無窮達，隨其職分，皆足以行己及物也。陵陽鄧君某嘗諗予曰：「錄舊有廨，歲久摧剝，吾撤而新之。堂序庖湑，既皆塗墍，而嘗仕於此者，吾將求其氏名，考其才劣而加警省焉，乃漫不可得。訪諸宿齒，參諸象魏，

得譙公師弼而下若而人。公自紹熙十四年四川類省試以《易》學冠同經生〔五〕，明年賜第，又十年來居是官，則予之伯母之父也〔六〕，有德在人。今將以爲題記之首，盍爲我志之？」予義不得辭，則摘夫嘗仕于此而風節之著、志尚之冲者以備壁記之闕。嗚呼！人生海內，一氣聚散曾不百年耳，而人之媿惡，一書其氏名則皆得以目擊而心論焉。至其有大媿惡者，則人人得以口誦而指數之。人心之靈昭昭乎其不可欺者蓋若此。然則以其昭昭於人者，而見賢必思齊焉，見不賢必內自省焉，是記之所以告新淑後，不既多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六。

〔一〕聽：原作「所」，據四庫本改。

〔二〕吏：原作「史」，據右引改。

〔三〕脫：原作「晚」，據右引改。

〔四〕興：原作「與」，據右引改。

〔五〕紹熙十四年：按紹熙僅有五年，此或爲「紹興」之誤。

〔六〕伯：原作「因」，據四庫本改。

大宗正司記

大宗正司故與開元宮爲鄰，紹定四年災，寓治睦親宅。五年六月甲子，詔以天慶坊魏惠憲王府舊

址爲之。屬有司賦丈慮財，爲緡二十餘萬，而職歲前後所發裁及其半。判司事嗣秀王師彌斥其私藏以承上意，自六年六月戒事，至明年端平改元八月甲子落成，上書「屬籍之閣」四大字以寵靈之。門塾堂垂，階廉序室，公館吏舍〔一〕，庖湍儲特，鳩僝告功。王過了翁言曰：「願子識之。」了翁謝未能也，王曰：「子以宗伯載筆太史，而子焉得辭之？」予惟古者官之長必曰宰曰司〔二〕，而周之宗官獨稱伯以別於六官之長，則所以重正體、謹牂合、嚴宗祧也。或曰彤伯嘗爲宗正，顏護軍辯其不然矣。逮秦人始以宗正列於九卿，僅掌親屬，而宗廟之事屬之奉常，大失古人所以敬宗之意。至漢、魏、隋、唐迄于我朝，因之不改。昭陵念宗子之無所統一也，始於宗正寺之外爲大宗正司〔三〕，以皇族領之。治平元年增置同知事。元豐官制行，又以宗室團練使以上有德望者爲長，而一人焉貳之，若位高屬尊則爲判。凡以承寧弗協，糾過愆違，祖宗厚倫之意，至是逾密矣。雖然，予以古制參之，尚有可言者。古者以廟序宗，廟曰宗廟，室曰宗室，器曰宗彝，祀曰宗事，姓曰宗盟，而掌禮者由虞周以來皆曰宗。下及都家，皆有宗人，將以別姓收族，寓不言之教也。是故天子之元子爲大宗，以繼太祖，則別子爲諸侯者各爲一國之大祖，而不得禰其先王。諸侯之元子又爲一國之大宗以繼太祖，則別子爲大夫者又各爲一家之祖，而不得稱其先公。繼別者亦謂之大宗，所以別小宗。大夫之次子曰二宗，所以副小宗。或同姓而異氏也，或別氏而合族也，或有大宗而無小宗也，或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或無宗而亦莫之宗也，或有適子之子而不爲適孫也，有通稱爲後而不與適適相承者同服也。有宗廟之事則尸主列于太室，子姓以昭穆爲南北面，旅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內賓宗婦各如其倫。其有哭臨

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所謂世之遠近、齒之長幼、分之親疏，蓋自生長見聞，周旋乎宗廟之中，相示以禮樂而意已傳，上無嫌偏之慮，下無覬覦之心，法之至善者也（四）。況又養之於成均以觀其德行，雖天子之元子亦齒於士也；列之於王闈以考其中失，雖大夫元士之子亦列於王子也。逮其可以仕也，則選建明德，自五等之侯、兩社之輔、三等之采、六遂之邑，有封畛土略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才無大小，靡一失秩。此其大略也，而於其間非混然無所別異者。曹文之昭，晉武之穆，而曹爲伯甸；武王之母弟八人，三列公卿而五叔無官；魯、衛、晉皆叔也，而文、武、成、康之伯不獲是分；蔡叔，康叔之兄也，而衛先蔡。則又於昭穆長幼之中以賢否爲進退，以功過爲先後，有尚德勸能之意行乎其間。士之生於王族也，宗有法，廟有序，學有教，仕有養，用有別，涵養成就，蓋非一日。嗚呼，夏、殷以訖杞、宋，后稷以訖末孫，凡皆有國二千餘年。雖以嬴秦之暴，幹棄周鼎，猶三十年睨視而弗敢遷。親親用賢之效，豈秦漢以來褊衷忌意、涼法敝事之所及知乎！國朝待遇同姓則本乎成周之意，視前代之自翦其類、根無所蔭者殆不可同日語。然而宗法不立，無以嚴親親之等，嫌忌尚存，無以拔賢賢之效，若謂大雅不羣、爲善最樂與夫操觚弄翰之士，固多有之。若同姓之卿與國同其戚休，如古人所謂「維翰」「維城」者，則予謂當思所以變通之法以蕃王室，以強本朝，尚古人溉葉流根之意。敢因王之請，以所得于師友者爲王誦之，用答敷明天子崇寵屬籍之休命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六。又見《咸淳臨安志》卷八。

〔一〕舍：原作「含」，據四庫本改。

〔二〕曰宰曰司：原作「曰司馬正」，據右引改。

〔三〕大：原作「天」，據右引改。

〔四〕至：原作「志」，據右引改。

華亭縣重修學記

華亭縣故有宣聖廟，自慶曆後郡縣皆有學，於是縣立學官以附於廟。紹興、紹熙雖加繕治，又數十年矣。今令會稽楊君瑾始至，戢姦惠柔，剔紛起廢。一年而搏節浮蠹，儲米三千石，爲平糴倉。又一年鳩材僦庸，修大成殿，前門後閣，左右二翼，而館鄉賢于夾。又東甃泮水，建講堂一，齋廬八，令佐之款謁有次，諸生之公養有廩，通爲垣以宮之，翼翼沈沈，邃嚴靖深。倅來以圖，請記成事。予惟論學校者未有不傷教法之壞，議科舉者未有不嘆辭章之靡，經生學士尚論比閭之法〔一〕、庠塾之教，則悼王制之不可復。嗚呼！侯封井牧去籍二千年矣〔二〕，是未可以驟復也。雖然，治古終不可復與？曰：不然也。天命流行，發生萬物，雖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仁義禮知之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則古今同此民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三〕，則古今同此心也。古之爲教，非彊其所無也，亦惟即射鄉之會而正齒位，所以養其尊賢敬老之良知；即歲月之吉而讀教法，所以發其尊君親

上之深省。逮已事而竣也，則反諸閭塾。所謂家有塾者，合二十五家之子弟于閭門之左右，而父師者爲之左右師以教之。民生其間，無習而非正人，無行而非正道，無間而非正言，志壹心臧，不見異物而遷，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自鄉治廢而民散，朝夕無閭塾之教，歲時無庠序之屬，死徙不相知，出入不相友，緩急不相調，而爲民父母者沈於簿書期會之衝，矢矢晨夜，救過不贍。於是姦胥亂民緣絕爲欺，吏以官爲市，民以吏爲仇，違其常心，以陷於辟。是雖曰世降俗敝已非一日，獨不思古今一宇宙也，而今之民顧不古若，豈誠不古若哉！而況吳中族姓人物之盛，自東漢以來有聞于時。逮魏晉而後，彬彬輩出，左太冲所謂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雖通言吳都，而居華亭者爲尤著。蓋其地負海枕江，平疇沃埜，生民之資用饒衍，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故士奮於學，民興於仁，代生人才，以給時須。自陸士衡〔四〕、士龍以至唐宰相元方、象先、希聲，猶曰隨世以就功名。至敬輿，則巋然三代人物也。涵養作成，此豈一旦之功？先正朱文公謂三代而下，惟董仲舒、諸葛孔明、陸敬輿俱有王佐氣象。自今觀之，其論諫數百，如推誠、散利等疏，無非聖賢之明訓；其所辟邪說如「寧我負人」、「反經合道」，凡後世喪邦之說，一繩以正。嗚呼，斯不亦閭世之大儒乎！乃自近歲，遽以華亭爲不易治，令不具官，胥橫民肆，簿書漫漶，獄訟繁滋，銓曹注擬，往往有望望然去之者。吁，何至是哉！《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或謂合他國之先賢而祀之。然則是邦有如宣公，自可爲人物之標準。地靈人傑，千古不磨，作而興之，則非守令事邪！唐人詩稱宣公爲縣人而志不書，其何以爲行善化俗之助？楊君建學之初，揭堂曰「明善」，合子思、孟子相傳之

要指，在諸生發明爲己之學，冠珮林立，聽者皆竦。嗚呼，千萬人之心一也，上以誠感則下以誠應矣。予既嘉楊君之爲，又嘆宣公鍾美是邦而人未之或知，爲表而出之。其自今父詔師傳，斯游斯息，玩聖賢之所學何事，以無忘賢令尹之德，安知如敬輿者不數數遇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六。又見《紹熙雲間志》續八，康熙《松江府志》卷一九，《江蘇金石記》卷一六。

〔一〕比：原作「此」，據四庫本改。

〔二〕井：原作「并」，據右引改。

〔三〕順：原作「聽」，據右引改。

〔四〕士衡：原作「事衡」，據右引改。

常熟縣重修學記

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散失，僅有屋梁書至和紀年，餘無所攷。慶元三年，縣令孫應時以言、游里人也，始祠于學，新安朱子既爲證其事。寶慶元年，祠遷于學之右，然而孔堂闕壞，弗不加治。今令會稽王爚始至，大懼無以崇化善俗，迺約縮浮蠹，踰年更而正之，屬邑士胡洽、胡淳庀其役。以孔廟居左，廟之南爲大門，北爲言、游之祠，又東北爲本朝周子、邵子、二程子、朱子、張子之祠；以明倫堂居右，東西爲齋廬四以館士，爲塾二以儲書，凡祭器、祭服藏焉。通爲屋百有二十楹，而爲垣以

宮之。且增田二百畝有奇，歲助公養之費。訪言氏之裔〔二〕，官爲衣食而延師以教之，別爲田百畝以給其費。白于州于部使者，爲廬以貯之。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冬，落成於明年之秋，迺八月丁亥釋奠于新宮，屬郡人葉輔之叙其役，以求記于了翁。竊惟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載二三事，皆以發揮亡餘，藐茲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嘗讀禮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併附其說。夫《檀弓》不知何人，而一篇之言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其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攷之，大抵當典禮訛闕、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率以質諸子游。故前後議禮者十有四，皆以一言爲可否，亦可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三〕。雖「汰哉叔氏」一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于文學，茲其爲文爲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爲豪傑之士矣！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始亦謂然，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三〕，如閔子之等不二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高弟，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係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爲疑，字既尊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一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即是

而觀，則子游以勾吳孤遠之士北學洙泗，遂得字而不子，以列于高弟之目〔四〕，此又豈易易然者！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熟爲壯縣，有如游之北學洙泗，遂以習禮輩行顏、閔，寥寥千載間，豈終無其人邪！或者狃於習欲，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既嘗表其事以風厲之，予又何言？獨惟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風興起，以無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六。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五，康熙《常熟縣志》卷四。

〔一〕氏：原作「民」，據四庫本改。

〔二〕可：原作「之」，據右引改。

〔三〕亦：原作「赤」，據右引改。

〔四〕之：原作「以」，據右引改。

程純公楊忠襄公祠堂記

予自督師召還〔一〕，凡六上乞骸之請，寓建康待命。府學教授陶君過余言曰：「昔者明道先生程純公以正學爲諸儒倡，郡國祠事之惟謹。是邦以先生之嘗簿正於上元也，學故有祠。熾也不佞，嘗聞忠襄楊公通守是州日〔二〕，會虜酋大入，杜充以宰相總諸道兵，望風迎降，自餘或辱或遜。惟公自矢一死，繫與虜抗，唾罵不絕口，卒遭剖心之酷。公朝義之，易名忠襄，賜廟褒忠。今百有餘年，記于

麗牲之碑，書于下柵之石，赫赫乎其與日星儷明也。熾也生長大江之東，習聞其事。今又稽諸志乘，則公又嘗典校官，宰溧陽，有德於民士，而學未有祠也，不謂闕典歟？於是即純公之祠之右，繪楊公以致敬焉，子爲我識其事。」或以諗予曰：「二子匪其倫乎？」予曰：儷人者，以其道相似也。禹、稷〔三〕、顏回、曾子、子思，窮達不相侔也，去就不相似也，而孟子同之，此豈世俗所儷倫者乎？夫學何爲者也，所以志乎仁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根於理者爲仁義禮智之性，稟於氣者爲血肉口體之軀。而心焉者，理之會而氣之帥，貫通古今，錯綜人物，莫不由之。學焉則求以不失其本心，進退在我，富貴不可淫也，死生在我，威武不可屈也。自夫學之不謀，非囿乎氣質之偏則奪於利害之私，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此性也。而不知命之有制，居則求其安矣，食則求其飽，是心之體肫肫其仁，充實流貫〔四〕，可以參天地，可以爲堯舜，而安與飽之是求，則小人之事，未之爲丈夫也。以之爲學則志於苟得、安於小成矣，以之居宦則見得忘義、見危幸免矣。彼庸夫賤隸不足責也，往往猶以一至之勇，蹈仁義爲康莊。學之爲何事〔五〕？顧以口耳之讀給取利祿爲足，所謂成物已無與吾事焉，斯不甚可恥乎！跡二公之所遇雖異〔六〕，而其志於學、歸於仁、能不失其本心則後先一揆，此尚可優劣乎？俗流世壞，狄禍方殷，余嘉陶君之爲是舉也，足以興衰立懦〔七〕，不失聖賢爲己之意，爲識歲月。公諱邦父〔八〕，字希稷，吉州吉水人〔九〕，以政和上舍生賜第云。公之曾孫天麟〔一〇〕，今爲提領建康戶部酒庫所主管文字，執奉常事惟謹，公之澤深長矣。端平三年十二月癸巳，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寔封三百戶魏

了翁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六。又見《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一〕督：原作「都」，據四庫本改。

〔二〕楊：原作「陽」，據本文他處所引改。

〔三〕稷：原作「穆」，據四庫本改。

〔四〕充：原作「克」，據右引改。

〔五〕之：原作「士」，據右引改。

〔六〕公：原作「分」，據右引改。

〔七〕衰：原作「襄」，據右引改。

〔八〕父：原作「人」，據右引改。

〔九〕吉：原作「言」，據右引改。

〔一〇〕「公之曾孫」至文末原無，據《景定建康志》補。

全宋文卷七一〇三

魏了翁 五一

靖州鶴山書院記

某泰、禧間嘗仕王朝，會國有大事，議不合，補郡去。築室于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聚書求友，朝益莫習，將以質其所未信。聘命三至，辭不敢進。其後刺部守藩，粗更民事，先帝察其可用，即正歲大朝馳驛而召之。居數年，又以罪戾徙湖北之靖，山囚瀨繁，不通於中州，益得以靜慮激神，循念曩愆。寓館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峰位其左，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嶷立其前，岡巒錯峙，風氣融結，乃屏剔菑翳，爲室而居之。安土樂天，忘其己之遷也，廼即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背夏涉秋，水木芙蓉更隱迭見，老梅穉杉，灌木叢篠，又將尋歲寒之盟。某息遊其間，往輒移晷，而樂極生感，咏餘興嘆。或靳之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吾爲子喜，而子戚諸？」曰：「不然也。君譬則天也，疾風迅雷，甚雨必變，天之怒而逸焉，是不敬也；君譬則親也，撻之流血，起敬起孝，

親之過而恕焉，則愈疏也。」或曰：「有一不慊則僂焉若無所容，而亦庶幾有以自靖自獻矣。」曰：惡，是何言也！陰陽五行，播生萬物，山川之產，天地之產也；身體髮膚，一氣而分，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是故窮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天德，終孝子之身不足以報親恩。而余也，猥繇寒遠，被遇兩朝，幸位從臣之末。夫使諫行而澤下，事稱以意隱，斯亦報國之常分耳，顧無能絲髮之益，廼蹈浚常之戒，自貽過涉之咎，祇以病朝廷、羞當世之士，而尚以自靖自獻爲足乎！昔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原筮而後比也，衆允而後晉也。夫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而余也，亦嘗審於所發乎！過位必色，過闕必下，路馬必式，懷乎十目之所眄，所以廣敬也；齋戒沐浴，書思對命，習容觀玉，聲赫乎上帝之有臨，所以蓄誠也；自明善誠身順親信友，無幾微之或忤，謹獲上之道也；自本諸身證諸民，以及於三王百世、天地鬼神，無毫髮之不合，重發言之機也。夫然，故顯諫而君不疑，盡言而人不忌，而余也，又有一於是乎？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嫌汲汲以末深也；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惡數數以取疏也；衣錦褰衣，裳錦褰裳，慮皓皓以取汙也；謹爾優游，勉爾遁思，忌悻悻以忘君也。而余亦未能自信於斯也。嗚呼，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取之自彼，天何心焉！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致之自己，親何心焉！故古今無未定之天，而亦無難事之親，一或反是，則吾孔、孟之罪人耳矣。於是識其語於室以自儆。《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又見《楚紀》卷一九，康熙《靖州志》卷六，《南宋文錄錄》卷一二。

强齋記

寶慶元年，高侯德文自姑蘇介余友毛誼父而請於余曰：「昔朱文公嘗以强齋名吾所居室，子爲我書之。」蓋侯仕淮右，嘗以輸平鄰壤、折虜驕慢有聞于時，其後監登聞鼓院，憂職盡言，余甚慕之。今行年七十有六，而服行文公之訓，强善無斁，余曷敢曰不可？亡何，侯以書來曰：「善矣，子之札也！盍併記諸。」余謂誼父曰：人之患制於欲則悞，狃於習則安，氣柔則沈于衆，形躁則苦其難，有一于茲，策之而莫前。而侯也，誘怵弗渝，華皓益堅，則所謂强者，侯其知之矣，而奚資乎余言？雖然，吾請爲義父試誦所聞焉。今夫天地四方與人若不相涉，而古人謂此爲男子之所有事。奚事也？晦明寒暑，日夜相代乎前，此莫非事也，而人由乎其中，不知其爲己之所當事也。是故《易》之大象凡六十有四，而於《乾》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於《晉》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天行日進，凡皆自不可已。聖人發此二象，示人以所當事者不爲不切至矣。然而日爲衆陽之宗，亦天下之健者，而獨於《乾》曰「自强」，何哉？天左旋而日右轉，其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窮晝夜而一周，蓋未始相遠也。然日之進也財足以當晝夜之運，而天之行則常超一度，積日以成歲，是則天常踰一度而日常不及一度，則所謂强健而無息，非天行不足以當之。先正安定胡公嘗語人曰：「人之一呼吸是謂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夜萬三千六百息，故天行百餘萬里。」然則是孰使之然哉？天之

強而無息也，非有使之然也。則人之爲善，其自強而不可息也，蓋亦無與乎他人矣。天之行也，左旋右復，前降後升，晝夜有常，古今無間。人之爲人，將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而合散消息乃爲大化所驅，固有由之終身而不知其然者。天固不蘄乎人之知，人之爲善也而必蘄乎人之知，顧得謂之自強乎？嗚呼！侯之請也，余之記也，是將愈言而愈失矣。誼父以告侯，請書是爲記，以庶幾古人求箴儆于國人之義。侯名之問，字德文，家故通達〔一〕，嘗四舉禮部，馳聲膠庠，其馴行可紀蓋不但如前所聞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

〔一〕達：原作「徙」，據四庫本改。

夔州重建州學記

廬陵李侯鎮夔之明年，大修學官成，以書抵某曰：「夔故有學，自淳熙之季帥守某侯某嘗撤而新之，僅歷三紀，蠹壞弗治。今軍器監丁侯黼與轉運判官王君觀之嘗議更葺，且病其門術弗正也，爲審端焉。各捐錢二十萬，市材於恭、涪、黔，市竹於雲安、大寧。既賦丈鳩功，會丁侯召去，余實來，乃與王君卒其事。各增錢千萬，始嘉定十六年之六月，訖寶慶元年之五月。禮殿、講堂、齋館、門序，次第一新，而雲章有閣，從祀有象，先賢有祠，文會有所，直宿有舍。學故有李氏五桂樓，今復

建於東偏，祠六君子其上。以至庖湍筦庫，黜堊陶甓，率視舊加隆。役成，帥士者修舍菜之禮（一）。余又念堂曰明倫而無以訓迪之也，乃摘六經、《語》、《孟》切於倫理者凡八條，大書深刻而壁實之。士謂是役不可無紀也，以惟子也請。」顧某不佞，何足以與乎此？雖然，嘗聞之，斯民也三代之所與共學者也。然而古今異俗，則亦有幸不幸焉。三代建學立師之制，於周爲詳，今《周官》所述惟大司樂成均之法、師氏王宮之教、鄉遂屬民讀法之節，而他未有考焉。參之諸書，則自二十五家之間爲塾，以里居之有道德者爲左右師，所以合國人弟子，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由是升之黨庠，升之術序，升之國學。不特王公大夫士之子也，鄉之俊選莫不咸在；不特小樂正教以威儀也，大樂正迪之以義理；不特齒及賓介也，郊人之疏賤亦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不特三歲而案比也，中年而校其進否；不特六鄉興賢也，自遂以降至三等之國亦如鄉制。蓋曰天之生斯民也，仁義禮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民所同有也，而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故立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建之學校庠序，則所以爲之耳目，導其所嚮，使充是四端，行諸五典，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而無不盡其分焉。是先覺先知者之責至重而不輕也。又慮其篤近而遺遠、詳貴而略賤也，則聯以井牧，書以比閭，合以射鄉，考以節授，盈天地間無尺地一民不相屬焉。夫然，故民生其時，出入有教，動息有養，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虛語也。自上失其道，莫知所以君之師之，上以權謀利祿爲操世之具，下以揣摩迎合爲取寵之資，於是小有才者捷出，居近利者速化。至科目之設，則士自童習已有計功求獲之志，而俗日以卑。其間豈無不待文王而興者，然不能皆爾，而況小有才則溺愈深，

居近利則壞愈速，記覽而謂之學，詞采而謂之文，虛無而謂之道，襲訛承陋，不自覺知，甚者則有口談儒術，心是異端者焉。夫后王君公、大夫師長、學校庠序，本所以爲時人之耳目，使知有廣居可居，正位可位，大道可行也。而千百年間，爲之耳目者反有以誤其所向，俾之曠安宅，舍正路，倒行逆施，偃偃然無所歸。蓋至于本朝之盛，諸儒迭出，正學中興，然後士識所趨，知有人己義利之辨。然而二百年間，篤信而力行者猶可枚數，則以染濡既久，自奮維艱。嗚呼，生於三代者，果何其甚幸邪！周始於后稷，夏商終於杞宋，皆二千餘年有國，聖賢後先，治化休盛，明倫立本，其效固若是。而秦、漢以下，亂浮於治，士鮮常心，則爲人耳目者亦嘗思其故乎？夔地雖陋而接壤二蜀，蜀之學者自先漢之初已能方駕齊魯〔二〕，故史謂巴蜀好文雅。今夔之諸郡則巴之故壤也〔三〕，重以孔明、子美之所熏漬，質實而近本。況今幸生諸儒之後，理義精明，乃牧乃監又相與爲之耳目以導之使趨，然則如前所謂揣摩迎合、爲利祿計者，士既知所耻矣，則反其性之所自有，盡其分之所得爲，士亦知所勉哉！謹以是復于侯而識諸牲石。侯名鼎，嘗爲宗正丞兼駕部郎官，今以直敷文閣鎮夔，苟可以崇化善俗者無不爲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

〔二〕菜：原作「萌」，據四庫本改。

〔三〕自：原作「目」，據右引改。

〔三〕巴：原作「已」據右引改。

拙齋記

廣漢張行父與余同朝，一日謂余曰：「吾嘗有感於周元公先生《拙賦》，乃以名吾齋居之室，子爲記之。」余始聞其語而惑焉。人之一心廣大而精微，寬裕而密察，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蓋有巧歷所不能筭，良工所不能述，學問之道則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一或反是，則爲昏爲愚，爲庸爲闇。故孔子論仁勇必知爲先，而孟子蔽之曰「知譬則巧」，蓋聖賢之論貴知而賤愚，未聞拙之尚也。盤庚、成王以作逸作僞爲拙之戒，而孟子亦以拙工、拙射爲不然。至老莊氏始以巧拙寓言。秦漢以來，疾世之以善官深文爲巧者，則於是激而爲守拙之說。其後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諸人遂以拙自命。至我周元公爲賦以發之，行父之伯父宣公爲記以申之，而此義益廣。然而未能以釋然于心者，彼老莊以拙用巧也，漢魏以來以拙疾巧也，其流弊則假拙而飾巧者也。是皆不足多計，而二先生之言乃若與聖賢異指者。夫言亦各有攸當也，物欲之知與德性之知常相背而馳。故喻於彼者必闇於此，而工於小者必遺乎大。且曰「予聖國事之日非而有不知」也，且曰「予知驅諸罟獲陷穽而有不辟」也，是其巧也，祇所以爲拙也。周子曰「余病世之多巧」也，張子曰「余病士之不拙」也，夫亦以遏其逐物之萌而返諸德性之知，與聖賢異指而同歸也。且《坤》之光變《乾》而爲《離》，《離》中虛也，而曰「畜牝牛，吉」，則以明來自外，火爲外光；《乾》之陽索《坤》而爲《坎》，

《坎》內實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以明根乎中，水爲內明。明乎中故正位居體，照知萬物，明而常若晦也，知而常若愚也；明乎外故矜巧術知，麗物而忘返，若明而實晦也，若知而實愚也。是故離用坤以畜其明，而坎伏坤以晦其明，剛毅木訥者求仁最近，而巧言令色則去道甚遠。此蓋內外賓主之辯，吾聖賢所以求端用力莫要焉。行父曰：「是吾志也。」因爲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又見《古文淵鑑》卷六四，乾隆《蒲江縣志》卷三，嘉慶《邛州志》卷四三。

〔二〕且：原作「具」，據四庫本改。

仰高堂記

廬陵曾無疑名堂以「仰高」，其業在《車輦》之卒章，其義在《表記》「子言之」之三章。朱文公爲書其顏，厥既三十有一年，而未有以記之，馳書渠陽屬余。余謂《表記》雖莫知誰作，而要言精義率居其多。是章自「仁有數」而下，以《文王有聲》之亂爲數世之仁，以《谷風》之三爲終身之仁，於《大雅》取「德輶如毛」之詩，於《小雅》取「高山仰止」之詩，而繼之以「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其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嗚呼！古之爲詩者大抵若此。春秋卿大夫之所賦答，洙泗諸弟子之所講問，子思、孟軻之所諷道，豈必盡同，而亦未嘗相戾也。二五之

運窮古今、越宇宙如一日，雖千載殊時，五方異感，而其本則一。故惟理明義精則聲入而心通，氣感而機悟，所謂興觀群怨，隨遇有發，豈必言自己出？自齊、魯、韓、毛之說行，而後之經生學士有耳目肺腸不能以自用，棄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故訓之末。師傳未泯則猶有同異相較，迨三家不傳而毛、鄭孤立，則耳目肺腸又一惟鄭之聽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必曰周大夫刺幽王也，而攷之《詩》，自《楚茨》至《車牽》凡十篇，皆未有以見其必爲風刺。況曰高山之可仰也，大道之可行也，乘牡之不息也，六轡之相應也，則既知高之可仰，又必行以至之，駢駢離離，蓋有見賢思齊，不肯自己之意。故太史公引此詩，亦曰「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然則夫子至漢儒皆同此義也，是乃人心之至正而天理之不可掩焉者也。今必惟毛、鄭之聽，以爲疾褒姒而思賢女，雖亦可通，抑不亦甚固矣乎！無疑其遂以《表記》之云而書諸室，息斯遊斯，於以求仁莫近焉，而奚以吾言爲？雖然，無疑之請也勤，不可終無一言以輔仁也。夫仁，聖人所罕言也，必問而後有言，然且未嘗有所指而言。惟《乾》之《文言》指元爲仁，至《復》之六二始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則又指初之「不遠復」爲仁矣。何則？《復》之初即《乾》之元也。自《姤》而上「二」，陽伏於陰；至《剝》之《坤》，銷鑠殆盡，而介然一復之頃，全體皆具。其在人焉，凡一念之萌，舍末而趨本、遠罪而遷善者，皆仁也。此非壯於克復者不能，而二之「休復」，則知所仰慕以進乎仁者也。嗚呼！無疑孜孜於是訓，則既知所仰慕矣，故余願以《乾》、《復》之義申致其愛助之私焉。無疑名三異，於是生四百四十五甲子云。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

〔二〕妬：原作「遇」，據四庫本改。

積善堂記

前知普州家侯季文以書抵某曰：「炎不佞，紹先人遺業，厯身州縣踰四十年，敬共夙夜，幸無顛越。今浸迫耄期，興念厥紹，不以控于執事，死且不瞑。炎之先廬蓋五閭之季少卿周氏之遺址，我先祖評事撤而大之。既又蕩析不常，我高祖考太中公合而葺之。開禧三年燬于里火，炎大懼室神寶戚無所於位，毫積寸紬，凡十有五年，以潰于成，重惟評事所營在積善坊，則今成室之地也，於是以坊名名堂，示不忘其初，且俾後人斯言之依，勿替有引，子其爲我發之。」余每惟聖賢垂訓，惟盡所當事而無計巧蘄獲之心焉，是所以異乎善惡報應之說。而攷之于《書》于《易》，則有曰「作善降之百祥」，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韻語相傳，若有由來，然則是與異端之所以教有同乎？曰：否，不然也。吉人爲善，惟日不足，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夫自朝至旻，非必盡與物接，何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爲之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此豈有酬酢事變化、濟時及物之功，世之稱爲善者，必曰舜、顏。嗚呼，吾之所謂善，其諸異乎異端之謂善與！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性命於善也。率是而行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則何往而非善？朝益暮習〔一〕，油油翼翼，如弗勝，如將失之，非以父母之我愛也，夫亦自盡其

敬焉耳。明發不寐，洞洞屬屬，如恐弗見，如將復入，然不知神之所饗也，夫亦自致其誠信焉耳。私朝齋沐，書命習容，非以求知於公所也；日莫人倦，齋莊正齊，非以要譽於鄉黨也。吾知循理盡分而爲之，他人何與焉！不敢侮於人，所以自敬也；不敢欺於人，所以自明也。欺焉侮焉，人無加損，而是心之萌，敗德亂常，所喪固在我矣。善之與慶，不善之與殃，蓋同出而異名，非善惡之外復有所謂慶與殃，而亦非有所覬而後爲善，有所懼而後不爲惡也。又況人之言行或誠或僞，或公或私，惟家人爲不可欺。夫使刑善於家，聲孚氣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各盡其分焉，則吾閨門之內固已日由乎吉祥之中，其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其所也。而一家所感，一國化之，仁遜禮義皆由此始，則是慶所被又不知其幾矣。董子謂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乃至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然則雖天地間吉凶妖祥亦一氣之感。故因家侯之請，願相與切磋究之。家氏源深委大，侯又能恂恂守道以保厥家，歷十五年不遷官，今以朝奉郎老於家，生八十有五年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四二。

〔二〕朝益暮習：原作「朝朝莫夕」，據四庫本改。

黔陽縣學記

大學之道，必誠其意，必謹其獨，凡以求其本心而毋失焉耳。夫天與人一氣也，人與萬物一體也，雖誠無爲，幾則已動，己所獨知，人未有不知。是故聖賢之教，因其有是實理也，爲之建學立師，以申其義焉。使人即事親敬長之近，充之於仁民愛物之廣，隨事體習，必著必察，如是而爲仁義禮知之性，如是而爲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情。苟有秋毫之不合，則儻焉不能以斯須。其曰必誠必謹云者，舍是則爲失其本心，不足以謂之學。爰自科舉取士，士讀聖賢之書，相與講切究圖，曷嘗不知此理，有如詞華之喪志，記問之溺心，權利之倍誼，姦邪之病正，淫哇之亂雅，慘刻之傷恩，聚斂之妨民，虛無之害道，妖妄之疑衆，皆知辭而闢之。而夷考其朝夕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此，而又出是數者之下焉。於是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逾速。蓋其說曰：正學以言則有司之所必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不相顧，而人不以爲怪。以此胥告，固已可鄙，又有諱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乖逢得喪有義有命！況正學以言安知其不合，直道而行安知其不容，此不惟待己之涼，亦望人太淺，其爲不誠不謹亦甚矣。寶慶初，余以臯戾徙靖，始亦陋其土，夷其民，徐即之而不然。蓋民不知有紛華之悅，故寡欲易足；士不知有科舉之利，故質實近本。祀事往往用戶，雖功總亦疏食以終喪，吉凶不以佛老，無塔廟僧牒之耗，郊人猶有大布之冠者。既乃知辰、沅間亦莫不

然。然則斯民也，視小有才而居近利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甘受和，白受采，使因其去本未遠而有以開導扶植焉，視他邦不既易易乎！昭武饒君敏學，故朱文公弟子子也，爲令黔陽，紆滯救乏，摧姦抑彊，威行令孚，粟衍財物，思以父兄所講淑其民人。縣故有學于治寺之東，自嘉泰後錢君衢移之縣西南，羅君方時又爲禮殿，餘悉未備。饒君始爲門墻，繼葺殿屋，堂室齋館，庖廂庭廡，以次畢具，又爲繪象、祭器以嚴春秋之祀，命貢士單銓董其役事〔二〕，謁記於余。夫饒君之所以厚其民者若此，余雖不敏，敢不誦所見聞，期有以告于邑之人，相與反諸其本心，明辯而篤行之，以無負興學之意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

〔二〕董：原作「此」，據四庫本改。

君子堂記

龍舒陳侯冲即先廬之南雲錦亭之舊爲堂三楹，摘周元公先生《蓮說》名以「君子」，屬某書之，且曰：「爲我叙所以作。」竊惟先生精思獨得，作爲圖書，原太極於無極，驗陰陽于玄根，會八卦于五材，明兩端於主靜，凡皆無所因襲，若異而實同。夫惟理明義精，是以觀物而察，雖以水華庭草亦莫不有以識其屈伸清濁之分，此在晚學不容復措一詞。雖然，嘗因是而有疑焉。荷華之於詩，蓋一再

見。《鄭風》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陳風》曰：「彼澤之陂，有薄萑菑。有美一人，碩大且儼。」余謂此詩人憂世懷人、願見君子而不可得之詞。說鄭《詩》者謂刺忽之用臣，小才居上，美德在下，其於刺忽之義容有可言，而用臣之義則爲得之。若夫陳《詩》，箋傳以小序爲據，則指爲男女相悅之詞。夫碩大且儼，自非鉅人元夫心廣體胖，未易當此，而安得以相悅少之？疑當爲泄冶諸賢直道不容，而詩人思之耳。其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此殆有及緯之憂。大抵《詩》自齊、魯、韓、毛以後，士棄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訓故之末，矧今《毛傳》孤立，故爲詩者益固。因先生《蓮說》，益信二詩之義皆爲思見君子，故以復于陳侯，姑識諸堂序，與同志者商略焉。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

資州中和宣布之樓記

資枕山爲州，風氣環合，前人規置之盛如蓬萊閣、博雅堂，率爲蜀郡稱首。乃自牙堂之北，華離淺曲，位鄉乖方。古之諸侯自路門而後，朝寢堂室，牖戶房夾，具有儀則，非以奉己也，所以疏視淪聽，儲神習體，清政令之原也。今郡守視侯縱不能盡如古制，豈宜因陋若是？廣安安侯爲郡之明年，以少府之餘財撤而新之。堂之北爲重樓，崇七尋，其修如崇而加二雉，廣去二雉，步櫺周流，如梁卧波中。爲書室，修廣視樓之半。因惟職在承流，思所以布宣德意者，乃摘郡人王子淵三詩之義，榜曰

「中和宣布之樓」，而屬余記其事。余每謂是三詩者，必得古音之遺，而有司失其傳，爲可恨也。古者上自朝廷，下及四方之賓燕，凡以爲講道修政之樂歌，則《小雅》之三也。《鹿鳴》以示人善道，樂嘉賓之心；《四牡》以勤勞王事，養父母之志；《皇皇者華》以布宣主德，爲使臣之光。故太學之教，自皮弁祭菜以後，即肄此三雅；饗燕射鄉自旅酬奠觶以後，即升此三歌。嗚呼，非文、武之澤浹於人也深，其能和平忠厚，使人油油翼翼，詠嘆而不能已也如此夫！漢去古未遠，邦朝鄉黨之禮已不復講，而君臣之樂歌乃僅守制氏、竇公之餘。子淵爲益州，作是三詩，雖不得其辭，而所自爲傳則曰：「太上聖明，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故作三篇之詩。」又曰：「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然則非《小雅》之遺意乎？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宣帝至謂「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而子淵亦自謂「詠嘆中雅，轉運中律」，然則非《小雅》之遺音乎？竊意《中和》之詩以效《鹿鳴》，《樂職》之詩以追《四牡》，《宣布》之詩以繼《皇華》，詞義既同而音律亦協，使成僮者歌之大學，是將以補樂歌之闕。而禮樂久廢，時人鮮能知者，宣帝雖知重之，而古禮既闕不講，則亦無所於用，故不復有傳焉。帝好神僊，子淵勉以二帝三王之道；帝尚刑名，又安知《中和》諸詩不託是以風，而「盛德」之語非辭予而心却之也？雖然，今皆不可得而知。即詞推義，是三詩者當以中和爲本，而非中無以致和。□□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人得之以宅是心焉，喜怒哀樂無所偏倚。當此之時，其氣象爲何如！苟能隨事著存，動中節會，則奚適而不和？曰中曰和，夫既不失乎性情之正，則職分之安也，宣布之廣也，充而至於上下位育各止其所，凡是中之所形見也。子淵之詩不

惟古聲之僅存，而中和之義漢儒亦罕能深知之，故因侯之請，併發其義，將與登斯樓者商略焉。侯名癸仲，字北望，故少保之冢嗣，嘗爲下缺。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

道州建濂谿書院記〔二〕

上缺。雖然，不可以他屬也。某謝不敢。厥數年，復以請。某謂先生建圖立書，爲孔、孟氏興絕學，凡在郡國皆當表而出之，矧春陵乎？《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之德也。夫以祖宗積象之盛，時數清明之感，山川風氣之會，而後生賢焉，以爲天下後世師，此豈惟數世之仁？侯之爲是也，可謂知所先務矣，疇敢不諾？雖然，嘗因是而有感焉。《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如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所通之經。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爲師，仁鄙壽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士者斷不若

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也，秦、漢以來，猶有專門之儒爲之師也，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莫祠于學焉。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至魏、晉而降，極於五胡之亂，古制無存而師道益泯，於是以老莊求《易》，以讖緯明《禮》，以末師之說而疑聖言，以叔世之法而證往古，其勦掠一二，苟以譁衆取寵，此固無以議爲。而號曰通今博古，則皆棄其德性之知以習於見聞之陋。時師之見既未有以絕出傳注，則襲卑踵陋，雖求如秦漢以來專門之師且不可得。夫然，故書自書，人自人，而學爲空言。至我國朝之盛，先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標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是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閭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而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楊、游、呂、侯、謝、尹、張諸儒，口傳面授，至近世朱、張、呂氏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使生於漢、魏、晉、唐，則不得是學矣。然而有甚不幸焉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蓋惟誠求而實見，然後篤信而力行，行之而著，習矣而察，然後渙然怡然，有不能以自己者。今乃以先儒之講析既精，後學之粹類滋廣，苟有纖能小慧，則資之以飾口耳，假之以獵聲利，而於我若無與然，極其爲害，則反有甚於記覽詞章之溺志者。某之懼此有年矣，故因侯之築室以館諸生也，發

是義以告之。嗚呼！山峙谿流，風光月霽，水華之淨植，庭草之茂蕪，先生之精神氣貌、論議風指，言言其如在也。吾鄙盍相與誦其詩，讀其書，爲其人，以思之如生乎時，立乎其位，敬共以事之，則將有世之相後而若合符節者。《詩》曰「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諸生尚懋敬之，以毋忘侯德。《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

〔二〕本題原脫，據原本卷首總目補。

全宋文卷七一〇四

魏了翁 五二

長沙縣四先生祠堂記

周元公先生之先世居青州。自唐永泰中，有爲廉、白二州太守曰崇昌，徙道之寧遠縣大陽村。至裔孫虞賓之中子從遠，又徙營道之西曰濂谿保，三傳而爲元公。故今寧遠、營道皆即其所自而爲祠，一時守令各以記文屬之。某既爲叙所以作，明年長沙縣丞李君亢宗攝縣之四月，政修而財裕，以餘法用修校官，具器服。又念昔人嘗祠元公配以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蓋生於斯、寓於斯、作牧於斯者也，而歲久頽圯，於是撤而新之，又以屬記于某。竊惟古者廟事人鬼，有萃而無渙，故以同氣爲尸，非其族類則弗享也。其他人所得祠者，惟功烈祭於大烝，樂祖祭於瞽宗，有世德而無主後者祭於主國。今諸儒別族異氏，且各有主後，而郡國焉得祠之？蓋自漢儒始有祀先聖先師先賢先老之說，故近世儒先之祠布滿郡縣，非其鄉邑則仕國也。此亦不爲無據，要未能盡得夫《萃》《渙》之義。

欲辭以未達，李君固以請曰：「願有以告于邑之士也。」嗚呼，如某之淺陋，圖所以淑其身而未之得也，安能有以告人！雖然，竊又有疑焉。《大畜》之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夫行之以《乾》之剛健，居之以《艮》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無窮，此學問之極功也，而大象發之，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則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新。今學士大夫誦四先生言行，於《極圖》而見陰陽五行之根，於《易通》而見元亨利正之實，於《知言》而見中誠心性之別，於《大紀》而見皇王帝伯之分。於張子則見其受學於五峰而有聞於仁之訓，於朱子則見其受學於延平而有聞於敬之訓。師傳友習，晝誦夜講，夫孰非前言往行，然而實未能以止健之義畜德於其中。是以聽其言則若有以事乎此，見諸事則亦知所以尚乎此，方其才壯氣新，席天資之美，挾口耳之知，往往可以名於人；歲月惛邁，志隨氣索，則前日誦說之功浸非我有，或又假其一二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不若未嘗有口耳之知也。余爲此懼，方將內反諸心，思所以厚於畜而薄於言也，不惟不敢以告人，而亦且不暇矣。李君文肅公之曾孫，而文公之高弟也，其亦以余言爲然乎？儻遂以爲記而告諸同志者，相與懋敬之毋忽。《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

全州清湘書院率性堂記

吾友林仲山岳守全日，得柳侯仲塗氏讀書遺址，乃鉏荒築室，館士儲書，與邦人講肄其間，且以致懷賢尚德之意。嗣守者不替有引，齋廬廩稍，歲衍月益，今錫之號榮，殆與睢、嶽、嵩、廬四書院相爲儕等。今守趙立夫必愿復增而大之，中爲堂三楹，榜以「率性」，而移書某曰：「願有以告于邦之人也。」維侯故相忠定公之世適，忠定爲政尊經崇儒，表章性命之學，侯習聞之，故將與邦人共明此道，是敢不諾？或聞而疑之曰：「聖人之教人若不以性爲先，而子思、孟子以前論性者亦未有必然之說也，今毋問始學，例語以率性，得無陵節躐等之患乎？」曰：不然也。成湯告民于亳，曰「民有常性」；周武誓衆于孟津，曰「人爲物靈」。凡皆立國之初，是爲羣言之首，蓋大本要道無以先此。夫《易》，聖人所以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於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德之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繫辭》申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之先，而人得之以爲性云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又示人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終之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則《易》之爲書，其大本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撮其要而言之，若曰天所以命於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行之則謂之道，即是

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嗚呼！聖賢之心，後先一揆，故《中庸》之首則《易》與《誥》《誓》之旨也。疑者又曰：「以性命爲教，吾既得聞命矣，其在學者則何如其爲功也？」曰：先天之《易》，《乾》南《坤》北，非性之體乎？後天之《易》，《離》南《坎》北，非性之用乎？《坤》之正位變《乾》爲《離》，明見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明根乎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夫惟位在德元而養之以順，行之以剛，清明在躬，不役於物，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故子思子先列性、道、教之目，次又釋道體之不可離，而繼之曰：「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蓋自「可離非道」而上，則道之體也；「是故君子戒謹恐懼」以下則人所以求道也。聖賢之言，本末備具，顧讀者不察耳。誠能於睹聞之外，隱微之際，己所獨覺而人未及知，隨其萌蘖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真有以見夫仁義禮知之則，行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間，皆吾性所本有，分所當爲，而實不容以須臾離也。於是疑者舍然以作，曰：「推本《乾》《坤》之體、《坎》《離》之用，以發明性道教之節，吾聞諸此，盍以復于趙侯，與學者共講焉。」余曰諾哉。是爲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粵西文載》卷三一。

潭州外十縣惠民倉記

建安真公德秀守潭日，嘗爲惠民倉以糴于國人，爲社倉以貸于郊人，人懷其德。厥三年，溫陵曾公爲守，守之弗失。尚慮外邑市民歲當春夏之交，常苦貴糴，脫小不登，將無所於訴。蓋公居郡以來，貢賦之彝式，邦國之經用，毫髮無所損益，惟不急之役、無名之餽是省是去。僅一年有半，視元授之數既增，會移鎮豫章，乃出幣餘，酌縣之大小、戶之多寡而平頒之。屬令丞時其糴以備振糴，糴已復糴，糴已復糴，循環無窮。自長沙善化外爲縣十，爲緡十萬一千九百。又慮奉行不恪，表于朝，請視常平定爲令。令丞去官，郡稽其存否爲功過，且俾常平使者察焉。而移書某曰：「昔者希元之請子爲記之，今不書無以穀來者。」余輟然喜曰：余嘗語希元，子無患焉，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吾將見是法也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廢易也。今希元之去未久，而公以郡少府餘財修其法之未備，吾言顧不信乎！古者量地而居民，計口而受田，任土而制貢賦，視年而爲國用，是故民有餘粟，國有餘畜，樂歲飽而凶年免。其有老孤難阡，則委積以待之；凶厄喪夭，餘法用以給之；瘠陂繼廢，各以其器食之。盈宇宙間，相保相助，有節有授，無尺地一民不相屬焉。此天牧之職分，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也。乃自世降俗薄，上失其爲主之道，不井田，不封建，民散而無所繫。六經之書僅爲記覽詞辯之資，而鮮有以施諸政，富連阡陌，貧厭糟糠，固其勢然也。而爲民父母者，初無保息富教之誠心，聽

其仁鄙夭壽、貧富強弱而莫之戚忻也。甚則伺間索瑕，陷之罪而襲奪之。千數百年，寧無稍知職分者，斟酌損益，如常平、社倉之等，猶可以補王政之闕；然非視爲具文相承，則移給它用，其謹修而固守之者蓋鮮，況能清心約己、開無窮之惠於期歲之餘者乎？故於公之請也，樂聞而喜書之，有不暇辭。公名從龍，今爲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方固辭豫章之命，未得請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三。

徂徠石先生祠堂記

徂徠石守道先生景祐中嘗爲嘉州軍州事推官，後一百四十年，故兵部侍郎陽安趙公介居是官，始即廨之西偏爲直節堂以館先生之象，歲久不治。寶慶三年，唐安張君光祖爲嘉定軍節度推官，徹而新之，仍存舊榜，而以書抵靖，俾某識其事。竊惟世降俗薄，見非瞽於好惡、向背變於死生者，何可勝數！迨夫歲月浩渺，情僞寂寥，而著乎人心者隱然與所寓俱存，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況先生之仕于嘉財月餘耳，而閱二百年，惟先生爲不可忘，此非可幸而得也。先是天聖以前，師道久廢，自先生從孫明復氏執禮甚恭，東諸生始知有師弟子。自先生覃思六經，排抵二氏，東諸生始知有正學。仕嘉州，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五世未葬者七十喪，孝弟之風刑于國人。去喪，召爲國子監直講。會天子進退大臣，增置諫官、御史，銳意求治，先生奮不顧禍，爲《聖德詩》七百言，尋

又以伊、周望大臣。於是連觸姦相〔二〕，雖蓋棺之後殆且不保，凡二十一年始得歐陽公之銘以葬。夫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蓋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是謂在三。惟其所在而致其忠愛焉，舍此而它求，雖有麗藻洽聞，不足以爲學也。而先生之所服行者在此而不在彼。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者也。」唯忠能忘其身，唯篤於自信乃可以力行也，故以是行己，雖朝諝而夕替，所不皇恤。然則士之登斯堂也，居是官也，考言觀行，其亦知所擇哉！昔歐公考先生之文，嘗爲詩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又曰：「我欲犯衆怒，爲子記此冤。」嗚呼，既曰後世必有公者，而尚冤之足慮！張君其以是書諸牲石，雖地遠世後，必有發於斯言者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五，抄本《嘉定州志》卷六，民國《樂山縣志》卷一一。

〔二〕觸：原作「柱」，據四庫本改。

涪州社稷壇記

天統元氣而始萬物，地統元形而生萬物，人則稟氣受形，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是故先王之制，饗帝則於郊，祀社則於國，凡皆以類求之。其在邦國都鄙也，設其社稷之壇，社祭五土之示而配以句龍，稷祭五穀之神而配以棄。大抵自中門右社而下，有大社，有國社，有侯社，有置社，有州

社，有市社，有里社，有勝國之社，而其社之有祈有報者，則皆與稷並祠焉。然而天地之祀惟天子得行，而社稷以下，凡有邦有土，下至二十五家之民皆得祠之。且不特祈報於是也，天地之裁、陰陽之沴、寇戎之警、宮室之考，亦於是乎類之禱之宜之岬之。或曰：「是無已瀆乎？」曰：不然也，此天之所以爲尊而地之所以爲親也。天之高高不可得而瀆也，而人依形以立，取財以養，故教民美報，唯是爲切近，下逮齊民無間也。自王政不修，浮屠、老子與淫暱不經之祀窺見罅漏，入操其柄，乃至諂非其鬼，祭踰其望，天地山川而宮室之，龍蛇異類而冕服焉，所謂社稷則鞠爲榛莽之墟，守令始至與春秋祀事，僅一造焉。況有如涪陵之社則邈在西山之顛，亂石衡道，危不可陟，望祀于治平佛舍，然則涪視今諸郡，其瀆禮爲又甚。博士謝侯興甫來爲守，慨然曰：「事有大於此乎！」度郡之東，爲壇三成者二，壇各有墻，爲齋廬三楹于北墉下。自日至而戒事，月窮而畢。明年春，錯事其上，寮吏謂是不可無紀，則馳書以屬某。竊惟不佞，安足以知此？顧惟禮壞樂廢，士安見聞之陋以疑天地之性，人怵利害之私以淆鬼神之分，故因侯之請而重有感焉，乃誦所聞，請識諸牲石，期來者之勿壞也。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二。

涪州太守題名石記

凡官寺必書前人名氏，非以備故實、資博聞也，大書而深刻之，將使後之人習其讀而問焉，必曰

某爲循吏，某爲廉吏，某爲能吏，不則曰是爲酷、爲貪、爲庸。蓋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夫人皆有是心焉耳，斯其爲懲勸不已多乎！江出汶山，合西南衆水，至重慶受嘉陵水，至涪陵受黔水，故涪陵在今爲要。況又郡之西南接畛黔、南平諸郡〔二〕，民夷雜揉，綏御維難，故郡守之寄在今爲不輕。長沙謝興甫繇太學博士外補，繼守是郡。郡雖有壁記，尚多刊缺，博士乃稽諸郡乘，訪于耆舊，自孫侯熙而下得五十一人，攻石而鏤之，移書某，俾識其首。夫《春秋》之法，直書其事，而善不善自見。題名之凡例，亦姑記氏名年位耳，而賢否之在人心，雖數百年猶炯炯如見。然則居是官者，可不思其職分之所當爲者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

〔二〕畛：原作「珍」，據四庫本改。

常德府東湖記

或作東園

太府寺丞四明林公以湖北路祥刑使者治常德府，會攝守事，乃寶慶三年之秋，繕城浚隍，得城東廢地爲圃，與民共之。臨邛魏某嘗被命守是邦，旋以臯戾徙靖，靖實公所部。明年，命記成事，不敢以寡陋辭。東門之衍，籍于侯都，溝封弗戒，歲異月殊，斷潢裂壤菑翳所於。帝命林公，使節州符，靡微不究，曷蠹弗除。溥彼武陵，城郭虧疏，言坯言抹，相彼闐闐。彼城之隅，有燁其湖，顧謂賓

佐，風氣之儲，而是陘隄，盍辟而肱。略址賦丈，度財庀徒，自朝宗門，迄西南郭，東西攢修，其廣百堵。埤厚濬深，剔疏沮洳。信偃起仆，披聾發瞽。乃基乃堂，攸館攸宇，藝之卉木，沈沈渠渠。爲梁十所，可舟其下，庚鄭氏樓，以門其圃。鷺橋爲防，以泄以瀦，以流其惡，以戒不虞。公與其屬，于方于車，疏視瀾聽，志明體舒。侯士若民，于曳于婁，節宣勞佚，聲和氣愉。自有宇宙，山川與俱，奚隱乎人，今有昔無。如艮止健，久畜弗紓，霍然陽開，何天之衢。又如睽孤，或豕或弧，遇雨之吉，羣陰畢驅。如人心然，所居廣居，所立正位，所履大塗。爲間不用，謬迷厥初，一日克己，我室我廬，不假外求，隨處裕如。下客不佞，記事之餘，請歌《唐風》，以儆宴娛。其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二六二。

瀘州贍軍田記

瀘爲郡介江、洛二水間，密邇疆場，自熙寧升帥府，乾道又以東川帥司治瀘，厥寄尤重。而郡無粒米之征，歲所仰以供軍者，官賦泉四萬緡，使民輸米二萬石。方泉貴米賤，民未甚害也，而歲有豐凶，物有低昂，行之至今，往往一石爲泉十數緡，而官不加予也，民日以病。眉青神楊公由工部尚書自請守瀘，威行惠孚，百廢具修。嘗以歲儉爲民代償所輸之米，且前守嘗欲代輸而未給也，亦爲代之。又念餉所軍儲未裕，發七萬緡以佐之。然而終以瀘人抑配之害未有已也，輟郡少府餘財二十萬緡

市民田，歲取租以代民輸。方時多事，顧瞻郡國蹙蹙靡騁，而公優優綽綽，見義必爲，乃知清心約己，何事不可爲也！而余於此又重有感焉。軍之爲民病久矣，志士仁人有志當世者，必曰使軍出於農，官無常廩之軍，然後可以立國，是則然矣，抑有其義而無其制。且「地中有水」爲《師》，「地上有水」爲《比》，此其義也。居則比閭族黨，出則伍兩卒旅，此其制也。然而謂之無其制者，何也？六鄉不言授田，六遂與公邑不言出軍，諉曰互文可耳，而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既匪令典，亦無明文。雖攷之《縣師》則兵若自備，而參之《遺人》則食疑官給，而《質人》與《司兵》又各有受馬、授兵之文，則蓋有不必要盡出諸民者。若虎賁、司右之等，此常廩之軍，亦未知於何而給。大抵政象無傳，而四司馬與土均治洫之官皆已去籍，鄭康成諸儒憑私臆決，直以田穰苴《司馬法》爲證。審如其說，則井田固所以厲民也。且七十五人出一革車、三甲士、四馬、十二牛，使盛世有此，民必無以自聊。鄉民之衆寡與六畜車輦而皆簿錄其數，使末世效此，民亦有所不堪。魯之公車千乘，不過公徒三萬耳，如《司馬法》則當出七萬五千人。大抵皆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正如以漢筭證邦賦，以莽制擬國服，以沒財檢商爲先王所嘗行，雖杜元凱引《周禮》直名之曰《司馬法》，何怪乎！後之用此書者每出輒敗。豈皆《周禮》之罪哉！僅有魏、周、李唐之府兵稍加裁酌，故差可以久，蓋非井牧必不可行，而傳注汨之，莫知其制，故自東周王政既壞，訖今幾二千年，而寢兵者僅五百。逮其盡壞也，則又困天下之力以養亂，雖有志士仁人，終無策以救此。其間如營屯之田，固亦數有成績，然軍不習農，吏不宿業，未有久而不變者。今於救弊無策之中，有如楊公市田以供軍，則其爲法顧不甚簡

而可久乎！不井田，不封建，終亦苟道而卒有未易言者。然則是舉也，寧不使我喜聞而樂書之，庶幾有聞風而胥效者焉。《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嗚呼，吾猶有望也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又見《古文淵鑑》卷六四，《南宋文範》卷四五，乾隆《蒲江縣志》卷三。

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

周元公先生自慶曆間與程大夫爲友，二程子從之游蓋昉乎此，橫渠張子則於二子而有聞焉。前倡後承，積百餘年而後其道大明。紹興初，胡文定公始請爵程子兄弟而從食于先聖先師。紹興末，向侯子忞始祠元公于春陵。至隆興、乾道以來，則三先生轍跡所旣皆有祠，而橫渠張子以降，亦隨其所歷而與享之。朱文公、張宣公前後所爲祠記，蓋不知其幾矣。文公、宣公既各賜謚，某奉使潼川，遂以四先生易名爲請，俞音風厲，由是郡國皆有祠。某雖不佞，猥嗣記載，爲文者又已七八矣，蓋非其鄉邑、非其仕國亦無不祠焉。余表兄高瞻叔定子守長寧，始至，屬士于學而告之以人位兩間、天賦甚厚、自待太涼，其末勉之以希聖希賢，毋以小伎自足。又嘆師道之不明也，於是祠四先生于學，而朱、張二子配焉。移書某，令叙所以作。顧在他人猶弗敢辭，矧吾兄乎？然而學益久而憂益深，記益多而疑益甚。蓋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非族享鬼神，《記》謂「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如

《禮》有高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億可以爲之。」《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夷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先聖、先師，則與鄰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有人所師表而白首不見用者乎？若有功烈如夷、夔、周公則祭于大烝，又豈學者所得祠乎？審如傳者之說，此必爲秦漢以後之制。而況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返于閭塾，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違家、羣居聚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余於今之郡國祠先賢于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攷。或聞而笑之曰：「迂哉，必古之合而後可書，則先儒之記是祠也，無乃非與！」曰：不然也。余所謂憂益深疑益甚者，徒以風氣日異、去本愈遠耳。三代之王也，域九州以居民，不特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也，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故民聚而教行。極於春秋、戰國之亂，民散久矣，然猶有聖賢在下聚而教之。孔、孟氏沒，俗流世壞，然專門名家之儒猶足以爲之師也。故生則職教于里閭，沒則釋奠于學校，習是經也則祀是師，居是邦也則祀是賢。記禮之儒，釋經之士，習見其事而筆之於書，而有國有家者相承不廢，事雖不純於古，不猶愈於日降日下、師廢而民散者乎？父詔子承，師傳友習，以工文藝爲儒者之巨擘，以決科第爲稽古之極功，以善權利爲用世之要道。間有不肯自混於俗，則入佛入老，鑿空架虛，疑周公、仲尼未睹此秘。不有周、程諸子爲圖爲書，披龔發瞽，如是而爲極爲儀、爲性命、爲仁義禮知、爲陰陽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泯憤憤，無所於聞。然則於師異指殊之久，猶賴諸儒之書發藥而維持之，則是祠也，非扶世覺民之大務乎！雖然，余於此又有疑焉。自

比歲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藏人誦，乃有剽竊語言，襲義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爲規取利祿計，此又余所甚懼焉者。士登斯堂，盍相與共惟斯義，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則又郡侯所以望於吾鄙者，併僂言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

眉州創貢院記

國朝設科取士，損益隋、唐之舊，凡二百有七十年矣，列郡校試寓于浮屠之館者十有七八。承平日久，人物衆多，貢士之官於是浸備，而眉爲士大夫郡，取士于鄉于大學于諸道者視他州爲多。自慶元初分貢額于諸郡，眉以三十六人益爲五十有二。士之投牒益盛於前，顧猶寓試于開元佛舍，因陋就隘，不謂闕典與！劉文節公嘗議改爲，迄於增廣，某亦嘗度地北郊，尋亦因仍。今守黃侯申居郡之明年，即學宮之側辟爲國寺〔一〕，與其旁近僧廬之廢者而更築焉。東鄉爲堂皇一，爲中門三、外門三，南鄉爲便坐一，主司之直廬十，南北鄉爲試士之廡七列，東鄉五列，凡五百楹。劉公舊廡居三之一。以至庖湍，府史、封彌、膳錄之舍，下逮什器，靡微弗具。又外爲周墉，賦丈四百五十。少府既以餘法用具餼糧，稱畚築，煥章閣待制李公皇始訂其議，至是又捐貲爲里人倡，凡得錢二十萬，轉運判官黃公伯固、厲公模前後所發如之，不足則刑獄使者郭公正孫又發五百萬卒成之。某居靖未返，侯以李公之意來言曰：「是不可以無記，子之嘗爲守於斯也，以惟子請。」嗚呼，侯所以待邦之士其誠且厚

若此，予所欲爲而不能也，予曷敢不諾？雖然，每惟科舉取士至於文已密而敝滋多〔二〕，法益詳而意逾薄，則未嘗不深有惕焉。古者閭閻月書，族時攷，州歲比，鄉三年而賓興，衆賓之席弗屬，堂下之觀禮者弗坐，無異詞也〔三〕。今易吏而主其事，糊名而察其言，望實之素著或攻而去之，文詞之稍異或懼而抑之，寧收卑近，無拔儁尤，其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取於人者取人矣。古者使民興鄉之賢能，還以長治其鄉，士自修於家而民自爲鄉謀，故毀譽公而賢否明。今以一日之長，一夫之見，而投之以非所素習之事，授之以非所素拊之民，積日累月而爲卿、爲公，天子所與論道經邦皆若人也。嗚呼，斯其爲學製學御不已多乎！且六經之書，家藏而人誦之，其下利而上義，賤浮而貴實，夫皆有是說也。而夷攷其朝夕之所孳孳，則所以治其國者，秦、漢以後郡縣迫促之規也；所以修於家者，隋、唐以來科舉纂綴之業也。言行心迹，曉然相違，而人不以爲異。蓋其說曰：「仕爲養也，爲將有行也，使正學以言稍違時律，則有司之所必棄。」此不惟薄乎待己，亦淺之望人矣。且以言取人，固非易事，然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文也者，命於氣，立於志，成於學，而獨不可以觀人乎國初之文宗尚西崑，至於仁祖之季，詭異日甚。嘉祐二年貢舉，士所推許者，詭異之尤也，而歐公所取乃皆平澹爾雅之文。是邦之二蘇公尤重茲選。方二公之隸于家塾而爲是學，試于禮部而操是藝也，使今之士必曰此非時所尚也。而士以是進，有司以是取，不惟進不失正，取不失賢，繇是遠近聞風，日改月化，極于元祐之盛，學醇行修，歷數世而流風未泯。然則試藝於斯，攷言於斯者，顧瞻江山，想像儀刑，亦可以得師矣。侯之沈沈其宇，翼翼其廡，非徒以飾美觀也。數千里而謁記於予也，非徒以書成役也。

敬其事，重其始，所以望於吾鄙之士，庶其在是夫！侯予同郡人，紹熙四年進士，歷三郡守，皆有德於民，今以治行尤異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又見民國《眉山縣志》卷六。

〔一〕國寺：四庫本作「爽塏」，疑並誤。

〔二〕科：原作「租」，據右引改。

〔三〕詞：原作「祠」，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〇五

魏了翁 五三

北園記

古者域九州以居民，天子諸侯爲之君師，而王朝之公侯國之卿皆有師保之義焉。保以安之，師以教之。然而相觀而善，莫鄉里爲切近也，則間各有塾，以鄉之大夫士里居者爲左右師，或曰父師、少師，或曰鄉先生，凡朝夕有教焉。歲時屬民爲射爲飲，則爲之遵；入自門左，席于尊東，夫非惟貴爵崇齒之爲，所以攷德問業，刑善而勸賢也。《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孟子亦曰：「其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蓋出而師保萬民，入而父師鄉里，其爲成己成物則一，非必曰仕而後有行也。自田制壞，鄉法廢，庠序射鄉之會不復可行，士大夫由乎流俗敝化之中，非隱居遯世以獨善身，則席寵藉位以迫蹙民。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將以先覺後，非使之自有餘於一身也；天授人以高位厚祿，將以大治小，非使之自有餘於一家也。由二者而言，能自

善其身則仁遜孝弟之形猶有以善俗也，自有餘於其家而豐己蹙民，不惟民無所賴，且一國之所慕而使之習非效尤，是則所謂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蓋仁遜必一家之積，而貪戾則一人之爲耳，斯不亦自遏其躬乎！某之病此久矣，嘗以家居暇日築室鶴山之麓，將聚友而麗習焉。規摹粗設而才不逮，人力亦未贍。得罪南遷，又即靖之鶴山築室，以尋前志，士或不鄙而辱從之。然靖居天下窮處，衣冠鮮少。一日眉之走隸款門，遺之書，則眉之先達李公季允甫也；遺之圖，則眉之北郊公所爲北園也。園東鄉，中爲志堂，序分十舍：曰求仁，曰立義，曰復禮，曰崇仁，曰請益，曰由頤，曰履信，曰窮理，曰近思，曰篤志。其左南榭，其右北埭，其後爲讀書巖，爲時臺。臺之上爲東樓，又曰「極高明」。其前爲西閣，爲麗澤堂。堂後有方池，衡從三畝，醴二渠，其下甃木爲坊以瀦泄之。堂分二內，爲存齋、復齋。堂之左夾摘山名榜曰「儒相精舍」，爲省齋、克齋；其右夾望臺頤津，榜曰「忠諫精舍」，爲誠齋、篤齋。自餘不可殫紀。大抵目擊身履，無非格言精義之著，雖水華庭艸、園芳檻竹，所以館之名之亦皆克自規倣，匪宴娛之共。且以書來曰：「吾之爲是也，羣鄉之秀茂講道肄業其間。人往往謂吾徒自苦，不知吾儕所樂蓋在此不在彼。今役事既竣而未有以記，將子是屬。」嗚呼，俗淪士散，家自爲學，而李公以耆德宿齒，不自有餘，慨然自任以仁遜孝悌之責，使國人弟子咸有所矜式焉。然則今之大夫士退而巷處者，夫皆若是也，雖古制未可遽復，將不能興鄉里之化、軌俗厲賢以給時用乎！謹述舊聞以授使者，爲《北園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

邛州先茶記

昔先王敬共明神，教民報本反始，雖農畝坊庸之蜡、門行戶竈之享、伯侯祖纛之靈，有開厥先，無不宗也。至始爲飲食所以爲祭祀賓客之奉者，雖一飯一飲必祭，必見其所祭然，況其大者乎！眉山李君鏗爲臨邛茶官，史以故事三日謁先茶告，君詰其故，則曰是韓氏而王號，相傳爲然，實未嘗請命於朝也。君曰：「飲食皆有先，而況茶之爲利不惟民生日用之所資，亦馬政邊防之攸賴，是之弗圖，非忘本乎！」於是撤舊祠而增廣焉。其費則以例所當得而不欲受者爲之，園戶商人亦協力以相其成。且請于郡，上神之功狀于朝，宣錫號榮，以侈神賜，而馳書于靖，命記成役。予於事物之變必迹其所自來，獨於茶未知所始。蓋自後世典禮訛缺，風氣澆漓，嗜好日新，非復先王之舊。若此者蓋非一端，而茶尤其不可考者。古者賓客相於之禮^{（一）}，自饗燕食飲之外，有間食，有稍事，有歡湑，有設梁，有孺醬，有食已而醕，有坐久而葷，有六清以致飲，有瓠葉以嘗酒，有旨蓄以御冬，有流荇以爲豆蒞，有湘蘋以爲鏹芼。見於《禮》，見於《詩》，則有挾菜、副瓜、亨葵、叔苴之等，雖葱芥韭蓼、堇粉滷藹、深蒲落筍，無不備也，而獨無所謂茶者，徒以時異事殊，字亦差誤。且今所謂韻書，自二漢以前上泝六經，凡有韻之語如平聲魚模、上聲麌姥，以至去聲御暮之同是音者，本無它訓，乃自音韻分于孫、沈，反切盛于羌胡，然後別爲麻馬等音，於是魚歌二音併入于麻，而魚麻二韻，一字二音

以至上去二聲亦莫不然，其不可通則更易字文以成其說。且茶之始，其字爲「荼」。如《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荼陵」之類，陸、顏諸人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敢輒易字文也。若《爾雅》，若《本草》，猶從「荼」從余，而徐鼎臣訓茶，猶曰「即今之茶也」。惟自陸羽《茶經》、盧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則遂易「荼」爲「茶」。其字爲「荼」爲入爲木。陸璣謂「椒似茱萸，吳人作茗，蜀人作茶，皆煮爲香」。椒與茶既不相入，且據此文又若茶與茗異，此已爲可疑，而《山有樛》之疏則又引璣說，以樛葉爲茗，益使讀者貿亂，莫知所據。至蘇文忠始謂「《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其義亦既著明，然而終無有命茶爲茶者，蓋傳注例謂茶爲茅秀，爲苦菜，予雖言之，誰實信之？雖然，此特書名之誤耳，而予於是重有感於世變焉。先王之時，山澤之利與民共之，飲食之物無征也。自齊人賦鹽，漢武榷酒，唐德宗稅茶，民之日用飲食而皆無遺筭，則幾於陰復口賦、潛奪民產者矣。其端既啓，其禍無窮。鹽酒之入遂埒田賦，而茶之爲利始也歲不過得錢四十萬緡，自王涯置使拘榷，由是歲增月益，塌地剩茶之名，三說貼射之法，招商收稅之令，紛紛見于史冊。極于蔡京之引法，假託元豐以盡更仁祖之舊，王黼又附益之。嘉祐以歲課均賦，茶戶歲輸不過三十八萬有奇，謂之茶租錢。至崇寧以後，歲入之息驟至二百萬緡，視嘉祐益五倍矣。中興以後，盡鑑政、宣之誤，而茶法向仍京、黼之舊，國雖賴是以濟，民亦因是而窮。冒禁抵罪，剽吏禦人，無時無之，甚則阻兵怙彊，伺時爲亂，是安得不思所以變通之乎？李君字叔立，文簡公之孫。文簡嘗爲《茗賦》，謂秦漢以還名未曾有，勃然而興晉魏之後，益明於世道之升降者。其守武陵，嘗請減引價以蠲民害。叔立生長見聞，故善於其

職，予爲申述始末而告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八九。

〔二〕於：四庫本作「敬」。

潭州州學重建稽古閣明倫堂記

古今學校之制相似而不同，其來尚矣。蓋自漢儒始有先聖、先師之說，然而西京太學僅寓曲臺，郡國雖立學校官，而先聖之廟終漢之世不出闕里。攷諸史，亦未有釋奠之文，不知記禮者何從受之。永平二年，始詔郡縣道行鄉飲，于學校祀周公、孔子，則先聖之祠有出闕里者矣，然猶未有作廟之文也。至唐武德二年，始命胄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命州縣皆立孔廟，則廟制至是徧乎州縣矣。至我仁宗景祐、寶元、慶曆之盛，州縣無小咸得立學，而孔廟巋然其中，則州縣間廟學之備實此乎昉，所以風厲作成之意視前益有光矣。然而教思益詳而士習不加厚，其故何哉？古之爲庠序，歲時以屬鄉民，行射飲，讀教法，正齒位，竣事則反閭塾，事父母，親師友，睦族婣。其幼而學也，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而學也，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然則視後世之學越鄉違親，羣居聚食，詞章之尚、利祿之勸、異端之趨，不曰相似而不同其可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夫自孔子時而既然矣，何責乎今之又今也？或者病其如此，則

謂王制既壞，人心之澆訛已久，生斯世也，爲斯世也而可矣。抑不思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遠稽古誼，近察人倫，今獨不古若乎？庠序之制雖異，而庠序之意則同，先王之教亦惟申其義而降之德焉，非有他謬巧，何至自棄於古人，由乎人倫之中而不自知也？二氣五行之運，閱千古如一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所以行乎倫類者，有能內反諸心，則安有彼能是而我不能？顧口誦於此而志鄉在彼，所謂天叙天秩，昭昭乎官庭屋漏、洋洋乎日用飲食者，非視爲空談則習矣不察。士滿天下，寧無自拔於流俗以起千載之溺者乎？國初未有學，天下惟四書院，而潭之嶽麓居其一。自慶曆四年，始建學于定王臺之北。治平二年，以地卑且居西北偏，吳侯中復更實于東南隅，祠宇齋廬既備，又爲閣曰「稽古」，堂曰「議道」，而燬于建炎之寇。至紹興六年以後，呂忠穆公發少府餘財復之。會君命召，至十四年，攝守勾侯光祖徙建于甘泉之上，嗣守劉侯昉始以忠穆所儲卒成之，視舊加壯，而禮殿之後仍以「稽古」名閣，更堂曰「明倫」。堂之東西齋廬凡八。閱三年而成。由乾道元年劉忠肅公以後，歷數賢牧隨宜繕修，迄于比歲，參知政事曾公爲禮殿，爲大門，若無復餘憾矣，而轉運副使李公攝守，以閣若堂歲久弗治，復更新之。其費取於節縮浮蠹之餘，爲錢七百萬，米四百石，屬郡教授梁子強、長沙縣尉陳純仁、學錄舒高卮其事。事已，則以張應楫諸生之請，求記於了翁。且曰：「昔者吾建學於夔，子嘗爲記之，今獨無以告于潭之士乎？」夫曰稽古、曰明倫，公所以語人者亦切至矣，況是邦昔號多士，而又胡氏、張氏父子流俗所漸，尚安以予言爲？誠使因名思義，顧瞻傑閣，宸翰昭回，必思古先聖賢所傳者何事，執經講席，堂扁昭揭，

必思庠序學校所申者何義，相與朝益莫習，以循其分之所當止，則豈惟化民成俗是賴，推而致之，位天地、育萬物，皆爲士之分也。公之所以望於邦人者，非此其在乎！公名鼎，豫章人，□□□年進士，嘗歷宗正丞、駕部郎官、大理少卿，外庸甚茂，所去見思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九。

簡州三賢閣記

成都之天慶觀僊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象。嘉定十三年，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清風令儀，底厲頽俗。明年，劉文節公一見，洒然異之，退語人曰：「是宜配忠定公與趙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咨夔等乃即忠定之次圖趙、崔二公而并祠焉，屬劉公爲之贊。厥十年，眉山家侯大酉自將作監丞請外，擢守簡州。州有會勝堂，堂圯已久。僅存清獻詩刻。侯既復之，又爲閣其上，用成都近比，繪三賢而館之，而馳書于靖曰：「趙、張之風烈家傳而人誦之，言之祇贅，而崔公之潔己裕民、憂邊思職，亦近世所罕儷也。其大城西和，虜連歲盜邊莫能入，人尤德之。恐久而遺忘，子其爲我記諸。」顧翦焉罪戾之餘，世所棄置，而陽安之隸數千里來辱，余曷敢不可？乃因劉公之贊比次其事而書之，以復于家侯。或曰：「自淳化四年迄今幾二百四十年矣，而獨三賢之稱，不已疏乎？而況吏之得祠于仕國也，如莊周所書庚桑子事，特寓爲之言耳。自蜀人祠文翁，由是桐鄉、南陽、渭城之祀史不絕書。非其同氣而春秋奉嘗，事已變古，若夫生而繪象以配先賢，則於義何居？」曰：不然也。劉公倡之，洪

侯和之，家侯因之，蓋將以表兢廉貪〔二〕，則取其接乎耳目之近而可證焉者耳。己所當律，職所當憂，孰非人臣之常分？而俗淪世數，貪競相師，乃有清方不移、華皓益堅如崔公，是不足以刑善而勸德乎？「二氣五行之運鍾而爲人，千百載而一日，億萬人而一心。使爲吏而無德于民，民將盼盼然疾視之，唯恐棄之不亟也，至於歲月慆邁，情僞寂寥，去者非有勢利之挾也，居者非有交譽之求也，而著乎斯人之心，隱然與所寓俱存，敬共承事，罔敢不恪，是區區者誰實使之？然則祠不可以義起乎？既以謝客，又次其說以附劉公之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九。又見《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二七，乾隆《蒲江縣志》卷三，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九。

〔二〕兢：原作「競」，據《補續全蜀藝文志》改。

洪氏天目山房記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靚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聞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于靖，屬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爲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

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耳。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慝樂淫，射御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名九舛，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純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玄虛以爲天道也，冥漠以爲鬼神也，有無以爲變化也。甚則以察爲知，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譎詐爲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爲二，或以禘祫爲一。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世，而殷六廟、周二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爲非。大抵始去籍于周末，大壞于秦，缺望于漢，而盡覆于五胡之亂。二千年間，憑私臆決，罔聞于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牒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

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況衆言殽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爲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舜俞以藏書屬記，願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嗚呼，其亦以余言爲過矣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九。又見《古文淵鑑》卷六四，《南宋文範》卷四五，乾隆《浙江通志》卷四〇。

湘鄉縣褚公洗筆池記

唐永徽六年，褚公以尚書右僕射諫立武宸妃，幾爲所殺，賴長孫太尉一言以免，猶坐貶潭州都督。一日行縣至湘鄉，距縣治之北數百步，有僧寺曰感應，公嘗滌筆池上，若有浮雲滃然，人異之，即其地祠公。歲久弗治，藩拔碑仆。紹定二年，邵君自言爲宰，即故堤遺址封略而浚治焉。斷碑所勒，有「遠山嵒翠凝煙」之詩，乃爲亭其上，榜曰「凝煙」，爲大門，榜曰「唐都督褚公洗筆池」，更爲堤以環之。灌木脩蔓，蒙茸蔽虧，漣水衡陳，鳳山對峙，實爲是邦勝處。書來，命記成事。余惟《咸》以無心爲感，《艮》以不獲其身爲明。蓋感於所不係，感以虛也；止於所不見，見以理也。此人心之良感而實見也。方褚公之俟臯長沙也，臯婦之勢如燎方揚，而轍跡所繇，豪端所沾，湘民之愛之

殆與屈潭、賈井儷芳齊榮。況筆非有靈也，水非有雲也，即思而成，致愛而存。世之相後今六百載，尚懷乎如在也，是又奚感奚見而然哉！許敬宗、李義府諸人擠善逢惡，固無足言，李勣何爲者，亦遷延獨對，故陳喪邦之言。自一忤一合而升沈立判，升者信乎爲得矣，歲月惛邁，事與時逝，浮榮急景何翅朝菌莫藟，而是心之昭昭可以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者，億萬人而一心，千百載而一日，著在史冊，寓諸陳跡，是非邪正燎如日暎，彼所謂得者初無毫髮加益，徒起穢以自臭，而忠臣良士流風所漸，則雖殘隄斷碣，過其下者屏營徬徨，周視太息，莫敢翦拜，甚則尸祝而社祠之。嗚呼，是所謂良感而實見，非可以幸而致也。敬宗既陷忠良，復專史筆，變亂白黑，類非敬播之舊，如謂劉垺之死，褚公有力，且垺子訟冤之事，義府助之，而敬宗書之。公之大節如此，人將公之信乎，抑許、李之信乎？然則士大夫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人自任，不以千載自期，則亦自遏其躬耳矣。邵君金華名閥也，習聞詩書之訓，故爲政知所先後，其必謂余言然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九。

浦城夢筆山房記

世傳江文通爲吳興令，夢人授五色筆，繇是文藻日新。今浦城縣故吳興也？縣故有孤山，里人因以夢筆稱之。鄉先生楊文莊公嘗讀書其間，比歲真希元於山之麓得數畝地，藝卉木，營闔廬，爲息遊藏修之所。既爲文莊識其事，又以書抵了翁曰：「子爲我發之。」了翁每惟由周而上，聖賢之生鮮不

百年，蓋歷年彌久則德盛仁熟，故雖從心所欲，罔有擇言，皆足以信今貽後。《詩》三百，聖賢憂憤之所爲者十六七。六藝之作，七篇之書，亦出於歷聘不遇，凡皆坦明敷暢，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純終弗貳，曷嘗以老少爲銳惰、窮達爲榮悴者哉！靈均以來，文詞之士興，已有虛驕恃氣之習。魏、晉而後，則直以纖文麗藻爲學問之極致。方其年盛氣強，位亨志得，往往時以所能譁世眩俗；歲慆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形諸文詞衰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復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爲之耳。如史所書任彥升、丘靈鞠、江文通諸人，皆有才盡之嘆，而史於文通末年，至謂夢張景陽奪錦，郭景純徵筆，才不逮前。夫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者也，此豈一夢之間，他人所得而予乎？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而它人亦可以奪之乎？爲此言者，不惟昧先王夢稷之義，亦未知先民志氣之學。由是夢筆之事，如王元琳、紀少瑜、李巨山、李太白諸人，史不絕書，而杜子美、歐陽永叔、陳履常庶幾知道者，亦曰「老去才盡」，曰「詩隨年老」，曰「才隨年盡」，雖深自抑損，亦習焉言之，不知二漢時猶未有是說也。希元用力於聖賢之學，今既月異歲殊，志隨年長，其自今所資益深，所居益廣，則息遊藏修於是山也，其必謂吾言然矣。觀聖武公年九十五作《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嗚呼，爲學不倦如此，才可盡而文可躋乎！既以復于希元，又以自儆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九。又見嘉靖《建寧府志》卷三，乾隆《福建通志》卷七一。

寶慶府躍龍橋記

古者門關、道路、廬館、舟梁修除以時，非以爲觀美也，所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遷有無，亦財成輔相之一端云爾。是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梁也者，造舟爲之，如秦、漢以後所謂浮橋，而其時未有橋之名也。駟晨覲則修囷倉以備穡事，水昏正則植板榦以興土功。且穡事、土功，有國之重事也，而梁與道實先之。蓋道之不除已非善政，而梁不夙戒則厲深濟盈，涉者滋病焉。昔人之覘陳、議鄭，固不越是，雖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殆不可以末務忽之也。邵水自龍山出，徑邵陵城東，廣餘三十丈。先是比舟爲梁，以濟不通，而賦之邵陽、新化二邑。水惟無溢，溢輒壞。慶元間，郡守黃夏、通守李正通將伐石爲砥，又以不便舟行而輟。嘉定六年，李侯直柄欲自爲浮梁，不以賦之二邑，屬役于浮屠師寶。寶乃請疊石爲七頓而架梁其上，頓之形橢方，不與水磯，其勢可久。然役廣費鉅，經始維艱，於是發少府斥幣不足，則吏捐奉、民輸財以佐之。趙侯崇度、許侯成之嗣修不怠。歲久未就，寶亦引去，至趙侯善淇然後七頓皆集，而其一猶以里人忠訓郎蕭芾之力爲之，若架梁之費則又夥，未有以繼也。李侯大謙之至，節縮浮蠹，靡廢不舉，乃市材他邦，庸工梓而卒成之，司理參軍汪之榦實受役，要浮屠應珂、智瑩、德厚參比其力。曾未半載而板皮石甃，崇麗堅緻，橫空卧波，秋毫不以病民。侯曰是維龍潛重鎮，今郡譙重建，府號更新，而

是役適成，不可無以識之，乃命之曰「躍龍橋」，而移書了翁，俾記其事。維侯淳熙天官侍郎之冢孫，天官嘗以衡陽莫職兩治邵獄，有德是邦。後七十有七年而侯來爲守，顧瞻遺茔，益祇厥紹，凡以濟人利物，力所逮爲，無敢不竭，予無所措其詞也。雖然，嘗攷諸《周官》而有感焉。道路之脩職於司險，廬館之備具於遺人，固也。而自國及野，達道路，守涂地，叙舟車，則秋官之屬分掌之。其有不由道而橫行宵征，不由梁而川游徑踰，皆爲之厲其禁，乃若不相類然。蓋自大司寇至鄉遂縣士，凡典獄聽訟，前導驅辟，莫不以通屈塞、伸幽枉爲事，豈序官之意固以是爲類乎？然而道路橋梁人所共由，至近而易察也，士有抑而不達，民有鬱而不伸，四境之內有莠而不治，使爲守於斯者又以類而致思焉，庸非職分之所當然乎？又充類而思之，雖天下之有溺、匹夫匹婦之有不被澤者，又孰非吾分乎？顧今之爲吏者不得久於其官，予懼來者之或不皆然也，敢申是義以穀無窮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全宋文卷七一〇六

魏了翁 五四

靖州教授廳題名壁記

靖自崇寧再歸職方，今一百二十有九年矣。方爲誠州已嘗建學立師，首命長沙朴成爲之。逮大觀二年，又改作于州之北，賜田賜書，教養咸備。自淳熙三年姚明敖之亂，刑獄使者行郡，表省教授。七年，郡守延平廖遂請修廢官以崇化美俗，乃以命三衢祝禹圭。繇是爲守者嗣修弗怠，廟室廬館，田租府實，視舊有加，獨教官氏名自廢學以前不可復識，僅記乾道間故參知政事蕭照鄰燧嘗爲此官，唯淳熙興學後始歷歷可考，而皆未之識也。天台張君先之始至，愀然曰：「茲不謂闕典與？」士亦合詞以請，張君乃爲大書深刻，而屬予記其首。予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不加一詞而美惡自見者，今官寺之題名實似之。題名之所及，唯氏名、歲月，非有一詞之予奪也，而是非之良心人皆有之，習其讀而識其人，必曰某賢有行，某好學，某爲名進士，某善其職，不則曰是不肖、不學、濫於進而怠其

事者也。居是官者，自修自明，固不爲人作輟，而前瞻後慮，不亦修省之一助乎！矧又考諸故典，以子衿之不來而廢學，以風化之所係而復修之，則朝廷之卷卷是州，所以望於學校之師友者，非徒使之記事纂言，以譁衆取寵爲足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嗚呼，居官而思其所當先者奚事，爲士而思所當先者奚志，則興是學而立之師也，亦庶幾爲無負矣。是又張君記往籍以望來哲之意云。張君字子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九。又見康熙《靖州志》卷六。

寶慶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記

寶慶府府學教授梁君士英遺了翁書曰：「自治平四年周元公先生遷郡學于牙門之東南陬，紹興二十有五年，又遷之神霄廢宮，乾道八年復其舊而奉先生之祀，以張公九成侑，紹熙四年又更以特祀。嘉定十有三年，遷學少城之西，舊址荒蕪不治，先生之祠雖寓新學，而僅實諸堂隈。士英請于趙侯善淇，以舊址隸學；請于李侯大謙，即其地而祠先生。自守貳僚佐、鄉之薦紳韋布各捐金，以潰于成。始紹定二年之冬，訖明年之夏。凡爲堂四楹，祠居其一，東西又爲齋廬以翼之。士謂是不可無記也，以惟子也請。」了翁雖不佞，而於先哲言行概乎有聞。且學之始建而用幣于先聖、先師者，先生之文也；記學之改作者，五峰胡子也；記學之復故者，宣公張子也；記先生之特祠，文公朱子也。四子之文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而奚以尚之？敢辭。梁君又曰：「先生之沒百五十年，未有所易名，子爲之

請，寧遠、營道，皆先生故里也，子爲之記其祠，郡國之祀先生，子之記亦已多矣，而奚獨遺是哉？」了翁曰：非敢遺也，而難爲言也。雖然，請爲誦先生之言而申三子之撰，可乎？蓋自孔、孟氏以來，爲五百年者三矣。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玄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先生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子、張子，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然而論說益明，適以爲藻飾詞辯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爲給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貲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祿，非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沒，傳之者不能無失，流爲老、釋而世莫之悟也。」嗚呼！邵居重湖之南，地阻且右，而先生之遺風餘化、三子之格言精義，洋洋乎斯人之耳目，使爲士者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則將有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己者。予無所措其詞，請以是識諸石。紹定三年秋九月辛丑，臨邛魏了翁記并書篆，廣平李大謙立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九。又見《楚紀》卷一九，嘉慶《邵陽縣志》卷三四，嘉慶《湖南通志》卷一八七。

殷少師祠堂記

殷商之季，少師比干與箕子、微子各靖其爲臣之分以自獻于先王，事不必同也，而發於怵惕惻隱

之公心則一，故皆得以言仁。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少師之墓，蓋章善旌淑，以壹民聽，其事有不容緩者。孔、孟氏亟稱之，亦以殷、周存亡之所係耳。至於後世，凡諫於其君，必曰「願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嗚呼！世固有並世而羞伍之者，二人死向千載，而願從之游，此何所爲者邪！曹操南遷，建少師祠。唐太宗適殷，追命大師，易名忠烈，大臣吊祭，州縣封墓。李太白尉于衛，又爲銘表之。此亦非有爲爲之也。古者宗廟非其鬼不祭，山川非其望不祭，而君與大夫士之所有事又各有等殺焉。春秋以來，如晉祀鯀，衛祀相，鄭祀周公，趙祀董安于，已非先王之舊。至漢儒祭法，則又多爲之目，祀益以繁。於是郡國或祠天子，或祠循吏，而黃帝、堯之祠往往見於武、宣之世。魏、晉以後，則非鬼越望之祀何所無之？雖然，是猶義起臆決，久而得不廢者也。廣安楊侯伯洪守均州之歲，爲殷少師立祠，屬記于某。閱書未竟而罔然曰：紂居河內，北邙，南鄘，東衛，而西薄山，少師紂之諸父也，與國爲存亡，則其卒其葬當不出紂都之內。今均之四境則金、房、光、化、商、鄧、襄陽，與紂都不相及也，少師之祠於此乎何居？伯洪又自叙其事曰：「恢之始至，訪問古今人物，長老皆言殷少師之裔實居此土，以比干爲氏，既文合二字爲一而音切不改。吾謂少師引義盡分，不惟示萬世爲臣之法，亦以爲有國家者不用賢則亡之戒，況其子孫是州爲蕃，而可以無祠？」某讀之竟而重有感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地人物、古今後世所以爲性情之本也。其本同，故雖綿歲禩，越宇宙，而善善惡惡之心未嘗不同。且堯之祠宜不出平陽也，桂林有堯山，有唐帝廟；舜卒於鳴條，而蒼梧、黃陵之祀在楚，上虞、餘姚百官之名在越；禹之祠當不出安邑，而會稽有陵有廟，有元圭，有窆石，亦未

知南巡不復何所考訂。大抵有國故而祀之，此禮之經、人情之常也；合他國之聖賢而祀之，此禮之變而人情之義起者也。出於義起固不必皆禮之所有，然人心世變亦於是有發焉。且乾坤之運，闔闢萬古，何有終極，而人以眇然之身生死乎其間，近數十，遠百年耳。況少師雖以諫死，而無救於宗國之亡，距今幾三千年，興衰治亂亦秋毫不相涉也，而是心之靈可以立天地、宰萬物者，昭昭赫赫，與天地相爲無窮，乃至因其子孫之在吾地，相與尸祝而社祠焉。嗚呼，是卷卷者誰實使之？予嘉楊侯之爲是舉也，足以扶世厲俗，樂爲之書。《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九。

均州尹公亭記

廣安楊侯伯洪夙有懷賢尚德之志，比攝守竟陵，自皮、陸以來，凡前哲流風所被，悉表異之。今守均陽，蒐輯廢墜，興校官，創殷少師祠。又以尹公師魯嘗謫是州，州故有尹公亭，既爲繕修而屬予書亭扁，且識歲月。予惟古之人先立乎其大者，大者立則小者達焉而已。《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游於藝」，非以文藝爲學之先也。夫使文藝之先而本之則無，是亦朝菌莫蓀焉耳。世之學者尚論先正，必曰國朝之文柳、穆倡之，尹、歐和之，蘇、曾諸賢又和之，而後黜浮以實，反駁而雅。是則然矣，然使是數君子惟一藝一詞之足稱，而他無述焉，則亦安能以風斯世而惟己之聽哉！方范文正公以忤大臣黜降，三諫官皆以言得罪，而尹公坐監郢州酒稅。觀其與歐公書，勉以謹職遠酒，

其詞平氣和，無悻悻戚戚之意。未幾，雖以將帥辟除，歷仕西垂，卒坐范黨爲羣儉所誣，謫均州酒稅。方公之被誣也，劉湜希時宰意，將以竊賄汙公，寘之必死，而卒莫之得。他日公與孫公之翰語移日，秋毫無怨湜意。孫公訝之，公曰：「此湜不能自立之過，於洙奚恨焉！」嗚呼，充是心也，雖夷齊不念舊惡，殆不是過矣！如公之清躬秉方，聳善疾惡，若推其所爲，將不得與斯人一日並生斯世也。而可喜可怒，在物而不在我；孰是孰非，責己而不責人。蓋其省愆念德常若不及，故於攻人之惡、記人之過有所不暇。然則即是一端，其真知篤行有本者若是，則世之以文藝知公者末也。侯名恢，嘗爲吏部架閣文字云。紹定三年十二月，臨邛魏某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九。

心遠堂記

虞退夫嘗誦陶元亮詩，愛其「心遠地自偏」之句，摘二言以名其先廬之堂，屬予記之。予每嘆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而所以用其心則人人殊。且堯、舜與人同耳，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爲憂，堯、舜以天下未得人爲憂；禹、稷亦塗人耳，人思己之饑溺，而禹、稷思天下之饑溺。孔氏之門人三千，其超倫拔萃僅七十人，而七十人之中又有高第焉。就高第而言之，季路之心用千乘之國，冉有之心足七十里之民，公西華之心相宗廟會同之事，而曾皙浴沂泳歸，其心休休然，有非事物之所能累者矣。季路之心以肥馬輕裘與朋友共之，固已絕人一等；顏淵無伐善施勞，又非季所如。至於仲尼老安少

懷，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天地無所施其勞矣。戰國之君攻城爭地，不過以涖中國，朝同列爲大欲，當時之臣亦唯以齊威、晉文、管仲、晏子爲極功，而孟子獨慨然於唐虞三代之盛，恨不及見仲尼而師之。然則鈞是人也，而心之廣狹小大不相遼絕矣乎！夫天地不可量也，古今不可度也，人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心立乎兩間，形氣所拘，僅百年耳，然而由百世之上以攷諸太古久遠二帝三王之事，隨其心之所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與之相周旋也。蓍龜不可方物也，而是心之動見乎卜筮；鬼神不可見聞也，而是心之誠行乎祭享；萬世在後，不可藝極，而是心之靈著乎方冊；舟車所至，不可限際也，而是心之明光于日月。然則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貫通幽明，其遠若此，彼溺於文藝、泥於佛老、沈於功利者，尚爲知所以用其心乎？況又文藝之末如纂緝駢儷，佛老之敝如梵唄土木，功利之下如聲色貨寶，其猷之未遠，抑在所不足言矣。胡公康侯嘗爲學者言，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斯言也，足以開儆愚近，發陶公言外之意。雖然，知其一則能其餘矣。退夫之有感於陶公也，夫非徒爲是觀美也，愛之斯知之，知之斯行之，行之則又當得其所以愛之、知之者，而終身由之。不然，則予之所謂猷之未遠者，可不甚懼矣乎！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九。

耻齋記

湘陰許德夫以「恥」名齋，而屬予記之。或曰：「君子且有恥與？」曰：「羞惡之心，其誰無之？羞者恥己之不善，而惡者恥人之不善也。君子耻己不善則速已之，恥人之不善則內自省焉，小人反是焉。」然則小人果無恥矣。」曰：「小人閒居爲不善，是無恥也；見君子則揜其不善，非誠無恥也。君子即其所恥以進於善，小人吝其所恥以淪於惡耳。且象卒然遇舜，雖託爲鬱陶之辭，而卒不能蓋其忸怩之色，此親爲不善，其中心達于面目，固當爾也。太康以逸豫失邦，昆弟奚興，而五子鬱陶忸怩，若己之親爲不善，將無以立於兩間者焉。伊尹之耕莘，當夏之未孫、殷之未興也，君民之責若非己事，而君不爲堯舜，民不被澤，若撻己于市、推民于溝。嗚呼，太康之耻而五子以爲己恥，殷臣之耻而伊尹以爲耻，豈羞惡之心此有而彼無，亦知與不知云耳。知之，雖人之耻己亦耻之；不知之，己雖有耻不自耻也。雖然，於其中又有內外賓主之辨焉。夫所謂耻，耻不若人也。今爵位之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一不若人則知耻之；若義利消長之幾，陰陽屈信之分，此日用之功者，而習焉不察，則不知耻也。耻一物之不知，懼格物之未至也。今虞初稗官之說，旁行敷落之教，《凡將》、《急就》之文，一有不習則知耻之；若帝王祈以繼天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此學問之本者，或懵焉不顧，則不知其可耻也。夫惟不耻其所可耻，則必耻其所不當耻者矣。匿怨而友其人，言出而

躬不逮，立朝而道不行，不仁而爲人役，雖儒生學士口道先王語而不是之恥也。邦有道而穀，邦無道而富貴，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一人橫行於天下，諸侯相滅而不能救；四郊多壘，地荒而不治。雖君公師長在高位〔四〕，食厚祿，亦不是之恥也，而恥於下問，恥於改過，恥惡衣惡食。嗚呼，此何足恥，而顛倒謬迷，一至於此，其亦不思之甚與！」予嘗與德夫久處于靖，美其質純而志篤，故發其義而告之者若此。《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德夫欲知羞惡之端，則又當於己所獨覺而人未及知焉圖之。雖然，是心既覺，則人其有不知者乎？此又德夫之所當用力也。紹定四年正月辛丑，臨邛魏某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〇。

〔二〕「曰」下原重一「曰」字，據四庫本刪。

〔三〕己：原作「子」，據右引改。

〔三〕友：原作「支」，據右引改。

〔四〕在：原作「載」，據右引改。

敬安堂記

盱江聶公善之以書來言曰：「吾比守贛，會峒獠弗寧，人情疑懼。吾爲之任能物官，練士峙糧，凡以惠無告、擾弗若者，力所逮爲，秋毫無所愛也，民用綏靜，神罔恫怨。徒以心勦力疲，引分宜

去。帝臨有赫，照知厥衷，賦萬壽宮之祿以華其歸。重惟勞肆之久，一旦措諸安地，食寢有節，息遊以時〔二〕，腹心耳目復爲我有〔三〕，亦天下之至安且樂，未易與人言也。吾猶懼其狃於遠而怠乘之，則名吾堂曰『安樂必敬』，子爲我書之。」予復以請曰：「孰與『敬安』之爲簡且嚴乎！」公曰：「諾哉，子併爲記之。」予嘿識是語，蓋太公《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凡此不下百言，皆治心修身之事。武王得之，銘于几杖盤盥、于帶屨弓劍、于觴豆、于楹、于戶牖，而「安樂必敬」云者，席之左端十六銘之首也。其文未必尚父所作，而荀卿、賈傳讀之，大戴氏記之，況其書大較以敬爲主，則聖門傳心之要也，是惡可以無紀？予讀《春秋傳》，最愛曰季之語，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夫自宮庭屋漏、日用飲食〔三〕，推之應事接物，達之治國平天下，此孰非天命之流行？使斯須之頃放焉而不之收，則氣得以帥志，物得以操己，而吾之存焉者寡矣。是故敬焉者，所以存此心而根萬善者也〔四〕。然而常人之情，困心衡慮，徵色發聲，則心有主而德常聚〔五〕，無法家拂士，無敵國外患，則心無主而德流，是猶物爲主而我爲客也。姑又以淺者言之，祈寒甚暑，人情之所憚也，而在宗廟、朝廷若對大賓、臨大敵，則忘之；臨私朝、返內寢，則寒暑已操其柄；至於燕居，則凡以避喧趨爽〔六〕，塞向即炎之備，靡不畢陳矣。嗚呼，是孰爲致然邪！人能充類以求，隨事而察，而有以真知其爲天之所命，則必將竦然知畏，其於不睹不聞之頃、宴安佚樂之時，有必不敢自畫者矣。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視曰季之言則義愈密而詞彌約，學者滋有以用其力矣。公蓋深知此味，將循名責實者也，予尚申言之，以求是正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〇。

〔一〕息：原作「怠」，據四庫本改。

〔二〕腹：原作「復」，據右引改。

〔三〕夫自：原作「失目」，據右引改。

〔四〕存：原無，據右引補。

〔五〕德：原作「得」，據右引改。

〔六〕喧：原作「拌」，據右引改。

通泉縣重修學記

尚論古今之學制，不過曰古者養人以禮義，後世以詞章壞之，是特知其一耳。古者自二十五家之閭爲塾，有道有德者爲之左右師，而閭中之子弟學焉。民之朝益莫習在於閭塾，而庠序云者，以時屬民之所也。或飲射之禮，或社醺之祭，或歲月之吉，必示以教法，序齒位，書其德行。人之良心善性日用而不知，先王因民之聚，因時之變，振飭而開牖之。大抵教之於塾，既使之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以行乎孝弟之實；而屬之於序，則又使之習容閑禮，攷德問業，以發其德性之知。而其間節目之詳，則去民愈近者施教愈密。州長屬民讀法，歲不過四，等而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時會于序，非若後世違鄉親，越鄉郡，居旅食，比閭無以考其行，州黨

無以施其教，操數寸之管以決一日之長，而它不復問焉也。惟縣之有學，去民爲近，族閭校比之意猶可推行。乃以期會爲大，故吏終日文書敲扑間，救故不贍，故以禮會民僅若有見於春秋二奠。敗室寒廡，頽藩壞闕，縣十而九，蓋去民逾近則教法反疏。然則爲吏而不此之懼，其爲知本乎？通泉之有校官，蓋自慶曆興學之初。今二百年間〔一〕，邑令趙天申、何慆、景林修廢者三，至於比歲，荒弗不治。資中楊季穆糾始至，即謀諸鄉彥曰：「此仕國也，山川文物之盛冠冕左蜀，而庠序之事未皇，非所以刑善勸學。」乃取學田一歲之入以基其役，出泉二百萬佐之，鄉之士民合三百萬繼之。自大成殿之北，爲講堂一、齋廬八，南爲大門一、掖門二、文明樓一，東爲里賢堂，自唐李公浦而下繪象凡若干人。西爲正原堂，自周元公至呂成公凡七人。而馳書于靖曰：「子爲記之。」予每嘆去民愈近者教法反疏，今以近民之官而爲是，其亦知所務矣。予又嘆後世以詞章壞士，今以孔、顏、曾、孟照臨其上，周、張、二程諸子之象與里中之有道德者翼其旁，則士之游斯息斯，目改心化，必知聖賢所傳者何事，而內反諸躬，有學以問思辨而篤行之，則亦無以異於禮義之養矣。謹誦所聞，以記成事，季穆予之親且友也，才志卓犖，士大夫以遠期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〇。

〔一〕間：原作「聞」，據四庫本改。

靖州興賢莊記

三代教民興賢之法，見於三《禮》者悉矣，特未知養於塾、會於飲、序於鄉黨也，何所取材，其升之司徒、司馬，方論而未官，官而未爵而未祿也，何所續食。《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然則自國子而下爲士者，固出於鄉遂之夫家，此管夷吾之所謂秀民之能爲士，而班孟堅所謂且耕且養者是也。竊意田各井授，人有常產，皆足以自食其食，雖士有常心，不以饑渴之害害之，然使有以自食，則用行舍藏、體安志明，綽綽乎滋有餘裕。矧又上之人以善養之，以誠求之，以禮興之，以實將之，所以敬其事、重其食蓋若此〔一〕。然則士之報禮也當何如！《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二〕，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作人之盛至於歷久而彌著，其不以此夫！自鄉治廢，田制壞，士之貧窶反出農工商賈下。漢之盛猶以數路得人，而郡國貢士尚存勸駕續食之意。至隋、唐後純用科舉，士幼而學，壯而欲行，非是無進也。裹糧負笈，侶役夫隸人以羣趨于有司。幸而升諸春官，則去畿愈遠者，聚糧愈艱，貨田廬，貸子錢，不足則失口失色於人，自以求濟其欲。又不足則畫而不前，往而遄反。士生斯世，所居廣居也，所位正位也，所行大道也。今未能以有行而使降志辱身若是，是將誰咎與？靖故有田以給貢士，歲入爲錢萬七千八百，益以屋僦五萬六千，然僅供新士半塗之費，而免舉者又不及新士十之一。予自遷靖，食土之毛，繼廩之粟，六年于茲，身安家和，得以增益

所未能，秋毫皆帝力也，而未有所報稱。矧四方行理之問日至，益廩廩有空餐之懼，念欲與士共之。乃會居積行糧之餘市近郊田，積三歲所入，以給三邑之新舊進士，爲之規約，識於碑陰，州府與校官掌其貳。嗚呼！其自今士亦庶幾其無聚糧之憂矣。然而予之心則曰：是何足以待士也！且「澤上有地臨」，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非特爲臨民設也。地居至下，非臨物者也，澤與地類也，以類相親，日漸月漬，君子之觀是象也，其望人以成德之意，亶亶洋洋，何有窮也已！然則與我同類之士，其亦有以識予無窮之意而勉之哉！是舉也，學教諭唐佑之實任其事。紹定四年三月辛亥，臨邛魏某記并篆。《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〇。

〔一〕蓋：原作「益」，據四庫本改。

〔二〕章：原作「意」，據右引改。